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三三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三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五一三四

周必大 一二一

大元帥康王與向子諲咨目及御筆等跋 一

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二

跋山谷題橘州畫卷 二

題東坡晚年手帖 三

跋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 三

書馮頎自得集後 四

跋黃魯直帖 五

跋蔡君謨與唐詔帖 五

書歐陽彝四世碑 六

跋富鄭公與李中師帖 七

跋所書劉辰告墓碑橫石 八

跋顏魯公書	八
跋張安國與伯子家書	一〇
跋山谷書文賦	一〇
跋柳公權赤箭帖	一一
跋楊廷秀石人峰長篇	一二
題嘉祐賀老人星見表批答	一三
題趙清獻公帖	一三
題癸丑謝何同叔送羊羔酒詩贈尹德鄰	一四
跋蕭氏敦節堂詩	一四
跋陳瓘書	一五
題山谷書大戴禮踐祚篇	一六
題鞠城銘	一六
跋張子韶與陳朝彥序詞	一七
跋養正堂記	一八
題李彥平遺書後	一八
跋曾無疑所藏二帖	一九

跋曾無疑所藏二帖 二 ····· 一九

題曾南夫集序 ····· 二〇

跋劉氏後隆堂詩 ····· 二〇

跋李伯紀青原詩 ····· 二一

跋董體仁帖 ····· 二二

跋蕭臺詩 ····· 二二

全宋文卷五一三五

周必大 一二一

跋文與可草書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 二三

跋秦少章詩卷 ····· 二三

跋秦少章雜文 ····· 二四

跋向子諲遺書 ····· 二四

跋蕭服劉逵唱和詩卷 ····· 二五

廬帥靖康勤王跋語 ····· 二六

跋東坡秧馬歌 ····· 二七

跋吳仲所藏曾子固帖 ····· 二七

跋尹焞帖	二八
跋修楔序	二八
跋汪達所藏東坡字	二九
跋趙弁雪圖	三〇
跋山谷與孫端帖	三〇
跋胡邦衡奏劄稿	三一
跋張德遠與胡邦衡帖	三一
跋陳少陽哀詞	三二
跋包孝肅公帖	三三
曾三異所藏盤松贊跋	三三
跋魚計亭賦	三四
跋梁仲謨尚書奏稿	三五
跋黃通老尚書奏稿	三六
跋楊無咎畫秋蘭	三七

全宋文卷五一三六

周必大 一二三

跋歐陽徹遺事	三九
跋曾無疑所藏黃魯直晚年帖	四〇
跋何居仁張斗南序	四〇
跋馮軫所藏五帖	四一
東坡書富文忠公神道碑	四一
東坡書陶靖節詩	四一
東坡潁州詩	四二
米元章上呂汲公書	四二
山谷書六一先生古賦	四三
題趙遜可文卷	四三
跋楊廷秀飲酒對月辭	四四
跋陸務觀送其子龍赴吉州司理詩	四四
跋劉共甫與胡邦衡帖	四五
跋王獻之保母墓碑	四五
丁酉歲恭和內宴御詩草跋	四六
跋蘇黃門在筠州施楞嚴標指	四七

題文氏雙秀亭詩 四八

跋韓忠獻范文正歐文忠與尹師魯帖 四八

題范文正公帖 四九

跋趙逢原得母詩卷 四九

題平園圖後 五〇

題宋姓西園詩稿 五〇

題西峰豁禪師雜錄 五一

跋顏持約所畫定光古佛像 五一

書僧中傑辨老氏論 五二

跋德光與梁世昌頌 五二

題陳瑩中寫旃檀觀音贊華嚴經李伯紀跋 五三

題鄭亨老新刻楞伽經 五三

題鄭亨老新刊注維摩經 五四

跋平江蔣守帖 五四

跋曾祖題名 五五

庚辰跋陳丞相手書 五五

跋御書 五六

玉蕊辨證跋語 五七

玉蕊辨證又跋 五八

全宋文卷五一三七

周必大 一二四

史稱文帝比成康孝宣比商宗周宣當否何如 五九

春秋賓禮人才之優劣 六二

務農 六四

試館職策 六六

全宋文卷五一三八

周必大 一二五

金陵堂試策問 一 七三

金陵堂試策問 二 七四

金陵堂試策問 三 七五

金陵堂試策問 四 七六

金陵堂試策問 五 七七

宣州解試策問一首 七八

家塾策問 一 七九

家塾策問 二 八〇

家塾策問 三 八〇

家塾策問 四 八一

家塾策問 五 八一

家塾策問 六 八二

家塾策問 七 八二

家塾策問 八 八三

家塾策問 九 八四

家塾策問 一〇 八五

家塾策問 一一 八五

家塾策問 一二 八六

全宋文卷五一三九

周必大 一二六

家塾策問 一三 八八

家塾策問	一四	八九
家塾策問	一五	八九
家塾策問	一六	九〇
家塾策問	一七	九一
家塾策問	一八	九一
家塾策問	一九	九二
中書後省召試閣門舍人策問		九三
選人王希呂召試館職策題		九三
太常博士許蒼舒召試館職策題		九四
胡晉臣召試館職策題		九五
軍器監丞葉山召試館職策題		九六
太學正鄭鏐召試館職策題		九七
宏詞人趙彥中召試館職策題		九八
太學正劉光祖召試館職策題		九九
提轄文思院熊克召試館職策題		一〇〇

全宋文卷五一四〇

周必大 一二七

晁百谷字序

田燾名訓

徐大謙名訓

李叔軫載之字說

循齋說

金谿鄉丁說

木觀音說

蕭人傑如寄齋說

張德清悅齋說

習齋說

周伯熊勤齋說

茶陵學林堂說

楊光祖筠溪說

錢氏岵瞻庵說

書贈茶陵谷若霖

一〇二

一〇二

一〇三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八

一〇八

一〇九

一〇九

一一〇

一一〇

書示臨川陳摯 一一一

書示永豐彭肅 一一一

書贈安福劉儼子思 一一二

書曾無疑匹紙 一一二

書匹紙贈安福劉澈 一一三

書匹紙贈許玠介之 一一四

李燁縣尉字說 一一四

趙汝橙縣尉字說 一一五

蕭光字說 一一六

姪孫頤字說 一一六

田炳名訓 一一七

全宋文卷五一四一

周必大 一二八

周禮經筵講義 一一八

經筵故事十三首 一二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進 一二一

隆興元年二月十一日進	一二二
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進	一二三
乾道七年八月十七日進	一二四
乾道八年正月十一日進	一二五
淳熙二年某月某日進	一二五
淳熙二年某月某日進	一二七
淳熙二年八月十九日進	一二七
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進	一二九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五日進	一三〇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進	一三一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一三二
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進	一三二

全宋文卷五一四二

周必大 一二九

經筵故事	一三五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進	一三五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進	一三六
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進	一三七
淳熙五年二月十五日進	一三八
淳熙五年七月某日進	一四〇
淳熙五年九月七日進	一四一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	一四二
淳熙六年春進	一四三
淳熙六年某月某日進	一四四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	一四四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進	一四五
缺題	一四六

全宋文卷五一四三

周必大 一三〇

東宮故事九首	一四八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一四八
十一月十四日	一四九

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五〇

十二月十一日……………一五一

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五三

淳熙三年正月四日……………一五四

二月六日……………一五五

三月十一日……………一五六

三月二十四日……………一五七

全宋文卷五一四四

周必大 一三一

東宮故事十首……………一五九

淳熙三年六月四日……………一五九

六月十六日……………一六〇

七月三日……………一六一

七月十二日……………一六二

七月二十三日……………一六三

八月八日……………一六四

八月二十五日	一六五
九月十三日	一六六
某月某日	一六七
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六八

全宋文卷五一四五

周必大 一三二

東宮故事十四首	一七〇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一七〇
二月二十三日	一七一
某月十二日	一七二
六月三日	一七二
某月某日	一七三
七月二十三日	一七五
八月五日	一七五
七月二日	一七六
某月某日	一七七

七月十二日	一七八
八月十一日	一七九
某月某日	一八〇
某月某日	一八一
十二月九日	一八一

全宋文卷五一四六

周必大 一三三三

東宮故事十五首	一八四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一八四
二月十二日	一八五
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
三月十七日	一八六
五月十四日	一八七
六月三日	一八八
六月二十二日	一九〇
閏六月十六日	一九一

某月某日	一九二
七月十一日	一九三
七月二十五日	一九四
八月十八日	一九五
十一月十一日	一九五
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

全宋文卷五一四七

周必大 一三四

東宮故事十七首	一九九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一九九
二月十三日	二〇一
三月十七日	二〇二
五月六日	二〇三
五月二十七日	二〇三
某月某日	二〇四

某月某日……………二〇五

七月二十四日……………二〇六

八月五日……………二〇七

八月二十七日……………二〇八

十一月二十三日……………二〇九

十二月四日……………二〇九

十二月二十四日……………二一〇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二一一

二月七日……………二一二

三月八日……………二一二

五月七日……………二一三

全宋文卷五一四八

周必大 一三五

肖顏堂記……………二一五

川泳軒記……………二一六

詠歸亭記……………二一七

靜暉堂記	·····	二一九
眉壽堂記	·····	二二〇
鄒公橋記	·····	二二一
贛州州學教授題名記	·····	二二二
兵部長貳題名記	·····	二二三
兵部郎官題名記	·····	二二四
筠州重修道院記	·····	二二五
吉州改修學記	·····	二二六
重立菱堂記	·····	二二七
吉州新貢院記	·····	二二八
章氏近思堂記	·····	二三〇
全宋文卷五一四九		
周必大 一三六		
新復報恩善生院記	·····	二三二
賞心樓記	·····	二三四
蜀錦堂記	·····	二三四

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 一三五

廣德軍重修譙門記 一三六

萬安縣新學記 一三八

墨池閣記 一三九

贛州贛縣重修學記 一四〇

梅州重修學記 一四一

梅州貢院記 一四三

全宋文卷五一五〇

周必大 一二七

泰和縣仰山二王行祠記 一四五

袁州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一四七

廬陵縣重修縣學記 一四八

分寧縣學山谷祠堂記 一四九

玉和堂記 一五一

敬齋記 一五二

泰和縣龍洲書院記 一五二

吉州通判廳記	二五四
汀洲長汀縣社壇記	二五五
終慕堂記	二五六

全宋文卷五一五一

周必大 一三八

吉州錄參廳題名記	二五七
敬思亭記	二五八
筠州樂善書院記	二五八
杜氏潛光堂記	二五九
筠州判官廳記	二六〇
台州仙居縣學記	二六一
廣昌縣學記	二六三
撫州學記	二六四
廬陵縣學三忠堂記	二六五
永豐縣旌忠廟碑	二六六
臨江軍閣皂山崇真宮記	二六八

麻姑山仙都觀新殿記 ····· 二七〇

廬山圓通寺佛殿記 ····· 二七二

汀州定光庵記 ····· 二七三

全宋文卷五一五二

周必大 一三九

漢未央宮記 ····· 二七五

唐政事堂記 ····· 二七六

繡衣鹵簿記 ····· 二七八

選德殿記 ····· 二七九

太上腹疾奏事記 ····· 二八一

乞付出禮官討論服制記 ····· 二八二

起居注稿 一 ····· 二八三

起居注稿 二 ····· 二八四

振古堂記 ····· 二八八

全宋文卷五一五三

周必大 一四〇

親征錄 二九〇

全宋文卷五一五四

周必大 一四一

龍飛錄 三〇三

全宋文卷五一五五

周必大 一四二

歸廬陵日記 三一四

全宋文卷五一五六

周必大 一四三

閒居錄 三三一

全宋文卷五一五七

周必大 一四四

泛舟遊山錄 三四一

全宋文卷五一五八

周必大 一四五

泛舟遊山錄 三六〇

全宋文卷五一三四

周必大 一二一

大元帥康王與向子諲咨目及御筆等跋

臣竊惟靖康大變，地裂天傾，汜塵已蒙，鄙壇未設，餘分閏位，人懷向背。惟世臣向子諲首將所部，拘僞楚之族，數遣行人及仲子澹詣大元帥府議軍國事。領兵戡難，見褒璽書；謹重嚴備，復勤親札。此權發運副使時也。胡行鬼速，漢箭無神，金城湯池，所在宵潰，江湖諸郡送款相望。子諲獨鳩叛餘之兵，嬰十里之城，八日然後失守。汪藻撰《撫恤官吏軍民敕書》有曰：「明於分義，屬此艱危。巧說百端，堅持一意。力爲巷戰，奮以忘軀。」此還長沙時也。御書「薌林泛宅」，《古文孝經》、《蘭亭序》，拜賜不一，此爲浙漕時也。國步已安，春秋猶盛，禁塗輔郡，倚注方醴，上書請老，留之不可，特頒詔諭，遠比漢疏，侍從掛冠，鮮有是禮，此守平江時也。向非忠忱慷慨，心在王家，始終不渝，安能致上眷如此？雖疾風草勁，向日葵傾，聖鑑昭昭，屢形獎飾，然責賢必備，求全或毀，時

當多故，傳聞異辭。其孫士虎懼後人猶致惑也，敬哀奎畫，刊之樂石，謂臣昔以太史牛馬走逮事高皇，俾書下方，或可傳信。恭惟一字爲褒，榮於袞服，衆言淆亂，折諸聖人，今觀天文，議論定矣。慶元六年二月旦，具位臣周某謹書。《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某遭遇孝宗皇帝，陪二府十年，每歲必聞宣諭云：「朕自中春農事興即憂水旱，直至十月米穀上倉然後放心。」洋洋聖謨，二帝三王所未有也。方社倉畫旨時，某在東府，實奉宣德意，下之有司。今南城吳仲倫弟兄請書此記，乃敬載聖語於後，當有告於太史氏者。具位周某書。《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正德《建昌府志》卷一〇，道光《南城縣志》卷三一。

跋山谷題橘州畫卷

橘洲在湘江中，巨浸不能沒，膏潤宜橘，以是得名。唐張曲江、杜子美、劉夢得皆見於詩。又畢田序云：「橘千餘本，居民數百家，佛刹神祠、馬氏書堂、詰盜官舍在焉。」張舜民記：「洲南北與州城等，有巡檢寨及僧寺兩三所，漁者數百家。」予比歲嘗至其上，不復曩時之盛。今觀山谷所題畫

卷，亦似疑其略也。橘，訣律切；吉，激質切。本作兩音，北人混而爲一。故酈道元注《水經》，橘洲或作吉字，近世僞傳東坡《綠橘傳》亦指爲吉〔二〕，五方音訛多此類。予以舊游，故詳記之。慶元庚申二月乙丑，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趙仲肅。《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二〕僞：傳校本作「謫」。

題東坡晚年手帖

東坡以靖國辛巳北歸，五月由金陵過儀徵，二十九日手簡別發運司屬官，六月自潤還常州，七月仙去。此乃數旬前帖，尤可貴也。趙仲肅以示周某，敬題其後。慶元庚申二月乙丑。《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跋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

右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五幅。洞字仲通，開封人，晁無咎《鷄肋集》有傳。任潁州推官，文忠實爲守，甚重之。皇祐三年，從晏元獻公辟於長安，文忠時守南京，答第一、第二書，其送行長篇今在

《居士集》第五卷。明年，文忠丁母憂歸潁，答第三書。至和元年，洞以大理寺丞再從晏公於西京，而文忠初服闋還京師，答第四書。嘉祐六年，文忠在樞府，而洞以秘閣校理出守棣州，答第五書。次序皆可考。其後入爲三司度支判官，歷江西淮南轉運使，官至工部郎中，治平四年卒。此帖藏玉山汪季路家。慶元六年閏二月己亥。《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書馮頤自得集後

紹興辛巳三月，予任秘書省正字，被差充公試、補試、類試考校官。時仁和縣丞馮頤子長來主管試院諸司，開院與之款，偉岸而文〔二〕，自言系出文懿公，甚奇之。蜀人劉韶美侍郎負才擇交，亦稱之不容口。後二十餘年，君爲朝散郎、京西安撫司參議官，出所著書三卷，名曰《自得》，上論經旨十六事，中爲史評二十二，下則詩話四十六，其推明聖賢之意，考訂古今之說，往往出人意表。今詩匠楊廷秀待制嘗序君詩，謂「清麗入江西，深長幾唐人」，則學問文章從可知矣。年八十而終。慶元庚申春，其子從政郎有年自循州理掾奉母還嚴陵，過予話舊，感歎不已，書此以遺之。慶元庚申閏二月丁巳。《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七六。

〔二〕此處似有脫誤，傳校本作「時宗伯孫公子長來主管試事，所得士馮君頤者乃學博而文」，亦非是。

跋黃魯直帖

山谷以紹聖元年冬坐史事安置黔南，二年四月至焉。其年三月，朝奉大夫錢塘韋驤字子駿來爲夔路提點刑獄，嘗任主客郎官，故云「子駿提刑主客大夫」。四年三月〔二〕，宗正丞張向除本路提舉常平，實山谷之外兄，乞避親嫌，十一月移戎州。五年六月改元元符，方抵貶所，其云「從道者」向也。此十帖皆與驤者。是歲九月，驤移知亳州，未上，易四明。本名讓，皇祐五年登第後避濮王諱改焉。臨汀有文集，蓋其孫作守時刻之。慶元庚申三月戊寅，書而歸之汪氏。《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二〕四年：原缺，據傅校本補。

跋蔡君謨與唐詔帖

右蔡忠惠公與唐詔帖十二紙〔二〕。詔字彥範，龍圖閣待制肅之子，侍讀詢之弟，錢塘人。其云「厚之新得書」，蓋指浙西轉運使元絳，此至和二年公守泉時；又云「清源若移動」，謂自泉移福及再

知泉州時；「打撲過歲」，則嘉祐五年召入翰林知開封時也，皆當置之卷首。《文字繁冗帖》、《累辱降訪帖》、《前日偶出帖》，乃嘉祐六年四月權三司使以後所作。按《仁錄》，是年八月以江東運判、尚書比部員外郎唐詔爲權發遣三司開拆司，十月改權發遣鹽鐵公事，殆公所辟置耶？詔之在職，嘗經憂惱，故公自言頃歲經由衢州，因抱骨肉之戚，至泉遂病〔三〕，以解釋詔〔三〕，使之入省，仍勸其止市尸祭奠，又每達老親之意，於其家人可謂親密之至者也。先後偶失序，略爲之辨而歸之汪季路氏。慶元庚申三月甲戌。《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一〕惠：原作「襄」，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二〕遂：原作「以」，據四庫本、傅校本改。

〔三〕以：原無，據右引補。

書歐陽彝四世碑〔一〕

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著之譜牒，百世可考。雖然，引而伸之，存乎其人。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之後，失其先業降在皂隸者多矣。友人歐陽彝字元鼎，世居廬陵郡之永和鎮，今爲族長，儒學行義表表一鄉。其遠未暇徧舉，姑以近數世言之。贈奉議郎諱登，字大明者，高祖也。左朝散郎、

通判澶州諱臨粲，字景文者，曾祖也。祖諱璟，字粹明。父諱襄，字允成。俱業儒。允成少年貢於鄉，游於京師之太學，不幸再世皆不及下壽。肆其子孫，日以蕃衍，預貢籍、登科第者相望，其興未艾也。自奉議而下，墓刻多先達名筆。元鼎既哀四世拓本聯爲卷軸，又取近族之隱德者、登科者、死節者別爲一編，於是歐陽氏之源流概可知也。傳不云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此元鼎紀先烈，詔後人之本意，乃爲表而出之。慶元六年三月既望，益國公周某書。《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二〕四：原無，據明抄本、傳校本補。

跋富鄭公與李中師帖

朱元晦跋云：「李事公不爲不謹，公待李不爲不厚，晚乃觀望時事，以公同編戶出免役錢，反覆如此。」

《四朝國史》李中師本傳言：中師在南河治辦刻深，厚結中人。神宗嘗稱其治狀，富公爲相，奏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平昔事公謹者，望其薦己，聞公此對，勢應匿怨，後與編戶同敷役錢，聊以逞憾，非但徇時而已。公遇李厚，於私覲或不能免，上前臧否，自有公論，遑恤小人之

怨乎？慶元六年三月甲戌。《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跋所書劉辰告墓碑橫石

乾道庚寅秋，予初直北門，爲同年辰告君作墓碑，又屬兩同年朝士書丹題蓋。今三十有一年，而君長子贊暨兩弟耆孫、吉孫請予別書此文，欲以橫石刻寘家廟，義不可辭。贊，即召孫也，以夢更今名，甚文而才，克肖父祖。自淳熙辛丑至慶元己未再上南宮，立身揚名，其在茲乎！宜孫亦負雋聲，嘗兩貢於鄉，與于孫皆亡矣〔一〕。六年庚申五月旦某書〔二〕。《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一〕于孫：原作「子孫」，據《省齋文稿》卷三二所載《文林郎劉君令猷墓誌銘》改。

〔二〕書：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跋顏魯公書

真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

但賊勢尚爾，奈何！張貞不了

國事。可念，可念〔一〕！

右顏魯公帖凡四行計二十六字，或真或臨不能辨也。第一、第二行盡處各減一字。惟公忠烈巍然，千載猶有生氣，況睹遺墨，起敬謂宜如何？按永泰二年歲在丙午，公奏宰相元載抑塞人言甚於李林甫、楊國忠。載怒，因公論祭器誣以誹謗。二月乙未，由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貶峽州別駕，未至，易吉州司馬，所謂「南來諸事草草」正此時也。先是漢州刺史崔旰陷成都，蜀中大亂。公貶後十九日癸丑，興元帥兼劍南東川節度張獻誠就近討旰。三月戰梓州，獻誠大敗，僅以身免，所謂「不了國事」殆指斯人。張貞之下闕文疑稱其字，蓋誠、貞義相通耳。初獻誠陷安史之亂，將兵守汴，後棄朝義，以州來降，與公俱奮忠義者，故公賢其人，念其敗云爾。此帖當是公赴吉或到官所作。自丙午歲距慶元六年庚申凡四百三十五年，而臨川梁世昌實寶藏之，遠來求跋。考《唐史》永泰無二年，蓋是歲冬至改元即稱大曆元年。至三年八月，公自吉移刺撫州，六年書《麻姑山仙壇記》。今年三月戊寅夜，山之仙都觀大火，焚蕩幾盡，古杉星列亦隨飛烟，衆碑皆斷裂雜瓦礫中，獨公《壇記》歸然其傍。祝融回祿，曲意護持如此，故併記其異，爲後世忠臣之勸。十月甲子，周某書。《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一〕原校云：「按此處錄原文三行二十七字，而跋云『四行二十六字』，俟考。」

跋張安國與伯子家書

士大夫尺牘施之尊長未免矜持，用之交游容或假借，若乃行草得於肆筆，獎勵發於真情，捨群從家問何以哉？觀此五帖，則故紫微郎之墨妙，今太常伯之蚤成，何待贊也！憶乾道壬辰夏道繇池陽，太常伯之尊君持節在焉，晤言累日，其論難進易退，學道愛人，皆可書而誦也。施及賢嗣，立朝濟世美，涖官守家法，義方之教，有自來矣，茲用表而出之。庚申秋社，平園老叟周某題。《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跋山谷書文賦

右山谷元豐壬戌歲，年三十八，宰太和縣，書陸士衡《文賦》，及半，興盡而止，以遺晁仲詢。仲詢傳其親孫勝之，尋歸廬陵王揚仁。揚仁以遺太和嚴端禮，端禮將刻真山谷舊治，偕萬安郭澥求跋語。昔王右軍距士衡屬耳，已重其賦，書之。唐太宗時，獨褚河南能辨右軍帖真僞，愛而臨其本，至國朝藏蜀中李翹叟家。元符間，山谷自黔移戎見之，謂豪勁清潤，天下奇書，益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今觀此卷，書法娟秀不減晉、宋諸賢，自足名世。或乃疑山谷元祐以後每恨向來字中無筆，遂謂

四十年前書非其所喜。殊不知前輩爲學日益，新而又新，晚欲自成一家，豈遽矜誇滿假，是殆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慶元六年庚申九月甲戌。《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

跋柳公權赤箭帖

唐柳公書，當時自九重至外夷無不愛重。史稱其結體勁媚，蓋筆諫之意先形心畫，所以爲貴，亦猶魏元成忠直而嫵媚耶！後世真蹟日少，賴石刻僅存典刑。予官行都，有朝士楊文昺蓄公碑三十餘種，往往來自西北。其在東南者，山南西道《修驛路記》、和州《陋室銘》、贛州《閑禪師碑》、台州國清寺額、翠屏院「天台佛」三字、題僧清觀簡及《江州復東林寺碑》耳。東林近又煨燼，或重惜之。予笑曰：「趙明誠《金石錄》載《何進滔德政碑》，在柳書中尤奇偉，政和間大名尹磨去，別刊新製，厄會至此，殆不若東林之一炬也！」太和蕭知節示《赤箭帖》，求予一言。夫顏筋柳骨，古有成說，此帖字瘦而骨不露，沉著痛快而氣象雍容，歐、虞、褚、薛不足道焉。昔歐陽文忠公最愛《高重碑》，以爲摹刻之工，鋒鋟皆在，而蔡忠惠公則謂《陰符經序》善藏筆鋒，柳書之最精者。二說正相反。文忠每推忠惠善書，而自云論此不同，況晚輩寡學乎？宜擇良工刻石傳之，以俟識者。微知節儒雅好事，其孰能與此？慶元六年九月辛巳。《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五。

跋楊廷秀石人峰長篇

韓子蒼贈趙伯魯詩云：「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蓋欲以斯道淑諸人也。今時士子見誠齋大篇鉅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穿天心、透月窟之語，至於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叙纖悉，曲盡其妙，遂謂天生辯才，得大自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由志學至從心，上規賡載之歌，刻意《風》《雅》《頌》之什，下逮《左氏》、《莊》、《騷》、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傑作，無不推求其詞源，擇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間歲鍛月鍊、朝思夕維，然後大悟大徹，筆端有口，句中有眼，夫豈一日之功哉！吉水羅惠卿之子旦示公《石人峰》長韻，讀之如身履羊腸，耳聞斑寅，心膽震悸，毛髮森聳，詩能動人一至是耶！予懼夫不善學者欲以三年刻楮葉之巧，而睇秋花發杜鵑之神，望公將壇竭蹶趨之，非但失步邯鄲，且將下墜千仞，故歷叙公真積力久乃入悟門，證子蒼之知言。慶元庚申十一月辛巳，平園老叟周某書於華隱樓。

《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題嘉祐賀老人星見表批答

宋元憲公五世孫梓，示嘉祐四年正月仁廟朝批答樞密院官賀春分前老人星見表一通。使副凡四人，宋公爲之長，故子孫得藏當時之批答。觀所續之紙，高下正與表同，乃錄某《玉堂雜記》附其後，知南渡以來百司失舊制多矣。梓云：「人多以無御寶爲疑。」即告之曰：「詔書單賜，所以用寶，就批元表之後，何必寶也？」梓請併書之。慶元六年庚申十一月二十九日。《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四五。

題趙清獻公帖

儒書釋書雖異〔一〕，而欲人求放心、復本性則同，皆因其所固有諄諄然命之，非彊以外鑠也。趙清獻公習與性成，庶幾由仁義行，宜乎造次必於是，觀其與弟姪家問可知矣。慶元庚申十二月日，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季路汪氏。《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一〕釋書：傳校本作「釋典」。

題癸丑謝何同叔送羊羔酒詩贈尹德鄰

永豐尹直卿德鄰學富而瞻於文，有能詩聲。紹熙癸丑補中太學生〔一〕，兼試《問寢龍樓曉詩》，末句云：「書生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歎服，實名第一。謁告還鄉，屢枉佳篇。今將參學，見索鄙句。老詩無詞可措，偶記頃在長沙有《謝何同叔運判雪中送羊羔酒》四韻，後欲再賦，以酒有一「浮蟻」，可押「慕羶」，對未成而止，因錄舊作，請直卿爲足之。若自有壓倒元、白之句，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庚申臘月十七日。《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一〕熙：原作「興」，據明抄本、傳校本改。癸丑乃紹熙四年。

跋蕭氏敦節堂詩

徽宗朝名御史蕭服字昭甫，吉水人，坐不肯羅織吳門章綖私鑄獄拂蔡京意〔一〕，羈管虔州。後起爲吏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卒年五十八。嘗遇恩封其父汝奭字君保至通直郎。所居有敦節堂，本路提點刑獄張景修作詩美之。此廬陵名士彭使君諱醇字道厚政和初和篇也。踰九十年，堂壞而詩存，蕭氏

以歸彭公玄孫叔夜、叔夏池飾藏之，因爲詳記本末。按《四朝國史》蘄州本傳，初謫處州，今其玄孫祺出大觀四年印曆，實貶虔州。虔與處字畫偏旁異耳，即今贛州，吉之鄰郡。近世既改虔爲贛，史官不考耳。嘉泰四年辛酉四月辛巳。《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二〕誕：原作「誕」，據明抄本及《宋史》卷三二八《章惇傳》改。

跋陳瓘書

張文潛謂韓文公《揭陽謝上表》頌德近諛，此非知言。古人愛其身以有待，不欲死瘡痍耳。其後爲兵部侍郎，宣撫鎮州，甲士陳庭，大聲數責賊帥，視死爲何如？今伯紀謂陳忠肅公《跋敢疑論》爲懼死時語〔一〕，亦非也。蔡氏烈焰燎原，乃直犯其鋒，雖被竄斥，辨論不已，懼死者能之乎？忠肅存心，吾知之矣。私史廢而宗廟尊，朝聞夕死可也。嘉泰元年四月壬辰，廬陵宰黃伯庸以示邑人周某，敬題其後。《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一〕伯紀：原作「伯記」，原校「別本作伯紀」。按作「伯紀」是。伯紀，李綱字，此處引語見《梁谿集》卷一六二《跋了翁自跋敢疑論後》。據改。

題山谷書大戴禮踐祚篇

《大戴禮·踐祚篇》學者罕讀，東坡妙語聞所未聞，山谷翰墨世共寶之，可謂三絕。太和彭惟孝字孝求，好古嗜學，謀刻之石，頗疑元祐甲戌四月改元，不應仲春先云紹聖。竊意山谷或以仲夏書此誤作春耳。六一先生《集古跋》謂：「鍾繇《賀破關羽表》當在漢延康庚戌之春，乃作己亥閏十月。唐《羅池廟碑》據書撰官當在長慶三年〔一〕，乃題元年立石。世既盛行，姑俟識者。」予於此亦云。嘉泰辛酉四月丙午。《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

〔一〕據：原作「掾」，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題鞠城銘

李公麟字伯時，堂弟棗字德素，南唐李先主昇四世孫〔一〕，并登科，隱舒城龍眠山。里人李冲元字元中，少年邁往，善論人物書畫，共爲山澤之游，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亦登第，典獄宜春，作《鞠城》等十一銘，其賢可知。汪公涓字養源，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蓋吏部尚書諱應辰

字聖錫之兄。嘗爲吉掾，喻公子材爲書此銘，五十三年矣。子材即聖錫婦翁，諱樗，紹興初擢館職，後宰懷寧，避時相掛其冠，晚起爲郎，久之再致仕。今其孫珪來爲酒官，兼行掾事，參前手澤，服膺法戒，矜式賢範，謂予昔與乃祖及汪氏兄弟俱厚善，請題下方，詳記以告來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嘉慶《廬州府志》卷五一，嘉慶《舒城縣志》卷三二。

〔二〕昇：原作「昇」，據《益公題跋》改。

跋張子韶與陳朝彥序詞

張公子韶以布衣奉大對，氣節凜然，既登近班，不改厥度，久竄庾嶺之陰，所養益厚，蓋剛者也。其告同年富沙陳朝彥及引楊中立溫柔寬厚之教，以煉金爲喻，朝彥剛正抑可知已。學者讀蘇文忠公《剛說》，於此不能無疑。予謂二者皆是也。舜命夔教胄子，剛而無虐。皋陶告禹曰：「剛而塞。」《洪範》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蓋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彼無禮不可治民如子王者，不學其蔽也狂如六言者，壹之而不改如陽處父者〔二〕，或虐或塞或不知克之過也。子韶所戒，其在茲歟！若蘇氏則明言「剛者必仁」。夫人至於仁，剛不勝用矣；不仁必害物，焉得剛？予故曰二者皆是也。朝彥諱廷傑，紹興癸酉自南康宰辟廣西經略司幹官，子韶時在南安，以序及長短句兩送之。乾道

丙戌，朝彥嘗除司農丞，未上而卒。其子希黯爲廬陵郡督郵，出子韶真蹟，敬題其後。嘉泰辛丑五月朔。《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二〕改：原作「没」，據傅校本改。

跋養正堂記

右《冀州養正堂記》併《與魯侯帖》，山谷爲北京教授時所作，年方三十五，自云比平時書札似差老勁。明年調太和宰，秋歸江南，真積力久，詞翰又非前比，所謂九萬里風斯在下矣。淳熙元年五月晦，周某觀於宗人愚卿兄弟家。

後二十八年，歲在辛酉，再觀此卷，恍如隔世，徒有波斯匿王之歎。嘉泰改元六月癸未，某書於平園明農堂，時年七十六。《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

題李彥平遺書後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理也，載於《易·繫辭》，雜出于《禮經》。三代時，佛教未入

中國，儒者於啓手足之際往往不亂，此理素明也。漢晉以後，釋教始行，乃謂欲達死生之理，非潛心釋氏不可。故好之者心溺，攻之者辭費，盍亦反其本而已？予與樂庵李彥平既親且舊，知其非逃儒而入釋者，臨終超然自在如此，殆聞道乎。其子嗣宗等屢求一言發明遺訓，敬題其後。《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五。

跋曾無疑所藏二帖 一

范忠宣公心正氣和，道醇德備。三復尺牘，如見其人。嘉泰元年七月癸丑，周某敬題歸曾氏。

《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跋曾無疑所藏二帖 二

予家藏石曼卿大書《籌筆驛詩》，宛類顏魯公心畫。今友人曾無疑又示其行草二十一字，絕似柳誠懸。范忠宣公云：「曼卿之筆，顏筋柳骨。」諒哉！嘉泰元年七月癸丑。《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題曾南夫集序

曾公提舉生二子：長伯和，諱塤；次仲和，諱簾。伯和生彌泰，有子曰寅亮。予既畀公集序，今仲和之子曰瓌、曰璉來求別本，復以遺之。嘉泰元年歲在辛酉八月戊子，某題。《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跋劉氏後隆堂詩

唐末楊行密奄有江淮，國號吳，吉其南境也。郡人彭玕素強暴，擅行郡事，以兵屬永新劉公景洪，欲挈城附湖南馬氏。公陽諾而實不從，玕獨携部族奔楚，邊陲晏然。公不有其功，退隱山林。南唐既受吳禪，厚禮招聘，亦不應。常曰：「吾免二國交兵，活人多矣，子孫當有隆者。」名其北山曰後隆。生子諱煦，煦之子諱素，是生相國諱沆，字沖之，仁宗天聖八年進士第二人，至和中拜相，累贈曾祖太傅、祖及父皆太師。其居相位，每務進賢。歐陽文忠公在侍從被讒出守，公方提舉《唐史》，密奏留實史局，尋遷翰林學士。今某藏富文忠公與公手書云：「每辱勉以盡瘁鎮靜，有所植立。其如五十無補，雖強自勉，恐終負教誨。北望恩館，神爽飛越。」富公書辭如此，公之進薦可知。達

賢者宜有後，故其子諱瑾字元忠，孫僊字寬夫，仕皆至待制。三世貴顯，歷仕五朝，後隆之名滋驗矣。初，相國兄弟四人，其季贈金紫光祿大夫諱汪，生知蘄州諱璞，蘄州生知大庾縣諱伸。大庾生宜都令諱守柔，字光祖，復以後隆名先塋之新堂，玉山汪端明聖錫、桐鄉朱紫薇新仲、廣漢張左司敬夫、莆田鄭省元叔友、鄉人資政胡忠簡公及王敷文民瞻、楊待制廷秀而下皆爲賦詩。光祖之孫子純出示予，懼來者未詳知也，故推本末遺之。子純嘗舉於鄉，進修勤甚，公侯必復，尚其勉旃！嘉泰辛酉八月癸巳。《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二〕沖：原作「仲」，據傳校本及《宋史》卷二八五《劉沆傳》改。

跋李伯紀青原詩

李伯紀丞相宣和中爲左史，坐論京師水災斥去，已負直聲。靖康戒嚴，定計城守，雖不能解河東之圍，然一時名望甚重。高宗即位，首用爲相。惜乎輔政日淺，規恢不竟。其後歷帥江湖，厥有成效。淳熙末，諸子皆不在，其姪申之進家集奏議，請諡於朝。孝宗似未悉其人，予爲歷陳本末，聖諭云：「張浚比與！」天監在上，一言盡之。有司請以忠定易其名，制曰：「可。」今登仕郎曾孫佐出紹興初贈青原主僧師珪長篇，觀其志趣亦壯矣。同游向伯恭、朱子發、張恭甫仕未甚顯，已而俱爲名

侍從，坐間議論必纚纚可聽，豈止翰墨之勝乎！嘉泰辛酉重陽日。《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民國《吉安縣志》卷四七。

跋董體仁帖

前賢遺帖，士大夫爭寶藏之，非獨慕其名，亦以禮不浮、辭不枝爲可法也。近歲老成待後輩例稱「契丈」，先達與新進皆用「上覆」，否則訝其簡驩而不疑其侮段規也，後世何觀焉？今讀參政董公紹興末與曾彥及、蕭長才帖，雖視前賢交際之禮尚稍隨時，其與數十年來足恭不情者相去已千萬里矣。彥及名德廣，長才名甲。嘉泰元年九月，彥及孫登仕郎忠佐請題其後。《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跋蕭臺詩

永嘉錢君文子序其曾祖姑《蕭臺詩》三卷，刻板醴陵縣治，復求跋語。予觀《詩》三百篇，有當時婦人女子所賦，而後世文人或不能及，蓋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難也。景祐中，歐陽文忠公序謝希孟詩云：「隱約深厚，守禮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欲引而進之衛莊姜、許穆夫人之列。請以斯言附諸卷末。嘉泰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平園續稿》卷九。又見《益公題跋》卷四。

全宋文卷五一三五

周必大 一三二

跋文與可草書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蘇文忠公謂「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音，惟予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況當百年之後，不以蘇公之言求之可乎？嘉泰元年隆聖節，書而歸之宗人愚卿兄弟。《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六。

跋秦少章詩卷

右秦少章古、律詩一卷，宗人愚卿兄弟示予求跋。昔東坡蘇公送少章詩云：「秦郎忽過我，賦詩

如《卷阿》。句法本黃子」，謂魯直也，「二豪與揩磨」，謂其兄少游及張文潛也。又云：「瘦馬識騷耳，枯桐得雲和。」其見稱許如此。今卷末有《和錢蒙仲越州見寄》一首，東坡蓋嘗次其韻云：「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嗚呼！少章詩名爲不朽矣。嘉泰辛酉十月庚子。《平園續稿》卷一。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跋秦少章雜文

予少讀蘇文忠公帥杭時贈秦少章《太息》一首，謂「少章從吾遊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今觀此文三篇，豈溢美之言耶！嘉泰改元十月庚子，宗人愚卿及二弟携以相過，敬書其後。《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跋向子諲遺書

靖康二年二月半，金虜議以張邦昌帝楚。三月七日受冊，二十八日虜兵方下城。京畿運副兼淮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向公子諲以是月二十六日牒廬帥馮詢及淮西提舉鹽茶范冲，令密察邦昌家屬，聽大元帥康王之命。是時邦昌尚未退聽，而公憂國忘家，明於逆順，具存印檢。紹興二年胡文定公安國貽

書宰相秦檜曰：「向某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蓋指此也。至八年檜再相，孫近、李光並參政事，公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列其事於朝。十二月省劄下公開具繳申，押劄子者三人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二〕，詔送史館，敕下禮部牒公照會，牒尾侍郎馮檣也。今六十餘年，而公曾孫公起以公手稿及省部真本、范冲忠義相勉之書聯爲一軸，將刻樂石，傳之來世，屬某題其後。惟胡文定以《春秋》學爲諸儒倡，結知高宗，其褒貶是非得聖人之公，乃獨以扶持三綱推許向公，其有功於名教昭昭矣，贅言何益？姑記其歲月云。嘉泰元年十月。《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二〕日：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跋蕭服劉逵唱和詩卷

觀中書劉公逵與蕭昭甫手簡及沿途唱酬詩軸，則其相善可知矣。二公傳載《四朝國史》，未必家有其本，錄以示蕭公四世孫棋，使併藏之。蕭公初謫虔州，而傳以爲「處」，殆傳寫之誤耶？嘉泰辛酉十一月丙辰。《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廬帥靖康勤王跋語

宣和七年冬北虜入寇，十二月十五日壬子，徽宗得警報，遣內侍梁方平以七千騎守濬州，舊將何灌以萬五千騎守河，而命節度使姚古爲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兼都統制。二十三日庚申，有旨內禪。辛酉，欽宗即位。丙寅詔略曰：「金人犯邊，諸道兵馬合入衛畿甸。除沿邊守禦人外，令京東、京西、淮南、兩浙帥司於正兵并不係正兵內精選驍銳及召募武勇，委兵將官星夜部發，赴姚古使喚。」明年改元靖康，正月一日丁卯，虜犯相州。戊辰，犯濬州，方平望風奔潰，灌在南岸焚橋而遁。時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爲少宰，蔡攸領樞密，吳敏知院事，李梈同知，耿南仲簽書，所謂排難解紛，不過羽檄召天下兵耳。昔唐李德裕爲相，請詔書付宰司乃下，自是號令明審。本朝亦皆三省、樞密畫旨處分。今廬帥所被御前劄子五道，雖或二府擬進，然內夫人直筆者書之，用寶入遞，大臣不與焉。使當時有一德裕，必不如此。第一劄，正月三日也。至四日，宰執欲奉車駕狩襄、鄧，中宮、皇子已行，因兵部李侍郎綱越次乞對，面除右丞，守城之議方決，故是日及五日無內批。既而外攻內禦，事勢益急，故六日復催兵，七日至再，八日又催。戰守雖備，而虜已傳城，相繼請和，亦不暇督兵矣。觀淮西所遣副將李齊以印狀具述到闕月日及帥臣劉僎跋語，則竭力勤王大略可見。今僎曾孫復携以示臣，臣蓋生於是秋，謹太息流涕書其後。嘉泰元年臘月。《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跋東坡秧馬歌

東坡蘇公年五十九南遷過太和縣，作《秧馬歌》。遺曾移忠，心聲心畫，惟意所適，如王湛騎難乘馬於羊腸蟻封之間，姿容既妙，回策如縈，無異乎康莊，殆是得意之作。既到嶺南，往往錄示邑宰。予家亦藏一本，然不若初本尤精，李璆「適潤」之語庶得其髣髴。今傳三家乃至嚴臨，尤幸不出一邑，所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也。近歲，移忠姪孫之謹已譜農器，成公素志，予嘗爲之序，其與《禾譜》並傳無疑矣。璆字西美，宣和中書舍人，紹興四年守廬陵，此必當時所題也。嘉泰壬戌正月戊午。《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跋吳仲所藏曾子固帖

南豐先生早從歐陽文忠公，余襄公游，素爲王文公所敬，而與蘇文忠公友，其門弟子則陳無己也。今觀遺墨，恨不執鞭。嘉泰壬戌二月丙申，平園周某跋而歸之南城吳氏。《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六。

跋尹焞帖

祁寬字居之，紹興初佳士。觀尹彥明過九江時所與帖，其人可知。嘉泰壬戌二月戊子，平園周某題。《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跋修楔序

唐太宗始得《修楔序》，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正搨本賜羣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繇是流傳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摹本亦亡矣。皇諸孫臣善鑱好古博雅，得紹興宸奎寶藏之，屬臣某記其後。臣嘗伏讀御製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序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自束髮喜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軍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爲日課，乃知二聖心畫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耳」。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具位臣周某謹書。《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蘭亭續考》卷一，《益公題跋》卷五。

跋汪逵所藏東坡字

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卷、《梅花》二絕，元豐三年正月貶黃州道中所作。「昨夜東風吹石裂」，集本改爲「一夜」。二月至黃。明年，定惠顒師爲松竹下開嘯軒，公詩云：「喧喧更詆誚。」「更」字下注：「平聲。」而集本改作「相詆誚」，「嘻笑」之下自添一聯云：「嵇生既粗率，孫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粗率，孫子亦未妙」。按《阮籍傳》，籍遇孫登〔一〕，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響振巖谷，乃登長嘯也。嵇康雖有「永嘯長吟，頤神養壽」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對孫無疑。某每校前賢遺文，不敢專用手書及石刻，蓋恐後來自改定也。《水調歌頭》題元豐七年三月十八日，黃州已刻石於公法帖第一卷，遠方無良工，失真遠矣。《浴室院東堂》三絕句，元祐六年六月作，集本但添註遂良事。歲月之序如此，既內殿印御幅不容輒易，至於李、杜佳句，公常愛而錄之，《行路難》八句〔二〕，豈一時漏寫歟？老泉詩則家雞也。嘉泰壬戌三月甲寅，東昌周某書而歸之汪氏。《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一〕籍：原脫，據傅校本補。

〔二〕行：原脫，據右引補。

跋趙弁雪圖

趙弁祖文往至臨安，諸公貴人愛之，凡秘書省及新作政府所畫照壁多出其手，迄今尚存。觀此《雪圖》，風度可想。其弟奇，字祖穎，紹興中屢爲監司〔二〕，王初寮之壻，文采似冰清，安靜有家法。蓋其祖吏部郎諱偁，東郡人，元豐末知登州，民宜其政，元祐末以河北轉運使權中山府，兩得蘇文忠公爲代，故祖文、祖穎字畫亦皆慕藺云。嘉泰壬戌三月甲子，廬陵戶掾趙公括仲肅以示周某，爲題卷末。《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四。

〔二〕中：原脫，據明抄本、傳校本補。

跋山谷與孫端帖

元豐八年七月，孫覺莘老自秘書少監遷諫大夫。是年四月，山谷以校書郎召，夏秋間到京。所謂子實名端，孫公之子。山谷先娶孫公女，故從俗呼端爲大舅。今集中有《次韻寄秦少游》并《題寄寂齋》二詩，即其人也。嘉泰壬戌三月丙寅，平園老叟周某謹書而歸之皇諸孫仲肅。《平園續稿》卷一〇。

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跋胡邦衡奏劄稿

歲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簡公年二十有七，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首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宰相非晏殊，樞參非杜衍、韓琦、范仲淹，既批逆鱗，復侵當軸。聖主獨察其忠，擢置巍科。是時直聲已著縉紳間。後十年當紹興戊午，以密院編修官上書，乞斬宰執，時年三十七，直聲遂震於夷夏。尚有可諉曰年壯氣剛也，已而竄逐嶺海，去死一髮，隆興初然後還朝，攝貳夏官，年已六十餘，議論益少卑之？今覽奏劄殘稿，忠憤峻厲視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孫知邕州槻將刻石傳遠，見屬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衆人以之；秉彝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少老如一，浩然之氣也，胡忠簡公以之。嘉泰二年四月。《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民國《吉安縣志》卷四六。

跋張德遠與胡邦衡帖

右張忠獻公與胡忠簡公帖。或在廟堂，或居遷謫，或罹憂患，無不勸人以學，潛心於天，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今忠簡公家集亦有與忠獻公九帖，往往相應。長孫槻守邕管，宜併刻之。嘉泰二年四月。《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五〇，同治《廬陵縣志》卷五一，《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四。

跋陳少陽哀詞

陳少陽之死，讀右丞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喜聞前輩遺事，寄此求跋。予有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光遠，宜繕寫入軸以便觀。嘉泰壬戌七月癸丑。《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九，《益公題跋》卷五。

跋包孝肅公帖

右包孝肅公自帥鄉部坐失保任降知池州與同年手帖一通。惟公剛正之名至今播在人口。《國史》本傳云：性峭直，然惡苛刻，務重厚，嫉惡雖至，人情不及即推以忠恕，未嘗僞色辭以悅人，不爲苟合，不作私書，親舊干請一切絕之。今觀此帖，亦非絕物離人者也。後有戒子孫石刻，末云「天禧四年五月，男珙奉命勒石」。按公以天聖五年登甲科，當天禧時，公猶未仕，而於數年前垂訓如此，當考。嘉泰壬戌八月辛卯，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臨川梁世昌光遠。《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嘉慶《廬州府志》卷五一，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卷九五。

曾三異所藏盤松贊跋

德壽宮苑囿分四地分，盤松在其北，御製贊如右。今太府丞張鎰以遺廬陵曾三異，屬臣題其後。臣嘗敬觀御製《祭土地文》，爲此松也。其全文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內侍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我遊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夭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

醉吟閑適，予情所鍾。壅培封殖，久或力窮。鳶鳥外擾，蟻蠹內攻。神其勦絕，勿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蹤。常令勁質，坐閱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葱葱。牲牢旨酒，嗣錄汝功。尚饗！」今併錄以遺三異，使寶藏之。御書後一絕，蘇文忠公軾詩也。嘉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臣周某恭題。《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一九八。

跋魚計亭賦

徽宗皇帝宸文天縱，最重內外制官，非詞學俱優不在此選。蜀人宇文公黃中以政和六年自右史除中書舍人，既兼修《國史》，又兼修《詳定九域志》，又修《神宗寶訓》。八年，言者疑公學術淵源蘇氏，奉祠而去。宣和二年秋，上思舊人，復還詞掖，方且進用，而公疑不自安，明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陝州。又明年二月，爲滎陽趙公叡作《魚計亭賦》，引物連類，開闔古今，深得東坡、潁濱之筆勢。適有天幸，出入侍從，身名俱榮者，值好文之主也。趙公字彥思，熙寧六年進士。當元祐初，英俊聚朝，以奉議郎、禮部編修貢籍，首爲孫逢吉彥同作《職官分紀序》三，後數年，秦觀少游方繼之，才名亦可知矣。尋自秘閣校理遷太常博士，知登、隨、商三州，召爲郎，出提點京東刑獄，攝帥青社。年五十九奉祠就養，閑居二十五年。其子諱暘，字父若，紹聖元年甲科，大觀三年爲郎，宣和

四年知同州，靖康中除少府監、左右正言、秘書少監，建炎間直龍圖閣、提點江淮路鑄錢。子澤，終胸山簿。簿生渙〔三〕，終奉議郎、通判沅州。二子：蕃，學問過人，恬於進取，連任嶽祠，居以詩名；弟藏〔四〕，亦嗜學好修。有子曰适，慶元己未擢第，距熙寧已百年，而家學不絕。今藏得宇文公墨刻於兵火之餘，求記本末。於傳有之：「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又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請以是爲祝規。嘉泰二年九月辛亥。《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一〕闔：原作「閣」，據四庫本改。

〔二〕爲：原作「與」，據明抄本、傅校本改。

〔三〕渙：原作「漁」，據右引改。

〔四〕藏：原校：「一本作藏。」

跋梁仲謨尚書奏稿

紹興初，高宗駐蹕臨安，外禦強敵，內綏疲民，六官百司事務紛至，版曹帥漕鮮能稱職。惟縉雲梁公仲謨迭處三省，治繁以簡，轉難爲易，士大夫往往比漢趙、張、唐晏、巽而已。今觀奏稿近二十紙，當虜來求成，公數奏其情多詐，昔與遼人戰爭，議和至十有二，卒墮其計，今豈可不審？旋詔遣歸朝人北還，公引宣和、靖康覆轍及近遣趙榮、王威，彼皆用之，願爲龜鑑。是時朝論方倚張俊抑劉

錡，公乞令俊分兵進屯廬、壽，錡駐鎮江以備江陰、許浦、福山，仍戒韓世忠臨敵持重，至有「二府不爲諸將所服，檢發英斷，毋失機會」之語。又乞召楊沂中速還，爲行在不測之衛。又言秦丞相檜用□原樓炤謀，以川陝付胡世將，乞選知兵者助之。其他如淮西不可棄；捷報多失實；岳飛宜以樞臣總師江漢；劉錡既帥荆南，宜留部曲爲之爪牙；至於諸路水災，浙東經界擾民，纖悉具奏。不特此也，十五年四月彗出東方，秦自草赦文云：「永惟再造之邦，當有惟新之政。宜除舊弊，用表中興。」方且矯誣遷就，而公乃論政事失當，左右前後不思所以合天心者，盍依故事降詔求言？此雖間兩社、任言責，議論未必敢爾，而公不以典郡廢論思獻納之義，忘寢與食，鬚髮爲白。然後知高宗欲大用公，蓋察其愛君憂國，密裨廟算，非專以才術過人也。惜乎命有所制，不能展盡底蘊。肆其諸子，或以文采，或以治行，自昭於世。傳謂臧文仲有後於魯，宜哉！嘉泰壬戌九月，戶部郎官、總領淮浙軍馬錢糧季秘以示周某，敬題其後。《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跋黃通老尚書奏稿

邵武簡肅黃公淳熙庚子年八十有五，易簣之際，自草遺奏一通。事之至大，莫如故疆陵寢之未歸；事之難言，莫如進退人才之未善。公皆極力披陳，幾於千字，援古證今，無一辭淆亂，平生學力茲可見矣。其子衡州使君瀚以某與公接武禁塗，道同志合，使題其後。昔荀卿論成人云：「德操然後

能定，能定然後能應。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嗚呼公平，其有得於斯乎！嘉泰二年九月。《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

跋楊無咎畫秋蘭

鄉人徐丙字漢章，博於學而贍於文，示予楊無咎手畫香草，題曰「秋蘭」，後有兵部侍郎章茂獻、國子博士湯君寶跋語。其說特未定也。予老而學圃，問諸園丁，則曰：「春蘭夏芷，秋蕙冬蓀，葉莖花色及多寡往往不同。」予異其說，徧以古書考之。屈原《離騷經》「紉秋蘭以爲佩」，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又《思玄賦》「幽蘭秋華」，曹植《朔風詩》「秋蘭可喻」，潘尼《贈河陽詩》「流聲馥秋蘭」之類，此言蘭以秋而花也。屈原《九歌》「春蘭兮秋菊」；隋煬帝《烟花錄》用此句。陸機《庭中奇樹詩》「歡友蘭時往」，注：春時也；梁元帝詩「春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暉開紫苑，淑景媚蘭湯」之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汜崇蘭」，《抱樸子》「春蕙秋蘭」，陸機《悲歌行》「春芳傷客心，蕙草饒淑景」，是蕙亦可言春矣。《本草圖經》「蕙七月中旬開花，至香」，是蕙亦可言秋矣。故《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說文》荃、蓀同音，《文選》以蓀壁爲荃壁。蓋合四者而言之。《湘君歌》亦云「薜荔柏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湘夫人》則並言「蓀壁」、「蘭橈」、「蕙櫨」、「芷葺」，司馬相如《長門賦》「搏芬若以爲枕，席荃蕙而茝香」，乃知四時香草同出異名，葉

常青而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皆以蘭蕙互言春秋，豈特邵伯溫《見聞錄》證黃氏之誤而已？然則園丁之說未爲無據，所謂禮失求之野歟！嘉泰壬戌下元節，平園老叟周某書。《平園續稿》卷一〇。又見《益公題跋》卷五，《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四，《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八三。

全宋文卷五一三六

周必大 一三三

跋歐陽徹遺事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德明。六飛南渡，亟黜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秘閣修撰，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己，錄孤賜田，光於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爲哀詞，某又抄《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世昌曰：「德明，吾鄉人也。其孫瑀嘗哀次事始，里中文士鄧名世亦誌其藏，將并刻之。」按唐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爲國捐軀又同，是真能晞顏慕藺者。先是郡庠繪晏元獻公、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祠於講堂，德明預焉。其視沒世名不稱，或遺臭萬代者，孰得孰失耶？德明弟衡、子飛黃、壻黃怙皆蒙恩補官。飛黃終建安尉，瑀蓋其子也。嘉泰壬戌臘月乙亥。《平園續稿》卷

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歐陽修撰集》卷七，《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康熙《西江志》卷一九六，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三，同治《崇仁縣志》卷八。

跋曾無疑所藏黃魯直晚年帖

右友人曾無疑所藏太史黃公帖。其前一幅，崇寧癸未公寓武昌，竄宜州，十二月赴貶時留與黃州何頡斯舉者。明年二月南過洞庭，寄家永州。五月初道由桂林，題名於行動大師榕水閣。自是月十八日至宜，有賃黎秀才宅子手約，今刻石秀峰帖中。後六帖皆與融州都監高德脩。乙酉九月晦公卒。自崇、觀以後，凡片文隻字禁切甚嚴，至炎、興間則雖宸翰猶俯同其筆法。蓋一弛一張人事也，或抑或舉有天道焉。觀三代兩漢以來，彝器碑刻沉埋蝕泐之餘，傳寶百世，何獨公遺墨歟！嘉泰壬戌閏臘月丁巳。《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粵西文載》卷五九。

跋何居仁張斗南序

臨江人何居仁學廣聞多，下筆滾滾不休，高談雄辨，常屈坐人，屢上南宮，耄老而終。觀《送鄉人張孝子序》，議論淵源，詞采瞻蔚，胸次筆力可窺一斑。其稱張君至矣。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既舉其孝，復勉以忠，此誨人本末之序也。張舊名楠，字叔南，後改名斗南，而字如初。今監郴州酒稅〔二〕，敏達和易，喜從名勝遊。許凌志，伯高弟也。嘉泰壬戌臘月二十一日。《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六四。

〔二〕郴州：明抄本、傳校本作「柳州」。

跋馮軫所藏五帖

東坡書富文忠公神道碑

富文忠之使虜，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蘇文忠之翰墨，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大雅·烝民》，茲可無愧。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抑所謂臧孫有後於魯者。嘉泰癸亥四月戊午。《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

東坡書陶靖節詩

東坡云：「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蓋嘗盡和其詩，尤喜此四篇，再三書之。嘉泰癸亥四月戊申，平園老叟某題而歸之馮氏。

《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東坡事類》卷二一。

東坡潁州詩

東坡以元祐六年秋到潁州，明年春赴維揚作此詩，題曰《西湖夜月泛舟》。今集序以「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爲題是也。按公在潁僅半年，集中自《放魚》長韻而下凡六十餘詩。歷考坡所至歲月，惟潁爲少，而留詩反多。蓋陳傳道、履常、趙德麟、歐陽叔弼、季默適聚於潁，故《臨別詩》：「五君從我遊，傾寫出怪珍。」又中間《劉景文特來送行詩》云：「歐陽、趙、陳皆我友，豈謂夫子駕復迂。邇來又見三黜柳，共此煖熱餐氈蘇。」自注云：「郡中日與叔弼、景貺、履常相從，而景文復來，不數日柳成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乃知攄發妙思，羅列於此，抑有由也。堂名「聚星」，古今相望，使有俗物敗人意如坡所云，其能爾乎？馮吳江軫遠示真蹟，敬題其後。嘉泰癸亥孟夏九月。《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永樂大典》卷九〇七，《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九九。

米元章上呂汲公書

右元祐九年春未改紹聖時，米元章知雍丘縣上呂汲公書。元章字畫豪逸，非以畿令事宰相故加謹楷，殆由切於爲民，有莊敬之心。心既莊敬，字畫隨之，此與檄報鄰縣打回蝗蟲之戲異矣。雍丘本杞子國，初以名縣，嘗名州云。嘉泰癸亥四月戊申。《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山谷書六一先生古賦

《六一居士集》共五賦，山谷寫其三，《黃楊》疑少作，《憎蒼蠅》嫌譏刺耳。《外集》別有四賦，惟取《述夢》，蓋因悼亡，辭意俱妙，類李太白耶！嘉泰癸亥四月九日。《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題趙遜可文卷

揚雄有言：「事辭稱則經。」此爲屈原發也。自《國風》《雅》《頌》之後，能庶幾於此者，其《離騷》乎。或推爲經，雖曰太過，未爲無據也。晁補之《續楚辭》二十卷，自宋玉及漢唐至於本朝諸賢辭賦、問對、歌詩、序引之類咸在。雖一代英傑盡心力而爲之，遂以名世，然其原皆出於《離騷》，特體制殊耳。予同年進士趙兄彥博字富文，仕至權工部侍郎，政事文學皆過人，而詩禮之訓尤切。淳熙中予在西府，富文之孫時逢字遜可，年方英妙，携《葩窟稿》一編爲贄，凡辭賦、銘贊、傳序及《莊周八寓》總二十餘編，意高詞古，大抵祖《楚辭》也，予固已駭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遜可自尚書郎出帥大藩，復示十八賦，他文亦十餘篇，意益高，詞益古，號《山窗斐稿》，屬予訂之。予既喜《楚辭》之有傳，又慶吾同年之有後也。昔杜牧作《皇諸孫賀集序》，極道其歌詩之妙，當矣。

末乃謂「賀生二十七年而死，使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是何言歟！此與杜審言「屈宋作衙官」之語奚以異？大率唐人失之矜誕，予無取焉。今遜可年方強仕，進修未艾，他日復有如補之者出，將擊節於斯文。其附二十卷而傳也必矣，予何足以知之？嘉泰三年五月日題。《平園續稿》卷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跋楊廷秀飲酒對月辭

韓退之稱柳子厚云：「玉佩瓊琚，大放厥辭。」蘇子瞻答王庠書云：「辭至於達而止矣。」誠齋此詩可謂樂斯二者。嘉泰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跋陸務觀送其子龍赴吉州司理詩

吾友陸務觀得李、杜之文章，居嚴、徐之侍從。子孫衆多如王、謝，壽考康寧如喬、松。「詩能窮人」之謗，一洗萬古而空之。嘉泰癸亥九月四日。《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跋劉共甫與胡邦衡帖

右劉共甫樞密與胡邦衡資政三帖。前二者，隆興甲申共甫守衢，邦衡自海道罷歸經過時。後一幅，淳熙乙未共甫帥金陵，邦衡隨其長子泳守官時也。邦衡書二幅，所謂季羔正字者，王端朝也，時紹興己卯，量移在雁峰。惟《知郡帖》，不知何人，視題銜則乾道庚寅歲也。最後予與邦衡書，亦乙未歲者。鄉人羅克宣次召出以相示，今遠者四十年，近則二十九年，邦衡父子、共甫、季羔墓木皆拱，惟予養疾山林。王羲之云「俯仰之間，已爲陳迹」，況歲月如是之久乎！太息題其後。嘉泰癸亥九月戊寅。《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跋王獻之保母墓碑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爲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工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甄，先叙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撫脫隸書而非鏤也（一）。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甄銘，以四字爲句。厥後銅雀

之瓦遂可作硯，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廟出靈帝時太尉許馗塚，有碑漫滅，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略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适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甄也。由今論之，自銅易甄，自甄斲石，愈久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晦之子省曾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因詳記於後。十二月壬寅。《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一〕撫：原作「撫」，據文意改。按四庫本作「模」，「撫」即「模」字。

丁酉歲恭和內宴御詩草跋

淳熙丁酉九月戊午早赴明慶寺開啓聖節。先是有旨令閣門依倣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故事，宣宰執侍從正任內宴，觀擊毬。午時入東華門，過選德殿，其後即毬場也。相對有大堂曰水堂，其左爲芙蓉閣，右爲凌虛閣，至則分在左右朋立班。樂作，上乘馬來，迎駕兩拜。上御芙蓉閣，遶城花正開。羣臣起居。上乘馬擊毬畢，下馬再坐，皇太子以下奉觴稱賀。上飲訖，宣羣臣就坐，各賜酒〔一〕，飲醕乃接盞。上臨軒，羣臣分侍，皇太子乘馬擊毬次，左右朋擊，屢傳旨實擊。既畢，上乘馬歸，羣臣少

憩幕次。移刻，宴選德殿，酒五行，宣勸者再，大略如景靈宮對御時。亦用雜劇二段，第四盞宣示御詩一首。明日，羣臣皆和進。某時爲翰林學士，此其稿也，不知臨江貢士劉君昌詩何自得之。後二十八年，出以相示，俾題其後。嘉泰甲子正月辛巳。《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二〕各：原脫，據四庫本補。

跋蘇黃門在筠州施楞嚴標指

蘇文定公以元豐二年己未乞納官贖兄文忠公罪，旋自南京簽判謫監筠州鹽酒稅，明年至官。又明年四月，僧惟盛刻《楞嚴標指要義》十卷成，公時年四十三，史夫人四十一，其九月印，施十本贈機長老，卷末親題名氏。嘉泰甲子，筠幕玉牒彥璋南夫得之，求誌歲月。觀公文集，後二十二年歲在癸未，復題此經云：「十年來漸悟佛法，經歷憂患，真心不亂。今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願心心護持，勿令失墜。」蓋與頃年求福田利益之意異矣。辛丑，平園老叟周某某子充書。

《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題文氏雙秀亭詩

此予少年遺廬陵永和鎮文安國者。今三十六年矣，其子立方不遠二千里，携以相示。揚雄少作之悔，令威化鶴之念，徒耿耿耳。淳熙乙未十月旦書。後二十年，再觀於平園華隱樓。嘉泰甲子三月望。《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跋韓忠獻范文正歐文忠與尹師魯帖

尹師魯素爲韓忠獻王所重，此帖可見。又於范文正公義兼師友，及論陝西攻守乃與范異，是豈以水濟水哉？歐陽文忠公與師魯尤爲道同志合，方師魯欲械治劉滬，文忠作諫官，奏疏云：「寧移尹洙，不可爲洙沮滬。」又欲大臣不於洙曲有黨，正指韓、范也。師魯竟自涇帥徙知晉州，尋因仇人上書謫官而卒。至嘉祐中韓公入相，始復師魯官，錄其子，而歐陽公誌師魯墓，亦極口褒美。前賢先國事後伸朋友之誼，皆可法也。嘉泰甲子三月甲戌。《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題范文正公帖

右范文正公前一帖，慶曆六年正月自邠赴鄧時，與龍圖閣直學士田況書也。況知泰州，丁父憂，仁宗詔起復，又遣內使持手敕起之，不得已乞歸葬訖，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制。上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此始，詳載正史。今公既以「依道扣聖」告元均，復欲讀書涉道而自樂。前賢書問類如此，可與識者道，難與泛泛不情者言也。後一帖呼提點，疑部使者或內外主判，差遣學士則帶館閣無疑。族家乃同姓，考《仁宗實錄》及《百官表》必可得「二」，吳氏兄弟少年向學，試爲披尋，此非八十老翁事也。嘉泰甲子三月甲戌。《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二」「必」下原有一「不」字，據明抄本、四庫本刪。

跋趙逢原得母詩卷

高宗皇帝孝通神明，宣和皇后歸燕慈寧，振古未聞也。風化所覃，自親及疏。時則有宗室伯深字逢原，居吉之安福縣，別母三十年，後乃知流落蜀中。某少時親見其迎侍來歸，名士如曾端伯及其子

子長、晁子西、程詠之皆贈以詩。後有朝奉郎任紳字公垂，東州人，靖康之亂與母相失，齋戒禱天者十七年。紹興和戎河南，東歸，徒步求母而得之，奉事十有八年，詔擢刪定官。又兵部沈尚書介，字德和，湖州人。宣和間父官濟南，生德和而嫁其所生，兵亂莫知存亡。紹興末，以秘書少監使北方，往回厚賂驛舍承應人宛轉物色，得母所在。歸懇荆襄將帥捐金用間，母遂與其異父弟偕來，皆奇事也。今逢原孫豐城主簿希公出示舊詩，予方修《廬陵志》，當併記所聞，備史官采擇，以彰聖化。嘉泰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江右文鈔》卷三。

題平園圖後

使臣王思恭昨寫予真求贊，因記書對文苑之勞，今又繪《平園圖》，集予詩文於後，用意益可嘉也。嘉泰甲子端午日。《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題宋牲西園詩稿

金華宋牲字茂叔，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爲鄉里先進所知。從呂伯恭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恭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漕王謙仲、丘宗卿、尤延

之、鄭舜舉皆待以上客。宗卿使虜，以爲書狀官，歸循從事郎，掾融州。秩滿，辟廣西監司主管官簿，張君量、胡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論議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厲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云：「欲求平易多成拙，稍出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胸中所蘊可見矣。其子自適亦佳士，示吾《西園詩稿》，爲題其後。嘉泰甲子五月乙亥。《平園續稿》卷一一。又見《益公題跋》卷六。

題西峰豁禪師雜錄

右西峰豁禪師《雜錄》一冊，元本淆亂差訛，稍加訂正而歸之寺。定陵宸章止存石刻，元豐郡守魏綸跋語疑泰和宰黃庭堅代作云。紹熙甲寅重五日，周某題。《平園續稿》卷四〇。

跋顏持約所畫定光古佛像

慶元二年十二月七日〔二〕

顏持約諱博文，德州人，政和戊戌甲科第十人。靖康中南遷過廬陵，知定光古佛得法於西峰，邦人信嚮，乃即寺壁手作畫像，今七十年矣。中間梁道跋而下題名者數人，多知名士。歲遠日就剝落，住持僧惟嵩摹而刻之，非特可以傳久，亦欲家有其本，爲持鉢乞食之助云。《平園續稿》卷四〇。

〔二〕此下各篇題下年月皆原有，四庫本皆作文末正文。

書僧中傑辨老氏論

慶元己未四月

豫章僧中傑著論二萬餘言，扶持釋教，證近世《老君寶錄》之訛〔一〕，旁引儒書，極爲該貫，求予一言。予雖嘗涉獵載籍，今已昏忘，釋老二教又非素習，安敢妄有折衷？昔野人爭蕉鹿而疑夢覺，鄭士師二分之，謂非黃帝、孔子不能辨也，予於此亦云。《平園續稿》卷四〇。

〔二〕寶錄：疑當作「寶錄」。

跋德光與梁世昌頌

嘉泰壬戌八月

大慧禪師住世時，杜撰長老人人謂得其道。今四十年電滅無餘，唯佛照禪師真朴實頭之的嗣，既壽且康，續佛慧命。微斯人，吾誰與歸？梁光遠得此頌，藏之二十年，若識本來面目，是名參禪。不然，予復贅名古紙之後，是結兩重公案也。《平園續稿》卷四〇。又見《增修雲林寺志》卷五。

題陳瑩中寫旃檀觀音贊華嚴經李伯紀跋〔二〕慶元六年四月十七日

陳忠肅公南劍人，李忠定公邵武人，兩邦相望，而產二賢。客有示其翰墨者，敬題於後。《平園續稿》卷四〇。

〔二〕四庫本「經」下有「語」字。

題鄭亨老新刻楞伽經 嘉泰四年五月

廬陵郡丞鄭亨老新刻《楞伽經》，謹書東坡蘇公爲樂全張公發揮之語附於後。又有蔣穎叔所記〔二〕，大槩相類，故不重錄。經止四卷，因智嚴注多，增爲七卷，詳見序中。昔張公年七十有九，以此授僕。僕年適與張公同，但不能幻滅都盡，惠光常圓〔二〕，爲有愧耳。《平園續稿》卷四〇。

〔二〕又有：原無，據傳校本補。

〔二〕常：原缺，據右引補。

題鄭亨老新刊注維摩經

嘉泰四年五月

紹興丙子丁丑歲，寓□山之姻館。是時廬陵郡丞鄭亨老侍親于府〔二〕，年方弱冠，儒釋兼通，日夕相過。今將五十年〔二〕，乃得與老農芑身畎畝。茲者王觀有日，示《新刊注維摩經》十卷，輒題姓名，庶幾他土異方共宏斯道如僧肇所云。《平園續稿》卷四〇。

〔二〕于：原缺，據傅校本補。

〔三〕〔五〕字原缺，傅校本作「二」，非是。紹興二十六年丙子至嘉泰四年計四十九年，此缺字必是「五」，據補。

跋平江蔣守帖

代程崑山沂

右手書二通，太守蔣公諭屬令以勤民之旨也。公由天子侍臣來鎮輔藩，惠足以存下，明足以恤隱，故雖尺牘，而周悉勤懇如此。昔韓愈有言：「賦有常而民產無常，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繫於州縣。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嗚呼！使唐之守帥能以公之心爲心，則愈言

何自而發哉！公之筆精墨妙，獨步當世。人得半稿，自當藏弆以爲榮，況利民之心昭然在是，沂也何敢獨拜嘉命而私諸篋衍乎？固宜治金伐石，揭示百里，俾爲吏者目擊而戒追呼之擾，爲民者戶知而殫樂輸之誠。一舉而二美具焉，蓋公之賜也，沂之幸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日。《省齋別稿》卷一。

跋曾祖題名

代吳司戶哀

曾大父昔持從橐鎮金陵〔一〕，距今四十六年。中經搶攘，山川良是，城郭非矣。去府二十五里有寺曰祈澤，如魯之靈光，巋然獨存，曾大父題名在焉。哀來主辭曹，恭覽涕下，飭匠摹寫，鑱諸樂石。豈惟紓念祖追遠之心，亦使父老過之，對甘棠而思召伯，讀峴碑而泣羊公也。紹興戊寅五月。

《省齋別稿》卷一。

〔一〕此跋之前原錄吳棫題名，今收入吳棫文，此處刪。

庚辰跋陳丞相手書

代三十九舅

高文大冊，屬意而爲，則其詞章黼黻，筆墨精妙，理亦宜之。若乃書疏填委，引紙占答，此豈有

意於其間哉？特以溫厚之性根於中，故雖造次，皆樂善之言；心畫之妙應於手，故雖遊戲，皆絕人之藝。昔漢嘉威侯瞻辭善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人得尺牘，皆藏弄以爲榮。丞相蓋其苗裔與，何道大德全而餘力猶至於斯也！某寶此十餘年矣，我公方運造化以鑪錘一世，如某盤跚闖茸，仕愈久而身益困，視鞭景而弗悟，委袞褒於草莽，凡前日好賜之榮，祇所以爲今日之媿歟！年月日。《省齋別稿》卷一。

跋御書

淳熙五年十一月甲申，臣遞直禁林中。漏上三刻，蒙宣召至選德殿，有中使諭旨云：「內翰所作《殿記》，上燕見多呼官。詞義甚美。今刻石立殿上，特命觀覽。」讀已，趨至後幄。上面南坐，起居畢，詣榻前再拜謝。天音獎諭如初。因泛論三代以來人君知道與否，遂評六經諸子，下至道釋精粗，累數百言。臣偶及聖人之言異乎賢人，即訓臣曰：「聖賢氣象廣狹極相遠，如孔子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至孟子則云人『飽食煖衣，逸居無教，近於禽獸』。夫人爲萬物之靈，安可輕比禽獸？」又論《易·繫辭》，復數百言，皆老生宿儒沒世窮年晝思夕蹟所不能至者。臣第知俯首傾耳服膺而已。將退，命坐，賜卮酒，侑以時果。飲醕欲興，復宣坐賜茶。上曰：「待以惡札賜卿。」聖語不敢易，以著謙德。臣頓首稱謝。薄暮歸院而奎畫隨至，蓋書白居易《七德舞》一軸。鸞

翔鳳騰，體備八法，鍾繇羲獻，方之蔑矣。其後仍注「賜必大」三字，加御寶焉，朱墨猶未乾也。臣伏思元祐中，哲宗皇帝嘗書居易《紫薇花》絕句以寵學士蘇軾〔二〕。今臣亦拜樂府之賜，雖庸愚不肖，視前人無能爲役，然兩朝相望殆且百年，聖心所屬，其揆則一。意者以居易爲元和學士時，非特文字過人，而忠純諒直自能光明厥職，後世惟軾爲無愧，故欲下臣師慕兩賢之萬一以爲報答歟？臣既摹刻之石，俾有目者咸仰聖天子游藝入神，動存至戒。又略記謨訓於後，使萬世而下知聖學淵懿，仁民愛物，高出帝王之表蓋如此。若夫陛下功德兼隆，同符太宗，天下將誦而歌舞之，固非臣謇訥所能宣也。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脩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周某謹記。《玉堂類稿》卷一〇。

〔二〕哲：原作「太」，據傅校本改。

玉蕊辨證跋語

唐人甚重玉蕊，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寺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玉篇》、《廣韻》樹字注云：木樹總名。《禹貢》：厥木惟條。今荼蘼久則根株合抱，玉蕊亦然。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

八出，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蕊，猶刻玉然。花名玉蕊，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蕊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李善「赤玉爲瓊」之注耶？楮音陣。《南史·劉杳傳》所謂楮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爲據，循俗訛楮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枝梗切，在上聲三十八梗韻中。復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蕊，止因好事者僞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廬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此花，所爲信耳而不信目也。慶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平園老叟周某題。《玉蕊辨證》卷末，津逮秘書本。又見《全芳備祖》卷六，嘉定《鎮江志》卷六，《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三，《永樂大典》卷一一〇七七，《招隱山志》卷一二。

玉蕊辨證又跋

以玉蕊爲瑒，起於曾端伯。予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楊汝士帖，小說難信類此。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冠篇，至於孫句、晁詞差訛如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慶元戊午正月丙午子充題。《玉蕊辨證》卷末。又見《全芳備祖》卷六。

全宋文卷五一三七

周必大

一二四

史稱文帝比成康孝宣比商宗周宣當否何如

省試策第一道

對：欲知帝王之心者，必考其所學之道；欲知帝王之治者，必觀其所任之人。在昔唐虞三代之君，以若稽古之學迭相授受。舜之用中，堯實畀之；禹之執中，舜實畀之。其在成湯，所學者建中而已；其在文武，所學者皇極而已。所謂變詐之術，慘刻之法，未嘗著之於心，宣之於口。是以治效純粹，名聲彰聞，載祀千百，巍然不可企及，則其所學之道爲何如耶？若皋、夔，若契、稷，若伊尹、周公，咸以聖賢之資居輔弼之任。或陳九德，或諧八音，五教於此而敷，百穀於此而播。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大勳足以光盟府之藏。是以都兪而萬邦父，優游而百度舉。經傳之所載，先民之所談，鏗鏘炳耀，盪人耳目。由今望之，若神人然，則其所任之人爲何如耶！帝王既息，降及西漢。言治者必以文帝、宣帝爲先，一時治績，著在史冊，班班可考。觀其親飾子女，結匈奴和親之好，大明信義，

致單于渭上之朝，偃兵息民，人以寧謐，可謂有意於撫綏萬方矣。聞賈生之賢，則前夜半之席；嘉黃霸之治，則增潁川之秩。才能類進，衆職修理，可謂有意於任用之術矣。開籍田以勸農，舉孝弟以善俗。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可謂有意於設施之要矣。然究其始終，推其功效，往往得於此而失於彼，舉其小而遺其大。故制度可修也，而文帝未嘗修；德教可任也，而宣帝未嘗任。彼豈憚於有爲而甘於自棄與？蓋其所學非帝王之道，而其所任非帝王之佐故也。何以言之？人君之所爲係其所學，學於帝王則足以成帝王之治，學於駁雜則足以成駁雜之治。如符契之相合，如影響之相隨，有不可掩者。文帝所學者何道也？刑名之道也。宣帝所學者何道也？雜霸之道也。夫惟二君所學如此，其能如帝王之存心乎？愚故曰：欲觀帝王之心，必考其所學之道者此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必有賢哲焉爲之左右，然後可以大有爲於當世。如股肱元首之相資，如風虎雲龍之相從，有不可廢者。文帝所相者何人也？木訥之絳侯，任氣之申屠嘉而已。宣帝所相者何人也？好嚴之魏相，不事事之丙吉而已。夫惟二君所任如此，豈能繼帝王之聖治乎？愚故曰：欲知帝王之治，必觀其所任之人者此也。夫文、宣之學既如此，文、宣之佐又如彼，其有愧於三代之事業，不必學士大夫乃能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矣，孰謂班固負良史之才，當筆削之任，而昧於此乎！請爲先生申其說。夫周家之治起於文、武，而大備於成、康之時。漢氏之業創於高、惠，而涵養於文帝之世。然則成、康也，文帝也，皆守成之君也。孟堅於是稱之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蓋論其守成之時相類如此，非謂其心之所存，治之所致可以比夫成、康也。必欲責文帝以禮樂庶事之備，其如無成、康之學何？其如無成、康之佐

何？商、周中否，王業掃地，賴高宗、宣王而中興。漢武窮兵，海內虛耗，賴宣帝而復振。然則高宗也，宣王也，宣帝也，皆中興之君也。孟堅於是贊之曰「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蓋論其中興之效相類如此，非謂其心之所存，治之所致可以比夫商、周也。必欲責宣帝以嘉靖商邦，明文、武之功業，其如無商、周之學何？其如無商、周之佐何？嗚呼！世已遠矣，二帝三王之不可復見矣〔一〕。有君如文帝，如宣帝，猶以所學非其道，所任非其人，遂不足爲純粹之治，況于晉、唐之陵夷乎？必欲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又得皋、夔、稷、契、伊、周之臣，則千載一時，端在今日。恭惟主上擴帝王之量以撫寧方夏，體天地之德以覆育群生，綿宇固已阜安，民心固已愛戴。方且日與一德大臣，緝熙百度，潤色洪業，可謂得帝王之道而又得帝王之佐矣。算功見效〔二〕，豈炎劉之君敢冀其萬一哉？是以執事先生推《天保》報上之誠，作爲問目，俾諸生兼舉而畢陳之。夫西漢撫綏之方，任用之術，設施之要，凡得失優劣之可言者，愚蓋詳言於前矣。至於今日之治可得而形容者，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更僕未可終也。姑取詩人之頌以配當今之治，庶幾乎美盛德形容之義。迹夫「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時邁》之頌可以形容矣。「多黍多稌，亦有高廩」，則《豐年》之頌可以形容矣。「郊祀天地，產祥降嘏」，則願獻《成命》之頌可乎？「設業設虞，肇新雅樂」，則願獻《有瞽》之頌可乎？籍田所以勸農也，何愧《載芟》之所作？原廟所以奉先也，何愧《絲衣》之所陳？興崇太學，足以掩「在泮」之美。務農重穀，足以掩「在坰」之頌。至若躬祀太一，祈民福也；禁止漁捕，遂物性也；捐減田租，裕民力也；刊定法令，明國章也〔三〕。是以仁增而益高，澤厚而愈

深。歡頌沸騰，和氣充溢。上焉日月星辰順其序，下焉草木鳥獸安其生。自非吾君之仁，吾君之德，則何以臻茲？乃若運至化於一堂之上，納生靈於太和之域，熙熙怡怡，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謂帝力何有者，則又非諸生所能形容也。《省齋文稿》卷一〇。

〔一〕見：原脫，據傅校本補。

〔二〕功：四庫本作「計」。

〔三〕「捐減」至「章也」：原脫，據四庫本補。

春秋賓禮人才之優劣

省試策第二道

愚嘗讀《周官》之書，見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六卿之長，各帥其屬。治教也，禮政也，刑事也，其任既殊，所掌亦異，獨於賓客之禮則聯事合治，不專主於一職。故太宰，百官之長也，而以禮待賓；鄉師，地官之攷也〔一〕，而曰州共賓器。賓禮則以親邦國，春官固加詳矣；候人以帥方治，夏官固有司矣。行人之職，載於秋官；圭玉之制，掌於玉人。此其大略也。若夫待之以四郊之賦，共之以外府之財，燕饗有儀，賀慶有禮，散在百官者，又皆繼祭祀而言之，一何待之如是之厚，紀之如是之詳也耶？此無他，玉帛交贄，有國盛典，方將轉戰爭之事而爲揖遜之禮，釋甲冑之器而爲俎豆之

容，使神州有盤石之安，而甌脫無風塵之警，則其待之厚而紀之詳不亦宜乎？惟其如此，故當是時，上焉卿士之在位者，下焉俊秀之在學者，往往目熟乎待賓之儀，耳熟乎待賓之樂，周旋進退，勞贈酬答，無不洞達于胸次。一旦馳四牡之車，挾英蕩之節，或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或蒞盟以交鄰國之歡，則無非專對之才，無非膚敏之使，又豈有不忠不信者哉？又豈有失節辱命者哉？下逮春秋之世，諸侯暴橫，爭戰相尋，其棄先王之典籍如弁髦土梗，固不可與成周之盛同日而語。然而故國喬木，風烈尚存，執斧伐柯，其則不遠。如叔孫穆子之聘晉也，聞燕享之歌奏而有不拜重拜之別，是所謂識君臣之體者也，五善之獲，其庶幾乎！叔弓之聘晉也，郊勞則辭，致館則辭，是所謂知謙遜之禮者也，膚使之美，其庶幾乎！叔向聘楚而問無不知，是不辱命者也。士起朝王而辭不失舊，是又能專對者也。以區區之鄭，猶多君子。故廷勞衛侯，則太叔、簡子之才見稱於北宮^(二)，郊餞宣子，則子旗、子柳之賦亦盡於比興^(三)。其於交際，信可觀焉。雖然，有所謂全材，有所謂一偏之材。成周盛時，但見皇華之遣使，四牡之勞還，而未嘗聞以一善之美、一言之能取重于世垂名於策者。非無其人也，全材既多，不可勝紀故也。春秋之世則不然，一善必聞，一言必著。故長於斷事，簡子以之；長於應對，太叔以之。必欲責簡子以應對，責太叔以善斷，吾恐尺有所短矣。推是以往，則穆子之五善未必有叔弓之膚美，叔向之不辱未必有士起之專對。不謂之一偏之材，可乎？嗚呼！驂騮不生，凡馬可以當上駟；梗楠不出，中材可以爲巨用。惟春秋禮典湮滅，人材難得，故數子得以擅美於當世而垂光于後代。使當成周之盛，則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固未容佼佼錚錚獨有聞於世也。恭惟主上

好生之德，保養生靈；不殺之武，鞏固丕緒。爰自睦鄰修好，使命交馳，禮樂之光華，庭寔之旅百，視前古爲有加焉。則凡被出疆之選，膺杖節之寵者，無非忠信威儀之士，辨博通敏之材，蓋已遠邁春秋之時而亹亹乎成周之盛矣。執事先生親執文柄，發爲問目，以爲諸生異時或啣命而出，必能增重國體，且舉春秋數子，俾品藻而備陳之。顧惟寡啓何足以預此？然蒙被教育之久，鼓篋學校之間，竊聞朝廷待賓之重與周匹休，朝夕之所觀感，朋友之所講習，亦云熟矣。所謂交際之道，非曰能之，蓋亦不敢自處於春秋數子之後。惟先生其進之。《省齋文稿》卷一〇。

〔一〕攷：原作「長」，據傅校本改。

〔二〕見稱於北宮：原作「於此見」，據傅校本及四庫本改。

〔三〕亦盡於比興：原作「於此興」，據右引改。

務 農

省試策第三道

敦本之道莫大於務農，務農之要莫先於戢兵。何則？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食之多寡不在乎他，在乎農而已。農之勤耶，則萬箱之積可坐而致；農之惰耶，則九年之蓄無自而成。爲民父母苟能旌其勤而賞之，覈其惰而責之，則非特百姓之足也，而國用亦足焉，非特國用之足也，而禮義可興

焉。愚所謂敦本莫大於務農者此也。雖然，上有務農之意而無戢兵之道，則雖督之勤勤，勸之諄諄，吾殆見其力勞而效寡也。何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也。爲民父母，苟能懲忿而窒欲，偃武而右文，則向也荷戈之士可使轉而爲抱耒之農，向也戰爭之場可使轉而爲膏腴之壤。於斯時也，民安其生，農復其業，上之人雖無事于農猶將勉焉，況又督之勤勤，勸之諄諄耶！愚所謂務農莫先於戢兵者此也。三代而上，遼哉邈乎，未易概舉，姑以成周之法質之。昔者成王纘文、武之緒，又得周公爲之佐。兵已戢矣，天下已定矣，於是念稼穡之艱難，思先公之遺訓，置地官之職，嚴井田之法。觀其百畝爲夫，三夫爲屋，三屋爲井，而井方一里，是謂九夫而八家於此共焉。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然後大司徒頒之以職事，小司徒令之以貢賦，遂師巡其稼穡，遂大夫稽其事功。凡田之不耕者，則使出屋粟以罰之。夫惟勸之如此其至也，督之如此其嚴也，借有惰農亦將鞭其後而恥躬之不逮也，況于深耕易耨之忙乎！家給人富，無足怪者。向使成王、周公不以生民爲念而以黷武爲心，則轅門之士衆而南畝之人寡，轉餉之用廣而倉廩之蓄微，雖有井田，烏得而耕諸？雖有穀粟，烏得而食諸？吾於此益知務農之道非戢兵莫可也。我國家列聖相承，仁德昭著，知敦本莫大乎務農也，於是行勸課之令，若帥臣，若漕臣，若守，若令皆以勸農爲職，則敦本之意可見矣。知務農莫大於戢兵也，於是乎力戒爭伐之事。澶淵之役非武之不振也，恐南北之民不得盡力乎耕耨故也。元昊之和非威之不立也，恐西人之子不得盡力乎耕耨故也。卒之倉廩充盈，禮義興行，政教以平，刑罰以清，非戢兵之效與？迨於主上握圖御極，述追先志，擴聖人之度，締北道之歡。詔書數下，專以便民爲務。

比年以來，人有常產，地無遺利，金穰屢應，百穀用成，古所謂「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其在茲乎！執事先生尚患大江以北田疇未闢，欲做成周下劑彊予之制，俾民樂於開墾，特垂明問，俯詢末學，自非上體聖君之德意而下欲知農之勤惰，則何以及此？側聞邇者因守臣之請，復力田之舉，置以學籍，誘以爵祿，蓋將勸天下之農，復兩淮之舊也。假以歲月，則耕者四歸，皆願出於吾君之野，萬億及秭，翹足可俟，又何必下劑以致之，彊予以任之，如《遂人》所載乎？若夫魏文當戰國之際，而兵革不息，民皆失業，李愷爲盡地力之教。漢武當窮師之後，海內虛耗，饑饉薦臻，故趙過、平都令光之徒或爲代田，或以人輓。是皆權一時之宜，救不足之弊，所謂積之涓涓，洩之浩浩，殊不知兵戢則農富，農富則用足。紛紛之法，果何益哉？今必欲舉是道以爲盛時獻，亦何異時雨既降而欲進灌溉之利，日月既出而欲揚燭火之光，其惑也甚矣。執事以爲何如？《省齋文稿》卷一〇。

試館職策

臣聞有弊可言，不害爲治世；無弊可指，君子懼焉。昔賈誼太息流涕于文帝之時，而牛僧孺稱太平無象于文宗之世。漢宜衰也，而禮義之俗成，小大之刑措；唐宜盛也，而太和、開成之政後世無傳焉。善觀時者，必有攷于斯矣。吾君躬聖神，總萬邦，旰食而宵衣，任賢而使能，勤儉修乎一身，仁心孚乎遐邇，凡可以爲民興利而除害者患弗聞耳，一聞焉未嘗弗行也。道純德厚，元元幸矣。顧天下

之事猶有可言者焉，蓋除害禦侮莫如兵，而選練之未精；趨事赴功莫如吏，而猥并之未清；足國裕民莫如財，而邦賦之未盈。大臣之所謨謀，侍從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至詳矣，芻蕘之賤，其能默默乎？自戰國秦漢以來，其興衰治亂鮮不以兵，而其節制訓齊則係于將。今不察將之能否，而惟兵之衆寡是問，其可乎？晉文公之伯也，車七百乘耳，然少長有禮，卒成大功。至昭公平丘，車乃四千乘，是宜諸侯震懼，無敢竊議。然子產乃謂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是則兵不在衆明矣。李信、蒙恬以秦兵二十萬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則兵又有時乎用衆也。雖然，二者皆是也。兵寡可也，寡而不精不可也〔一〕；兵多可也，多而冗則不可也〔二〕。今六蜚所駐，內倚三帥以爲根本之衛。自江而上，近則京口、金陵，遠則荆襄、蜀漢，中則九江、池、鄂，帶甲之士無慮百萬，然而閱習之不以時，養之不以道，癯弱之未去也，冒濫之未革也。將姑息而不變與？無事則勞吾拊循，有事則干吾法紀矣。將大爲法制以澄汰之與？則省俸銷兵之謗紛然矣。爲今之計，莫先任將。將得其人，兵自精矣。昔李光弼代郭子儀於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也，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此非明效大驗耶？比之詔書旁午，違制越度，未汰一卒，未蠲一弊，而謗興於下，怨歸於上者，則有間矣〔三〕。雖然，此特任將之效，而未若御將之爲尤急也。夫一仞之墻，民不得踰；百仞之山，童子昇而游焉。何者？凌遲故也。明乎此，則堂陛之勢不可以不嚴。操舟之人，楫維在手，以之臨三峽，泛洞庭，委蛇曲折無不如志。苟檣傾楫摧，則雖斷港絕潢之間覆矣。明乎此，則臂指之勢不可以不運。夫惟堂陛之勢嚴，則姑息之患自去。姑息之患去，則爲將者方且畏威率服之不暇，而爲兵者亦安得不

投石超距以奮其勇力哉！惟指臂之勢運，則可汰汰之，可革革之，而何張皇紛更之有？此御將之所以爲尤急也。今朝廷清明，綱紀不紊，彼提尺籍伍符于外者，猶懈弛因循不能作士氣，偃蹇傲睨不能體上德。假令幽障之烽起，插羽之檄馳，雖使兵精，適足恣其飛揚耳。《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在今日固當汲汲也。請借漢以爲喻。高祖之困於成皋也，共車者惟滕公耳，自稱漢使，馳入張耳、韓信之壁，即其卧内奪其符印，麾召諸將而易置之。信、耳雖驚，無能爲也。周亞夫屯軍灞上，文帝勞軍，先驅至乃不得入，至謂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帝反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嗚呼！信、耳虜將也，而高祖之術能行于敗衄之餘。亞夫平平耳，孝文乃不能伸威于畿甸。幸亞夫無反相耳，向使稍懷顧望，豈不可爲寒心哉！明主鑑二者之得失，則尊君卑將之道默然而意傳矣。官冗之患，所從來久。人之言曰：「古之事也簡，故其官略。後之事也繁，故其官詳。惟簡故精，惟繁故冗。今既異于古，則後益多于前，故夏商之官也，已倍于帝者之世。」是固然矣。西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至唐太宗乃能省内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詎可槩以古今先後論耶？大抵創業之初，入仕之途寡，則闕員爲多。承平既久，入仕之途衆，而官始冗矣。請置歷代，直以本朝驗之。藝祖肇基王業，增置州縣佐官，至於遐方下邑，人所憚往，率強予焉。當是時，聞以乏人爲患矣，未聞患冗也。祥符而後，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寢加于舊。嘉祐中，歲取吏書之選者爲官監省寺之官常不啻乎百人，論者患其多焉。至於元祐，則以闕計員，什莖相倍，流弊及今，抑又甚焉。魚貫於都門，麋至於銓曹，守選之人殆過三千，率數十人而競一闕，五六歲而竣一

官。士而至此，亦可謂淹滯失職矣。夫上有失職久閑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有司安得置而不問與？議者猥曰「考績而升黜之，則智者用，愚者伏，賢者進，不肖者逐，庶有瘳乎」！雖然，似矣而未之盡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蓋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其數各五十耳。何以知其然也？《記》曰「有虞氏官五十」，是以知其然也。夫以朝廷之上其官止于五十，則功罪可以坐見，能否可以意知，而後攷績之法行焉。又況舜命九官，或終身不徙，三考所陟，不過如增秩進章服耳。今銓選之法由判司簿尉升之令錄幕職，自是等而上之，則爲大邑爲守貳。雖以甚凡之才，苟不麗于刑辟，而力足以致公車之薦者，皆可積累歲月，歷階而至。吾惟稽闕以選，按籍以授，紛至而沓來者不知其幾也，賢否何知焉？故曰考績似矣而未盡也。然而奈何？曰：置官有常員，不可有損也。入流無常數，胡不澄其源乎！夫其源常清，其流猶濁，源而弗清，濁孰甚焉？國初取人，大要科目與任子耳。自建隆迄開寶，歲取進士多者三十人，少或十人；歲補齋郎不過十二人，進焉不過十五人而已，兩途多寡適相當也。近世奏名常數百輩，而以郊恩入文武官者殆且十倍，其他雜流泛補、休致遺占之數不在焉，可謂弊矣。今將裁任子、梀流品固也，然驟於革弊則多怨，輕於定令則易搖。以多怨之人而議易搖之令，利未遽見，謗則隨之。此縉紳諸儒所以樂於因循而無敢輕發也與！夫歲許施恩，祖宗法也。及其弊也，則更以三歲之制。貴而親者如宗室近支，猶遽加降殺，少恩變古之譏初無聞焉，至于今日，何獨疑之？宜命掌故按諸道郡邑有幾，設官分職有幾，三歲而入仕者又有幾，略以員闕之數而制爲入流之限，庶乎其可也。抑有二說。國家寄祿之階蓋有倣古元士而定制者，由第四品而

上，雖以待從之貴，或七年，或十年，僅容一轉。武列稍崇，則非軍功不遷也。名位差殊，其嚴如此。彼官登正郎、任正使者實始蔭補，顧乃下與議郎、崇班之流同其歲月，何不改而張之？此一說也。誠使文階視正郎，武階視正使者，三經郊而一任子，卿監橫列者，再經郊而一任子，至從橐、廉車則三遇而虛其一焉。此又一說也。假以數年，使已任者無需次之淹，方來者有易進之望，亦可以待四方之士矣。此法一定，則雜流泛補之恩梃之非難也。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此言當及時也。圖之此其時矣。往者四郊多壘，饑饉連歲，丁壯轉徙，田業荒蕪，加以東征西伐，賞賚四出，固嘗傾司府之幣，發內帑之藏，理財之難，惟彼時爲然。然且民力裕於下，邦用足於上，是何也？民知上之不獲已，而非以厲我也，故賦斂雖頻，罔有慝志焉。粵自國步既康，無鬪爭金革之聲，未嘗橫斂以傷民之財也，未嘗勤戍以傷民之力也，而又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再登三登矣，而贍足之報猶未上於大農。意者損上益下之道當日新而又新與？昔文王爲靈臺，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及皇國父爲一臺，既不速成，築者又從而謳焉。夫築臺一也，此悅而從，彼憤而怨，蓋亦反其本而已矣。且有子固非愚人也，其對諸侯用不足之問，而曰「盍徹乎」，孟子之論理財，亦欲修其政事。然則歲入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蓋有當爲者矣。今世之言財利者第曰「謹逋斂，嚴征權」，征權不待嚴也。何以明之？周制萍氏幾酒、謹酒，群飲則有誅焉。蓋以酒醪爲糜穀之本，故節之也。漢法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罽，操兵乘馬。蓋以從事於末則害農者蕃，故抑之也。後世則大異矣。養兵贍國之計賴於征商權酷者十蓋八九。古抑商賈，今惟患其不多；

古節酒醪，今惟欲其飲也。如是足矣，又欲嚴之，毋乃使事舟車者多於南畝之鉏犁，樂沉酣者悉爲閒民乎？至於謹逋斂之說，則尤不可以不辨。漢、唐守令躬行阡陌，視民如子，固有以勤撫字、拙催科爲賢者矣。方冊具在，可觀也。今駕朱幡、綰墨綬者率以逋斂有無爲殿最，他可略也。比年以來，縣令之趣辦者，部刺史固嘗薦聞而遷其秩矣。二千石陷失常賦者，地官固嘗按劾而削其階矣。又欲謹之，民其無餘矣。然則今日理財卒無術乎？曰：「有之。」曰：「何術也？」「躬行敦朴以先天下可也。無已，則有一焉，任人而久任之是也。」今俊乂在官，官惟其人，而於掌邦教、阜民財者尤致意焉，亦可以爲擇人矣。卿貳總其綱，郎曹陳其紀，所謂量入爲出之道，日夜念之至熟也。而中都之貫未朽，太倉之粟未腐，議者疑焉。昔劉晏當軍興水旱之餘，斂不及民而用度足。豈今安平盛際反有竭澤無魚之憂哉！是殆久任之法未行，故富國之效未成耳。晏之領度支也，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之權悉歸之，雖職守屢移，而領使如故。因能而任，蓋十有六年，用能究漕運之利病，治萬貨之低昂。幹山海，排商賈，知所以取而人不怨，知所以予而人不乏。向使教玉人之琢，牽善書之肘，信之不專，任之不久，則晏也不以妄作誅，當以曠職廢矣，唐之中僨，何自而振也哉？前事昭然，後來之龜鑑也。如其不然，才無聞而驟用，席未暖而輒易，百人輿瓢，非惟無益，瓢且裂矣。不特此也，世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脫兵旱相乘，天下之力屈，此漢儒惓惓之所憂，而史氏特書以示後者也，安得怗然而忘之耶？凡此三者，急務也。人不患於不能知，亦不患於不能言，顧力行何如耳。昔周宣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欲惰兵去，冗吏省，常賦充，是政事之當修者也。若乃疆場之

事，則不可得而聞矣。管仲謂東郭垂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然則疆場之事雖不可得聞也，亦可竊意也。夫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國家守信，愚曰可矣。禮以徠之，恩以結之，金幣以餌之。奈何琬圭之瑞雖交，而蹕林之馬常秣？抑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耶？其將深思遠謀多方以誤我耶？是未可知也。顧當堅盟誓之約，而修政事以應之耳。誰憚而久不爲，乃直爲是懍懍也？抑又有獻焉。猛虎伏於山林，故其氣焰或能驚人而動物，一旦咆哮於無事之秋，而跳梁于四達之衢，安知陷阱不設於蕭牆，强弩不發於途中也哉？盍亦激勵我將帥，甄別我人材，均節我財用，毋爲戎首，以盡夫自治之道。設有警焉，相時而動，以收卞莊子之功，則寢何患乎不安，而當饋可無嘆也。《傳》不云乎：「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省齋文稿》卷一一。

〔一〕寡：原作「兵」，據四庫本改。

〔二〕多：原作「兵」，據四庫本改。

〔三〕「比之」至「間矣」：原無，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五一三八

周必大 一二五

金陵堂試策問 一

問：《春秋》何爲而作乎？爲褒貶而作也。齊豹之盜，三叛人之名微矣，皆謹書之，懲惡也。懲惡如此，褒善其可已耶！夫子之稱管仲曰：「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稱子產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之人也，概以《春秋》之法，固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今以《左氏傳》考之，管仲自魯莊九年相桓公，而終於僖之十七年。子產自魯襄十年見於《傳》，而卒於昭之二十年。夫以四十餘年執國政，成大功，則盟會聘問交乎諸侯者衆矣，顧其姓名乃不一見於經。然則聖人褒善之旨果何所寓，萬世之後果何所勸乎？且管仲既匡天下矣，孟子乃謂曾西之所恥；子產既能使民以義矣，孟子乃謂惠而不知爲政。意者以《春秋》無一字之褒而爲是紛紛耶？《書》訖《秦誓》，《詩》繫《魯頌》，學者疑之也久，諸儒辨之也詳。今也請無問其他，

願聞穆、僖之政其褒貶見於《春秋》者，視《詩》《書》所稱異乎，同也？恭惟皇上聖學高妙，而於麟經尤致意焉。諸君皆能言三桓七穆者也，異時奉集英之對，勤華光之講，必有成說。願以一二告於有司。戊寅三月。《省齋文稿》卷一二。

〔二〕「桓」原作「威」，「匡」原作「正」，據《論語·憲問》原文改。下文「桓」、「匡」二字原亦作「威」、「正」，徑改。

金陵堂試策問 二

問：孝文之在御也，漢之爲漢二十餘年矣。五兵雖戢，文治未興。其居公卿、預謀議者，非絳侯之少文則袁盎之不學而釋之之卑論也。賈誼以雒陽年少言天下事，豈惟出當時諸老先生之右，兩漢名儒未有能越誼也。今觀其傳，可疑者三焉。誼之言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又曰：「德教洽而民氣樂，法令極而民氣衰。」雖使孔、孟復生，不易斯言矣。而太史公曰：「賈誼明申、韓。」嗚呼誼乎，申、韓乎？夫是以疑其學。定官名，正禮樂，究三代之所以長，知暴秦之所以短；體貌大臣則禮行當代，分封諸侯則效見後世。謀略如此，可謂美矣，奈何改定制則有土德尚黃之異？欲試屬國則有三表五餌之疏？夫是以疑其術。誼之謫長沙也，史謂意不自得，一聞鵬音，怪而

悼之，胸中所存，幾於隘矣。及讀《弔屈》之文，則飄然如千仞之翔鳳，沕焉如九淵之神龍，殆將出險微，超尋常，而非藩國所能淹也。讀《自廣》之賦，則澹乎如深淵之靚，汎乎若不繫之舟，固已同生死，輕去就，而非外物所能動也。夫是以疑其文。諸君將何說以處此？若夫進則前席於夜半，退則數問以得失。凡其所陳，亦略施行。然則謂帝疏誼，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者又何如也？願虚心而承教焉。戊寅九月。《省齋文稿》卷一二。

金陵堂試策問 三

問：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人君言行，雖動天地可也，況於民乎〔一〕，況於士大夫乎！陛下克儉如大禹，不殖貨利如成湯，卑服即功如文王。然猶闢室殿廬之側，榜曰「損齋」，摘發宸藻，著懲忿窒欲之義。德風所加，何草不偃，甚盛舉也！自漢以來，躬行節儉莫如孝文。然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娼優下賤得爲后飾，民之好奢，信難革耶？唐楊綰一宰相耳，始輔政則黎幹捐騶馭，郭子儀散音樂，移風易俗，又何易也？諸君試評漢、唐難易之由，然後推明今日之盛，有司願寓目焉。己卯三月。《省齋文稿》卷一二。

〔一〕況於民乎：原脫，據四庫本補。

金陵堂試策問 四

問：扶衰救弊莫如忠，載道流遠莫如文。周鼎將遷，斯道泯如也。固節義之大閑，續《雅》《頌》之遺音，不在屈平乎？二十五篇之作，志切而詞深，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奈何學如揚雄，才如班固，或議其忠，或抑其文？學者疑焉，願與諸君子論之。夫《離騷》賦於懷王之世，其詞固曰「依彭咸之遺則」，然則懷沙以感頃襄者，屈平之素志也，忠乎，非與？《反騷》作於元、成之間，斷章固謂「棄由、聃之所珍」，然則撓節以從新莽者，揚雄之本心也，智乎，非與？識者觀之，必曰：「沉湘而逝，忠已遂矣。使投閣而莫救，智安在哉？」尚論千載，必有考於斯矣。太史公之傳《離騷》也，謂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庶幾兼《國風》《雅》《頌》之體。班固則不然，謂羿澆二姚不合乎《左氏》，崑崙元圃不載於經義，及其陳堯舜，稱湯文，譏桀紂，則置而不言。露才之誚，怨懟之誣，惟恐詆之不力也。司馬相如何如人哉？固爲贊曰：「要其歸，導之於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嗚呼，曾謂屈平不如長卿乎？恭惟仁聖在上，數子固無與乎今之世矣。雖然，判忠邪，別是非，學者所宜盡心也，盍索言之？己卯三月。《省齋文稿》卷一二。

〔二〕「由」原作「田」，據《漢書·揚雄傳》載《反離騷》改。「由、聃」謂許由、老聃也。

金陵堂試策問 五

問：《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襟喉也，豈容讀而或疑，疑而不思乎？聖如堯舜，不可以有加矣，所謂博施而濟衆，與夫修己以安百姓者，固優爲之。子貢、子路嘗有問焉，夫子何以皆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舍二帝而不以是爲病者誰也？夫子嘆好仁之難，蓋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及論諸弟子，則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夫三月之不違，日月之至，雖未底於大成，要爲用其力矣，顧云「未之見者」何也？六經惟《易》、《春秋》明天人之奧，至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伯魚過庭，告以《詩》、《禮》而不及《書》乎？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誨人之先後也，何四教之設乃以文、行、忠、信爲序乎？此皆學者之所疑，諸君平昔之所宜思也。若夫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則然，何唐太宗以爲孔子之說，孔穎達以爲聖人之謙與？夫太宗號爲銳情經術，穎達嘗著《五經正義》，不應繆妄如此，意必有說焉，願併陳之。己卯九月。《省齋文稿》卷一二。

宣州解試策問一首

問：學校興則教化明，王室尊則名分正。立言垂訓，孰有大於此者乎？子孔子天縱將聖，生於庠序廢壞之際，欲駕其說，則四代之學政固宜諄諄乎時君之聽，而洋洋乎七十子之耳也。三復《魯論》，乃無聞焉。謂青衿不至無預治道而弗言與？則古之王者建國君民，何獨以教學爲先也？謂夫子雖言而門人弟子弗之記與？則凡寢食衣服之節，指顧趨進之容皆謹書之，何爲舍其大而錄其小也？然則平居之不言，二十篇之不載，殆有深意於其閒矣。七國紛爭，成周不競，孟軻氏以亞聖大才歷聘於是時，宜惓惓尊王，少抑僭亂。今以二百六十一章考之，曾微片言。謂齊梁方強不可告之與？則土地甲兵莫強於秦，秦猶爲逢澤之會而朝天子，何獨齊梁不可告也？謂戰國之君不足責以大義與？則堯舜之道高矣遠矣，軻也猶且日陳於前，何爲不可語以尊周也？然則宜言而不言，或言而不書，豈無深意也哉！恭惟主上緝熙光明，既得孔孟之心學，崇儒游藝，復取二書而肆筆焉，副墨所頒，徧於郡國。諸君久被奎壁之照，獲以聖王爲師，口誦心唯，必將有見於此。敢問《論語》不言學校，其說安在？孟子不及尊周，其指安出？記諸善言者，孔子弟子也，或曰有子、曾子門人所作耳，然則劉向之言非與？著書七篇者，孟軻也，或曰萬章、公孫丑所記耳，然則趙岐之題辭非與？願攄素蘊發明之，庸稱今日尊崇孔孟之意。《省齋文稿》卷一二。

家塾策問 一

問：三代以降，創業垂統之君其可稱道者漢高帝、魏太祖、唐文皇而已，是皆雄才大略，轉家爲國，以弱爲強者也。然而彭城之敗，滎陽之誑，成皋之跳，廣武之傷，漢之爲漢蓋皇皇矣。濮陽馬墜勢則衰，宛城矢及身益危，臨濟殆哉賴虎癡，魏之爲魏亦夔夔矣。西原追奔，不食者二日；雄信奄至，獲助於敬德。於斯時也，太宗嘗岌岌矣。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豈可恃天命之方昌而僥倖以爲常也哉？此其可疑者也。三君不皆有事於蠻夷乎？白登之衆，征遼之師，乘中國既定之後，士馬方強之時，而被圍，而徒歸，殆不若柳城之役，興兵於擾攘而決勝於險巇也。意者用衆自古之所難，而出奇兵家之善機乎？抑師有曲直，敵有強羸乎？此又可疑者也。善用太公之兵法，自爲新書以征伐，反復李靖之問答，則其規模準古類不輕發矣。及乎決機兩陳如轉圜，應變千里如舉睫，回視古書乃無一合，此又可疑者也。至如夜思經傳，登高必賦，史氏取之；銳情經術，喟然文治，七德舞之，彼固不專於用武也。高帝則不然，直溺儒冠而侮之耳。及讀大風飛揚之詞，四海橫絕之句，則其威靈氣燄凜乎超今而冠古，豈可與舒賤點翰、循規蹈矩者同日而語哉？此又可疑者也。或曰高、文之功盛矣，抑德也。若曹氏挾衆以傾漢，學者惡聞而恥及之，豈其匹哉？善乎，司馬光之論曰：「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也。」故願與諸君論焉，毋以其不應措於漢唐之間而遂黜之也。《省齋文稿》卷一二。

家塾策問 二

問：古之銓選也任人，後之銓選也任法。去古已遠，官未嘗不冗也，惟任人則可得而責焉。今固不然，闕纔百餘，而待選者動以千計。賢愚同滯，能否無別。士之失職如此，而朝廷不以是責，吏部亦曰法固當爾，非吾過也。於是近借遠次，歲增季展，復取四選之闕更互用之。向之所謂法者，亦且紛更而難守矣。雖然，猶未足以救一時之急也，況於經遠哉！夫襲故常則滯留之嘆興，限入流則刻核之謗起。清源正本，可謂至難，考古御今，必有要道。願聞中論，毋爲空言。若乃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人，崔祐甫除吏八百員，其人果皆卓然可用者乎？抑所謂片善寸長者乎？考之於史亦有可見者乎？當時官有定員，職有常守，一旦所舉如此之衆，不知何以處之也？併爲究陳之。《省齋文稿》卷一二。

家塾策問 三

問：戰國之際，吾道不明。孟子所以切切然垂世立教者，不過尊孔氏、闢楊墨而已。韓愈號推尊孟氏者也，《原道》固曰「其言道德仁義，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夫措楊墨於佛老

之間，其闢之者至矣。及作《諍臣論》，乃曰：「禹過門不入，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其《讀墨子》亦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一以比佛老，一以爲聖賢，一以配孔子，是不特與孟氏大異，而其言亦自相戾矣。自列御寇以來至於漢儒，數以孔、墨爲言，豈其道果可相爲用與？抑愈也徇其名而弗思與？願考其是非折衷之。《省齋文稿》卷一二。

家塾策問 四

問：劉禹錫有云：「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斯言一出，世未有改評者也。三國鼎峙，可謂厖裂。然諸葛武侯《出師表》尚能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曹思王波瀾之富，蓋亦浸淫乎《風》《雅》矣。唐太宗治幾成、康，而士大夫文體終不能掃齊、梁之陋下。逮元和，其政化豈貞觀比哉？而韓、柳之文登漢咸周。凡是數者，其高下疑若不相關然，諸君試爲言之。《省齋文稿》卷一二。

家塾策問 五

問：三代之政或忠或質或文，子孫世守之，歷數百年未之有改也。至西漢則不然，惠帝用曹參，以清淨寧民，而「畫一」之歌起。武帝表章六經，以號令文章爲事，而公孫宏之徒以儒學佐之。及宣

帝中興，則又綜核名實，信賞必罰，而魏相之聲著焉。夫爲國行政僅一再傳而輒變，彼在位之奉行與斯民之耳目毋乃紛更而莫知所守，惑亂而莫知所從乎？然而同歸於治者，何也？是則三代膠其法而不變者獨非與？諸君試條其說，且評是三者孰優孰劣可施於今者而茂明之。《省齋文稿》卷一二。

家塾策問 六

問：夫子修《春秋》，先儒論之衆矣。爲《左氏》學則曰道周公之志也，言《公羊》者則曰黜周王魯也，解《穀梁》者又曰明黜陟、著勸戒也。至唐陸淳舉闢之，惟曰救周之弊，革禮之失而已。其說果能屈三家而盡夫子之意乎？若乃董生以爲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以爲樂道堯舜。今以經考之，明三王者何事？道堯舜者何辭？願併聞其說。《省齋文稿》卷一二。

家塾策問 七

問：帝王之世，刑罰未嘗廢，特在乎欽恤明允而已。盛德莫如虞舜，太平莫如周成。然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所以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備矣。司寇設官，其屬六十，誅戮囚役，曲防事制，所以垂象魏而示萬民者繁矣。而叔向乃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毋乃與

《舜典》、《周官》所載異乎？仲康征嗣侯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是禹未嘗無刑書也。伊尹戒太甲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是湯未嘗無刑書也。而叔向又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不亦誣乎？叔向博矣，何以爲此言而不悟？子產辨矣，何以受此名而弗辭？若乃畫衣冠而民不犯，何以有四凶之誅？刑措不試四十餘年，何以有管蔡之辟？夫近而大臣，親而諸侯，猶未免於刑罰，謂愚民何？故願與諸公論之。《省齋文稿》卷一二。

家塾策問 八

問：《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古之人君平居無事則縱侈以傷財，一遇兵革則頭會箕斂，視斯民流離而弗恤也。粵自主上御極，躬行敦樸以先天下，內自宮庭所需，外暨官吏之奉，大而郊祀儀物，小而墳燭庭燎，凡可約者無不約也。惟是醜虜未賓，營屯相望，遣戍勞還，其費有不可得而已者。然常賦之外，未嘗一毫取諸民也。既力止羨餘之獻，又深懲聚斂之吏。間遇水旱，憂恤備至。宜乎家給人足，臻於富庶。而豐年樂歲，里閭猶未免於窮乏，何爲其然也？意者惰農尚衆，地有遺利與？末作者蕃，不思務本與？風俗侈靡，妄用以耗之與？州縣奉詔不虔，巧爲刻剝，而耳目之官弗之察與？欲救四弊，當有成說。夫使民說而百姓足，以副吾君慈儉之德，亦諸君所宜究心也。《省齋文稿》卷一三。

家塾策問 九

問：夫子之知門弟子，七十子之知聖人，其亦審矣。抑猶有可疑者。謂「參也魯」，然一以貫之，遽悟其忠恕，門人欲事有若，斷然以爲不可，參非魯鈍者也。謂「求也退」，然季氏富於周公，又爲之聚斂，將伐顓臾，則贊其動干戈於邦內，求非謙退者也。豈聖人之抑揚自有深意與？抑與其進不保其往與？澹臺滅明欲事孔子，子以爲材薄，既而嘆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至《家語》則又謂羽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材，而材不充於所望，一說蓋相反矣。夫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何至以貌哉？此夫子知門弟子之可疑者也。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欲從佛肸，則致惑焉，亦可謂介然有守而知聖人者矣。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此豈夫子所屑就而子路猶以告乎？若以爲野人之語，則孟子當闢之矣，而肯記「有命」之答乎？至如子夏、子張、子游，雖未爲深得聖道，其智要足以知其師矣，奈何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彼有若固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敢當其位乎？司馬遷陋矣，直謂其狀似耳。柳宗元又從而實之，尤可嘆也。雖然，《論語》二十篇，首章記夫子之言，而有若論孝弟次之，且又子而不名。豈當是時門弟子果以其道可尊，敬而思之，故後世因爲是說與？此七十子知聖人之可疑者也。願考其理而析其疑。《省齋文稿》卷一三。

家塾策問 一〇

問：所貴學古者，非以其通於經而適於用乎？如使觀《書》者昧於政事，而吏胥得以執其柄；學《春秋》者失其宗旨，而是非無以信於人；讀《易》或不若卜筮之專，究《禮》、《樂》或不若工祝之習，談《詩》或不能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經乎經乎，其空言乎？儒乎儒乎，其無用乎？聖人所以望後世，王者所以育人材，必不然矣。自漢以來，力闢異端，惟六經是明，設爲科目，惟通經是用。蓋欲收實材，補治道，以追三代之萬一也。然服儒衣冠、傳先王語，以儒宗自名者，往往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其立大功任大事者，則平時所謂不學少文及刀筆耕牧自奮之士也。宣帝關太子用儒之言，殆將有激乎此。雖然，遂以是而黜儒者，則過矣。今欲取其文必既其實，得其人必獲其用，使古今不相遠，表裏不相背，必有至論，願無靳焉。《省齋文稿》卷一三。

家塾策問 一一

問：自古遷都不一，無如商者。蓋自契至於成湯已八遷，而自成湯至於盤庚又五遷焉。《帝告》、《釐沃》，其書雖亡，意亦「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而已。若《盤庚》三篇，則古今告戒臣民

未有如是之諄諄也。夫民至愚而神，苟誠有以利己，何至傲慢從康如此？又況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豈無達時變、同心德者，何待告之以天命，曉之以先烈，誘之以世勞，驅之以刑罰而後諭也？周自武王營居洛邑，成王之時召公相之，周公又營之，龜兆既食，伋圖以獻，可謂常吉之居矣，然周末嘗遷都徙居。九鼎猶曰國之重器也，乃若居商之頑民，不亦過乎！其告之曰：「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顧何畏於彼而待之如此其周也？夫違衆而遷亳，疑若不順也，而商卒以興；祈永命于新邑，疑若不可易也，而周惟以居頑民。此皆不可曉也。及漢之高祖以布衣得天下，當人心未固之時，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豈可忽哉！然都洛已定，特以戍卒一言，而入關之意立決。定都大計也，微戍卒得毋敗乃公事乎！彼蕭、曹、良、平之智獨不足以及此耶？此又不可曉也。願併聞其說。《省齋文稿》卷一三。

家塾策問 一二

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考之《舜典》，九官皆舜命也，《呂刑》乃以三后成功歸之帝堯，何耶？《語》所謂五人者，指禹、稷、契、皋陶、伯益，而不及伯夷。《呂刑》所謂三后者，謂伯夷折民惟刑，而不及皋陶，毋乃相戾乎？九官相遜，古今以爲盛舉。夫禹豈不知稷、契、皋陶不習於治水，何以遜爲哉？至於垂、益、伯夷嘗遜矣，稷、契、皋陶則否矣。以稷、

契、皋陶爲申命耶，則夔、龍乃新命也，亦未嘗辭焉。辭之爲謙，則不辭爲蔽賢矣。其意安在？亂臣十人，《語》據《泰誓》而言也。《君奭》乃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亶稱德。」其稱之者至矣。彼閎夭、散宜生、大顛、南宮适之德業亦可參考於他經乎？太姒之外，餘皆無足稱乎？鷹揚燮伐，股肱王室，太公之功過周、召矣，顧舍此而取彼，何也？至孟子論堯舜，乃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論文王則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其取去又不同矣。盍辨其所以然？《省齋文稿》卷一三。

全宋文卷五一三九

周必大 一二六

家塾策問 一三

問：國以人而強，士以多爲貴，不易之理也。方晉文公之霸，其威名盛矣，彼楚得臣一戰輒敗，夫何能爲？而文公猶以爲憂，及其死而後喜，曰：「莫予毒也已！」夫一得臣果能毒方興之晉耶？衛多君子，而犧牲玉帛奔走晉境之不暇，僅能自保而已，此何理也？汲黯在漢，位不過九卿，於鎮撫國家、裁制諸侯初無所與，而淮南王獨畏之，至爲寢不軌之謀，其折衝消萌如此！及東京之季，剛毅之士充滿朝廷，或在公府，或居要路，反內不能制宦侍，外不能弭盜賊，徒以身殉國，相爲存亡而已。此又何理也？以爲一賢足以制難耶？則得臣非賢也，汲黯雖賢而無其位也。以爲輔周強國耶〔一〕？則衛不能興，漢卒不振矣。是必有說，願條陳之。《省齋文稿》卷一三。

〔一〕強國：原倒，據四庫本乙。

家塾策問 一四

問：人君用臣，道同則進之，否則退之矣。人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之矣。德宗苛刻猜疑，而陸贄勸以忠厚誠信；德宗好兵與財，而陸贄勸以消兵輕利。其道可謂冰炭薰蕕矣，然置之禁林，延登宰席，其君無厭逐之意，其臣無求去之言，何也？考之《奏議》，贄參獲罪，贄論救甚力，至請勿簿錄其田宅，而肯致參於死乎？然當時議者多言參死由贄。韓愈，贄門生也，爲贄作傳，僅記德宗恕參之實而不敢明辨其非贄也。愈胡不引贄疏以爲證耶？諸生試求其說與凡贄之論可施於今者，併著於篇。《省齋文稿》卷一三。

家塾策問 一五

問：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自秦滅典籍，至漢而《易》、《詩》、《書》、《禮》、《春秋》復興，惟《樂》遂廢不講，學者不過取《周官·宗伯》下篇與夫二戴所記誦習之而已。然以班固《藝文志》考之，是《禮經》非《樂經》也。彼《樂》自爲六家，今復微眇而無傳矣。夫六經之治天下，如四時相須以成歲。乃自漢以來，缺大樂而不求，學者亦安之而不復致疑，豈理也哉？且士大

夫入而在宗廟朝廷，退而處閨門鄉黨，其朝會饗燕，升降揖遜，未嘗斯須去禮也。至於樂則竟歲不聞其聲，終身不究其義，珎璜琚瑀未嘗施於佩，琴瑟鸞和未嘗接於耳，是無故而用有故之制，於心安乎？今欲博採經傳，襲五爲六，追《韶》《濩》之正聲，掃鄭衛之餘習，使移風易俗不爲虛語，諸君以爲如之何則可？《省齋文稿》卷一三。

家塾策問 一六

問：錢之弊極於今矣。九路置使，以鼓鑄爲職，而歲入不及舊額之一二。議者至謂數泉之費僅得一泉，而官屬俸入、吏卒耗蠹殆有甚焉。故往者嘗廢其司而領之戶部，既以爲未安也，分命諸道轉運使總之。猶以爲不專也，廢未幾而復，復未幾又議廢矣。是數者果孰利而孰害？孰當而孰否乎？且鼓鑄之不充，由銅之不繼也。昔全蜀之地以鐵爲錢，以楮爲質劑。法行之初，其孰以爲信，及百餘年然後公私便之。大江以南，自樊若水獻言始鑄銅錢，前此固嘗用鐵矣。今欲兼而行之，亦可從否？至于質劑之法，戶部蓋用之畿內而不能施之於天下。夫欲使民信法行而如蜀之安且久，固必有經遠之策，而止異同之論〔一〕，諸君試爲言之，毋徒泥古也。《省齋文稿》卷一三。

〔一〕而止異同之論：原無，據四庫本補。

家塾策問 一七

問：古者文武無異轍，兵民爲一途，故戎器可除於平安之時，而軍儲自足於耕耘之日。粵自科舉分於漢，阡陌開於秦，衣短後者待逢掖如深仇，隸尺籍者以南畝爲鄰壑，離而弗合，歷世病之。至於本朝，深鑑厥弊，陳堯咨、王嗣宗、韓琦、范仲淹皆以文儒迭授右列，是欲同文武之轍也。淳化、咸平中，嘗點括鄉丁矣。慶曆二年，嘗置武勇於河東，保捷於陝西矣。義勇盛於治平，保甲聚於熙豐，是又欲一兵民之途也。成憲具在，其誰不知？今邊鄙未寧，尤以選將益兵爲重。議者欲改命近臣，使共武服，亦既數月，乃未聞有稱塞明詔者。至於隅官巡社之法，比歲行之，或以爲擾民，或以爲無益。豈時移事異，不可記劍於舟乎？抑當斷以弗疑，不可築室於道乎？諸君試考載籍與夫本朝近事可施行者著於篇。《省齋文稿》卷一三。

家塾策問 一八

問：有司不爲九年之蓄久矣，所恃者豐登耳。今江浙水溢，大傷民田，議者憂焉，請亟爲來歲之備。夫納粟之制屢行，猶未足以充軍食，賑廩之數有限，顧安能殫及斯民哉？又況巴蜀之粟遠不可

漕，湖廣之地瘠無所入。大江以西，七閩以南，偏方下土，竭力以贍軍國之用亦難矣。計臣拱手，君相盱食，子大夫得不預其憂哉？《省齋文稿》卷一三。

家塾策問 一九

問：《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又曰：「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而孔氏安國釋《書》之里居，亦謂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蓋几杖之賜，安車之乘，大政之咨，其爲禮異，其爲賜厚。上士、中士、下士之衆有不容及者矣。乃者議臣援天聖、皇祐故事，請凡內外臣僚年七十而不告歸者，止其任子，限其祠祿，惟以才力擢用與夫侍從以上勿拘此令。蓋欲勵廉恥，抑冗濫也。然古卿大夫，今侍從以上也。今朝議大夫至員外郎，古士也。古之所許，今則留之；古之所不及，今則導之，何相戾也？且位尊而年至者，雖有留之之文，彼獨不因今之書考古之制，少動其心而自爲去就乎？聽固不可，留則不勝其留，朝廷必思有以處之矣。若夫卿監而下，倘懷才抱藝、稍知自好者，年至則去矣。其留者，頑頓無恥集詬亡節之徒，貪祿州縣而不知恤者也。夫使懷才抱藝、稍知自好者去，則孰與共我王事？而頑頓集詬亡節者留，則冗濫猶未可抑，而廉恥滋不立矣。諸君以爲如之何則可？《省齋文稿》卷一三。

中書後省召試閣門舍人策問

燕炳

問：在昔漢氏，開創於高祖，而中興於孝宣，其事業蓋可考矣。懷王諸老將曰：「沛公素寬大長者。」高起、王陵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及考《本紀》則不然。項伯可罪而爵之，丁公可貸而戮之，封所愛而誅仇怨，微張良之言亦殆矣。其攻陳豨在十年九月，而從入蜀漢伐楚之賞未徧行也。所謂寬大長者，能與天下同利，固如是乎？孝宣之治在於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膠東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此豈難見，王成乃冒其賞。願代京兆者數萬人，其政可知，廣漢乃竟戮焉。越職踰法以取名譽，則有元康之詔；務爲欺謾以避其課，又在二十五年之後。當是之時，賞罰名實亦少戾矣。豈抑揚遲速固自有意歟？將施設次第或不可盡紀歟？不然，何史氏之牴牾也？恭惟聖主方以堯舜三代爲法，固無取於漢事，然日奉軒陛，當思備清問之及，試爲言之。《掖垣類稿》卷七。

選人王希呂召試館職策題

乾道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問：古今通患有三：人材不足，邦用不贍，甲兵不衆也。及觀春秋戰國之際，齊、晉、秦、楚迭

爲長雄，姑置而勿論。至如魯、衛、曹、鄭之屬，地廣者纔數百里，小或百里，無歲不侵伐，無歲不盟會，資糧靡屨、犧牲玉帛亦有限矣，顧未聞以錢穀甲兵爲病，而其中有官君子大者固已傑然出乎其類，小者猶足以名一藝而占一善。當是時，學校之政、井地蒐狩之法固已大壞，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矣。兩漢之興，其佐命功臣非刀筆屠販，則盜賊敗降之餘也。其民疲於轉饟，殘於鋒鏑，能服田力穡者有幾？其兵皆履百戰，肉厭於原野，血流於川谷，能被堅執銳者有幾？然亦不聞以是三者爲病，又何術也？三國鼎峙，五嶽之氣益分，壤地益褊，而人材愈衆，邦用亦充，甲兵亦加多，非如後世孜孜於科舉，屑屑於理財，皇皇於募兵也。子大夫留心史學，馳騁千載，試考彼之所優游應變者何道，後之所以力勞效寡者何尤？尚論古人而有補於今日，是所望於洽聞也。毋迂毋略，庶備聖擇。《玉堂類稿》卷二〇。

太常博士許蒼舒召試館職策題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問：三代以還，中原未定，而夷狄亦弱；及其定也，彼亦盛焉。借漢而論，略可見矣。冒頓單于不陸梁於劉、項交戰之時，而崛強於垓下混一之後。元、成之間，漢業微矣，顧乃保塞來朝，曾無風塵之警。光武中興，更通舊好，而單于驕倨凶暴，視懷柔而弗顧，至於諸部爭亂，南北分庭，然後或破或臣，始伸國威。此漢氏周旋北狄之大要也。豈所謂內寧必有外憂者耶？抑待之以寬，則狼子野心

不可馴耶？將乘其弱者易爲力，折其暴者難爲功耶？不然，設施駕馭自有得失也。昔戰國亦多故矣，而區區燕、趙不難於制胡，此與劉、項之際何異？若乃秦并天下，而胡屏迹長城之外，是又與兩漢之初不同矣。意者華自華，夷自夷，其興衰治否初不相關歟？抑天時人事未易以常理推歟？願因漢事，并考周、唐之舊而極陳之，將以復於上。《玉堂類稿》卷二〇。

胡晉臣召試館職策題

淳熙四年三月十日

問：恭惟皇上留意館閣，將以儲卿大夫之才，歲中召試不過一二，遴之至也。子大夫來自蜀道，當此異選，有司承詔發策，其敢泛爲虛文而求無寔之論乎？願專以蜀事爲質。夫蜀之利害衆矣，而其大者有三：財用也，甲兵也，馬政也。在熙、豐時，總益、利、梓、夔四路稅苗茶鹽之入，與夫場務正課之輸，計以貫石疋兩之屬，通不過八百三十餘萬，而其費則止於七百四十餘萬，是一歲可得百萬之贏矣。中興以來，上供經總制之額乃爲錢六百九萬四千，視異時全入之數已不相遠，則夫常賦雜征當不翅乎三倍，而其支費抑又夥矣。凡供軍之錢留於蜀，下於武昌，蓋二千萬，而芻糧布帛不與焉。其他郡邑經常之費，水旱盜賊之備猶未論也。然則民力其可不裕乎？祖宗時，蜀距遼、夏甚遠，所備者西南小夷耳，而四路保甲及土丁、子弟、義軍、弩手嘗至七十五萬人。平居無事，散處其鄉；疆場有故，藉以扞禦。今固不然，由金、房而上，被邊之州咸宿重兵，不可一日撤也。五十年間，西北舊

人日以少，新軍來者日以衆，氣槩拳勇，相視何如？然則兵籍其可不念乎？異時陝西歲市馬萬有八千，而熙、秦、通遠十居七八，所謂階、岷纔四千耳。蜀惟黎、文、叙等州許以互市，其數亦不過乎階、岷，此其大略也。今熙、秦版圖未入職方，而階、岷西馬增至六千，黎、文諸郡俱溢舊額。費之無藝固不當靳，其如良駑相半，效牽萬里，行者踣於道，至者羸於廐，數雖加多，用則不足。然則馬政其可不圖乎？三者，大計也。方聖主孜孜於西顧，往歲既償百萬預借之緡，近者方補四十七萬折估之數，寬恤之恩如此，其於蜀事特患無所聞，不患不能行也。盍具言之？當亟復於上。《玉堂類稿》卷二〇。

軍器監丞葉山召試館職策題

淳熙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問：古之君子道德積於中，則英華發於外。因事而有言，譬如風行於水，雲行於空，自然成文，豈假雕篆纂組之功也哉？歷觀綴文之士衆矣，顧不必問，姑以聖賢爲質。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考之載籍，敢問「煥乎」者安在？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求之經傳，敢問「可聞」者何辭？四科之設，文學預焉，然子游、子夏曾不能贊一辭於《春秋》，則所謂以文學稱者果何見歟？鄭之四賢相須乃濟，然居則應對賓客不容緩也，出而有事四方不偕行也，則所謂討論潤色者果何待歟？婦人猶能賦詩，何後世老師宿儒反不通其義乎？漢朝人莫不能文，何大臣少文不學猶見譏於史

乎？由漢以來，學士大夫所共推尊以爲著書而不失古君子之遺意者，揚雄、王通而已。然艱深淺易之譏，摹倣《魯論》之誚有不能免，蓋異乎自然成文者矣。彼知其力不足而強爲之歟？抑爲文者固當用意而準古也？韓愈晚出於唐，獨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其去取決不苟矣。然推尊揚雄，以爲過於老子，老子豈易過哉？至王通乃無一語評其是非，又何意也？主上發言爲經，肆筆成書，固已追迹帝堯之文思，比隆夫子之將聖，然萬幾之暇，猶有取乎藝文。深惟本朝述作之盛遠過前代，而所謂《文海》者精粗混併，不足傳遠，乃詔館閣之士刊定而繕寫之，使學者有所矜式，德意厚矣。子大夫膺被特召，將接武於書林，古今文章，諒所熟復，盍極辨數者之疑以待上問？《玉堂類稿》卷二〇。

太學正鄭鏐召試館職策題

淳熙五年五月十日

問：夏商以前幣爲三品，自太公立九府圜法，後世往往以錢爲幣，而其用之輕重則繫乎時。本朝鹽鐵領於三司，其後專置使以總九路，故鑄銅之數視歷代爲多。自元豐二年增使者爲二：其一領湖廣、江西，其一領閩浙、淮南、江東。迨至元祐，復合於一。又慮諸道莫與之協力也，紹聖二年，始命提點刑獄兼治坑冶。明年，又詔轉運使預聞其事。崇寧間，則雖提舉常平亦預焉。此祖宗時設官之大略也。中興以來，用度既廣，泉府之入浸虧於舊。議者謂數錢之費可得一錢，而官屬吏卒，其費不可計。始也分命兩使於贛於饒，蓋倣元豐之制也。未幾，廢一而存一。又未幾，舉廢之而歸其職於戶

部，蓋倣三司之制也。當時議者不以爲便，則又委之諸道轉運使，蓋酌紹聖之制也。既而任責不專，課之益賒，尋既復其一，繼復增爲二，今蓋定爲一司矣。此近歲設官之大略也。敢問專任之與并置，利害爲孰重？既置使者而參以諸司，得失爲何如？或曰任人有能否，不在乎官之衆寡也，居官有勤惰，不在乎職之參互也。然則由今之法何以使之無弊？用今之吏何以使之有成？貴富之家積鏹不洩，何以使之流布？百工道釋冒法銷毀，何以使之畏避？舶商權易，舟車四出，何以使之禁止？必有確論，其著於篇，將以復於上。《玉堂類稿》卷二〇。

宏詞人趙彥中召試館職策題

淳熙五年六月二日

問：朋黨之名不著於帝王之時，而見於漢、唐之季，其故何也？二帝三王緝熙光明之學，足以昭知羣下之賢否，故其臣亦皆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有善則相師，有過則相規，尚何黨之有？逮夫漢、唐之君，學術不足以辨邪正，君子小人雜進於朝，自相傾軋，遂使甘陵分部，牛李爭權，其害卒至於橫流而莫之止，非萬世之龜鑑歟？恭惟皇上聖學高妙，邁迹乎帝王，比因議政，深闢文宗難易之說，以爲朋黨之起由主聽之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又曰：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則黨論自消。大哉，聖謨真與六經相爲表裏！士大夫獲際盛時，安心營職，可謂幸矣。抑嘗考本朝名儒，惟歐陽修、蘇軾尤長於議論。修著《朋黨論》，軾從而續之，師友淵源，宜無異辭。然修之言曰：「小人無

朋，同利則暫相黨引，見利則反相賊害。惟君子修身則同道相益，事國則同心共濟。」其後爲《五代史》六臣贊，又反復言之。是蓋以君子爲有朋，而謂小人無朋也。軾之言曰：「君子如嘉木，封殖甚難，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不種而生，去之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致怨也深。」是蓋以君子無黨，而謂小人有黨也。不識二者之論其果異乎？抑殊塗而同歸乎？不然因事立言，各有攸當乎？願具陳之，將以復於上。《玉堂類稿》卷二〇。

太學正劉光祖召試館職策題

淳熙六年十月九日

問：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未有不以言者也。三代而下其可論者，漢、唐耳。漢重經術，故雖有孝弟，有力田，有茂材，有孝廉，有四科，有賢良，而明經得人爲多。唐重詞章，故雖設制舉至八十有六，又有宏辭，有明經諸科，而進士得人爲盛。此其大略也。本朝取人之制實倣焉，治平而上專用詩賦，近於唐矣，雕篆之工疑若不適於用，然元臣大老、通經博古之士布滿中外，累聖賴之以致太平，其故何也？熙寧、元豐以後，經術造士殆過於漢矣，是宜得聖人之傳，備賢人之業，校短量長，乃或未然，此又何也？豈人才盛多，有相之道，初不繫於科舉耶？抑詩賦經義均無益於政事，未易優劣耶？主上慨然將大有爲於天下，而患無真才實能可以仰副任使，不於科舉取之，將孰取之？三代遠矣，其制殊未易復。今欲一之以詞章，則慮學者捨本而逐末，固不可也；一之以經術，則人占一藝，

百餘年間命題已徧，平時既可預備，一旦全用他人之作，未易辨也。無已，則兼是二者或庶幾焉。然而元祐、紹興皆嘗力行，行未久輒罷。蓋志分而習不專，藝業所以難工。能者寡，不能者衆，主司所以難考易搖，亟改不在茲乎？若乃詞科應用之文，視詩賦論策無大相遠，而用力尤省，剽襲尤多，不過稍取其記問耳，此非通行之法也。然由今之制革前之弊，而欲得人如漢唐、如祖宗，爲國家立功名著事業於他日，其必有道矣。至於郡國解試之日，真偽雜進，動以萬計，而考官不過數人，又皆漕臣按籍而差者。計一道之官數且不足，能否何擇？毋怪乎遺才之多也。欲救其弊，顧豈無術？盍極陳之？將以獻於上。《玉堂類稿》卷二〇。

提轄文思院熊克召試館職策題

淳熙七年三月十二日

問：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今考之二《典》，堯所命者羲和四子而已，舜所咨者二十有二人而已，奉天道，授人時，凡揆岳內外之事舉集焉。則所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與夫「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者，如之何設官分職而屢省乃成也？且平水土，降播種，明五刑，典禮樂，類皆久任而弗易。彼考幽明而黜陟之，其等差亦有可見者乎？三代官制莫詳於《周禮》，姑以王畿言之。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府史胥徒不啻五萬餘人，大略世守其官，而鄉大夫方且三年大比，興其賢能，抑將何以處此？彼太宰計羣吏而誅賞之，其條目亦有可考者乎？自是而後，言治者惟予漢唐，置吏有常員，用人無定

法。固有旬月封侯取宰相、起家而爲諫大夫者矣，中常之材，何以進之？薦舉乎？考課乎？抑惟年勞而序遷乎？其與近世由選調而升京秩者異乎同也？皇上勵精圖乂，知人則哲，真賢實能用之惟恐弗及，固不待累歲月、計資級也。惟是有司保任遷改之制行之已久，不能無弊。吏員冗矣，而來者加多；甲令備矣，而奉行弗虔；舉者不必才，才者未必舉。是以薦進之章常交於公車，而循良之政罕聞乎郡縣，解紃更張不在此時乎？乃因議臣之言稍爲限制，既盡善矣，然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伊欲中外之臣無謬舉，無虛辭，奔競之風殄，孤遠之路伸，於以副聖主汲汲人材之本意，豈無策乎？若乃唐虞之黜陟，成周之誅賞，漢唐之序進，載於經，備於史，亦豈無可爲今日獻者乎？蓋詳著於篇，將以復於上。《玉堂類稿》卷二〇。

全宋文卷五一四〇

周 必 大 一二七

晁百谷字序

晁氏子百谷，生十年已有成人風。去年秋袖書過予，儀矩肅然，音吐琅然，予固不敢以童子待也。明日以父命來求字，請字之曰元歸。《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人之於道，奚異於是？自洒掃應對之末而達之道德性命之理，惟識其所歸故也。歸與歸與，無迷其途，有始有卒，惟聖門是趨。子夏之言，焉可誣也！《省齋文稿》卷二〇。

田燾名訓

伯雨屢請更名。父名既從木，木實生火，命之曰燾，仍以伯雨爲字。古書燾，電光也，班孟堅、

張平子《京都賦》皆用之。李善注一云光明貌，一云餘光貌，大指則同。夫電而雷，雷而雨，然後可以蘇枯澤物。燠乎，勉旃！他日大田氏之門，斯不負命名之意也。淳熙甲辰十一月十四日，雪宴歸，醉中書。《省齋文稿》卷二〇。

徐大謙名訓

盱江徐次張猶子大倫以族兄名同，更名大謙。《易·序卦》云：「有大而能謙必豫。」大哉謙乎，三爻俱吉，三爻俱利，六十四卦中未有如是之美者，盍思所以稱其名哉！紹熙辛亥十月一日，省齋。《省齋文稿》卷二〇。

李叔軫載之字說

乾道乙酉，萬安李世南少虞携贄過我於永和，佳士也。後七年承乏小宗伯，引天下貢士，李君在焉，名則叔軫也。問其故，曰：「夢而改也。」他日復問字改乎，曰方之。予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考工記》雖有是言，然方者實輿也，軫實輿後橫木耳。舉軫而不言輿，得非車主於輿，輿本於軫乎？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而軫四尺爲之首也。大哉軫乎，詎可專論其形之

方而已乎？宜推其義，易字爲載之。自今以往，學問積於中，聲譽華其躬，是謂材良而器工。夫然，故可以載道而行遠，可以載物而不敗。雖微王良造父爲之御，吾之力自不窮矣。」君屢請記斯語，多故未暇也。後二十年，退居廬陵，君復具本末固請，乃追書之。紹熙辛亥正月二十一日。《省齋文稿》卷二〇。

循齋說

友人胡季懷之子柯，字伯信，名齋曰循，求予一言。予告之曰：循者，順也，若無甚難者。然董仲舒在漢儒中號爲知道，其論君子自明於天性凡數節，然後至於樂循理，則循之爲義不既大矣乎？及其至也，顏子嘆夫子之聖亦不過曰「循循然善誘人」。伯信能因董生之言而求夫子之道，思過半矣。紹熙四年月日。《省齋文稿》卷二〇。

金谿鄉丁說

茶寇久未平，數日前，太學上舍魁劉堯夫純叟來言：「撫州金谿縣大姓鄧氏、傅氏各有鄉丁數千，以朱漆皮笠冒其首，號紅頭子，遠近頗畏之，號鄧、傅二社。傅氏已離析，惟鄧氏子雱者有二

子：長年三十餘，次年二十餘，皆武勇絕人。名應科舉，其實假儒耳。聞茶寇作，即閱習丁壯，自薦於州。先是縣別有陸氏，尤豪於一鄉，頃年轉運司命充都社，鄧、傅皆隸焉。近亦零落，獨族人某者行義頗著，鄉人議使世其職，縣亦視諸故，府以爲當。然由是鄧氏子意稍怠，蓋懼受制於陸則功不已出也。然其家僮素輕捷，裹紙甲，機毒矢，善騰越山谷間，尚技癢，思與賊角，亦風聲氣俗然也。今官軍數爲賊困，宜命撫守趙燁以禮追請，諭委用之意。仍借補校副尉名目，聽自爲一社，毋隸陸氏，使徑趨贛、吉間〔一〕。萬一與大軍遇，亦勿使相臨，第擇郡縣官一人公平有識略者護其軍，并爲之調糧餉，破賊必矣。或聞臨川尉盧鑄者常侍其父守英州，禦蠻有功，且重厚可倚，否則委趙燁自擇其人可也。」堯夫之言似可信，即以告執政。明日，執政於上前及之。後數日，某對。上曰：「卿前日論撫州民兵甚好，但慮所過擾人耳。」亦會辛棄疾誘賊戮之，遂不復問。姑記其大略。淳熙乙未閏月二日。《省齋文稿》卷二〇。

〔一〕徑：原作「竟」，據四庫本改。

木觀音說

安成劉君澄命匠刻木觀音像數百軀，遇好事者輒施焉。同邑歐陽元泰以其一遺予，且求予言，將

復於劉君。夫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可聽也，而謂之「觀」，人固以爲惑。予非學佛者，未達固宜，至於《易·繫辭》、《禮記·大傳》皆有「聖人南面聽天下」之語。夫向明而治，當云觀天下，而以爲「聽」，正與釋氏相反，是豈可不知其說哉？予聞劉君兄弟踵登儒科，貢於鄉者不絕，家有三教堂，奉事甚謹，必能儒釋兼通，盍往問焉？他日復以告我。紹熙元年十一月日。《省齋文稿》卷四〇。

蕭人傑如寄齋說

泰和蕭人傑即所居作如寄齋，取蘇文忠公「吾生如寄耳」之句以自警，丐余爲之說。蘇公博極羣書，無不用之事，而波瀾浩渺，千變萬化，複語絕少，獨此一句不啻八九用之。《訪張天驥寄子由》「二」、《淮上和王晉卿》、《次劉景文韻》、《送芝上人王敏仲》、末年《游鬱孤臺》諸詩，皆不易一字，其他「人生如寄何不樂」之類尚未論也。此理本出莊周記孔、顏之問答，以爲世人直爲物逆旅耳，解之者曰：「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也。」魏文帝、晉謝安輩始形於書，詠於樂府，至公然後表而出之。其從官每以仁義爲歸宿，遷謫則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囿，平生所得，情見乎辭，哀樂且不能寄，奚暇問重複耶？坐忘自得，庶幾乎顏氏子矣。蕭君其以是寘坐右，有好事者示之，毋但寄傲南窗而已。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平園續稿》卷一五。

〔二〕寄：原脫，據傳校本補。

張德清悅齋說

邵武張瑩中字德清，有志問學，名齋曰悅，屢求說於予，老病久不報也。至是其鄉人廬陵簿李子貴賢代歸，因告之曰：人必有羨於外，斯有以悅於內，自然之理也。今夫口同嗜味，耳同嗜聲，目同嗜色，三者必有物然後口與耳目悅而好焉。若心之所同則不然，理與義而已。二者非外也，吾心亦內也。故孟子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至於荀卿又加詳焉，其言曰：「耳目口鼻形各有所接，不相能也。心居中虛，乃治五官，是謂天君。」其所以開導後人無餘蘊矣。今子布衣疏食，皇皇四方，就有道而正焉，豈適爲口耳之好哉？是必理義之心油然而中，可謂知所悅矣。既以孟子發其端，又因荀卿辨其名，復以孔子之訓廣之。夫學而時習固自可悅，然必切磋琢磨乃極其至，故繼之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蓋知不如好，好不如樂，此淺深之辨也。人能推義理之心，常正其天君，使好惡喜怒哀樂之情皆得其正，則所謂顏氏之樂也，內可勉而進，彼紆朱懷金何足道哉？

《平園續稿》卷一五。

習齋說

永新歐陽邦基字壽卿，才贍學富，爲善如饑渴嗜飲食。其子宗闢齋家塾，請予命名。予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之』，實二十篇之樞要，宜以習名。」併申其說。夫天命之謂性，有時移於習，故伊尹言「太甲之初，習與性成」，吾夫子亦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學者可不謹其所習乎！蓋習有是非，習是則勝非，習非亦勝是，顧朋友講習何如耳。嘉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平園續稿》卷一五。

周伯熊勤齋說

天運故健，日月行故明，水以常流故不竭，人勤四體故無疾，自然之理也。上而爲君，克勤於邦，下而爲臣，克勤無怠，微而庶民，勤則不匱，皆是物也。宗人伯熊字武伯，南城人，進士登科，佐邑安福，屢求齋名。請名曰勤，而告之曰：「子欲學乎？業精於勤，願以韓文公爲師。子欲仕乎？能勤有繼，願以卻成子爲法。志苟立焉，推而上之，功崇業廣，古人不難至也。」慶元四年五月七日。

《平園續稿》卷一五。

茶陵學林堂說

茶陵軍雖衡之附庸，然地大多秀民，登科者相望。紹熙間譚君世選鑠廳第進士，鄉人稱之。猶子知言思繼其美，築學林堂，讀書著文，曾不少怠。其友谷若霖遠來訪予〔二〕，力求一言。孟子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惟能以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相與切磋，則公卿大夫且將馴致，況一第乎？不如是，不可謂之益友。慶元丁巳七月。《平園續稿》卷一五。

〔二〕來：原無，據傳校本補。

楊光祖筠溪說

《禮器》論禮曰：「如竹箭之有筠。」《正義》以爲青之見於外者。《聘義》論玉亦曰：「孚尹旁達，信也。」《正義》以孚尹爲浮筠，言其采色也。夫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江道《竹賦》云「含虛中以象道」，茲非本乎？曰「有筠曰孚尹」，茲非文乎？譬之於禮，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者兼備，則貫四時而不易葉也宜矣。同年楊謹仲，清江名儒，其孫光祖兄弟修身嗜學，

力守家法，華宗待制廷秀既大書「筠溪」以賁攸居，予復推其義以勉之。嘉泰二年五月十日。《平園續稿》卷一五。

錢氏岵瞻庵說

待制錢公葬江陰之由里山，其子廷玉等即塋築庵，求名於平園老叟周某，爲題曰「岵瞻」，致不死其親之意。《爾雅》山多草木爲岵，無曰岵。《說文》亦然。獨《毛傳》相反，《正義》疑傳寫之誤云。嘉泰壬戌三月朔。《平園續稿》卷一五。

書贈茶陵谷若霖

紹興初，叔父靜江府君令衡之安仁，與邑人谷槩世平善。予年六七歲，侍重親在焉，尚能記當時事。今六十五年矣，而世平之孫若霖數自茶陵訪予廬陵。予問越在鄰邑之意，其說有二：祖娶茶陵陳氏。陳氏有孫弁字令升，力學好義，葺城南書院，榜其堂曰帶經，招延名勝，以中表之故而館我，一也。邑儒譚君世選字勤之，紹熙間鑠廳第進士，有姪知言尤向學，年方踰冠，築學林堂，讀書其中，復以我爲友，二也。予自念帥湘中者三年，既不獲一至安仁訪童子之舊游，又無由登覽二堂，察大邑

之風俗，衰老懷舊，安能忘情？因君乞言，爲別書以遺之。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平園老叟周某序。
《平園續稿》卷一五。

書示臨川陳摛

臨川陳生以《易》卦推人休咎，來求一言。予於《易》固未能學，而休咎又非所問，案間偶有《正易心法》及《易索》兩書，遂以畀之。《心法》出於麻衣道者，其傳則希夷先生也，讀之可以求天理。《易索》，吉之泰和名士張汝明作，讀之可以知人事。二者苟盡心焉，於休咎乎何有？慶元己未六月辛未，平園老叟周某序。《平園續稿》卷一五。

書示永豐彭肅

永豐析吉水爲邑，壤地褊小，徒以歐陽文忠公故鄉，且先塋在焉，故士之力學好修者衆，文獻不絕。近歲曾幼度、羅永年又以詩文爲諸生倡，殆欲家屈、宋而人賈、馬也。幼度門人鄧傳之字師孟，勤身勵志，間復從師友於四方，然用意深切，故辭多刻苦。永年有子曰煒，字晦之，文才雋甚（二），父子自爲知己，出語輒驚人，然有時乎悲傷。予嘗憂其不壽，已而果然。今二子之友彭肅寬伯携文過

我，學術開廣，詞調清婉，進修不已，致遠之器也。昔七子賦詩可觀鄭志，予雖無趙孟之識，亦庶幾億則屢中云。嘉泰元年正月甲戌。《平園續稿》卷一五。

〔二〕文：原作「天」，據傳校本改。

書贈安福劉儼子思

往年楊廷秀歎劉儼子思才名，二十年獨遺場屋，今又十五年，未遇如初。予安能知，盍問諸嚴君平乎？不然，讀房千里《骰子選格序》，爲一餉之歡，洗積年之滯可也。嘉泰壬戌閏臘十日。《平園續稿》卷一五。

書曾無疑匹紙

蘇文忠公素慕白樂天之爲人，蓋二公文章皆以辭達爲主，其忠厚樂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亦略相似。樂天爲忠州刺史，作《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文忠公中年謫黃州，偶因築室，遂號東坡居士，嘗賦八詩，

其屬意有自來矣。後爲從官，美樂天口之不置，如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云「我似樂天君記取」，又「出處依稀似樂天」，其他形於詩者尚多，惜乎閑居二十年之志迄莫能遂。黃門公不云乎：「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慶元己未三月三日，友人曾無疑出示匹紙，爲書此說。《平園續稿》卷一五。

書匹紙贈安福劉澈

紹熙辛亥十一月，某赴官湖南，道由安成，劉偉子才投贈十詩，有味其言。後十餘年當嘉泰壬戌季春〔一〕，子才之子澈携以相示，又出子才雜詩一卷，皆待制楊公跋語，是足增喬嶽之重矣。澈也復以長書及二詩銜袖爲贄，予受而讀之，既歎且喜。歎者何也？感歲月之邁，惜子才之老也。喜者何也？劉氏三世俱以文鳴，其興殆未艾也。會得匹紙，爲書頃所作《西溪後序》并子才十詩，又錄二跋以遺澈。餘紙甚長，歸示鄉人，必將贄先德而傳後學，毋以羅、趙在前遂不顧也。二十日，平園老叟周某記。《平園續稿》卷一五。

〔一〕餘年：原倒，據四庫本乙。

書匹紙贈許玠介之

高宗初元，首用襄邑許崧老爲尚書右丞，文章議論不待贊也。今曾姪孫玠學有家法，自衡州携詩相過，格律高深，詞語清麗，予手之不能置。求一言以爲別。予素不能詩，矧敢塗澤無鹽，效顰西子乎？適有匹紙，輒書其樂府四篇於卷首。繼此得佳句，請續於後，軸滿復以相示，更當刮目待阿蒙耳。嘉泰壬戌三月二十四日。《平園續稿》卷一五。

李燁縣尉字說

同門壻昆山李君初名國才，字良佐，未冠補太學生，學問日益新而試輒不利。歲在丙戌，夢人告以火運即發，因授火傍三字，覺而更名爲燁^{（二）}，自是試必占榜。今調宜興尉，而字猶良佐也，以書請予更之。按《說文解字》，燁訓盛，且引「燁燁震電」之詩。夫震雷之電盛則過常，故詩以爲異。然於今文從火，從日等，皆有光明華煥之義，宜捨盛避異，字君曰道明。蓋東晉荀闓、蔡謨、諸葛恢所同字也，當時號中興三明，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姓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君馳聲上庠數十年，非儒雅而何？一行作吏，又以清聞，則於道光明，視三子爲無愧矣。紹熙五年閏十月周某書。

〔一〕燁：原作「燁」，按二字同，今改與前後一致。

趙汝橙縣尉字說

皇諸孫汝橙字茂實，謂予：「花木無不結實，於名爲泛，願更其字。」予曰：「橙，佳果也，雜見《淮南子》、《說文》、《東觀漢記》、《晉令》、《風俗通》、《博物志》、《廣志》、《異苑》、《風土記》、《上林》、《蜀都》、《揚都》諸賦中，所美者色味香而已。至於形容其器質，韓孟爲優，《城南聯句》云「鵲鷁攢瓊橙」，蓋珍之也，譬諸人則國之寶也。唐朝蘇瓌有子名頌，字廷碩，父子皆賢。請合二美，易字廷瓌，斯不泛矣，又有以勉君。昔者汴京植橙，禁中號爲珍異，仁宗召宗室及侍臣同觀於慈聖閣。宋祁詩云：「帝憐秋實茂，天許本根強。」又曰：「不隨江北化，思助廟中嘗。」末云：「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厥後，英宗眷禮侍讀學士劉敞，以其在告，遣使賜新橙五十，備載史傳。君年方英妙，當周以宗強之時，悉心問學，自取科第。他日進修不已，爲國寶臣，或預榮觀，或拜珍賜，廷瓌之義庶有合哉！嘉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平園續稿》卷一五。

蕭光字說

龍泉蕭光字煥之，求字說於予。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內也；光輝，外也。有諸內乃形諸外，若本朝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是已。揚子亦云：「晦斯光。」夫惟侍坐君子言可聽也，禮可觀也，自晦其光，而光彌明，唐杜如晦字克明是已。既名光矣，煥何加焉〔一〕？字曰晦之，意義乃全。詳說反約，古人皆然。咨爾蕭君，味孟子、揚子之言，思溫公、杜公之賢，奉以周旋，其永無愆。嘉泰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平園續稿》卷一五。

〔一〕加：原作「如」，據傳校本改。

姪孫顥字說

彥思姪三子：長顥字晉臣，慕陳顥也；次顥字稷臣，謂魯顥臾也。季顥乞字，字以圭臣，能勿誨乎？《卷阿》之詩曰：「顥顥昂昂，如圭如璋。」大凡爲人，必以禮義切磋之，使貌溫而氣盛，如玉之圭璋，然後有威儀焉，有聲譽焉，此所爲吉士也。不然，表裏砒砒，人將汝疵，顥其念哉！嘉泰三

年正旦，八叔翁書於明農堂。《平園續稿》卷一五。

田炳名訓

郴州別乘田君貢甫之子阿章生九年而未名，今歲冬至，天子初郊，貢甫格當任子，將以名聞。其群從兄弟名皆從火，有請於予，予名之曰炳，字以伯視。揚子不云乎：「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綿作炳。」夫視大必自細，視遠必自近，舉目於此，炳然於彼，推而至於先知，皆是道也。童而習之，常視毋誑，及其長也，克明顯光，然後可以世濟其美，無負國家賞延之恩矣。炳乎勉旃！慶元三年。

《平園續稿》卷一五。

全宋文卷五一四一

周必大 一二八

周禮經筵講義

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臣聞馬、牛、羊、豕、雞、犬，是謂六畜，以其可畜而養也；麋、鹿、狼、麕、兔、野豕，是謂六獸，以其可狩而獲也；羔、豚、犢、麋、雉、鴈，是謂六禽，以其可擒而制也。或謂《爾雅》以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今乃列羔、豚、犢、麋於六禽者，何也？臣按《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而曰「卿執羔」，《大司馬》亦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四足之小者亦可謂之禽矣。辨其名則六獸六畜六禽之名固不一也，辨其物則六畜六獸六禽之色固有異也。又況《禮記·內則》所謂「狼去腸」，「豚去腦」，「魚去乙」，與夫雉尾不盈握弗食之類，名不辨焉，非所以致謹也。雖然，禹菲飲食，孟軻遠庖厨，而《周官》獨詳於此，何

也？蓋節儉者帝王之德，備物者國家之體。夫惟聖人力行王道，使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然後坐享天下之奉而人不以爲泰，《書》所謂「惟辟玉食」是也。

凡其死生蠶蕘之物，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臣聞聖人未嘗暴殄天物，各因其所宜而已。死謂不可以生致者，生謂不可以死致者，蠶謂不可以餒薦者，蕘謂不可以蠱致者。四者既辨，乃可以共王之膳。膳者，總言食之正也。薦則備其品物，羞則致其滋味，二者又言禮之盛也。後世之言膳羞而不及薦者，下君一等故也。古之聖人於飲食之間制爲等差如此其嚴，而況大於此者乎！

共祭祀之好羞。

臣聞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凡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猶以爲未足也，則又思其平昔之所好而共焉，若文王之菖蒲，曾皙之羊棗是也。且人之嗜好不能無偏，何獨於宗廟而羞其所好歟！蓋自奉有常則無傷財害民之譏，致享加厚則有盡志盡物之孝，聖人之意深矣。雖然，人君以天下之大，萬乘之富，縱極口體之養，何所不可？顧乃事爲之制，物爲之節，祭祀之外靡共好羞，蓋所謂終食未嘗違仁，斯須未嘗去禮也。春秋之末，庖有肥肉而塗有餓莩，視成周仁民愛物之制則有間矣，可不戒哉！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臣聞主人以禽獻於賓客，謂之禽獻。按《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

蓋隨其爵命之高下而制爲多寡之數也。或謂獻者下奉上之辭，今日禽獻何也？蓋古者待賓如臨祭，以敬爲主，故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禮。且君之於士苟有饋焉猶或謂之獻，而況大賓客乎！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臣聞客之爵命有尊卑，則禽獻之數有多寡，所謂以法授之者如此。蓋方獸人以其數而致於庖人，則入固有法矣，庖人眡其數而歸之賓館，則出固有法矣，故曰其出入亦如之。先言出後言入，言之序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薌，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鱸羽膳膏膾。

臣按《月令》四時之食，各有所宜，順之則可以養性命，逆之則疾癘生。而羔羊之小者，豚彘之小者，方春肥息之時，於膳爲宜，乃用牛膏煎和而獻焉，故曰「春行羔豚膳膏薌」。雉之乾者謂之臠，魚之乾者謂之鱠，天暑鮮食易敗，惟此于膳爲宜，乃用犬膏煎和而獻焉，故曰「夏行腍鱠膳膏臊」。牛之未充者謂之犢，鹿之未充者謂之麋，食秋實而壯茂，可以膳矣，乃用鷄膏煎和而獻焉，故曰「秋行犢麋膳膏腥」。鱸者魚也，至冬而性定，羽者鴈也，至冬而始來，可以膳矣，乃用羊膏煎和而獻焉，故曰「冬行鱸羽膳膏膾」。夫先王於賓客雖曰厚爲之禮，然未嘗過求異味，登之於俎亦隨時所宜，因民之日用而已。夫然，故上不違天時，中不費邦財，下不勞人力，一舉而三善寓焉，是謂成周之良法。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臣謂歲終則會，欲知多寡之數也。王及后尊矣，故不會其數。雖然，節以制度，固自有要，特有司不以常法會之耳。恭聞真宗皇帝西幸鞏洛，得生鯉不忍食而縱之，閔羔羊叫號，即詔尚食自今勿殺。當是時，民安其業，家給人足，固已追三代之盛，乃猶因庖厨而寓好生之德，所謂本末并舉，誠可爲萬世法，彼梁武帝者豈足以知此哉！不法先王之仁政，而區區於釋氏之教，宗廟之祭不用血食，太官之膳下同僧道，及信侯景之姦則視生靈肝腦塗地而弗恤，倒置如此，蓋《周官》之罪人也。《承明集》卷二。

經筵故事十三首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進

天禧二年八月，仁宗爲皇太子，涕泣累日，至於減膳，謂當出宮，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真宗慰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上乃悅，復膳如常。

臣恭惟本朝列聖之德雖不可以一言而蔽，然其尤大著明者孝也。仁宗皇帝之在東宮，固未遠於親側，已戚戚如此，推是以往，則所以養志者不問可知也。享國最久，躋世上治，豈無自然而然哉！其後元祐講官范祖禹哀集當時政事三百一十有七，總爲《訓典》，而以此爲首篇，可謂知所先務

矣。臣實慕之。抑臣幸甚，乃庚子日南至，獲與百執事序立德壽殿下，伏見陛下以天子之貴行事親之禮，自大次拱手徒步以入，既升殿則拜伏盡恭，侍立盡敬。萬目觀瞻，稱歎一詞，皆謂堯舜以來所未有也，不其盛哉！雖然，臣意陛下猶以未能朝夕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之側爲歎也。故向者以日朝爲廢務，則用五日之制，既又迫於慈訓，定一月三朝之儀，懇懇惓惓，可謂至矣。惟陛下充天性之孝，思仁祖之言，進以承顏順志爲樂，退以繼志述事爲念。人心悅而天意得，則其享於萬斯年之報也必矣。《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陛下之志也，亦微臣之願也。

隆興元年二月十一日進

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以爲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臣聞禹稱丹朱之傲以告舜，周公稱紂之迷亂以儆成王。言之者不疑，聞之者不怒，古之君臣相與蓋如此，豈待事至而後言，過失著而後諫也哉？春秋之末，去古未遠，故簡子以一國之大夫猶能因箴規而思未形之過，可以爲賢矣。彼唐之德宗何足以語此？段平仲一有所陳，語未脫口而逆探其意，叱責隨之，是尚可與輸忠而盡言乎？恭惟陛下檢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言雖多而必聽，

事縱誣而不却。有君如此，誰忍負之？此臣所以庶幾古人而冀陛下之有所更也。夫圖事莫如勤，然與其程書決事、擊刺騎射以勤其小，不若經天緯地、保大定功而勤其大也。富國莫如儉，然與其菲飲食、服澣濯以儉於己，未若惜邦財、裕民力而儉以天下也。正人端士不難於外敬而難於用其言，左右近習不患於無才而患於有所挾。凡是數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毋以臣言之妄而諾之而更之，則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何過之有？

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進

《唐書·魏徵傳》：太宗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禹、湯，四門，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觀漢、唐之主莫盛於文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考其大要，特在夫兼聽而已。當時《司馬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下引對，毋得關礙。」又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是以即位四年，國富刑清，底於丕平，非明目達聰之效歟！雖然，帝之初爲政也，魏徵以謂「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期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則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二者之論，若水火不相入，雖欲兼聽，烏得而兼聽？惟帝察徵之言可用，信而不疑；知德彝之言不可用，拒而不受，是乃所以爲聖也。仰惟陛下勤於求

治，切於聽言，日御昕朝，延見羣下，雖隆寒盛暑與夫休暇之日，召問咨訪，未嘗少怠。凡文武小大之臣、草茅一介之賤，皆得以情自通於上，其視文皇尚復何媿？若乃言有是非，治忽繫焉，聖主既已廣堯舜之聰明矣，必將辨邪正以從違，示好惡於用捨。貞觀之治，臣且見之。

乾道七年八月十七日進

《貞觀政要·求諫篇》：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看，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致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

臣聞人主切於求言，則天下之事無不知；勤於爲政，則天下之事無不理。能行此者，其惟唐之太宗乎！觀其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常恐上不稱天心，下爲百姓所怨，但思正人諫爭，欲令耳目外通，下無冤滯。」茲非切於求言乎？又曰：「朕每夜常思百姓間事，或至半夜不寐，錄都督刺史姓名於屏風，坐卧常看，在宮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茲非勤於爲政乎？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太宗是也。然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豈無自而然哉？仰惟陛下聖而不居，能而不矜，芻蕘之論必詢，狂夫之言亦擇，可謂通下情矣。未明求衣，夜分閱奏，以監司郡守姓名列於御屏，可謂思致理矣。其視太宗，夫豈多遜？然吳兢之進《政要》也，其表有曰：「望紆天監，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言之有常，思之不倦，然後巍巍之化可得而致。惟陛下因兢之說，思唐之盛，久於其道，使天下化成，則明四目，達四聰，可繼於

虞舜，在位皆節儉正直，可繼於文王，又豈止法貞觀而已哉！

乾道八年正月十一日進

《書·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臣觀天之與人相去雖甚遠，然志慮萌於此而休應彰於彼，抑何近也！是故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成王出郊而風雨起禾。惟先格王正厥事，真若影響之捷哉！仰惟陛下躬神禹之智，傳《洪範》之學，凡修之身、達之政治、見之動靜語默，惟休徵是協。屬者雨雪偶愆，寒氣弗效，陛下上畏於天，下軫乎民。知諸郡奉行和糴之未善也，增其直，損其數。聖訓丁寧，方布於外，而上天同雲，不旋踵應焉。先之以霽霖，繼之以雩霏，黎庶呼舞，咸謂嗣歲之豐庶或可望。向非陛下於貌言視聽思之間皆有以欽承天意，則雖日祈禱老，徧舉禴禴，臣知其效不如是速也。周之《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陛下敬用五事，常有以應天，則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必有以相我國家。上焉三光全，寒暑平，下焉膏露降，百穀登，追帝王之盛無難矣，豈直庶草蕃廡而已哉！

淳熙二年某月某日進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憲宗曰：「比諫官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

曰：「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其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呵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聞古者諫諍無常員，上而公卿，下而庶人，工商矇瞍芻蕘苟有見焉，無不自達。是以下情通於上，而上德昭於下。西漢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多至數十人，殆古之遺意歟！唐興，太宗最以聽言爲急，即位之初，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也忠誠惻怛，靖共正直，事無大小，靡不盡言，遂使朝無闕政，民被膏澤，君都顯號，身荷美名。憲宗中興，實所欣慕。時則有若李絳恥君不及太宗，恥身不及魏徵，其陳治道，論政體，反復至數千百言，帝悉嘉納，回視貞觀，似無愧矣。然絳猶以人臣進諫爲難者，蓋將堅上意、廣言路也。卒之却李絳之貲，關光琦之議。紀成敗則屏爲之設，戒崇飾則碑爲之仆。諫行言聽，著在簡冊，傳之後世，主臣俱榮焉。仰惟陛下好問如虞舜，從諫如高祖，精臺諫之選，嚴輪對之制。入直殿廬者頻加宣召，來自疏遠者即日引對。豈惟繼漢唐用人之美，固已得古者諫諍無常員之誼矣。今拾遺、補闕偶虛其位，惟聖明亟擇重厚而諒直者使充是選。蓋重厚則知大體，諒直則無邪心，自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絳之所難，臣竊以爲易矣。

淳熙二年某月某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建隆三年二月詔：「自今五日内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輪對，并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採訪以聞。事有要切者，非時詣閣門上章，不得須候次對。」

臣聞《書》紀虞舜之治多矣，而以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爲首。蓋雖上聖之資，非好問則理有未盡，是乃帝王之先務也。唐太宗嘗謂蕭瑀：「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邪，弓雖剛勁，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以弧矢定四方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夫弓有形也，理無窮也。有形者尚或難知，無窮者夫豈易究？故當治忽之所關，邪正之所係，自非博問而廣詢，則其未盡者多矣。惟我太祖天縱將聖，又嘗歷試諸艱，固已周知古今之變，博通事物之理。然即位未幾，遠稽虞舜，近法太宗，以諮詢爲急，是宜創業垂統，躋於極治。列聖守之，至於今不廢，誠可爲萬世法，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二年八月十九日進

《三朝寶訓》：淳化五年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朕今選京官三十餘人，給以印

紙，親書其前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理爲勞績。』本官月俸并給緡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朕以所書有『奉法除姦』之語，且慮羣官不曉，因緣生事，又令若水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爲官擇人，以安百姓耳。」

臣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政刑所化者淺，德禮所格者深，此聖人論爲政之要道也。漢荀悅有得乎此，故其言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范曄謂悅通見政體，其以是歟！恭惟太宗皇帝當天下既定，務安元元，尤注意長民之官，有犯法者未嘗少恕。人固竦然知畏矣，又欲勵風俗於勸懲之外，臻恥格於德禮之中。故當太平興國九年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人則受弊。」因舉後漢秦彭爲潁川守，以禮訓人，百姓懷愛，深加嘆賞。後暨淳化，乃親書印紙三十餘通，揭爲條目，命審官院分賜京朝官。當是時凌策等寔被此賜，已而屢典藩郡，所至皆有治迹，卓然爲宋名臣。今秘閣尚存當時御書數通，而賜策者在焉，歷官課績具載卷中，貽訓方來，實爲盛典。仰惟陛下留意守臣，增光祖宗，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姦貪暴虐者既已斥去，疲癯闖茸者又無所容。儻因清閒之燕，特詔秘閣以太宗所書來上，稽用故事，親御翰墨，遴擇循吏一二十人而付之，使得者以爲榮而益知自勉，不得者以爲辱而恥躬之不逮，必有如策輩班班見於郡國〔三〕，承流宣化，少副陛下愛民之意，淳熙紀年當不愧於淳化矣。

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進

《前漢·張敞傳》：渤海、膠東盜賊并起，敞上書請治之。天子召拜膠東相。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設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

臣聞治小盜與臨大敵異。大敵者或決機兩陣之間，或踰度千里之外，兵法可用，智略可施，將得其人，未有不取勝者。小盜則不然，合散不常，去來靡定，如鼠之晝伏夜動，猿猱之左跳右擲。我衆雖多而無所施，技雖長而無所展。勝之不足爲武，不勝爲害不已。自非方伯連帥得其人，以剪除綏輯爲己任，未見其可也。乃者江湖之盜不盈數百，而環寇之師殆且數千，自夏迄秋，耗糜金穀，坐困民力，迄未平殄，正坐郡國守相無敞輩耳。臣聞賊不被甲，不齎糧，或伐山開道，或捷徑夜行，一日之間可馳二百里。既至鄉村，安坐劫掠，饜飫酒肉。逮耆保聞於有司，有司聞於諸軍，諸軍荷戈裹甲，由官道治次舍，追集丁壯，轉輸糧草，數日乃能遇賊。賊蓋休息久矣，而我方疲於奔命，故彼常逸我常勞，彼常勝我常負。而又鄉民因役使之煩，失刈穫之業，往往懷疾視州縣之心，賊復捐餘財以餌之，由此姦叵交與爲地，官軍動息多以語之，其所至輒能設伏邀擊者，爲是故也。今聞江鄂之師折傷疾病，其數煩多，曠日持久，安得不爲之慮哉？近者前帥既以

選懦汰黜，後來者知所懲艾，必銳於立功，使遂破賊固善，或不爲方略，止務襲逐，復蹈前轍，將如後患何？今兩路闕帥，願亟擇如敝者乘傳分鎮，協心戮力，耘鋤姦黨，銷患於未萌，以上寬九重之憂顧。臣謹因敝事而冒言之，惟聖明財幸。明日，呂企中知隆興府。未幾，王佐知潭州。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五日進

班固《前漢書》武帝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臣聞六經之實行於三代，六經之名弊於兩漢。何謂實？學士大夫自致知格物而達於治國平天下，無非見於躬行者是也。何謂名？辨《詩》之草木蟲魚而不知敦厚之風，習《禮》《樂》之聲音度數而不著中和之效，誦《書》失之誣而不能疏通知遠，習《易》失之賊而不能潔淨精微。方平居無事，分章析句，自謂有得，及試之以事，則鮮不失其所守。徇名之弊如此，豈孔子正六籍、示萬世之意哉？無怪乎邪說詖行所由昌也！漢興，承秦之亂，高祖創業，文、景養民，表章此道，勢未皇暇。至於孝武，則維其時。厥初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似若有意矣，然均以賢良射策，董仲舒潛心大業，是有意六經之實也，則實之江都不用；公孫宏多詐無情，是徒徇六經之名也，則爲丞相封侯。倒置如此，安在其爲表章也？史臣徒見其與嚴助、枚皋、吾丘壽王輩辯論相應，遂以爲義理之文煥焉可述，斯亦疏矣。延及後世，孔光、張禹之徒卒誤國家，

而漢業衰焉，殆有以啓之也，謂後嗣得遵洪業，可乎？然則武帝非表章六經，乃罷黜六經也，茲不可以不辨。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時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南兵馬都監，在任十七年，爲政簡易，吏民信愛。邊境有急，即馳騎赴之，故胡騎畏服，不敢窺□。太祖加漢超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兼關南巡檢。臣聞久任之爲利，數易之爲害，初未嘗有内外小大之別也。然在將帥，則其利害爲尤重。蓋國勢之強弱，邊事之安危，舉繫於此，豈可與百官有司、郡守縣令止於送往迎奉之費、緣絕簿書之患者同日而語哉？觀太祖、太宗任郭進於西山前後二十年，賀惟忠易州十餘年，董遵誨通遠軍十四年，其他如隰州之李謙溥、慶州之姚內斌，亦不下十數年。向使轂方推而遽止，席未暖而輒易，則士卒何由信其號令？夷狄何由稔其威名？九重憂顧無時而可寬矣。非但如此，一軍之中自將副而下，豈無智略可取者，膽勇絕倫者，公廉服人者，勤濟集事者？惟主將久居其任，然後能知其人，然後能舉其類，是用一名將可以得數名將也。觀真宗朝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邊任，有旨令自擇代，承矩力薦西上閣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真宗即命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果著勲效。向使承矩不緣久在河北，則安能知允則而薦之？後世將帥鮮聞久任，亦未聞有邊臣舉自代者。臣願以祖宗之法爲監，庶幾一舉而兩得云。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聞農夫之於稼穡也，始則殫耕墾之勞，次則施播種之力，然後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及其久也，收茨梁之積而歲功成，固未有勤勞於初而鹵莽於後者也。國家爲政，何以異此？規模既定而施設隨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一歲則有一歲之效，茲必至之理也。春秋時，鄭寔小國，子產之爲相，從政一年，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於宿弊未免有所更，於群情未免有所拂也，故當時輿人興殺之之誦。逮夫三年而後，子弟誨矣，田疇殖矣，其功日著，其效日成，向之欲殺者今惟恐其不長存也。此無他，設施有序，始終無倦故也。彼小國之佐猶能若此，況以天下之大，爲政不難，苟日夜以思之，朝夕而行之，則何事不濟？何求不獲？亦在乎勉勵而已。

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進

《資治通鑑》：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河中鹽池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乃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

賀，請宣付史官，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又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治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縣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臣聞欲治之時，天心仁愛人君，往往出災異以爲警戒。至於無道之世，不可扶持，然後漠然弗顧，卒底於衰亂。是故飛雉升鼎，天風偃禾，大異也，而高宗、成王用以興邦。彼五代王氏僭竊西蜀，驕奢淫佚，自絕於天，而龜龍麟鳳四靈之瑞前古所不能致者舉集焉。災祥不同如此，可以察天心矣。如代宗之於韓滉，不亦異乎？雨敗鹽池反以爲瑞，既疑其僞矣，所遣之使乃畏滉而實其說，亦從而神之。上下相蒙，不以爲非。是時霖雨害稼十八，京兆尹言狀，而渭南令以滉之故獨言不損。及御史按視，復不以實告。夫諫官、御史，人主所取信者也，顧豈畏一度支而誕妄如是哉？良由代宗不察鹽池之詐，有以啓群下之欺也。厥後雖貶澡等，而置滉不問，豈特失馭臣之方，蓋亦不知天心仁愛之意矣。昔楚莊王見天不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其能求過於天，安不忘危，終成霸功，其賢於代宗遠矣。《承明集》卷三。

〔二〕諫者：原脫，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五一四一 周必大 一二八

〔三〕論：原作「倫」，據四庫本改。

〔三〕輩：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五一四二

周 必 大 一二九

經筵故事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進

《貞觀政要》：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爲理之意故未及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臣觀唐太宗年甫弱冠，從高祖起義師於晉陽，擒充戮竇，化隋爲唐，大小數十戰皆躬履行陣，所當者破，所攻者滅，弧矢之威震於華夷，顧豈不能辨弓材之良窳，尚何待弓師之言而後有所悟耶？是說也，姑欲借以論爲治之難耳。仰惟陛下天縱神武，追跡太宗，前日宴射發必中的，羣臣

左右皆呼萬歲。臣因是而推太宗之意，竊有獻焉。夫進退周旋必中於禮，此修身矯思之理也；內志正，外體直，此爲政以德之方也；持之審固，此信用忠良之法也；莫而後發，此不輕號令之意也；則燕則譽，此禮樂兼修之效也；一弛一張，此文武並用之術也。率是以往，可以威天下，可以定四夷，可以致上理，而君鵠之理得矣。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進

《漢書·賈山傳》：「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切直之言明主所欲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治，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臣聞漢之文帝最爲賢君，故一時羣臣諫諍者最多。如賈誼，如張釋之，如馮唐，如袁盎，如晁錯，莫不因事犯顏，竭盡底蘊，正所謂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也。賈山於是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尚謂雷霆所擊無不摧折，萬鈞所壓無不糜滅，欲帝開道求諫、和顏而受者，蓋

以遜志則喜，逆心則怒，是乃人之常情。又況九重之尊，萬幾之繁，思慮或有未周，施設或有未至，非假諫諍則事之過舉何由知之？是以古者進諫之路，其數有七：史書過失一也，工誦箴諫二也，瞽誦詩諫三也，公卿比諫四也，士傳言諫過五也，庶人謗於道六也，商旅議於市七也。後世固已廢其六，其可諫者公卿而已。若復讒諂面諛以容悅於事，則嘉言何由進，過失何由改？此山所以自下劄上，而帝所以能廣諫議之路也歟！至唐則有李絳嘗告憲宗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言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嗟乎！絳之言即山之言也，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進

唐貞元二年正月詔曰：「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況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旬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盡然傷懷。非慈惠不能卹疲甿，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精心理道，究蒸黎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涖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天縣令，韋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韋正伯可藍田縣令兼監察御史，崔淙可華原縣令兼侍御史，王倉可檢校比部員外郎兼美原

縣令，李曾可整厓縣令兼監察御史，苟曾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緄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臣聞宣化承流，責在守令。即二者言之，縣令與民爲尤親，其任爲尤重。任既重則官不可以輕，故貞元之詔臨遣十人，或以臺郎，或以御史，蓋欲增重事權，責其成功也。前乎此則有漢氏之制，如以郎官出宰百里，縣宰入爲三公是也。後乎此則有本朝建隆四年之詔，如以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佑之知魏縣是也。三者時雖異而理則同（二），凡以爲民而已。中興以來，賦祿養兵之費日廣，故理財催科之政彌急。上司督外臺，外臺督州郡，州郡督屬縣，至於縣則不得而辭矣，故爲令者尤難稱職。所謂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者，絕無而僅有也。蓋由銓曹注授，專用關升，改秩之人，紛至沓來，能否莫辨，大率疲軟者多健決者少，貪濁者多廉介者少，此民力所以坐困，財用所以益匱也。頃歲雖得之，非朝廷遴柬而用之也。夫求而得之，是謂爲人擇官；取而用之，是謂爲官擇人，其得失不可同日語矣。臣謂宜倣漢唐舊法，稽太祖故事，自員郎至於升朝，取其經擢用而投閒者，有差遣而待次者，緣公家微累偶爾坐廢者，且以三十人爲率，俾之分治劇邑，稍假事權，優以賞勸。彼資望既高，決無干求爲縣之理。自是朝廷選擇用之，奔競者固無由而至。奔競者不至，則真才實能見矣，此愛民之先務也。

淳熙五年二月十五日進

《三朝寶訓》：咸平元年，張齊賢、王沔同定編敕，互陳利害。真宗問宰相孰可從者，呂端曰：「立法

尚寬，忌於嚴急。《周官》「刑平國用中典」，此經制也。然利不百不變法，當改革者宜從衆議。」乃詔尚書省集官議之。

臣聞箕子告武王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成王命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蓋立政造事寧免乎更張，自非博詢其利害，則朝令夕改者多矣。古先哲王曲盡群情，爲是故也。及至二漢，凡有疑事亦必總公卿博士之議，蓋本諸此。今編敕乃萬世不刊之典，齊賢等既互陳利害，真宗遂命集議，蓋以事體至重，理當博詢，殆周漢之遺意歟。若乃徒爲異說，初無確論，如近日臣寮請改薦舉之制、增常平之官，類皆繳繞繁碎，有害無益。明主方且求芻蕘之言，是以付之於外，姑委吏、戶部看詳可也，故使侍從、臺諫、兩省之官集御史府而議焉，傳聞之間，頗惑羣聽，臣竊以爲過矣。且今之薦舉不過一封之奏，數十字之詞〔二〕，猶患監司郡守虛文而無實，況條目錯雜，分數猥多，吏姦文具，百倍前日。又常平舊制，已極嚴密，借兌之罪，雖赦不原，逐州以通判主之，任非不重。今乃欲於員多之際，驟增冗官數百，其事權未必及倅，徒爲紛紛。皆是利害灼然，非待衆議而後見也。臣願繼今臣僚有所獻明，且當隨其曹部使之條具來上，須大因革乃令集議。如此則可以增重國家之體，而不失諮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某日進

開寶二年，太祖皇帝征太原，回次鎮州，幸隆興觀，道士蘇澄隱所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通儒釋諸書，名聞京師。上至鎮州，首訪求之，謂曰：「朕於京作建隆觀，欲煩師主之，可乎？」辭曰：「帝鄉繁會，非山林之士所能居也。」上曰：「師老而容貌不衰，其術可得聞乎？」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悅，賜衣一襲，銀器五百兩，絹五百疋。臣恭惟太祖皇帝當東征西伐、混一海內、日不暇給之際，特降清問，下及黃老，可謂不居其聖而詢於芻蕘矣。澄隱徒謂老子之言，而不知帝王應世之方，故其論黃帝、唐堯所以享國永年未盡合理。太祖止錫器幣，不加恩命，蓋亦知其說之平平也。臣試推而言之。昔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羆虎。既與炎帝三戰於阪泉，又與蚩尤戰於涿鹿，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西至於空峒，南登熊湘，北逐葷粥，雖欲凝神太和，其可得乎？唐堯內則親睦九族，外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於變黎民，命四子以治四時，釐百工而熙庶績，洪水滔天，試鯀九載，其施設蓋可考矣。然則所以享國久長者，實由勤勞獲報，非止無欲也。昔周公作《無逸》，謂商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皆嚴恭寅畏，勤勞不息，故天降年有永。後世如漢之光武亦灼知此理，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乘間諫

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厥後享國久長，庶幾商、周，茲非其明效大驗歟！臣故備論之，以推廣太祖經營四方、垂裕無極之意，且辨黃帝養生之說特出於道家者流，失其本指，併爲聖主勤政之勸云。

淳熙五年九月七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乾德二年七月詔曰：「官人之道，責實爲本。循塗守局，有司之常職；出淹振滯，前賢之令猷。惟彼銓衡，止憑資歷，慮有英俊，沉於下僚，言念選掄，理無滯固。自今常調赴集選人〔三〕，委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者，觀其人才，詢以吏術。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獎。」

臣聞古之銓曹任人而不任法，故蔡廓爲吏部尚書，自黃散以下悉委之自擇，而猶以爲輕己不受。唐制六品以下常參官許吏部量資注定，其材識頗高可充補、遺、御史者，以名送中書門下，聽敕受焉。事權如此，無怪其得人之多也。本朝大概任法而不任人，居其職未嘗進賢退不肖，不過察胥吏姦弊而已。今恭讀太祖乾德詔書，乃知國初自有酌中之制，近世因循，偶未舉耳。今若令尚左、尚右、侍左、侍右每遇文武官赴選之時，將歷任課績多而精力強壯者，審覈其人才，詳詢其吏術，間有可備升擢，則許長貳郎官公共考察，歲以數人申三省引驗，恭取聖裁，亦足稍收堂除不及之士，少勸赴部廉退之人。且歷任有功而無過，本部官推擇之已精，三省又從而審察之，然

後仰達睿聽，以俟旌寵，其節目固不一矣。雖欲容私而謬舉，其可得乎？況此實遵行皇祖之訓，非開僥倖之門也。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

《漢宣帝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藝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臣觀宣帝號漢中興之主，其施設次第備載於史，固不可一一而舉。然其大要乃在親擇刺史守相，察其言行，其有名實不相應，必知所以然，施賞罰焉，此綜核之功所由成也。臣試以黃霸、趙廣漢二人之事明之。霸與廣漢俱嘗治潁川，俱入爲京兆。霸能尋繹吏民語言以參考其陰伏，烏攫肉道傍，先事而知，凡某所之木、某庭之猪亦皆默記。廣漢則爲鉅筭，使吏民相告訐，設鈎距參伍牛馬之賈，吏有銖兩之姦無不知者。故班固於二人傳中皆言其聰明，皆稱其精力。自今觀之，廣漢京兆之政尤號強明，霸似不及也。然宣帝乃用霸爲御史大夫，爲丞相，用廣漢不過京兆而已，豈非以霸外寬內明，治行終長者，而廣漢專務果敢，莫爲持難，故不可大用歟？非特此也，霸爲丞相，指鷦雀爲神雀，張敞奏之；越職薦樂陵侯史高，尚書召問之。爲相五年，非無過失，而帝殊不加責，竟終厥位。至廣漢一爲司直，蕭望之舉劾，即下廷尉要斬，雖吏民數萬人守闕泣救弗聽也。嗟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其明辨如此，群臣孰得而欺之？此所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也歟！

淳熙六年春進

後漢交趾刺史無清行，吏民怨叛，三府選賈琮爲刺史。琮到郡詢其反狀，咸言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故聚爲盜賊。琮移書招撫，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公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又張霸爲會稽太守，始到，賊未解，郡界不寧。霸移書開捕，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臣聞太守古號郡將，謂其平居雖以治民爲職，或盜發境內，則當任將帥之責耳。觀賈琮治交趾，張霸治會稽，皆推盜所由起，自圖平定之策，豈嘗紊煩朝廷，勞師千里，騷動鄰路耶？臣竊聞郴、桂間自頃李金作過之後，餘風未殄，人喜寇攘。爲守帥者，倘及閒暇時並施恩惠，使有畏愛之心，檢察官吏，使無侵擾之怨，彼雖好亂，何由而作？縱或下愚無良，不可理曉，則結集必有端，布置必有跡，自可隨以郡兵誅戮之，斯爲稱職。奈何平時熟視，略不加意，迨至千百爲羣，鳴張狼顧，然後羽書交馳，陳乞調發！其於公家則勞人而費財，於田里則蹂踐傷夷者多矣。臣謂此雖小竊，行就俘馘，然與其賞焦頭爛額之功，孰若爲曲突徙薪之計？願詔荆湖南北兩路常切謹視溪洞，彈壓茶商，深思暇豫之方，力以苟且爲戒。營卒鄉丁則補其不足而訓其技藝，城守器甲

則葺其隳壞而繕其朽鈍。凡酋豪之桀黠者，作過而亡命者，皆及時區處，毋使滋蔓。仍令帥守監司每季開具管下盜賊有無萌芽，先事措置以聞，後不如言，必底於罰。庶幾協心舉職，共銷未然之患，實上策也。

淳熙六年某月某日進

《前漢·霍去病傳》：去病爲人，少言不泄〔四〕，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五〕。」

臣觀自漢至今言將帥者多推衛、霍，蓋武帝欲攘却四夷，諸將少能成功，惟二人者每出必捷，斬捕首虜，動以千萬計，安得不謂之名將哉？然讀二人傳，其平居初無高談闊論，臨陣亦未聞奇謀秘策也。所急者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忠義之氣激於中，故摧陷之勇爲士卒先爾。此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若趙括者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不用則已，用爲將必破軍。」已而果然。夫以括學兵法而敗，去病不學兵法而勝，則將不在乎紙上語也審矣。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臣聞古者設官分職雖或不同，至於久任則成功，數易則廢事，其理一也。在昔唐虞，用稷、契、皋、夔，終其身而不易。想夫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之際，不過加一爵秩服章而已。若乃鯀績弗成，便當放殛，顧亦候九載然後黜者，非特深知數易之爲害，猶或望其有功也歟！後世乃以不待次而舉爲得才能、勸事功之術，臣竊疑焉。夫卓絕之才十無二三，大抵多中人耳。其在官也，倘不俟之以久，則將席未及煖已盼盼然揣摩捭闔，懷向背而圖速化，其於公家之事不過便文自營，趣了目前。雖有才智之士，亦且隨風而靡，事功果何自而勸乎？故臣竊謂惟久任則可使其心安，其心安則可使展盡底蘊，無復苟且之志，是乃所以勸事功也。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進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瘞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臣聞農者，天下之本也。終歲勤動以養君子，其用力也勞矣。以文帝詔書數下，勸勉種植，初則賜租稅之半，已而盡除之，太倉之粟卒至於紅腐不可食，非敦本之效歟？臣竊觀陛下念駐蹕之地商賈輻輳，思有以阜通而寬裕之，乃斷自聖心，盡蠲征税。關譏而不征，古以下缺〔六〕。

缺題

上缺下於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古者聖王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

臣聞從諫於未然者，聖主也；納忠於先事者，良臣也。故舜造漆器，諫者已多；宣王晚朝，箴規隨至。譬如人之養生，常謹畏於康健無事之日，醫以治病，長隄防於血氣未衰之時，則美疢何由而生？毒藥何由而用？此天下至理，爲國者所宜法也。觀太宗之明，蓋有得乎此。以謂軍國之重，一日萬幾，都俞之間，固欲盡善。然而思慮容有未至，裁決容有未周，布之朝廷，行之四方，一或非宜，其害甚廣，故許諫官預聞議論，隨事規正，小者更立，大者徐改，可謂明致治之源，知聽言之要矣。當是時，朝廷無闕政，臣下無微訐，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由此也夫！

《承明集》卷四。

〔一〕時雖：原作『特』，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二〕十：原作『千』，據右引改。

〔三〕赴：原作『選』，據右引改。

〔四〕言：原作『年』，據明抄本、四庫本及《漢書·霍去病傳》改。

〔五〕至：原作「在」，據右引改。

〔六〕原按：此條之末并下條之首各本俱缺，考目錄載卷四《經筵故事》十三首，檢查只十二首，是此條後全佚一首也。別本有每行二十字者，凡空十四行，不知有所據否，俟考。

全宋文卷五一四三

周必大 一三〇

東宮故事九首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唐吳兢《貞觀政要》：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能代人力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見其依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爲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可以自鑑。』」

某聞成湯，聖人也，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武亦聖人也，其《几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其《杖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大哉，法度之言乎！至

哉，勸戒之意乎！蓋夫指物陳謨，切而易見，循常論事，泛而難遵。今也凡吾起居湯沐之間，無非箴儆防閑之語，使目熟乎瞻視，心熟乎思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怠惰不生，兢懼日至，國家何由而不治？身名何由而不泰？商、周所以卜世卜年長久不墜者，用此道也。後世聰明睿知之主莫如唐太宗，凡古今興衰治否之由知之審矣。謂太子爲天下本，故於訓迪無所不用其至。嘗語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爲說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時有乖疏，得人諫諍方始覺悟，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卿等常須以此意談說，令有所補益。」太宗此論非不丁寧切至矣，然猶自疑泛而未切也，於是或因臨飯，或因乘馬，或喻舟水，或假曲木，反覆援證，開導數四，必欲太子遇物而深思，隨事而知戒，其視湯銘盤盂，武王銘几杖，夫何遠之有？真得教子之誼哉！

十一月十四日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三日辛巳，內出手札示王欽若等曰：「昨覽《君臣事迹》進草將帥部仁愛門，若以贖還俘略、振恤饑饉、暴體必瘞、秋毫不犯，斯數事近乎仁愛矣；如張楊爲大司馬，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及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今衆官評品，謂之仁愛，斯則異矣。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以威禁暴，以刑止殺，先之以號令而下知懼，均之以甘苦而衆不携。今謀危發覺，輒原不問，而又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事也。」朕向在藩邸，屢令邢昺講習諸書，因記《春秋》

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以爲不察有罪，其喪師也宜乎。今張楊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此尤宜旌別淑慝，更商度之。」

某觀夫子之論學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蓋爲學之道，必欲深造自得，則非樂之不能也。恭惟真宗皇帝天資高明，固已超冠前古，又能篤好學問，中心樂之。由咸平至於祥符，蓋即位十有三年矣，而藩邸之時與講官邢昺講論《春秋》之說尚記於胸次，非樂之不忘，能如是乎？景德澶淵之役，奮發威斷，坐制北虜，而堅百年和好之約；東封西祀，制禮作樂，馴致太平，而洗五代見聞之陋。文武兼用，爲億萬年無窮之基，皆學之效也。猶且不自滿假，命儒臣學士裒集君臣事迹以爲龜鑑，每成一門，先上其稿，乙夜披閱，訂正是否。彼前代帝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固我真宗之所戒也。若乃論將帥先乎威刑，牧宰貴乎撫恤，則又聖學淵懿，非當時群臣之所敢望。嗚呼，遠矣哉！

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漢·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

人也。」

某觀漢文帝時能勸太子以學者有二人焉，賈誼、晁錯是也。誼言太子自幼至於長，自長至於冠，皆以《詩》《書》《禮》《樂》爲本，保、傅教喻爲急，其與《禮記》所載文王教世子之法若合符節。當是時，初經秦火，六經不存，記禮者尚未備，而誼獨以少年，能誦《詩》《書》，力論三代有道之長，暴秦無道之短，則其淵源蓋有自矣。劉向稱其論甚美，且謂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非虛譽也。晁錯則不然，雖有臨制臣下、聽言受事、安利萬民、忠孝事上之四說，然大要專欲太子知術數。夫謂聖人之道爲道術則可，謂之術數可乎？今不贊太子以聖道，而欲太子知術數，其背禮經多矣。蓋錯天資峭直刻深，素以刑名爲學，在景帝前以辨得幸，故有智囊之號，則其學之不正從可知矣。厥後東市之誅，無足深恤。司馬遷乃曰：「賈誼、晁錯明申、韓。」嗟乎！此言指錯可也，誼豈明申、韓者哉？竊見講官方敷繹《文王世子》之篇，是敢舉誼說以推廣禮經之旨，以裨聽覽，且無使誼與錯同科云。

十二月十一日

真宗皇帝《承華要略序》：「皇太子爰自齠年，即彰敏悟。既親外傳，彌顯英聰。每視膳之有餘，則披文而忘倦。朕喜其好學，念及貽謀。昨者偶以清閒，徧觀冊府，因得《青宮要記》，頗合素心。洎夫詳閱其中，亦多未備，於是精求雅誥，更廣異聞，頗歷歲時，漸成編軸。或逢暇景，乃運柔毫，各

附篇章，述爲論贊。雖慚淺近，無所發明，庶俾元良，愈隆至業。聊題於此，以記其端。凡五十篇，分二十卷，名曰《承華要略》云爾。」

某聞唐太宗嘗作《帝範》十有二篇，釐爲二卷，以訓太子。上卷一曰君體，二曰建親，三曰求賢，四曰審宮，五曰納諫，六曰去讒；下卷一曰誠盈，二曰崇儉，三曰賞罰，四曰務農，五曰閱武，六曰崇文。此十二條者，政治之大端，安危之明戒也。逮我真宗皇帝萬幾餘暇，親製《承華要略》，總五十篇，分二十卷，豈特增廣前志，實欲該貫今古。率皆述事於前，立論於中，而爲贊於後。凡六經之文，歷代之史，百家之說，撮其樞要，無所不備。雖聖謨淵懿，未易窺測，至於先後之序則可得而言焉。蓋儲貳正天下之本，故先之以《主器》。性質繫染習之端，故次之以《謹習》。人之行始於事父母，故次之以《述孝》。孝之至在乎敬宗族，故次之以《睦親》。行備於內必求正於外，故次之以《崇師》。崇師以求益也，故次之以《務學》。學莫大乎六經，故次之以《宗經》。經所以明道也，故次之以《貴道》。道然後有德，故次之以《尚德》。德然後有仁義，故次之以《仁義》。本仁祖義，不可不勤，故次之以《勤志》。志廣功崇，不可不謙，故次之以《持謙》。謙者卑以自牧之謂也，故次之以《恭謹》。恭者無所不敬之謂也，故次之以《戒謹》。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故次之以《兢懼》。臨事而懼，則語不可不擇，故次之以《出言》。出言既善，則儀不可以不肅，故次之以《正容》。容正於外，又當修飭其內，故次之以《治身》。身修於內，人將取則焉，故次之以《好尚》。好尚不審，必爲物惑，故次之以《聰明》。聰明太

過，必失之察，故次之以《清心》。存其心則知其性矣，故次之以《養性》。性不能守者利慾汨之也，故次之以《去奢》。去奢莫先乎儉，故次之以《節用》。節用者天所相也，故次之以《致福》。自是而上，所以修身行己者至矣盡矣，又當擇左右前後之人爲己之助，故次之以《禮賢》。賢不易知也，所禮非其人，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矣，故次之以《知人》。明乎知人，則賢能可得而擇，故次之以《選士》。士雖被選，不用其言亦何補哉，故次之以《從諫》。雖然，聽言亦多端矣，辨足以惑衆，智足以濟姦，伺上之好惡而轉移是非，因事之疑似而汨亂事實，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雖帝堯之明，壬人猶在所難，孔子之聖，佞人猶在所遠，而況於後世乎？故以《辨佞》終焉。蓋佞者，才也。惟有才者爲難辨，今而能辨，是乃學之大成也已。殿下毓德春宮，固已日聆聖訓於侍膳問安之際，倘復遠稽唐宗之範，熟復章聖之書，則三善皆得，萬邦以正，豈曰小補之哉！此篇又見《玉海》卷二八。

十二月二十三日

《資治通鑑》〔三〕：漢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帝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興遂固辭不受。

某聞膏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人不見其形。親族之在左右前後也亦然，有忠誠惻怛之實而無貌敬心疏之嫌，則其漸漬薰蒸殆若膏澤和氣，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三代而上，自公卿至於大夫、士，非同姓之伯父、叔父，則異姓之伯舅、叔舅也。平居暇日，相告以善而無隱，相勉以義而無疑，懇懇惓惓，人莫得間。此在上者所以日見正事，日聞正言，日行正道，以至於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觀周公、召公之於成王，尊則叔父，而或爲太傅，傅之德義，或爲太保，保其身體，又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蓋親親之意，實行乎中，算計見效，豈他人所能及哉？光武中興，其知此矣。故凡一時佐命之臣與夫在朝篤實之士可傅太子者頗多，然懼進見之有時，內外之有別也，於是又擇母黨之賢者爲之輔導，非以懿親近戚，相與無間，則朝夕啓處之間，談笑語默之際，如膏澤之漸漬，和氣之薰蒸，可以獲無窮之助歟！茲固三代之遺意，不可以不辨。

淳熙三年正月四日

後漢太子少傅桓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佑，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

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六經之文易見，六經之道難窮。分章摘句，考核同異，是文也易見者也。若乃由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是之謂六經之道，夫豈一朝一夕所能究哉？觀昔之人終日孜孜，講論不倦，期於深造自得而見日用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顯宗天資高明，年十歲已能通《春秋》。及爲太子，選求明經，擢桓榮弟子何湯傳授《尚書》，已而召榮入侍，榮又薦同門生彭閎。前後三人，實傳一家之學。榮常止宿太子宫，積五年，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焉。夫以講學如此之專，閱時如此之久，然後至於有成，則六經之道可謂難窮矣。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雖繇帝兢兢業業，下身遵道之所致，抑亦榮輩連年講勸之效歟！

二月六日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斬於朝堂。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耳。」

某聞五帝盛時，上多吁咈之辭，下鮮諫諍之語，此所謂神聖，其臣莫能及者也。三王之世則不

然，合謀相輔乃能計安天下，此所謂臣主俱賢者也。五霸又異是矣，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乃能有濟，此所謂不及其臣者也。唐之太宗，上方五帝爲不足，下比五伯則過之。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是固有三代之遺風矣。又得王、魏等夙夜盡心，彌縫左右。上無闕失則已，有則其臣未嘗不言；下無規諫則已，有則其君未嘗不聽。此德業所以日新，政事所以日舉，中國所以平治，夷狄所以率服者也。然則三代以降，臣主能俱賢者惟唐爲近之。高宗之爲太子也，耳目熟於見聞，陶染得於定省，因事獻言，斯亦賢矣。惜乎中常之性易流，骨鯁之臣難得，永淳而後，太宗之業衰焉。《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可不念哉！可不懼哉！

三月十一日

《舊唐書·劉憲傳》：明皇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皆重於學，至於光耀盛德，發揚令聞，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宜略知大意〔四〕，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明皇甚嘉納之。

某聞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堯、舜至於孔子，皆以生知之質，日躋之聖，猶且汲汲皇皇，

不敢自暇，況後世之君，可不重於學乎？雖然，此所謂學，固非以辨析章句爲能，考核同異爲博也，蓋亦有要道焉。孝於親，使天下之人知父子之道矣；尊於君，使天下之人知君臣之義矣；敬其長，使天下之人知長幼之節矣。三者既備，則又即方冊之所載，覽古今之興廢。如三代有道而長者，仁也，勤也，儉也，豈不足以爲準繩乎？秦隋無道而短者，不仁也，怠荒也，奢縱也，豈不足以爲龜鑑乎？又如漢之初，其君莫不知人善任使，莫不從諫如轉圜，賞未嘗不當功，罰未嘗不當罪。向使子孫率是以行，雖自百世至於萬世，何亡國敗家之有？及其衰也，莫不昧於知人，莫不樂於自用，賞以私而不以公，罰以情而不以罪。是故或奪於外戚，或壞於強臣，前車覆而不誠，履霜至而莫辨。是皆成敗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劉憲欲太子略知大意，則用功少而獲利多者，其在茲乎！

三月二十四日

《說苑》：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五〕，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危亡者未之有也。」

某觀《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及三年大比，則以其數詔司寇。司寇

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夫王者至貴也，民數至賤也，今以至貴拜至賤，又且登之於天府，然則管仲謂君人以百姓爲天，豈無所據而言哉？抑嘗以典謨參之，舜之授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皋陶之告禹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常情言之，可畏惟君，民何爲哉？莫高匪天，民何與哉？今聖賢之言如此，何也？蓋民者，天之所生也。其形雖殊，其氣則通。斯民歡欣和樂，則三光全，寒暑平，禍亂不作，災害不生，而邦寧矣。斯民太息愁恨，則日月虧，五行沴，年穀不登，癘疾交至，而國危矣。是猶形影之相隨，埧簾之相應也。故人君不欲得天則已，如欲得天，捨民而何以哉？嗚呼！管仲此言非伯者之言也，《周禮》之言也，典謨之言也。《承明集》卷五。

〔一〕事：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二〕固：原作「因」，據明抄本、四庫本及《漢書·賈誼傳》改。

〔三〕通：原作「寶」，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四〕宜：原作「資」，據四庫本改。

〔五〕民之：原作「人而」，據四庫本及《詩·小雅·角弓》改。

全宋文卷五一四四

周必大 一三一

東宮故事十首

淳熙三年六月四日

《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人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某聞人君量才而授任，人臣量能而受職。既授任矣，必循名而責其實；既受職矣，必竭節以守其官。夫然後上無廢事，下無充位，而國家之政修矣。昔者孔子之聖，其道固可以致主於堯、舜，措俗於成、康。然而爲委吏則會計當而已，爲乘田則牛羊茁壯長而已。蓋以爲吾之官在於是，能守其官則道行其中矣。推而上之，爲大司寇權行相事，則首誅少正卯以懲亂政，請治陳氏之罪以

明王法。未三月而粥羔豚者不飾價，男女行者別於塗，內焉道不拾遺，外焉齊歸侵疆，茲非守官之效歟？由漢以來，上不能量才而授任，下不能量能而受職。英俊或沉於下僚，庸夫或竊於高位。故爲有司則莫知出納之吝，爲守令則鮮著循良之稱。居當言之地，緘默而不言；當可行之時，退避而莫行。方位卑祿薄，則曰「吾未能有所爲也」，而莫之爲；及位尊祿厚，則曰「吾不敢有所專也」，而莫肯爲。嗚呼！是曾虞人之不若也，國家何賴焉？雖然，人君正己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苟能探本反始以化天下，則雖虞人之賤猶將守其官而不失，況於士乎？況於大夫乎？

六月十六日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寢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通，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大學助教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值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某聞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而告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夫大臣而用正人固理之常，無可疑者。彼侍御僕從之小臣亦用正人，何也？蓋大臣進見有時，議論有節，禮雖隆而情則疏，始雖敬而久則怠，非如小臣平居暇日，游宴偃息，未嘗不預。倘於此得正人而侍左右，則從容暇豫，拾遺補過，無往而非益，此所以出入起居罔不欽也歟！今太宗方在藩邸，當干戈甫定、庶事未備之時，已能集英髦而與之游，分爲三番，更日值宿。朝謁公事之暇輒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想其古今成敗，政事得失，人之賢否，民之情僞，上無所不問，下無所不言，志同氣合，其益多矣，是真得成周之遺意者也。厥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由太宗天縱之聖，亦諸賢從容暇豫拾遺補過之助也。嗚呼，盛哉！

七月三日

《後漢·光武紀》：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奏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某聞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雖有貴賤尊卑之殊，其不可不勤則一也。昔周公作《無逸》，歷叙商、周之君。如中宗治民祗懼，是以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是以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自

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厥享國亦五十年。彼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則亦罔或克壽，其利害得失豈不昭然易見耶！惟光武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故能明謹政體，總攬權綱，可謂得商、周三君勤勞之義矣，享國永年，不亦宜乎！顯宗乃勸以黃老養性，優游自寧，是豈《無逸》之指哉！

七月十二日

《漢書·帝紀》班固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

某聞堯舜之時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禹亦以卑宮室爲美，峻宇雕牆爲戒。此帝王恭儉之意，歷代以爲模範者也。夫臣民之家，力苟有餘，猶能治居室，營臺榭，爲瓌偉絕達之觀，豈擅四海九州之富，備千官百辟之奉，而不能捐百金作一臺乎？蓋人主措心積慮，與臣民不同，土木盛則財用殫，財用殫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力屈，民力屈則禍亂作。是故始皇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旂，周馳爲閣道以象天漢。既而盜賊徧天下，秦室以亡。煬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詔於汾水之原營汾陽宮。既而義兵四起，隋祚傾焉。由是觀之，文帝所以不爲露臺者非惡之也，非吝百金也，惜民力也，欲保萬世之基也。上方堯、舜、禹之三聖，其庶幾乎！

七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爲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爲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某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成天下之性，故澹然而無所欲；衆人以情逐欲，故紛紛而有所感。欲知聖與愚之辨，特在嗜好之有無而已。況人君享四海之富，宅億兆之上，一嘖焉下無不懼，一笑焉下無不喜。苟不能清心寡慾，使嗜好或形於外，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陳大夫好巫而民淫祀。今符彥卿一藩鎮耳，以射獵爲樂，初非過舉，而其弊遂至擾民，爲人上者果可不審所尚哉？歷觀前代創業垂統之君，繼體承祧之主，當天下平定，往往嗜欲紛起，不溺聲色則殖貨利，不事盤游則耽逸樂。於是讒諂面諛之人窺其私而逢其惡，使既安之業復危，已治之功復替，此古今通患也。惟我太宗則不然，手平僭僞，身致太平，功成矣，德盛矣，方且淡然無欲，惟讀書以鑑成敗。嘗謂宰相曰：「朕承累朝喪亂之後，勵精求治，祁寒暑雨，未嘗自便。若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壅，百姓何訴？」大哉言乎！姦佞雖欲窺測聖意，何自而入？誠可爲萬世法矣。

八月八日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某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今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某聞自古人君爲治，往往銳於初，怠於中，肆於後，此歷代之通患也。試以唐論之，所可稱者三宗。如明皇始用姚崇、宋璟之言而定禍亂，繼納韓休、張九齡之說而致太平。及其久也，專信李林甫，蔽塞視聽，至謂諫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卒使明皇不聞其過，馴致幸蜀之役。憲宗始聽李絳、白居易之忠告，繼用崔群、裴度之至計，削平僭叛，再興唐室。及其久也，坐受皇甫鏞之欺而不疑，深惡裴潏之諫而加貶，卒至於輕信方士，服餌金丹，不

得其終。獨太宗則不然，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功德如此，尚何假群臣之進言哉？然而尊魏徵如師友，待魏徵如骨肉，褒崇賜予，殆無虛月。既詢昔者之善否，又計後來之得失。嗚呼，若太宗者可謂善於求諫矣！徵亦能隨時指事，深切著明，不以患失爲心，不以逆耳爲懼，必欲人主思始而善終，據舊以鑑新。嗚呼，若徵者可謂善於納忠矣！君爲賢君，臣爲良臣，其由此也夫！

八月二十五日

《貞觀政要》：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僞，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爲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耳。」

某聞商之高宗，周之文王，或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或卑服即康功田功，惠鮮鰥寡，是以享國長久，號稱賢君。在後之人，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惟耽樂之從（二），是以基業浸衰，貽笑後世。周公作《無逸》，表而出之，凡所以爲帝王之龜鑑也。唐太宗之心，其有得於此乎！嘗謂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爲說百姓間利害事。」又謂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不解親君子遠小人。」又謂荆王元

昌、吳王恪、魏王泰曰：「自漢以來，帝弟、帝子覆亡非一，并由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宜鑑戒熟思之，簡擇賢才爲汝師友，受其諫諍，勿得自專。」其說諄諄，於再於三，今復以是語房玄齡，可謂深得周公《無逸》之意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太宗其有焉。

九月十三日

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爲急，其間亡逸者多方訪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秘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并列篇目，蓋求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複，甚無謂也。」

某聞人君潛心經典，最爲急務，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要皆在於此，而又有聖帝明王已行之事可以爲法，昏君亂臣已往之失可以爲戒，此所以汲汲孜孜博觀約取而不敢怠也。《書》不云乎：「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茲不易之理也。今未暇遠求歷代，姑以本朝觀之。太祖初得天下，外有五代僭僞之國，內有前朝跋扈之將，蓋四分五裂時也。乃於即位之月首幸國子監，次月又幸，仍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親制文宣王、兗公二贊，且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自常情觀之，豈不疑用武之時不應以此爲先？而太祖聖慮卓然，獨出百王之表，一掃唐季之弊，然則立萬世之基業，追三代

之盛治，不在此舉乎？真宗以濬哲之姿，纘安平之緒，其留意斯文有自來矣。厥後破北狄於澶淵，定西戎於靈夏，武功雋偉，皆由自昔讀書之效。此我宋家法，是以表而出之。

某月某日

唐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某觀唐自太宗納諫之後，能繼之者其惟憲宗乎！知李絳數論朝政得失則擢在左右，見白居易詩篇規諷時事則召入翰林，今又宣諭宰相如此，真得太宗之用心矣。雖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策試賢良方正，本以求鯁切之論也，及牛僧孺等言直則反行斥逐，至於考官亦坐譴謫。其不能繼太宗一也。裴均違約束進銀器，絳等請却之，不惟不從，又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其不能繼太宗二也。絳數言吐突承璀之姦^{（二）}，既出爲淮南監軍矣，一旦奪絳相位而召承璀爲中尉。其不能繼太宗三也。淮西既平，浸以驕侈，皇甫鏘、程昇曉其意，數進羨餘，并得同平章事。裴度力言不可，乃疑爲朋黨。其不能繼太宗四也。信方士之說，求金石之藥，起居舍人裴潯論其無益，貶爲江陵令。其不能繼太宗五也。嗟乎！憲宗號爲聽言納諫者，猶不能自克，失其初心，又況於無意者乎！然則貞觀之治比隆成、康、元和之政不得其終，於此大可見矣。

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資治通鑑》：唐元和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某聞喜同而惡異，衆人之情也。喜同則諂諛日至，惡異則直諫日疏。諂諛至而直諫疏，國家欲不亂其可得乎？爲人上者所宜加察也。今憲宗既知李絳之賢，又知李吉甫之佞，明示黜陟可也，顧使之并居相位，是何異薰蕕同器，牛驥同皂，其不相爲謀也必矣。蓋嘗考之古今，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朝太宗也。武帝謂汲黯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是固知其賢矣。汲黯質責張湯文深小苛，面觸公孫弘懷詐飾智，則忽而不察，反用弘爲丞相，湯爲御史大夫，而棄黯於外郡。然則諂諛安得不至，直諫安得不疏乎？我太宗則不然，尹京之日，賈琰、竇偁同在幕，琰便佞多希旨，偁嘗疾之。太宗與諸王宴射，琰在側，屢贊德美，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乎？」太平興國中，太宗擢偁參知政事。中謝日，上謂曰：「卿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上曰：「非也。卿嘗面折賈琰，朕賞卿直耳。」然則諂諛何由敢進，直諫何患不聞乎？故曰莫不善於漢武帝，莫善於本朝太宗也。《承明集》卷六。

〔一〕惟：原作「爲」，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二〕璫：原作「璫」，據明抄本改。下同。

全宋文卷五一四五

周必大 一三二

東宮故事十四首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說苑》：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某聞人臣之功有二：有用一己之力者，有用衆賢之力者。用一己之力雖曰甚勞，然利澤加乎世者爲有限。用衆賢之力雖曰甚逸，然利澤加乎世者爲無窮，此不可不辨也。昔春秋之際，齊有管仲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厥功大矣，及身沒之後，齊遂不振。鄭有子產，愛民如母，爲國

以禮，晉、楚雖強，不敢加兵，功亦大矣，及身沒之後，鄭隨以弱。是二子者惟用一己之力，故功不傳於後世。若乃鮑叔知管仲之賢而進之，所以致齊國之霸；子皮知子產之賢而進之，所以致鄭國之興。是二子者能用衆賢之力，故功不止於一身。向使管仲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齊，子產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鄭，則齊之霸、鄭之強，雖百世可也。吾夫子論人臣之賢，真得其要也哉！

二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真宗咸平三年，對太子太師張永德於崇政殿，自午至未，復數刻罷。

某聞唐宗之盛莫如三宗，考其致治之由，皆以親近文儒、勤詢政事爲本。如太宗之爲秦王，開天策府，置官屬十八人，分爲三番，更日宿直，朝謁之暇輒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乃寢，故能成貞觀之治。其後有若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當時有以爲無益徒費者，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上重其言，故能臻開元之盛。又其後有若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故能致元和之功。逮我真宗纂安平之運，守盈成之業，方且不自滿假，勤於詢訪，引對舊臣，至移時而未已，視唐三宗可以無愧。咸平之政度越有唐，豈無自而然哉！

某月十二日

唐李晟收復京師，上思晟勳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貞元五年九月，晟與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勳力，詔曰：「昔我烈祖掃隋季之荒屯，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昭文德，恢武功，乃圖厥容，列於斯閣。在中宗時則彥範等著翊戴之績，在明皇則幽求等申翼奉之勳，在肅宗時則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於壁焉。」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於門左。

某聞高爵厚祿寵待將帥，足以富貴一時而未足榮耀後世。若乃人主既製紀功之碑，又親爲圖像之詔，又命皇太子書以賜之，此豈特一時之寵哉，殆無窮之榮也。觀唐中興，所謂將帥固不爲少，其能以功名始終、有譽無疵者，惟郭子儀與晟二人而已。窮富極貴，誠若相埒，至於當宁製褒嘉之文，儲宮垂翰墨之寵，此則晟之所有而子儀之所無也。抑嘗推原其故，晟雖起自軍中，然天資忠義，慕魏鄭公之爲人，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而子儀多言軍政，他無聞焉，論將帥之事爲有餘，論大臣之事則不足。兩朝待遇，固自有輕重哉！

六月三日

孟光問卻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

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言，皆家戶所有爾。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耳。」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懽，既不得妄有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光曰：「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不力強致也。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以光言爲然。

某聞夫子之論學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自叙則又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敢以生知自居，必處己於好學之次，而況於後之人乎？且所謂學者何事也？仁義禮智四者，其大端也。孟子論此最爲詳悉，其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惻隱而擴焉，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自羞惡而擴焉，則無一事不合乎宜；擴我辭遜之禮，則強暴紛爭可得而弭；擴吾是非之智，則愚賢能否可得而辨。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保四海。帝王之學，如是而已。今孟光謂太子讀書不當效博士竭力博識以待講試，其言似可取矣，至論權略智調則非也。蓋三國之士以詐力相高，往往有戰國之遺風，故其所言駁而不純，竊謂當以爲監，而以孔孟之學爲法。

某月某日

《周易·繫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詩·小雅》：「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一）。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書·盤庚》：「予告汝於難，若射之有志。」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禮記》：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孟子》：「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某聞射者，男子之事也。國家世子生之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固未知夫穿楊之巧，飲羽之勁，威儀技藝之盛也，蓋欲明修身進德，建功立事，舉由乎此也。載道如六經，明道如孔、孟，其論射多矣，今各舉一端而言之。是故威天下者存乎《易》，錫有功者存乎《詩》，況行事者存乎《書》，詢賢能、觀德行者存乎《禮》，明揖遜、比規矩者存乎孔、孟，有天下國家者所宜留意也。

七月二十三日

唐太宗征高麗，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多衣敝，吾獨御新衣，可乎？」師還，太子進新衣，乃易之。某聞《書》戒「蠻夷猾憂」，《詩》稱「戎狄是膺」。彼其侵侮中國，攻擾邊塞，若不命將遣戍，驅而出之，必將爲斯民之害，此高宗所以伐鬼方，宣王所以伐玁狁也。唐太宗則不然，貞觀之際，宇縣既已清晏，蠻夷既已讐服，獨高麗小醜，介居海東，初未嘗爲國家之害，而帝好大喜功，以人主之尊下行將帥之職，動衆遠征，經寒涉暑，至於師老糧匱，水潦大至，然後班師。剪草填道，毀車爲梁，不知自悔，方且眷眷於一袍，必欲見太子而後易，是不過欲太子知其與士卒同甘苦耳。殊不知輕萬乘而履危道，非所以訓也。帝嘗謂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所謂躬自言之，躬自蹈之者歟！

八月五日

《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某聞自古帝王之勤者，莫如文王。其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日中

又至；及暮又至。春夏則學干戈，秋冬則學羽籥，弦誦讀書，殆無暇時。爰暨即位，則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勤勞蓋如此，故《傳》美之曰：「文王既勤止。」又曰：「文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所以爲三王之冠，而後世鮮能及也。今聖主宵旰圖治，未嘗逸暇，中外臣民，戶知之矣。昨日殿下出示所賜御製《新秋雨過書懷詩》，其斷章有云：「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恭讀再四，心目眩駭。回視文王之德，若合符節。彼漢高《大風》之歌，武帝《秋風》之辭，方之蔑矣。惟殿下因宸章之及，充天性之勤，侍膳問安之餘，孜孜以講道藝親輔翼爲念，於以上副聖意，使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不亦美乎！

七月二日

《史記》：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官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某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夫以日月之明不能無過，其卒能照臨萬方者，以更之速也。是故改過不吝者，成湯之聖也；不貳過者，顏淵之賢也。然則人君之於言動雖有過差，初未爲害，顧改之何如耳。今成王削桐葉以戲其弟，爲史佚者告之以「天子無戲言」是也，若就其戲而成其失則非矣。幸而叔虞之賢封之可也，假令叔虞如象之傲，不足以君大

國，亦將封之乎？又不幸他日成王許其臣以非常之爵賞，加其臣以非罪之刑戮，亦將實其言而行之乎？殆非所以示萬世也。其後漢惠帝時以朝太后於長樂，數蹕煩民，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此正得成湯改過不吝，顏淵不貳過之義矣。叔孫通不能將順其美，乃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遂詔有司立原廟。嗚呼！叔孫通之告惠帝，正猶史佚之告成王，徒知教人主以遂非，而不知導人主以遷善，此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所以深譏其謬也歟！

某月某日

《三朝寶訓》：至道元年，太宗謂近臣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奢逸爲念，而以勤政爲樂，光陰迅速，不覺日月之逝。大凡理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僞，四方遠近巨細無不通達，方可控御天下。前代人君多爲左右所制，德宗纔發言，盧杞已知，如此天下何由得理也？」

某竊觀自唐堯至於五代凡三千三百年，其間惟三代、漢、唐享國最久。然而夏傳十六王，其可稱者啓與少康而已。湯傳二十八王，其可稱者僅六、七作而已。周傳三十六王，其可稱者成康太平、宣王中興而已。漢祀四百，則不過乎七制。唐世二十，則不過乎三君。此無他，君子常少，

是以治世如此其少也；小人常多，是以亂世如此其多也。惟我太宗篤於稽古，勤於爲政，照前代之得失，察斯民之情僞，進君子而退小人，削僭僞而底混一，固已追堯舜之軌轍，陋漢唐之陵夷矣，猶且不自滿假，諄諄然以德宗爲戒，卜年萬億，豈無自而然哉？

七月十二日

《前漢書·晁錯傳》：「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

某聞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疏九河、瀾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民得平土居之。是豈逆水性而激之哉？凡以順其流而已。夫民猶水也，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故三王之治，專以本人情爲急。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其所以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則損上益下，薄於己而裕於民，此其所以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則保國如保身，養民如養氣，此其所以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則薄其稅歛，寬其征役，此其所以節而不盡也。凡是四者，皆因人之所利，不強人之所難，自然民歸

之，如水之就下，國家其有不長久者乎？昨日獲侍講坐，因《禹貢》治水之說及三王治民之理，是敢申言之。

八月十一日

《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旂靡，故逐之。」

某聞戰以勝爲主，然所以致勝者蓋有二道：下得民心，上符天意，是謂必勝之理；將帥智勇，甲兵犀利，是謂必勝之具。以必勝之理濟必勝之具，不戰則已，戰則無敵於天下者，帝王是也。恃其將帥甲兵，置民心天意而不問，雖或幸勝，終亦必敗者，秦、隋是也。春秋之時固不及帝王之盛，然其遺風猶有存者。觀曹劌之問，莊公之對，始欲加民以惠，次欲事神以信，終欲察獄以情，得民得天，庶或兩盡。然後因曹劌之謀而用其將帥甲兵之力，齊師雖衆，能勿敗乎？厥後僖

公遵先烈而定淮夷，魯人作《泮宮》之詩美之，其三章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此言得人情而後可以成功，即莊公惠徧民從之義也。其四章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此言合神聖而後可以獲祜，即莊公信孚神福之義也。其五章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又言以情察大小之獄，然後能成其功也。此二公者時雖不同，而先後之序若合符節，其戰勝之良法歟！

某月某日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拆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大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某聞湯有七年之旱，自古以爲異而記之。賈誼嘗告漢文帝曰：「世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晁錯亦曰：「湯七年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觀二子所言，殆將以水旱爲自然之數矣。今劉向謂成湯以六事禱旱於山川，已而大雨，乃專繫乎人事，何耶？竊嘗論之。二子勸文帝不可恃歲豐而忘儲蓄，欲其務農重穀，爲先事之備，是固修人事之一端也，特其語未大耳。若劉向所記則大矣，爲政有節，使民以時，苞苴不行於下，讒夫不昌於內，宮室無所營，女謁無所施。兼是六者，自然百姓和樂，政事宣昭，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

全，寒暑平，尚何凶年之足慮哉？

某月某日

後漢章帝建初八年，虎賁中郎將竇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逼，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公主園時，何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太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某聞古之姦臣所以能欺其君者，必挾詭譎之智，左右之助，然後上之人爲其所蔽，有不能察。此歷代之通患，不足深怪。今章帝則異乎是，既知竇憲恃勢而奪公主之園田，至引趙高指鹿爲馬以爲喻，則憲欺罔之罪昭然矣，釋而不誅，尚何懼哉？善乎司馬光之論曰：「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蓋彼或爲姦而上不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畏矣。

十二月九日

真宗皇帝判開封府日，嘗以手書詢於太子賓客李至。至答牋云：「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

喜與憂并。何則？某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爲碩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爲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溫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懷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爲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喜乎？然則愚者千慮，亦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所未睹，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通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猶命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謹命令必以簡，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絕邪僻必以道。有一於此，猶爲善政，況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苟賜於司南，爲政何慚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某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羣爻稍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謹奉牋以聞。某以恐以懼，叩頭叩頭，謹牋。」

某聞舜大聖人也，好問而好察邇言。孔子亦大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名於郯子。然則不恃其生知而孜孜乎訪問，聖學之先務也。仰惟真宗皇帝天縱將聖，濟之多能。其在東宮南衙之時，凡古今治理、天下萬事，固已周知而自得之，然且形於手書，詢問僚屬。始以發蒙

延譽之語，繼以向隅觀政之慮，勤勤懇懇，如待朋友，其視虞、舜、孔子可謂異世而同符矣。李至因是陳《易》象《謙》卦之旨，所以堅聖意也。蓋六十四卦雖《乾》、《坤》猶有悔有戰，惟《謙》卦初六、六二、九三皆吉，六四、六五、上六皆利。故天道、地道、人道，莫不以謙爲貴。厥後真宗守之而勿失，勉之而勿怠，景德、祥符之際，生民康泰，政化大洽，豈無自而然哉？
《承明集》卷七。

〔二〕天子錫：原作「矢錫予」，據明抄本、四庫本及《詩·小雅·彤弓》改。

全宋文卷五一四六

周 必 大 一三三

東宮故事十五首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嘆曰：「妾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成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疋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某聞愛其息女，人之常情也，況以萬乘之主，天下之富，獨不能厚一女子資送而盡其親愛之道

乎？魏徵於此猶以不當倍於長主爲諫，可謂有責難之恭矣。雖然，帝用其言，迫於理也。彼皇后深居宮中，知愛而已，今能本乎禮義，抑其私情，不特稱徵之賢，又請捐金、帛以獎之，此貞觀之治所以庶幾三代也歟！《關雎》序后妃之德曰：「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卷耳》序后妃之志曰：「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是則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不在乎他，在乎后妃而已。太宗與后其知此也哉！

二月十二日

《實錄·韓維傳》：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爲王府記室參軍。神宗聖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誦《書》「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爲聽納之戒。

某聞古者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夫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尚安有過舉之患哉？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逮至兩漢，浸不及古。然元帝爲太子，則蕭望之授《論語》、《禮服》，明帝、章帝爲太子，則桓榮、張酺傳授《尚書》，載在史冊，當時以爲美談。孰如我神宗皇帝天資高明，聖性謙損。其初就外邸也，年纔十有六七，已能與韓維論天下之事，拱手稱善。而維亦純明亮

直，練達今古，有所咨訪，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逆心遜志之言力進其戒，視三代輔翼太子之道庶幾無愧。彼兩漢君臣區區於傳授之間者，又何足爲聖朝道哉？

二月二十五日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某聞武王之時，西旅獻獒。召公作訓曰：「犬馬非其土性不蓄，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子載之於《書》，以詔萬世。今漢文帝當天下初定，躬行節儉，雖有千里之馬，却而弗受，可謂不寶遠物，協召公之訓矣。二十三年之間，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南則尉佗上書稱臣，北則匈奴通好保境，是固遠人來格之效也。彼武帝則不然，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至今萬里出師，傷財害民而不卹，馬雖得而中國耗矣。是故聖人賤畜而貴人，篤近而舉遠。

三月十七日

唐明皇開元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以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艱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

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無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某聞周公作《無逸》，其述商、周享國長久之道固非一端，而必先之以知稼穡之艱難者，蓋以人君有無倫之貴，無敵之富，雖不期於逸樂，逸樂有時而自至。惟能知稼穡之艱難，夙夜自儆，然後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是乃長久之道也。唐明皇生長深宮，英斷多藝，手平禍亂，身致太平，其於稼穡疑若有所不暇，今乃俯爲農夫之事，種麥苑中，至率諸子躬自收穫，非深明《無逸》之義安能若此？宋璟爲圖以獻，抑有由也。又況薦之宗廟，所以展奉先之孝；垂之子孫，所以盡貽厥之謀。大書簡冊，可謂美矣。近觀本朝真宗皇帝當祥符五年之六月，嘗與諸王觀麥於金華殿，同賦歌詩，以示羣臣，回視開元，若合符節。然而真宗之治始終如一，明皇之政有始無終，茲又不可以不鑑。

五月十四日

柳芳《唐曆》載：明皇詔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欲令皇太子檢事綴文，上賜名《初學記》。開元十四年三月撰成以獻，賜堅絹三百疋。

某觀《大戴禮·保傅篇》論周室傳三十餘世，最爲有道之長。及考其說，乃專在乎儲君之德。夫所謂德者何也？樂以修內，禮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者是也。故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志愛。人

君之行，不爲驕奢，不爲汰靡，不淫於美，枯柱茅茨，爲民愛費。」大哉言乎！是乃經史之要旨，人君之先務，又何必檢事綴文然後爲博哉？今明皇不擇三公三少以聖賢之事業、政治之本原助成儲德，而徒使章句陋儒纂集文章之要，其術蓋已疏矣。昔三國時，孫權銓簡秀士爲四友於東宮，以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書之史冊，足爲美談。夫以區區之吳固不敢望成周之典則，其視明皇殆庶幾云。

六月三日

歐陽修《五代史·唐六臣傳贊》曰：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反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

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鑑哉！可不戒哉！

某恭聞主上宣諭輔臣，大略謂朋黨之名起於主聽之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若能進賢退不肖，則黨論自消。且舉唐文宗去朋黨難之說而嗤之，可謂得堯舜禹湯文武緝熙光明之學，而同符本朝仁宗之治矣。仁宗時，呂夷簡爲宰相，范仲淹爲侍從。仲淹危言正論，多議朝廷得失，夷簡怒而逐之。士大夫往往直仲淹而罪夷簡，夷簡則指以爲黨，或坐竄逐，而朋黨之論遂伸。賴仁宗聖學高明，力排羣議，擢仲淹參貳政事，於是黨論不攻而自破。當是時，歐陽修蓋嘗爲夷簡指爲黨仲淹者。故其爲諫官也，首著《朋黨論》以謂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反復蓋數百言。猶以爲未足也，又於《五代史》贊極言「小人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

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又反復數百言。嗟乎！前代人君不知羣臣邪正，故難於破朋黨。本朝仁宗聖學足以進賢退不肖，故太平之功天下至今誦而歌舞之。今主上聖學如仁宗，進賢退不肖如仁宗，茲又恭讀聖訓，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歟！故備載歐陽修之贊，以備觀覽。

六月二十二日

漢景帝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中郎將衛綰稱病不行。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

唐李晟之子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原帥，宰相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爲河東節度使。

某聞人君之取人與人臣之取人不同。人臣取人不過曰是與我者也，是親我者也，故順己則喜，拂己則怒。人君則不然，有言逆於我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我志必求諸非道，夫然後可以得不二心之臣，爲緩急之用。觀衛綰不從景帝召飲，李聽不以名馬獻穆宗，自常情觀之，二臣宜得罪於二君。今乃不然，一則使之驂乘，一則擢帥河東，自非察忠實之心、圖社稷之利者，能如是乎？昔本朝太宗在藩邸，以田重進忠勇，給以酒炙，而重進不敢受，太宗嘉焉，及即位，以爲永興軍節

度使。五代周太祖時，張美掌金穀於澶州，世宗每有所求，美曲爲應副，其後世宗即位，不以公忠待之。嗚呼！我太宗之愛田重進，則有臣如衛綰者，當在所取矣；周世宗之薄張美，則有臣如李聽者，亦在所取矣。古今雖殊，其理一也。

閏六月十六日

《漢高祖紀》：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植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賤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某聞人君臨利害之際，莫難於聽言。甲以爲當然，聽之固善矣，及至乙又以爲不可，則將奈何？曰：聽言在廣取於衆可也。斷之在獨，則必有智略忠信之臣，動而咨焉，然後無過舉而有成功。惟高祖天性明達，好謀能聽，故方提三尺劍定天下，凡一言可取，未嘗不用，至於取信而必行者，惟張良耳。故聞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則欣然從之；及謀之於良，良發八難，高祖即知酈生之失計。此所以卒有天下者，信其所可信也。後世如晉武帝聽羊祜、張華、杜預之言而伐吳，一時大臣如賈充等皆以爲不可，已而卒成混一之功，其視高祖蓋庶幾焉。又苻堅大舉伐晉，朱彤謂千載一時，若可信矣，獨權翼以爲不可。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已而竟有淝水之敗。嗟乎！均聽言也，一成一敗，相遠如此。蓋苻堅不能知權翼之可信，又不察朱彤之不足信，是以致此。然則人君必先有知人之明，然後可以果斷而行其言。若乃智不足以知人，而

信夫不可信之人，臨事乃曰「斷在必行」，其能免苻堅之失乎？

某月某日

唐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當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某聞王者履崇高之富貴，操可致之勢力，所欲苟形於外，則逢迎將順，四面而至。聖人知其然也，言動不敢輕，嗜好不敢萌。是故旨酒人所共愛也，禹則惡焉；飲食人所大欲也，禹則菲焉。夫豈樂爲是苦節而與衆獨異哉？正以上心所向，從之者衆，大則侈靡成風，小則傷財害民，塞其源所以清其流，謹於初所以杜其後也。善乎蘇軾之論曰：鶴之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易》與《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無損。及衛懿公心偶好之，寵以乘軒，其害遂至於失國。爲人上者好尚之難如此哉！今高宗方啓擊鞠之意，羣胡即獻技以投所好。幸而永徽之初能謹辨早防微之戒，卒莫能惑。不然，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窺望之情，雜然并進，不可得而察矣。

七月十一日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詞便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資重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有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公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某聞君臣相美相戒，見於唐虞之時。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載在典謨，實爲後世君臣之法。至於戰國，此風掃地，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於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而生？」司馬光所以滿載其語於《通鑑》者，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漢高祖雖起布衣，而天性明達，合乎帝王。當置酒雒陽南宮也，令

「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高起、王陵於是盡言不諱，而帝猶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卒歸功於三傑。殆與舜之君臣異世而同符，孰謂帝不修文學而厭詩書也哉？今唐太宗欲聞過於無忌，可謂得帝王之遺風矣。而無忌等納諂以悅之，其視漢高時固已不及，況唐虞乎？賢於戰國而已。有君無臣，可勝嘆哉！

七月二十五日

《三朝太平寶訓》：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郡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則一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陳彭年其人也。復上《澄清略》十事，帝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

某聞治天下有本有末。朝廷者本也，邊郡者末也。誠使朝廷之上政教修明，賞罰公平，則將帥何敢不宣力？士卒何敢不用命？夷狄何患不畏服？此固根本之效也。若乃兵衆矣猶曰不足，糧峙矣猶曰未富，以百萬之師付庸懦之將，內無以得士卒之心，外有以啓敵人之侮，此從事枝幹之弊也。化基名臣，深爲太宗所知，其對邊事可謂知要矣。雖然，太宗於淳化三年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然則化基根本枝幹之論，其亦有所自耶！至如侍坐便殿，搢笏揮扇，情同

父子，禮若僚友，此又君臣相與之至，後世所宜法也。

八月十八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爲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爲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某恭聞太宗皇帝以神武平定河東，以文德招徠錢氏，使五代破碎之天下混而爲一，其道德固已同符五帝，勳烈固已無愧三王矣，雖復書傳所載，何以加此？然且不自滿假，日以讀書爲事。凡古今成敗，皆用爲監，有會於心，宸翰輒書之冊，以備觀覽，是豈喜勞而惡逸，賤今而貴古哉？正以捨是則嗜好心萌，嗜好一萌則逢迎必衆，內有以害德，外有以擾人，觀符彥卿之事斯可見矣。彼彥卿者位纔節鎮，尚或如此，況爲萬乘之主乎？

十一月十一日

《說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主信

臣忠，百姓戴上，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詔治魏而市無僞賈，郅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愀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死。

某聞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今魏太子不愛劍、佩之美，且云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可謂知不寶遠物之義矣。用三大夫治國，百姓從而愛戴，可謂得所寶惟賢之理矣。彼經侯者雖復巧辭求媚，終不能易太子之志，此可以爲萬世法，故表而出之。

七月二十四日

唐太宗貞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歲可得錢百萬貫。」帝謂曰：「朕貴爲天子，事事無所少乏，唯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常患少也。且國家贖得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乃不令立朝。

某聞國家有郊廟宮室之奉，官吏祿廩之費，水旱盜賊之備，其用度可謂繁矣。有人於此能興一時之利，少助無窮之費，是固人君所當崇獎而信任之者也。今太宗不然，拒其言，斥其人，與待姦慝無以異。然則貞觀之時，倉廩實，府庫充，公私兼足，無匱乏之患者，果何術而致然歟？以唐

史考之，不過用財有節而已。迹夫踐祚未幾，出宮女至於三千，則宮禁之費節矣。欲修一殿，念秦皇奢侈而遽輟；羣臣請營閣避暑，念漢文罷露臺而不爲；將修東都乾陽殿，張元素有言而止，則土木之費省矣。納魏鄭公之諫，減長樂公主資送，則姻禮之費簡矣。定内外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故當時無冗食之吏。畿内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又往往散之農畝，故當時無冗食之兵。五者，傷財害民之本也。太宗獨能搏節如此，是以斥言利之虛名，收富國之實效。昔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言，而以關梁惠王問利國爲首，戰國之君皆疑其迂闊難信，孰知千歲之後有君如唐太宗，其言乃若符節之合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書》：憲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故，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某聞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歷觀自古居相位者鮮能以大公爲心，是以憲宗切切以是爲戒。李絳力引崔祐甫之言爲獻是矣，憲宗終未釋然也。故前因元義方之譖，頗疑絳私其同年。絳曰：「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

姪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當時咸謂絳言得宰相之體。雖然，帝嘗用裴垕爲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故人求京兆判司，垕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垕則必不可。」嗚呼！使爲相者人人如垕，則其不以官爵私親故也必矣，何待諄諄之誨乎？故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承明集》卷八。

〔二〕「守」字原不重，「哉」字原缺，並據《逸周書·文傳解》補。以下所引文亦與今本《逸周書》小有不同。

〔三〕爲：原作「無」，據明抄本及《楊文公談苑》改。

〔三〕無：原脫，據四庫本及《說苑·反質》補。

全宋文卷五一四七

周必大 一三四

東宮故事十七首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劉向《說苑·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獲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道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

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避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浮沉^(一)，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在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爲輕重^(二)，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辨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投，因而默附，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臣也。是爲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某聞正臣有六：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貞，曰直是也。邪臣亦有六：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曰亡是也。正臣進則治，邪臣進則亂；正臣用則安，邪臣用則危。此古今不易之理，惟在人主深察之耳。攷於方冊，蓋可得而數爲。何謂六正？禹戒舜以無若丹朱而舜爲盛帝，周公戒成王以無若商受而成爲顯王，此聖臣也。蕭何相漢，功存萬世，玄齡佐唐，知無不爲，此

良臣也。鮑叔之推管仲，趙成子之薦狐偃、卻縠、胥臣、先軫、欒枝，此忠臣也。子房發八難，招四皓，李泌謀范陽，論舒王，此智臣也。楚子文三爲令尹而無一日之積，魯季文子相三君無私積焉，此貞臣也。朱雲之折檻，王章之抗疏，此直臣也。何謂六邪？張禹之相西都，胡廣之輔東漢，非具臣乎？李勣云：「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李林甫云：「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非諛臣乎？張湯之巧詆，盧杞之忌嫉，非姦臣乎？蘇公之譖暴公，息夫躬之陷東平，非讒臣乎？田常得齊民之心終以篡齊，六卿專晉國之政終以分晉，非賊臣乎？宰嚭傾吳，趙高傾秦，非亡國之臣乎？爲人上者惟能用六正，去六邪，則垂衣拱手坐視天民之阜，而五帝三王不難至矣。

二月十三日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八月，太宗幸國子監，謁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觀見講坐。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帝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座？」帝爲降輦，令有司張帘幕別坐。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賜帛百疋。明日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奧，足以爲君臣鑑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怠。」某仰惟太宗皇帝以英武成混一之功，以聖文致太平之效，親屈帝尊，臨幸國學，崇儒重道，亦云至矣。復因學官之請，降輦設次，然後命講《泰》卦。歷觀古之賢王好善忘勢，蓋未有如我太宗

者也。後暨淳化五年，又詔孫奭講《書·堯典》及《說命》三篇，反覆紬繹，形於嘉歎。夫《易》之卦多矣，今獨用否泰之理垂君臣之鑑，豈非欲上下交而其志同，內君子而外小人乎？《書》之篇衆矣，今乃專取帝王之道、致治之要，豈非欲德被四表，無愧堯帝，事必師古，同符高宗乎？固不徒慕虛名爲美觀而已，茲可爲萬世法，是宜表而出之。

三月十七日

《說苑》：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某竊觀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能自得師而又好問，所謂學帝王之道也；謂人莫己若而又自用，即所謂靜居獨思也。成湯能學帝王之道，是以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今之理無不通，幅員之廣無不察，如日麗天，容光必照，茲其所以爲大與。不然，以區區之思慮，窮萬變之交錯，耳目所及固可知矣，耳目不及者何自而知？譬諸火焉，雖燎於原似若可畏，然百里之外光焰已熄，是故成湯之所不取也。且明於大者或晦於小，明於近者必晦於遠，斯乃自然之理。故日能照天地而不照蔀室。夫既已照天地矣，蔀室不必察也。若乃燈燭之光施諸一室之內足照毫釐，一室之外復何見哉？夫惟以日喻聖王之學，則其爲功也大矣；以火喻獨居之思，則其爲明也小矣。嗚呼！非成湯其孰能如此？

五月六日

《國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傅之。

某聞儲君以上智之資，居明兩之位，其稟於天者固殊絕於人矣，又得賢傅輔導之，則德隆而愈高，善積而益崇，其效豈淺哉？抑嘗考之經傳，其言傅太子之善者莫詳於《禮記》，莫備於《國語》。若曰：「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又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禮記》之文也。「教之《春秋》，知善惡之勸戒；教之《世繫》，知昏明之廢興；教之《詩》，使窮道德之歸；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所以滌邪而鎮浮；教之《書》，所以睦族而比義。」此《國語》之文也。備此二者，太子之善著矣。雖使旦、奭保傅成王〔三〕，大要不出乎此，彼區區楚國之臣又何加焉。

五月二十七日

後漢明帝爲皇太子，桓榮爲少傅。榮以太子業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

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所以博約道義，浸潤經術，因先王之法言，廣元良之德性。夫然後可以正天下之本，聳神民之望。去古既遠，斯道罕傳。惟明帝謙恭好學，孜孜不怠，而桓榮竭誠歸美，慶國家之福佑。上下相資，追蹤三代，書之簡策，至今有榮焉。仰惟殿下聰明精敏，本於生知，猶且日與諸儒講明《戴禮》。其議論所及，多發揮前人之未至。逮此終篇，道固成矣。昔唐郭瑜告太子曰：「安上治人，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義。」某謂禮經雖多，而其要實在乎此，敢以爲獻。

某月某日

《三朝寶訓》：建隆元年正月，太祖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因詔加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兗國公二贊。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帝詔中使以酒果賜之。四年四月又幸。

某恭惟太祖皇帝之有天下，適當五代干戈擾攘、四分五裂之後。劉氏據河東，李氏據江南，孟氏

據全蜀，皆傳襲浸久，僭竊位號。荆南高氏、兩浙錢氏，雖名稱藩，實非純臣。其他如李筠、李重進之徒，大率強藩悍將，人懷向背。自今觀之，當時練兵擇將，夷凶翦亂，日不暇給矣，乃於即位之月兩幸國學，修飾祠宇，親製先聖之贊。雖前代太平極治持盈守成之君，未必能汲汲皇皇如此。其於先後緩急之序，似若倒置。竊嘗深求其說，然後窺聖意之萬一。蓋五代所以擾攘分裂大亂不止者，正以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謂學校爲無益，指聖賢爲迂闊，視君如弈棋，殺人如刈草，禮義消亡，風俗大壞故也。今先示以崇儒重道之禮，則人將知有尊君親上之心。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忠孝根於內，暴亂弭於外，銷患冥冥，莫見其迹，積善在身，不知其長。僭僞所由削平，華夷所由畏服，而創業垂統所由億萬年無窮也。昔舜舞干羽而苗格，文王修德而崇降。太祖規模，真舜、文之規模也哉！

某月某日

《唐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書不顯，惟《中說》獨傳。

某按王通生於隋開皇之四年，而卒於大業之十三年。其在河汾，實能講明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學者從之。然所著書每比擬六經，故爲《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以續《禮經》，集《書》一百五十篇以續《尚書》，採詩三百六十篇以續古詩，爲《元經》五十篇以續《春

秋》，贊《易》七十篇以續《周易》，又爲《中說》摹倣《論語》。是皆以孔子自處，而謂門人董常爲顏子，何其不知量也！通之子曰福時，聚其書號「王氏六經」，然皆無傳，惟《中說》獨存，今所謂《文中子》者是也。通既有門弟子魏徵等仕唐爲宰相，嘗預修《隋書》，乃不爲通立傳。意者通嘗妄比聖人，徵既師事之，若過有推尊，必貽譏於後世；稍損益之，則是暴通之失，是以略而不載歟？且韓愈在唐號爲大儒，距通之時不遠，愈每言荀況、揚雄，乃無一字及通。至本朝，太宗皇帝遂謂通有缺行，故不得立傳。蓋述而不作，竊自比於老彭，若聖與仁，必曰則吾豈敢，孔子之謙每如此。通實何人，反僭聖作經，輒自尊大，宜乎太宗所不取、韓愈所不道也。惟五代《舊唐書》於《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昨日蒙殿下俯詢其由，輒具言之。

七月二十四日

《唐書·孫思邈傳》：盧照鄰問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謹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謹也。謹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母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徇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謹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某聞士農工商、君臣父子，貴賤流品雖殊，至於修身養性皆本於畏，則一而已。所謂畏者何也？一飲食必思有節，而嗜慾不敢縱；一起居必思中度，而怠惰不敢生。喜怒弗過也，宴安弗懷也。如此則爲士必成名，爲農必有秋，爲工必善其事，爲商必安其業。推而上之，爲君必治，爲臣必忠，爲父必慈，爲子必孝。又擴而充之，則爲聖爲賢，斯無難矣。孫思邈在隋、唐間雖名一藝，實兼於道，觀其論養生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故以四時五行配四支五藏，極論寒暑往來消長之理，而終之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義蓋深遠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重如此，可不知所畏哉！

八月五日

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

某聞衣服有章，然後可以辨貴賤；禮樂有節，然後可以致中和。夫是之謂中國，安可使夷俗亂之乎？昔仲尼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亦云：「用夏變夷。」況京師者天子之都，以風化下，尤在所先。故《小雅》咏「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凡五章，皆取其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而美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所以爲四方之極也。明皇在開元初求治正切，乃禁乞寒胡戲，不使亂中國之儀，殆知所本矣。倘能善始善終，則祿山之亂何自而起也哉？近者恭聞詔旨禁止掉篋，謂頗近胡裝，蓋得《王制》五載巡狩考正禮樂制度衣服之義。而殿下識慮高明，又謂服

飾音樂之近胡者皆當禁止，此孔孟之意也，《小雅》之旨也，開元故事，夫何足道？

八月二十七日

《資治通鑑》：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某聞漢武帝策董仲舒曰：「虞舜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得非疑二君勞逸不同而治效同耶？」今觀憲宗之論全類武帝，黃裳之對不殊仲舒。蓋以舜繼堯，復因其輔佐，故享任人之逸；文王逢商之末天下耗亂，賢者隱處，故任求賢之勞。帝王之道同條共貫，特所遇之時異耳，易地則皆然也。雖然，均是勤也，文王不遑暇食，特在乎咸和萬民，克俊有德而已，至於庶獄庶謹付之有司〔四〕，未嘗敢知。彼秦始皇、魏明帝、隋文帝不能宅心於用賢舉善，而屑屑然敝精神於簿書，故其勤雖同乎文王，治亂則霄壤矣。

十一月二十三日

《唐書·韋綬傳》：穆宗爲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某聞晉元帝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蓋帝在藩國，恭於事上，謙於處己，積習成性，故當君臨天下，猶能安而行之。晉室中興，於茲見矣。唐穆宗幼年學書，已知避君上所用之字，謙恭如此，天資可謂絕人；倘又得端良諒直之士參侍左右，開廣聰明，必將增光憲宗，追述貞觀，豈特如晉元而已？惜乎韋綬才識庸鄙，不能以經義輔導太子，乃數爲俚言以取悅憲宗，斥而遠之，不亦宜乎？

十二月四日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某謂此篇本晏子戒景公田獵之失，然不欲正言，姑因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之問而以知賢、用賢、任賢爲諷。其意若曰：「山者，虎之室也。澤者，蛇之穴也。君不往獵，何由見之哉？」蓋春秋

之際，人君鮮能以納諫爲事，故其臣未免婉詞以喻之。厥後一變遂爲戰國之縱橫，上下無復以誠相與，而讒諂面諛之風熾矣。帝王盛世則不然，主聖臣直，語皆深切著明，未嘗遷就其說。如益之戒禹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載之典謨，何其盛也！後之人君欲知帝王、霸者之不同，其亦考其君臣相告之意乎。

十二月二十四日

唐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某聞楚共王嘗召令尹告之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我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某謂楚王諸侯耳，尚不欲以一己好惡而私其用捨，況明皇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宜乎因逆心而求諸道，因遜志而求非道，此開元之治所以庶幾於貞觀也。惜夫志滿意得，爲善不終，惡張九齡拂

己而棄之，喜李林甫順己而信之，馴致天寶之亂，爲楚王所笑。有始有卒，果其難哉！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漢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爲吏不當如此耶？」詔釋之，欲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爲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凌遲。今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爲公車令。

某聞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故《易》稱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書》不貴截截善諛言，而以心休休無他技爲貴。歷觀古之君子，未有不訥於言而敏於行者也。文帝天資仁厚，專務以德化民，顧豈不知此哉？其賞虎圈嗇夫，特以上林尉職在禽獸不能舉職，嗇夫乃反能之，姑欲稍加試用，以勸留意職業之人耳，非喜其辯也。張釋之猶以爲不可者，蓋上以重厚取人則有德者進，上以捷給取人則利口者來，用捨之端當審故也。文帝一聞斯言，即捨嗇夫而進釋之。嗚呼，其賢矣哉！

二月七日

前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飭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某聞漢宣帝信賞必罰，綜覈名實，好用文法吏，以刑繩下，蓋興事造業之時也。而魏相方且取祖宗已行之事，採名臣所陳之言，奏請施行之，近於迂矣。元康而後，嘉穀崇降，神爵仍集，金芝產銅池，九真獻奇獸，南郡獲威鳳，改元紀瑞，帝心侈焉。相則採郡國盜賊風雨災變之事，日陳於前，近於憊矣。然在當時則蒙倚信，及後世則稱名相者，蓋君臣之間正欲可否相濟，吁咈相警，然後政事不流於一偏，風俗不至於墜壞。此孝宣所以中興，丙、魏所以有聲也歟！

三月八日

漢武帝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是時國家多事，桑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倪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某觀漢武帝雄材大略，內欲修明百度，外欲攘却四夷，其任一相，宜擇聰明材智之士以共成治功，顧乃不然，所用者田蚡、薛澤、李蔡、嚴清翟、趙周之徒，大抵皆庸才也。多詐如公孫弘，

當時號爲賢相，其他可知。今又以石慶醇謹擢而用之，天下之事則不使關決，國家何賴焉？且人主論一相〔五〕，一相擇百官，然後朝廷可治，萬事可理。《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二帝所由昌也。武帝使九卿更進用事，而丞相徒取充位，其亦異乎是矣。

五月七日

真宗咸平三年御便坐，命翰林侍講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六〕，侍讀預焉〔七〕。時初置講讀之職，至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某謹按《國史》，咸平三年，真宗皇帝即位尚新，北則契丹入寇，西則李繼遷未平，西南則王均僭號於成都，羽檄交馳，日不暇給。當是時，議者必以選將練兵爲亟，而指崇儒重道爲迂。帝獨不然，方且初置講讀之職，博延儒學之士，是豈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哉？蓋以攘戎狄在乎修政事，修政事在乎正心術，正心術在乎明道德。未有道德既明而安強之威不成者也。惟帝天縱將聖，有得於此，故日命邢昺等講《左氏春秋》，纔二三年遂至終篇。又兩年而北戎入寇，車駕再幸澶淵，射殺賊帥，虜衆狼狽宵遁，卑辭請和，太平之功自此而定。然則帝王講藝論道，豈專爲文治而已，其亦立武事之本歟！《承明集》卷九。

〔一〕與世：原倒，據明抄本、四庫本乙。

〔二〕抔：原作「壞」，據右引改。按「抔」，掬也，「持抔」猶言把持。

〔三〕旦：原作「且」，據右引改。

〔四〕庶獄庶謹：疑有誤。

〔五〕論：原缺，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六〕侍講：原作「侍讀」，據《宋史》卷四三一《邢昺傳》改。

〔七〕「預」字原脫，四庫本注云「闕」，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五一四八

周必大 一三五

肖顏堂記

廬陵隱君子梁公克道以書來告曰：「吾老矣，進無求於世，退而築堂，榜曰『肖顏』，非敢有意道德也，庶幾肖陋巷之樂云爾。子盍爲吾記之？」予以童子從公鄉校，蒙訓勵獎與甚至，今又不遠數千里來須鄙文，其何說之辭？請誦異時聞諸函丈者而復公命。嗟夫！簞瓢之樂，顏氏之極至也。《魯論》二十篇，夫子稱顏子衆矣。曰如愚，曰好學，許之以用舍行藏，而告之以四代之制，待之非不重且大矣，然未稱賢也。獨於在陋巷則曰：「賢哉回也！賢哉回也！」予是以知簞瓢之樂爲顏氏之極至也。方顏氏之學夫子也，步亦步，趨亦趨，仰高而鑽堅，瞻前則在後，惴惴然惟恐交一臂而失之，惡在其爲樂哉！及夫由適衛而得心齋之妙，由心齋而造坐忘之域，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出智，同於大道。於斯時也，進以行道爲樂，退以守道爲樂，一性之外，無餘事矣，抑不知陋巷簞瓢之爲華屋鼎食

與？華屋鼎食之爲陋巷簞瓢與？蓋非深造乎道者不至於此。不然，則安貧而不怨，菲食以自約，此後世高人處士之流皆能勉而爲之，何足爲顏子重而夫子申言其賢也哉！今公自少而至壯，自壯而至老，學師顏子，而貧或過之，又能築堂揭名，日從容乎其中，可謂篤志不衰者矣。揚子曰：「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公何遜焉！雖然，貧，外也；樂，內也。在外者有目斯可睹，而在內者非聖人莫辨也。坐無尼父，焉別顏回？顧小子何足以識之哉！他時效官歲滿，歸省丘墓，尚冀登斯堂，請斯樂，公其有以語我夫！紹興二十四年月日記。《省齋文稿》卷二八。又見《江右文鈔》卷三，乾隆《吉安府志》卷一〇，乾隆《龍泉縣志》卷八。

川泳軒記

唐以節度使鎮諸道，其屬皆得辟置。雙旌出都門，不待設禮案、洗刑印，固已撰書詞、具馬幣而走處士之廬，幕下多賢豪易耳。本朝謀帥，間許辟士，今皆命諸朝。幸而賢也，信可樂也，否則相忘於江湖者有矣，尚何樂之云？故君子以爲難。紹興二十六年春，內出玉麟符，以吏部尚書鄱陽侯張公居守金陵，且安撫大江之東。一年政平，二年教行，三年而謠頌興。雪溪沈君世德實奉詔從事於幕府，力學而多聞，和其外而方其中，公前席焉。他日謂世德曰：「負水築室者，非子之癖耶？是宜闢軒盡臨觀之美。」於是披簷以爲宇，空梁以爲閣。俯秦淮之支流，面蒼龍之華闕。右帶天津，東望公

堂。質而不陋，潔而不奢。啓扉而夏涼，塞向而冬溫。春風之朝，秋月之夕，不必登高驚遠而臨觀之美盡矣。既落成，或取韓退之《徐泗濠掌書記廳石記》之語而榜曰「川泳」，所以志賓主皆賢而後可以樂此也。暇日，世德與客飲於斯，詠於斯，已而歎曰：「美哉，是軒也！公之賜而我則居，得毋愧乎？」客曰：「不然，昔羊叔子鎮襄漢，造峴山者數矣，必與從事鄒湛語，故此山之名著於編簡。武昌南樓，殷浩之徒朝夕登焉，向非庾元規一有不淺之興，則斯樓殆且泯泯也。」賓主相資，何世無之？今公歛經綸之才，惠此一道，回視羊、庾，蓋雁行也。世德雋才懿行，顧湛、浩輩亦豈溟滓然弟之哉？吾知今日之川泳，後世之南樓、峴首也，而何愧？雖然，二府尚有虛席者，公且歸矣，世德亦將爲東閣奇士矣。後之人開軒而望，臨水而歌，儵魚出遊從容，或未知此樂也。故吾因名軒之意而道古今難易以告之，庶幾循其本乎。二十八年十二月朔，東昌周某記。《省齋文稿》卷二八。又見《景定建

康志》卷二二。

詠歸亭記

古者學必臨水，故天子曰辟廱，謂其圜如璧而壅以水也。諸侯曰泮宮，水在東西而南通之也。吉爲大邦，文風盛於江右，而學亦閎大顯敞，稱公侯之國。獨門臺庫下，不與學稱，且泮水之制甚戾於古。蓋舉武二三，已觸闔閭，闔閭之外，繞以編戶，無所容其疏鑿，識者病焉。隆興改元冬，直寶文

閣王公佐之鎮茲土也一年矣，令修而政成，教明而化行，始命撤門臺而新之，高明嚴正，過者固已改觀。越二年春，公率郡丞黃公壘、教授林君仲熊暨諸生臨庭而望焉，知江流之邇而居氓一族之蔽之也，厚歸之直，使擇閑壤徙焉。氓既欣然，則毀垣斥基，夷丘平窪，築亭於其上。重門洞開，直若引繩，沂泗之風，宛然在目。既落成，公榜曰「詠歸」，而屬諸生告之曰：「昔我夫子周流四方，惟恐無所用，而於門弟子之願仕者每抑之，有異乎此者則與之，曾皙是也。雖然，顏淵問爲邦，則又許之，何也？夫聖人之道猶海也，顏淵學海而至焉者也，故仕與毋仕惟其遇而已矣。若曾皙者，方循涯而未至，故聖人因其審己樂道而與之，以勵學者。後世不考乎造道之淺深，而謂善點之知時，不亦過乎？諸生晞顏者也，要必循聖涯而入，則水哉學哉，學哉水哉，其將有所感發矣。」林君賢師儒也，聞而嘆曰：「太守期諸生厚矣，不可以不記。」相帥命某記之。某曰：「記必有辭也，將以斯亭之作而記之與？則太守善政多矣，舍其大而書其細不可也。將因命名之意而記之與？太守既言之矣，又何加焉？」林君曰：「不然。自有此學百二十年於茲，不知閱幾太守矣，而今髣髴舞雩之遺意，豈不足以見公之復古？前之日人病其通衢也，而莫之知議，今之日無擾於改爲，無費於徒役，而偉觀出焉，豈不足以見公之瞻智？臨江面山，風雲百變，公不以是景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勸學？思樂芹藻，有魯侯之頌，候望城闕，異鄭國之廢，公又不以是義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能謙？合是四者而記其歲月，使後之君子有考焉，茲非辭乎？」某曰：「諾。」遂書之。是年五月十九日。《省齋文稿》卷二八。

靜暉堂記

贛易治也，其民尚氣好義，以繳繞誣訕爲恥。令爲政豈弟則相與心悅誠服，官府蕭然，至無一事。異時宦游者徒惑其風聲之勁勇，而不思道之以善，又拂而激之，民是以病。必有循吏焉，然後知其治之果易也。會稽陸君濟其循吏與！寬而不縱，明而不察，其政不勞而成。吏兩衙退，庭中可羅雀也。一日，杖履逍遙於垣牆之東，草木蔽虧，疑必有異，乃戒徒役剪伐而芟薙之。於是山川城郭，雜然在目，如新豐之復見，燕社之復至也，如夸娥之始厝，神禹之始鑿也。地初屬民居，計直售焉。其基隆然而高，因稍增築，爲堂三間於其上。乾道四年秋八月，堂成觴客，議以「靜暉」名之。或曰：「君非有取『千家山郭靜朝暉』之詩乎？此少陵嘆巴夔蕭條而作也。今贛令治節度府城中，戶數萬，車轂擊，人肩摩，爲江南一都會，何取斯語哉？」君曰：「動者物也，觀物之變者我也。吾方師齊相容獄市之言，而守老氏烹小鮮之戒，當其陽光下燭，羣動皆作，遊目俯觀，閭里清宴，境與意會，心融形釋，則物雖芸芸，安往而非靜？又何問於衆寡喧寂之間乎？」衆曰：「善！」則疏其語走廬陵，求予文爲之記。予少遊贛，贛之八境蓋飫觀焉。惟鬱孤爲臺，巋然獨高，登臨之快，甲於城中。然鐫之公館，啓閉有時，且於舉武爲勞，凡至者莫不歎其瓌偉絕特爲有餘，而患夫人情物變、山容水態，不能留遺觀而寄餘想也。今是堂也，不崇而不庳，近之一樓觀一人物，遠之一巖岫一颿檣，如出乎庭

戶之間、几案之前。而居官任職者雖朝夕在焉，無遨遊之謗，無陟降之勞，可以聽民事，可以燕僚友，可以窮幽興。昔之八境，至是而九，可記也已。夫爲民父母，因俗而治，然後得其歡心，而身名爲之俱泰。否則牒訴之繁，鞭朴之囂，方戚戚然救過之不暇，而何有於燕樂？故予本贛之風，推君之政，以及夫景物之大略，而詳記命名之所自，庶幾來者知靜治乃可以樂此，毋徒爲擾擾以病民且自病也。初堂北有脩竹數百挺，君爲步武以徑焉，又築亭其間，榜曰「讀書」，蓋取昌黎公「讀書松竹林」之句，而寓夫仕而優則學之深指，是尤可嘉也，乃併爲之書。五年十月十四日，左朝奉郎、新權發遣南劍州軍事周某記并書。《省齋文稿》卷二八。

眉壽堂記

新淦楊君圖南，曠達人也。年未四十，入宜春幕府，片言忤郡丞，拂衣掛冠而去，不啻如棄涕唾。歸築室邑中，治名園、釀美酒。客至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醉，醉則劇談浩歌，傍若無人。如是者已三十年。嘗出郭四五里，入游家原，得異境焉。山環水周，草木豐茂。凡道宮佛寺與夫巖居而野廬者雖不可盡見，然鐘鼓之音相傳，鷄犬之聲相聞也。其幽邃如此，君忻然愛之。既卜壽藏於中，又築眉壽堂以爲往來游息之所。因子弟之有連也，求文記之，至於七八而不倦。予常愛司空表聖棄官隱王官谷，布衣鳩杖，日從野老游，預卜壽藏，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飲酒，史氏以爲知命。君豈晞表

聖者耶，何其曠達之相似也！君家在玉笥、閤皂之間，窮覽其山川而著之書。予方約君共爲方外十日遊，訪蕭、張二仙之遺跡，然後便道過君家之堂，而一寓目所謂樂哉斯丘者，相與論表聖之高風，發晉卿之成室，其必有日矣，多釀以待予可也！乾道五年十月既望。《省齋文稿》卷二八。

鄒公橋記

以石爲杠謂之倚，以石絕水謂之梁。古也衛淇、晉潁，《詩》、《春秋》皆大之，鄭洧胡爲而不梁乎？曰：洧之有淵，龍嘗鬪焉，石其不可爲也。晉楚之師歲至，井木猶且堙刊，況於輿梁？子產之以乘輿濟也，其亦有所不得已也。孟子譏之者何？曰：孟子論爲政所以訓也，非譏也。然則宜梁而不梁，其可乎？距廬陵一雷地有市曰富田，吉、贛、閩、粵之商日夜走集，置戍兵焉。其川濫觴於興國，凡數百里，至市而漫。春夏苦大浸，秋冬復病於涉。徒杠歲敗，津人要求無藝。鄉三老鄒昶惋然念之，鳩工運石，爲梁以濟。其長三百尺，衡二十尺，其高加衡丈焉。灑水爲五道以過舟，爲屋二十四間以庇行人，直欄橫檻，翼於其傍。始紹興庚辰，迄乾道丙戌乃成，靡金穀以萬計。於是鄉貢進士、兗州學正田亮功，鄉貢進士曾同文帥士子序而詩之，聯爲大軸，謁記於予。予謝不能，而瀘溪丈人王公又教之曰：「美事也，毋庸辭。」予聞力可興利濟人者有三：郡邑以勢，道釋以心，富家以貲。然勢者或病於擾而其成也苟，心者必藉於衆而其成也緩，貲高者又豐入而嗇出，瘠彼而肥己，能推惠

者幾何人哉？今鄒氏貲未高也，而樂善如此，是宜一鄉稱之，文士賦之，鄉先生詔之。余故樂爲之書，因以釋子產千七百年之疑云。五年己丑十月既望，青原野夫周某并書。《省齋文稿》卷二八。

贛州州學教授題名記

贛立校官在慶曆中號登，元祐始與濟南、廬江等七郡俱置博士，紹聖改元，又歸其闕於丞相府。是時，郡人李朴先之首被茲選，距今踰八十年，而士言行義者必曰吾師先之，言經術者亦曰先之，言文章者又曰先之，此豈一時私毀譽，一己私好惡哉！公也。清江劉君靖之，少嘗奉親學於贛，已而去，登高第，來主教事。正身以率下，傳道以解惑，士謹曰：「此異時先之也。」官舍故有洪丞相、胡貳卿所作記，獨教官名氏未刻，於是正錄劉格非、李纂遠以見屬。某既爲閱《國史》登載本末，因略計元祐迄紹聖凡八年間至者當三四人，然不可考矣，可考者自先之始。由先之迄紹興之初復三十餘年，至者又當十數，僅得一江鋒而止，然亦托先之之文乃傳。士欲沒世而名可稱，觀此其知自勉矣。若焦惟一而下則老生可問，案牘可稽，故歲月稍備云。淳熙元年十二月朔，東昌周某子充書。《省齋文稿》卷二八。

兵部長貳題名記

大小司馬著於《周官》，歷代沿革可考也。本朝倣《唐六典》，曰兵部，凡民兵、廂軍、蕃兵、剩員、武舉、投試、武藝、金吾衛司人兵，及大將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字圖若蕃夷屬戶授官封之事皆主之。曰職方，天下地圖、城隍、堡寨、烽堠之數、蕃夷歸服內附之事皆主之。曰駕部，掌凡輦輅車乘、厩牧雜畜、乘具傳驛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數。曰庫部，掌凡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供帳之事。是爲四司，而其主判率用他官，所謂長貳，姑以寄祿而已。尚書，今銀青光祿大夫也；侍郎，今正義大夫也。位序既高，非宰執侍從鮮能至。故方任事時，自揚乃職，有如歸班，猶弗敢替盡規之義。名公鉅卿，磊落相望，抑有由也。元豐肇新官制，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實坐曹治事，名稍正矣。而武選隸天官，兵政歸西府，其職視唐猶簡，況於成周乎？雖然，古號六卿，今日近臣，使其告猷可以沃上心，陳力可以大厥官，則天下國家將陰受其賜，烏在事之煩簡也。若乃自畫於有司，視成於胥吏，縱法不爾繩，課不爾殿，得毋恧乎？某五年之間，兩以他官承攝惟亞，去秋遂冒真秩。恩厚而能薄，身勤而才不逮，夙夜以思，何慙如之？暇日，視別部率有壁記，記前人名氏，乃起中興之元，迨今五十年，得長貳百人，而兼行其事者在焉。抵牾疏略，有所不免，大概具是矣。元祐二年，始置權侍郎，從四品。明年，置權尚書，正三品。崇寧改元，遵元豐之舊。建炎四

年，復權侍郎。紹興八年，又復權尚書。而建炎三年，嘗詔六曹惟吏部備官，餘長貳互置。近歲以來，乃或並除。損益，時也，何常之有？故具列於上，俾來者得考觀焉。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周某記并書。《省齋文稿》卷二八。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五，《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四，《淵鑑類函》卷八〇。

兵部郎官題名記

本朝除郎之路雖廣，而其要有三：館閣一也，寺監丞二也，監司郡守三也。近歲室其二，卿監或可徑至，而郎非歷監司郡守不可得，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司馬列屬四，中興初僅嘗備官。建炎三年夏，始以駕兼庫，以兵兼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權重，故從軍若將命則往往假以爲寵。此其大略也。隆興改元之五月，復裁内外官，於是駕部又當省，而郎適贊讀王府，有詔聽留，需其遷勿補。厥後間嘗并置，要爲有故，而一員之制定矣。某既與聞夏官之政，乃刻長貳題名，會同舍郎亦告石具，以辭見屬。老矣不文，佔畢莫能措，姑效掌故，彙前人名氏，且粗記其因革云。淳熙三年十二月十日。《省齋文稿》卷二八。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五，《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四。

筠州重修道院記

元祐八年，柳侯子儀之守筠也，作燕居之堂，榜之曰「江西道院」，山谷先生實賦焉。後八十有七年，眉山蘇侯詡領郡於茲，惠以養民，廉以持身。始至人安之，居一年人化之，乃新斯堂，以無廢前賢之遺跡，而永邦人無窮之觀。不遠千里，屬予爲記。予曰：山谷翰墨參於前，記不可爲也，抑猶有說焉。侯，文定公之曾孫也。元豐元年冬，公自宋幕謫官來筠，閱五年乃徙績溪，於時道院蓋未創也。其成也，公得政矣。簡靜則民肅，平易則民親，自朝廷以達於筠，好善之化興，珥筆之風殄。使柳侯得以餘力葺夫治事燕客之所者，誰之功也？又明年而公復來，居三年遂遷海上，蓋前後留筠者八歲。剛大之氣充焉，性命之理窮焉，經綸之業豐焉。其行誼，其語默，其文章，所以軌範士民者如父兄，變移習俗者如師友。傳《詩》，傳《春秋》，解《老子》，著《古史》，發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以待後之君子，皆居是邦之時也。夫達而在上，膏澤加乎民者既如彼，窮而謫居，惠其父老子弟者又如此，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如文翁之在蜀也，宜哉！雖然，翁郡守也，化易而施狹，故後世雖奉嘗而子孫無聞。公輔弼也，其化不止乎筠，而筠之人賴公尤深者，以公居之之久，成之之遠也。功大而施廣矣，宜其三世之後有孫而才，以二千石篤餘慶於是邦。天之報施，固自有輕重哉！書以遺侯，刻之堂上，使高安之人世世毋忘公之德，於以勸士大夫之爲善者，棟宇云乎哉！淳熙四年四月七

日，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一〕、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周某書。《省齋文稿》卷二八。又見同治《瑞州府志》卷一八，同治《高安縣志》卷二二。

〔一〕「翰林」下原衍「院」字，據四庫本刪。

吉州改修學記

廬陵守朱君希顏以書言曰：「吉之學故南嚮也，郡人蕭序辰轉輸本道，與其守方時可規徙東方，據依弗安，徒取城之門相直耳，學之次舍以礙盡易。吉之人雖未嘗爲士者無不議其非也。昔之以科目起者衆矣，今不幸而劣於舊，吉之人又曰此東嚮之咎也。夫仕有顯晦，未知其學之東嚮果能爲之與？而夫子、顏、孟不得正位，則失之大者。希顏之至，與教授練文謀所以正之。令既出，而士民相勸以成。蓋自宣和之乙巳距淳熙之戊申而學始復南嚮。其役之大，費之多，復而從舊與創而爲新之難無以異也，願有以記之。」余聞慶曆中詔天下立學，是時吉學之成最早，游於學者最盛，而他郡猶未克盡如詔，學制亦隨弛。熙寧以後至於宣和，天子始屢垂意置教授員，立提舉官，分常平以儲廩食，行三舍貢士而罷科舉，下州遠障無不有學，而學法大備，不可復加矣。吏於斯時不推明道術之極至以訓啓學者，而徒易其嚮以致非議，重煩後來之改作，何哉？夫豈以學校美其文而不加之實，意不能安其道

於悠久，而苟務興役以爲新奇可喜之政而然歟？昔文翁興蜀郡之學，蜀人由是以僻陋自恥，其文化之流相承至今，蓋文翁之故宮猶有存者。然則人心之不可磨滅，雖土木之不可恃者亦賴以永久也。夫自孔子沒而大義分裂，豪傑之士迭出講貫，罕有得其統紀，而學道之興廢亦隨世不同，互計勝負。苟務於蹇淺而精力不能獨造於深微，役其外之可慕而忽其內之可樂，喜於其始之以學校爲政，而弗便於其終之以禮義成俗也，名日隆而實不究之患也。則是學也，雖幸而復南嚮矣，焉能保異日之不重變乎？況舍其學之邪正，而即仕宦之多寡以論學之得失哉？余家於吉三世矣，追觀前人立朝多名公卿，臨大節則忠義挺挺，而居於鄉者又皆能以文行自施，未嘗不嘆人性之善而思來者之嗣音也。故因朱君之請而併著之，以相與期夫遠者大者。《省齋文稿》卷二八。

重立茝堂記

安陸距京師千一百里，其土風醇厚，其士多秀傑，其民多隱德，承平時宦遊者樂焉。元豐甲子，方城范公掌書記於此。官舍西偏有桂，甚茂，諸子絃誦其下，榜曰「桂堂」。去之三十年間，致君、致明、致虛、致厚相繼登第^{（一）}。致君嘗記其事。逮宣和己亥，某之大父太師潭國公來爲司錄，問堂已圯，視桂已悴，乃爲增葺而封植之，又創草堂於其西。長樂鄭昂命名曰「茝」，實爲之銘。其云「光寶美，見召樂，盛事同，餘愛博」者，謂伯父試南宮居前列，先公釋褐魁多士，同時賜第於集英

也。今蓋七十餘年，堂雖亡而碑故存。紹熙改元〔二〕，元祐名相劉忠肅公曾孫荀來佐府事，訪求遺址，適在廨之別圃，始議修復。太守李侯棣欣然助之，不日告成。左右植四桂，面列槐三，而以花竹環其外。識者皆知尚賢勸善之意，豈特爲觀美而已。書來請記歲月。某伏念大父奮身儒科，安於銓調，三爲劇邑，未嘗一干光範門。先公早負大名，雖歷官太學，而年弗及強仕。厚積嗇取，敷遺子孫，肆不肖之孤，憑藉休德，亦綴末第。既不能如孔氏論譔祖考之美著之後世，而被遇三朝，顯親揚名之道缺焉。慚卿之譏，復有甚於昔人。微賢守貳表而出之，遺事殆泯泯也。反袂援毫，願附《安陸圖志》之末。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省齋文稿》卷二八。

〔一〕「致厚」上，原校云張本有「致祥」二字。

〔二〕熙：原作「興」，據文意改。

吉州新貢院記

致治之要在得士，得士之要在鄉舉。鄉舉之法何如？曰：其在《周官》，六德、六行、六藝是謂三物，其別至十有八，以此設教，俾爲士者講焉學焉，因其材而篤焉，然後論秀而升其賢能，是固得士致治之要術也。近世不然。三歲大比，凡于于而來者試其藝爾，德與行固未暇問，而藝也者，又非

古所謂藝也。或敷繹先儒以成說，或薈萃經史之奇字，糊姓名於卷首，錄試程於別紙，擇他州吏而考焉。寘諸棘闈，限以旬時，法令甚備，周防甚密。爲主司者憊心疲精，晝夜分閱，往往於百十人之中取其一焉。幸而中選，乃貢於春官。其艱如此，宜若得士矣，反有遺才之歎，獨何與？戾乎古不適於今，通天下皆知之，而有司不敢議，黜者不敢怨，何也？其公也，非私也。雖然，謂之鄉舉而考核付於他人，去取無定論，顧奚以師帥爲哉？成周遠矣，曷不觀國初之故實乎？太平興國中，張詠、寇準同試大名。詠當爲首，乃共推張覃文行而先之。已而膠東蔡齊舉進士第一，以書薦里人史防而居其次。是皆試文郡治，太守得以察其器識，任人不專任法，有三代之遺風焉。當是時，名臣輩出，後世永賴，其公平？其私乎？茲事體大，變而通之必有其漸。若夫視舉子之多寡，爲廣居以待其來，使羣試者泮免優游，無攢摑挨擠之患，此則二千石之責也。廬陵爲江西大州，文武盛於諸路。承平時應詔率數千人，試無定所，學官、佛寺，取具一時。紹興十四年，始度地於糖食巷，爲屋二百餘楹。其後至者益多，無可展之地，或畏蹂踐，望而去之，衆議欲遷久矣。紹熙壬子（二），大理寺丞胡侯長卿被命出守，崇化以禮士，節用而愛人，政成歲豐，銳意改作。得五代水軍廢營於城中，地廣百畝，間民畦而爲圃者若干戶，乃厚予直而取之。鳩工聚財，徙舊圖新，爲屋五百十有八間，修廊布席，居五之四，議道校藝之堂，分職蒞事之所，視昔大抵加倍。崇墉之外，周以通塗，高門四闢，宛如城闔。凡靡錢萬緡，粟千五百斛，轉運林君湜亦助其費。經始閏二月甲寅，以五月庚子訖工。是秋赴舉者踰萬人，冠帶儼然，几案繩然。盡三日，出入無譁，場屋之盛，前所未有。侯與予故人也，書來俾記其

事。予聞邇者近臣論太學補試之弊，侍從合辭以謂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設官，不增費，願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以權，爲教養課試升貢之法。厥七月哉生明，下其議於有司，將爲成說頒焉。復古之漸，於此可見。雖由今之學校貢舉，而《周官》之舊典，國初之美意，庶幾兼取而並用。舉於鄉，賓於王，皆賢也，皆能也，其有日矣，是則侯之志也夫。是歲十月，具位周某記。《省齋文稿》卷二八。

〔二〕熙：原作「興」，據上下文意改。壬子，紹熙三年。

章氏近思堂記

廣漢，蜀名郡，綿竹其壯縣也。西偏岡阜連延，二大溪出其麓，今吏部侍郎章德茂家焉。蓋自其先大夫築室於斯，甫竈於斯，茂林修竹，景物日新。德茂復創大堂於兩間，藏書數千卷，榜曰「近思」，屬予爲之記。予聞之：「何思何慮」，《易》之神也；「不思而得」，聖人之誠也，是固不可幾也。降是則思曰睿，睿作聖，君子所宜勉也。雖然，均是思也，或近焉，或遠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求諸己者也，仁在其中矣。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驚於外者也，非吾黨之士矣。思乎思乎，可不知所擇乎？是故爲子必思孝，爲臣必思忠，祭則思敬，得則思義。推是以往，自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皆在方寸之間，其效乃著於千萬里之外，豈不約而易知，安而易行也哉？昔者

《詩》有六義，備萬事之理，可謂盛矣。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殆爲此也。或者泥古太過，遂疑三代直道而行，是非毀譽一出於人心之至公，曾無越思。殊不知古詩三千餘篇，刪而去者十九，無邪之思三百篇耳。「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刪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舉茲一端，去取之意斷可識矣。德茂學無不通，而尤深於《詩》。予嘗同朝，聞其語矣。四海之廣家爲近，萬物之散身爲近，一身之間又以心爲近。於斯道也，固自得之，予復何言，姑附姓名於堂上。紹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省齋文稿》卷二八。

全宋文卷五一四九

周必大 一三六

新復報恩善生院記

廬陵郡西南六十里，古有報恩善生精舍，其廢已久。政和中，寶嚴院僧永韶始命其徒宗式乞故額而興復之。人皆曰是不可爲也，宗式曰：「我必成之。」顧舊基瀕溪，將爲水壞，宣和辛丑別卜大岡之趾遷焉，其地蓋永韶族父劉臻業也。既得之，則悉力營度，一年而室成，二年而法堂立，前謂不可爲者稍信服矣。而宗式之父朱孝安又能捐其家貲創佛殿像設爲之倡，由是財施雲集，工徒日盛。爲堂以居僧，闢廳以棲客，庖湑廊廡，外暨三門，無一不備。初，寶積院有南唐保大十一年所鑄鐘，於文爲善生舊物，宗式亟易以歸。已而紫芝十八莖產於雲堂，僧俗懽躍贊嘆，咸謂復古之祥，積勤之感，於茲見矣。宗式益自奮勵，即其東偏起大輪藏，實以經卷，覆以厦屋，鐘鼓梵唄，晝夜不絕，遂爲一鄉之名刹。隆興甲申，予自龍頭過吉祥，歷上邳而至於茲，望其山林如百年之積累，視其棟宇有二浙

之氣象，爲留連竟日。宗式知予之樂之也，力以院記爲請，予雖心許，未暇作也。今年復來告曰：「自我開此山，於今五十有四年，憊心疲精，殫財費工，固所未論，其如魔事種種，備嘗艱苦，年垂八十，始迄功緒。記如未刻，死且不瞑，公烏得無情哉？」予曰：「昔人論爲政之蠹，釋老常居其一。今竭中人數十家之產而成爾數十人之居，爲吾儒者方且膺之，又何記焉？」宗式曰：「不然，古用普度之制，閑民無常職，多寓名於帳籍，幸國大慶，例得黃其冠，緇其衣，動以千萬計，而試經若恩澤不與焉，故丁壯日耗，害一也。寺觀占田無藝，富則千蹊百轍，規免徭役，故民產又耗，害二也。今固異此，輸金於官乃度以牒，其利一。常產圭黍不可增，而州縣科調時仰給焉，其利二。去二害、得二利，果可同日而語哉？觀昔之佛廟道宮相望於通都大邑、名山勝境之間，吾徒亦溫飽衣食，在處充滿，何其盛也！數十年來，不燼於兵火則摧於風雨，至有空其廬弗居者，豈二氏之教始隆而終替哉？勢使然爾。於斯時也，有能不藉公家之力，不强貧窶之民，易草莽之墟爲金碧之坊，使已墜者興，已壞者成，亦可以爲難矣。君子成人之美，當在所取乎，抑在所絕乎？」予嘉其力勞而辭直，故爲錄其始末，使歸而刻之石。淳熙元年，歲次甲午，十二月二十一日，青原野夫周某記。《省齋文稿》

卷四〇。

賞心樓記 一名東樓

「二水中分白鷺洲」，李翰林《金陵詩》也。今白鷺、賞心二亭連延城上。元豐中，蘇翰林賦長短句送王勝之，仍題柱云：「江山之勝，傾想平生。」名遂傳於天下。廬陵亦有白鷺洲，青原臺直其首，郡治也；堆勝樓當其腹，驛舍也。登臨勝槩，雖亞金陵，然非閑人所能至，盍求之於造物之無盡藏乎？乃市民居，創小樓，介於二者之間，借其名曰「賞心」，且少陵《江樓詩》也。衡不盈三丈，縱又去其一，惟費省，故成速，蓋洲之項領也。目力所及，視青原、堆勝十得八九，而無厲禁，可以日涉。《詩》不云乎：「于胥樂兮。」願與鄉人共之，安知來者無二翰林之才爲余賦之也？慶元元年二月日。《平園續稿》卷一八。

蜀錦堂記

予以紹熙甲寅十一月遷新第，蓋本郡貢院舊基也。東偏買園數畝，地勢坦夷，名之曰「平」。種海棠數百株，蟠根老幹，強徙以來。中爲堂叁間，南向，重簷承霤，東西兩榮，弗陋弗奢。明年，花開如錦繡，予與十餘客縱目其上，皆問何以名堂，予曰：「未也，客試名之。」或曰：「公昔以布衣

舉送此地，今官一品而居之，非錦衣畫行乎？」予謝曰：「此安陽韓忠獻故事，君毋戲我。」客又曰：「公嘗以天子命兩帥鄉部，縱避忠獻，豈不如朱買臣？」則又謝曰：「予惟不才，不敢以引綬爲榮。四年之中再命而屢辭，賴聖恩從欲，許以銷印，亦非買臣比也。」衆客於是合辭曰：「公胙蜀土，於今三朝，花滿錦城，分派茲圃，儻不欲自比前人，盍以蜀錦爲名？上因寓公，下指花耳。公意何如？」予謝曰：「客既合辭，予則無辭。」乃不果辭。慶元乙卯三月望。《平園續稿》卷一八。

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

「造舟爲梁」，文王初爲西伯創物之知也，人到於今賴之。漢儒著《爾雅》，乃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泚。」是說也，謂辨尊卑可也，河橋何與焉？郭璞既誤以爲周公之言，孫炎又從而爲之辭，其失《詩·雅》之旨遠矣。吉之郡邑大率瀕江，浮航於水，加板其上，聯屬綿亘以達於岸。人之往來，其道如砥，視招招舟子爭濟於風濤之中，險易勞逸蓋相萬也。安福壯縣，江西、湖南之要津，水出瀘溪，匯於鳳林，其廣三百尺。是橋不知起何時，姑以近事考之。元豐縣令上官公穎、崇寧縣令上官合增修於二十年之間，邑士歐陽安稷名橋曰「上官」者，從其姓也。紹興庚申，令韓邦光復修之，鄉先生王公庭珪名之曰「鳳林」者，因其地也。淳熙丁酉，令徐輝又修之，邑人劉浚易名「濟川」，則諂矣。夫一橋在北門，纔百餘年四修而四壞，何也？吏惰財殫，葺不

以時，或葺矣弗良於工，故易壞也。慶元改元，令施廣厚適逢其壞，而尉陳章復能奮身任責，相與掄材選工，舉大舫二十而新之，冶鐵爲綆，紉竹爲箝，圖惟悠久之計。士民咸出力相其役。起於季冬，成於仲春。會太守楊侯方新至，助錢十萬，仍歲留征商送州之餘爲後日營繕之備。章，吾故人子也，請記其事，於今累月，行授代去矣，安得不爲一言？夫利涉之功，微公家不能成。雖成必壞者，物理之常也。郡邑無終窮，守令有更易。坐視弗恤，其壞也速；未壞亟葺，其費也省。今令尉幸舉職，二千石又設儲時，其慮周矣。徒法不能以自行，顧嗣音者何如耳。因爲辨漢儒之失，揭鳳林之舊，使後之人知公家之利非一族所得私。若濟巨川，非一令所當擬，必也即渡名橋，隨壞隨葺，乃百世不易之道也。二年三月十五日。《平園續稿》卷一八。又見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五。

廣德軍重修譙門記

天子五門，諸侯三之，禮也。《綿》之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時古公居岐，爲商諸侯，故鄭氏《箋》云：「諸侯之宮，外曰皋門，朝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雉。」其義昭然。先儒釋《爾雅》，亦引《周禮》注，天子、諸侯同此三名。惟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爲天子之皋門，雉門爲天子之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爲皋，正門爲應，而侯門當名庫、雉，與鄭矛盾。孔穎達無所折衷，既言鄭以皋、應，自是諸侯正法，又云名之曰庫、雉，制之如

皋、應，制二兼四，特褒周公，以傳毛氏。予謂《詩經》聖人所刪，《記》出漢儒之手，古公非王也，於《箋》有取焉。或曰：「魯史書雉門，何也？」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春秋之際，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兩觀猶僭，庫、雉可知。經因災以示貶耳。」「《書》亦言應門，何也？」曰：「在周爲王門，在岐爲侯門。鄭氏固謂天子諸侯之所同，復何疑焉？本朝帥藩督府參用周制，其門三重，餘二而已。儀門之外，譙樓巍然，以高爲貴，殆皋門之遺制歟！」按唐節度使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今遂以是名門。其數則節鎮十有二，列郡用十，著於甲令，視漏刻以警昏昕，蓋一邦之耳目也。廣德爲軍，名隸江東，實鄰浙西，素號樂土。熙寧戊申，守臣朱壽昌大修譙門，紫微南豐曾公爲之記，六十年而燬。紹興甲子，魏侯安行始再營之，距慶元丁巳復五十四年，支傾補漏，不可以久。會承議郎曾侯桌被命分符，有絕人之才，百廢具興，謂萬乘行在吳中，郡乃近輔，華麗岩堯，當應古義。適歲豐人和，鬻材僦工，興役於暮春，落成於季夏，輪奐之美，與創始均。其外兩亭，東以宣詔，西以頒春。其內兩樓，左曰架閣，右曰甲仗。前後映帶，粲然一新，觀者嘆服。侯以予與其世父原伯先君仲躬同朝相善也，不遠二千里請記其事。惟南豐古文在前，屢謝不敢，而請益勤，姑爲考衆說之同異而識其歲月如此。明年戊午三月。《平園續稿》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五二五，《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五。

萬安縣新學記

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乎？雖然，此王政也，故凡君國子民，教學爲先。而世治則制度在上，虞、夏、商、周皆立大小學於都畿，諸侯之國亦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者是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禮失則或求之野，故仕王朝者多有不悅學之說，以及其大小列國，如鄭而青衿不至，反朝夕游於鄉之校者是也。或疑《論語》一書，如帝王曆數之授受，邦國政事之得失，大而道德性命之要，小而衣服寢食之節，罔不及之，獨於學校略無問答，抑嘗深求其故乎？司馬遷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願受業者甚衆。故當是時或問爲邦，或問爲政，以至祭祀朝覲、征伐盟會、治民折獄之類，講習之已熟，切磋之已至，往往隨其才器，各底於成，舉而措之事業，斯無難者。」是則傳道育材不在乎辟雍泮水，而在乎杏壇之上、洙泗之間也久矣，又何問焉？宋興，藝祖方四征不庭，已數幸國學，欽崇將聖，親爲之贊，列聖繼志。首善始京師，繇內及外；至於慶曆，學校遂徧天下。蓋祀先聖先師於學古也，後世郡國廟事而已。復古之制，且及於邑，則起本朝，若守與令敢不敬承？吉之萬安自熙寧五年爲縣，今將百三十載，而學凡三徙，士不以爲然。慶元戊午夏四月，知縣事、宣教郎玉牒師道實來，政知後先，首闢龍頭書院，遂議新學，相方視址，捐直與民，得地二十餘畝。以明年三月壬子僦工，盡十月而殿

宇學舍皆成。經史之閣，左右生之齋，內之庫帑庖湍，外之門闥垣墻，邃深爽塏，幾亞郡學。費緡錢以萬計，皆士人所樂輸，而官以餘財助之，且爲經畫悠久贍給之計，纖悉無遺。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知其所以成也。諸生請記其事。某惟夫子教人非可以一言而盡，其論行藏亦豈一端而止？然必學成乃許以仕，故說漆雕開之對，而惡夫賊費宰之佞，豈嘗使人以政學也哉？粵自王道衰而異端作，霸者之後有楊墨，楊墨之後有縱橫，有申韓，有黃老，有諸儒之專門。至漢、唐以來，又設科目以取士。士方拘牽時文，或不得一意於學。今國家開設學校，惟周孔之教是明，惟堯舜文武之道是適。爲士者雖藉舉業爲入仕之階，然平居父詔其子，兄詔其弟，自洒掃應對而充乎孝弟忠信，由聞見卓約而極乎高明光大。蘊諸中者既不爲淫辭詖行所汨，則行諸外者亦何適而不可？故施之試程非駁雜之辭，進爲師儒得模範之正，臨民則爲良吏，立朝則爲名臣，舉不出乎素學，於以副治世化民成俗之德意。此則賢令承流宣化孜孜徙學之本心也，可不勉歟！若夫江山之勝，棟宇之備，與夫竹木工役之多寡，宣勞協力之名氏，令也能文，自詳記於碑陰，此不復云。六年庚申五月旦。《平園續稿》卷一八。又見乾隆《吉安府志》卷一七，同治《萬安縣志》卷一八。

墨池閣記

唐垌字林夫，翰林侍讀學士彥猷諱詢之子，錢塘人。熙寧四年上書合時宰意，用臺薦驟得御史裏

行。明年二月擢諫官，八月復越班論時宰，謫筦庫廣州，徙監吉州泰和縣鹽酒稅。自公退食，學書於官廨池上。後數年，山谷黃公爲令，賦絕句云：「攀檻朱雲頭欲白，不知流落向何州。空餘前日學書地，小閣紅蕖取意秋。」至元祐中，蘇文忠公守杭，林夫適赴武昌，公得其父舊詩次韻送行，有「聞道黃門有父風」之句，謂父子皆善書也。今令朝奉郎卓洵泣事三載，每葺縣庠，增置博士弟子員通四十人，教養課試一視侯。類左序東偏接林夫廢廨，故沼尚存，乃闢其地創閣三間，爲諸生遊息之所，用漢張芝故事，榜曰「墨池」，著其學書之美，託予爲之記。夫書雖一藝，古人猶不苟如此，推而上之，進德修業豈止收翰墨之功而已？或謂林夫進銳退速，亦可取乎？予曰：「吾夫子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林夫少年時雖異乎中行，要非碌碌之士，故陳襄述古薦之於經筵，而山谷追美於已去之後，蘇公復以詩贈別，至卓令又表而出之。學者其知所擇哉！」山谷以元豐三年庚申宰泰和，辛酉歲方上，絕句題十一月己卯，蓋壬戌年是月二日也。又明年十二月移德平鎮而去，迨慶元庚申兩甲子矣。三月庚辰，周某書。《平園續稿》卷一八。

贛州贛縣重修學記

皇朝立學徧郡縣，縣有附庸、有支邑。人之言曰：支邑距城近者百里，遠則倍蓰，賦租征榷間得移用。學校之修既已非艱，而其士又以城闕爲遠，故庠聲序音自振於一邦。附庸則不然，賦租征榷守

皆統之，士方萃於郡庠，爲令者因得藉口，學校名存實否，人亦不責備也。慶元三年冬，奉議郎司馬遠來爲贛宰，深闢其說，謂郡庠教養率限以員，今十室必有忠信，而曰野無遺賢，誣其下也。上臺戒橫斂，州家不苛取，邑之財用有定名，或漁於吏，或費於侈，而曰力不及於學，誣其上也。民之師帥當如是乎？於是節用度，核隱欺，首葺大成殿，次飾講堂齋舍，凡重門修廊，下至庖湢之所，器用所須，無一不備。舊廩歲米二百斛，緡錢僅以百計。經營三載，括六鄉間田之所入，益錢至三倍。既有養士之費，則請於州，選補生員，寢食於學，月書季考，一守成規，春秋奠獻如式，文風郁然，遂爲外邑之表。代更有日，書來請記。予聞記有二說，不贊聖人之道則勉諸生以學。昔在皇祐，賢令大理寺丞王希肇正廟學，太山孫復碑紀其實，謂夫子道被萬世，非假稱述。逮嘉祐中，著作佐郎錢顗尤號賢令，學政益修，每以上之教化、士之講習告諸人，臨川胡掾大書碑陰。即而讀之，思過半矣，予尚何言？姑舉司馬君之說附先賢之後，使來者知溫國冑緒爲政如此，非俗吏所能爲也。尚嗣音，俾勿壞。六年十月旦。《平園續稿》一八。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乾隆《贛州府志》卷一五，同治《贛縣志》卷四九。

梅州重修學記

南海屬郡潮爲大，潮之屬邑程鄉爲大。五季僞劉升其地曰敬州，國朝避今桃廟諱，以梅易敬。熙

寧癸丑嘗歸潮，後十年復初，紹興丁巳纔五年又復，甲子適周矣。雖曰僻在嶺表，而自唐元和末韓文公守潮，首置鄉校，謂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命趙德督生徒，程鄉秀民固在其中。至元符初垂三百年，劉忠定公又謫於梅，每謂語不妄然後可入於誠，諄諄誨學者。蓋天以兩賢嘉惠茲土舊矣，故其士醇，其民樸，葺學校以教之，尤不可已。異時二千石自四遐相易而至，土風未遽知，政事未易修，凡所設施多在累月之後。幸無移徙牽制，安意營職，亦不過期月，已迫合符，正使心乎教養，而爲之也難。今劉侯則不然。侯，潮人也。梅治程鄉，猶本郡也。初仕即尉此，習知其風俗，周知其財用；況大父、伯父再世登科，故崇儒之心切，而爲政之力易。下車以慶元五年之仲冬，越明年閏春之朔即增飾學宮，新十哲像，徧續從祀，凡齋舍職事位下庖湍之屬悉加於舊，廣學田，增生員，別創小學四齋，絃誦之聲日聞。前守陳自修始以忠定公配享文公，至是各爲之祠，以瞻以儀。厥仲夏告朔，合僚佐衿佩二百人慶其成。於是教授林陶、掾曹姚得明、程鄉令李昌齡歌詩三章、章十句，以美之。一章頌侯之來榮也，二章樂庠序之新也，三章欲人才之興也。其歌曰：「孰不爲邦，孰守其鄉？如被錦衣，晝行輝煌。侯曰上恩，曷敢弭忘？何以報之，俾民向方。言葺泮宮，於鄉有光。」載歌曰：「宣聖南面，珠旒袞章。十哲侑坐，羣賢續廊。六齋分列，小學峙傍。談經議道，春祠秋嘗。我侯戾止，率由典常。」又歌曰：「閭閻諸生，振鷺來翔。詩書禮樂，游息修藏。勉爾行業，爲時俊良。毋毀於隨，毋嬉以荒。三歲大比，用賓於王。」歌既闕，僉曰：「允哉！」佻來視予，嘉其有美而有勸也，併紀歲月遺之。他日與計偕者依《鹿鳴》歌是詩傳而上聞，非此邦之盛舉歟！侯名渙，字伯順，今官

朝散郎。十月日，具位周某記。《平園續稿》卷一八。

梅州貢院記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時未可爲，不爲可也；時既可爲，不爲可乎？降漢迄唐，因郡國大小定貢士多寡。本朝接五代之亂，鄉舉寂寥，士試州治，未有闡棘糊名之制。由廣而東，去國滋遠，厥初合一路纔貢一士，涵養二百餘年，人才始衆。梅之置州，適後他邦。在法，士不滿百，併試傍郡，貢院之不設，時也。連舉大比，至數百人，預薦者五。或即郡庠，或寓驛亭，始苟簡成之，終勞費葺之。今太守朝散郎劉渙節用儲財，肇新試闈，亦時也。相攸度基，廣十有二丈，深三十有七丈。市竹木於龍川，擇梓匠於汀贛。爲廳堂各五間，其崇二丈五尺，廊屋十四間，內外門各五間，彌封膳錄、東西厨屋總十間。隔街有溪，限以編戶，厚償其直，撤而達之，洞視山川之秀。溪中有百花洲，創佳致亭於其上。興工以慶元六年六月壬辰，訖事以十一月丁巳。匠以工計者五千有奇，雜役則募閒民，用磚十萬，蓋瓦倍之，錢以緡計者數千，米以斛計者累百。越十二月朔，行鄉飲酒禮發焉。程鄉令李昌齡，予里人也，以書道本末，且曰：「州惟一邑，向也百役所仰。今侯甫修學校，又爲是舉，成規定於心，餘羨出於州，科調毫釐不及其屬。願紀其實，以彰其美。」恭聞太宗皇帝端拱元年放進士二十八人，有古成之者預焉。雖家廣之增城，後徙於梅，其四世孫革遂登紹聖進士第。元符三

年藍奎繼擢丙科。政和二年則有劉中，紹興十五年復有羅振。四鄰望之，指爲士鄉。又況戊申策士維揚，而潮人禮部尚書王大寶臚傳第二，於梅本同州；丁丑奏號南省，而惠人秘書郎張宋卿名冠淡墨，於梅爲同路。兩賢學問既過人，而立朝持論並爲當世所稱。《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生他日取巍科，繼前修，尚毋忘二千石作成之德。明年正月旦，具位周某記。《平園續稿》卷一八。

全宋文卷五一五〇

周必大 一三七

泰和縣仰山二王行祠記

聖人成民切矣，既撫之以仁，又惠之以政，尚慮天降之災，人爲或弗能給，則致力於上下神祇，《周禮》太祝掌六祈是也。至《小祝》復載其目曰：「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罪疾。」凡民之所願欲，尚有出於此者乎？自釋教盛於中國，故又即佛廬而致禱焉。蓋神能變化無方，佛能攝受有情，其爲道雖不同，精誠可格則均。若乃聰明正直、廣大慈悲兼而有之，惟袁州孚惠廟二王爲然。王兄弟皆龍也，自晉永嘉宅仰山之獺潭。至唐會昌三年蓋五百餘載，有僧號小釋迦名惠寂者，來自柳州，卜庵此山。二王欽其道行，施山爲寺而徙廟堵田。今寺以太平興國爲名，其上廟基存焉。治平元年，郡人李觀嘗爲記刻石。神之歸心釋氏固已昭然，而巫祝恃牲牢以爲利，流膏割鮮，神或厭之。迨元祐六年，住山佛印禪師了元卜於神曰：「血祭乎？蔬食乎？」神曰：「蔬食哉！」厥

後謁廟者遂以伊蒲塞爲饌。張丞相商英適漕本路，又爲之記。功利及物，逐日以新，自士庶達於郡邑，或繪事於家，或塑像僧舍，或祔享別廟，祈求者不絕。吉州泰和縣進士劉千齡謂非設行祠不足以揭虔妥靈，乃即縣西北五里登科岡背陰面陽創正殿三間。鄉人爭附益之，夾以廊廡各十二楹，前爲門三，後爲寢室七；至於崇釋教，祀徐璠〔二〕，與夫樂樓、享亭，下暨廚庫，罔不具備。始事於慶元丁巳之正月，落成於戊午之十月，嚴翼輪奐，觀者起敬。知縣事卓洵頻歲請禱，曰雨曰暘，其應如響。千齡介予故人曾寅亮謁文記之。惟皇上帝，分命山川之神各主一方，捍災禦患，載於經傳，不可誣矣。然諸侯所祭不過境內，今二王以神龍有截之威，合大雄無邊之力，自袁州徧於江西，自江西放乎嶺表，咸被其賜而祭享之，夫豈泛泛神祠加惠一方者所可比哉？按唐藍谷神名在祀典，而依悟真精舍，詩人美之曰：「若歲有水旱，詔使修蘋蘩。以地清淨故，獻奠無葷羶。」願借是詩代享神迎送之詞。至於封爵之崇，事實之衆，圖志具在，此不復云。六年十一月五日。《平園續稿》卷一九。又見道光

《泰和縣志》卷三三。

〔二〕徐：傳校本作「徠」。

袁州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袁恃孚惠二王爲司命，郡以宜春臺爲勝境，壯亭榭於林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遊以奉神，敝則改爲者，太守徇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既敬釋氏，遜山與寺，徙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朝夕致敬也。故凡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劇盜、金虜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賊薄城，若有禦之者，最後望見一神，黃衣白馬，往來雉堞間，駭異而走。紹興初，始即臺立行祠。淳熙甲午，易亭爲殿，又移慈濟院於臺西，奉惠寂禪師即神所敬者。初，寂歸老韶州，將謝世，神往訣別，問：「豈無見屬乎？」寂曰：「吾師靈祐禪師於正月八日逝於瀉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諾。自後，及期則胖蠻幽贊，緇素咸聚，歲以爲常。既遷城中，齋會滋盛，遠人四集，凌虛創閣以待有衆。慶元己未九月丁未，融風爲災，一夕俱燼。士民謹曰：「此飛簷架空之咎也！」爭輦土石，培展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列瀉、仰二禪師暨王之父子，又爲堂以識參請，設亭以備拜享，別造齋閣於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守李訥捐金穀倡之，闔境爭趨和之。武經郎趙伯詩、鄉貢進士袁簡及孟公震掌其事，兵馬監押趙善濟董其役。揆日於是年十月，明年四月訖工，因故人潘侃來求記。予聞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性無有不善，情則隨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爲人，寂滅者佛，變化者神，雖曰殊途，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

情，未嘗不均。今二王既弭災捍患，加惠斯民，民亦秉彝好德，思媚神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効勤，自求多福，用潰於成，得非道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乎？咨爾袁人，治情以禮，養性以仁，以稱天地神佛之心，以還比屋可封之淳。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五月旦。《平園續稿》卷一九。又見康熙《宜春縣志》卷一五，乾隆《袁州府志》卷三二。

廬陵縣重修縣學記

聽訟理財，根柢於縣令，綱領於郡守，人舉知之。至於化民成俗，守猶不敢專任，況令乎？此後世之通患而非古也。三代盛時，黨有庠，遂有序，州有長，縣有正，德行道藝，以時書之。當春秋世，其制已廢，吾夫子憂之，平居每語其高弟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後言偃宰武城，果用絃歌而治。夫君子學道固也，小人亦與焉，非縣令化民成俗之要歟！更秦涉漢，古制滋亡，董仲舒獨能知之，其言曰：「王者治天下，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教於國，設庠序化於邑。」又曰：「縣令，民之師帥，所謂教訓之官，以德善化民者。」夫論庠序教訓而及於邑，自夫子而後仲舒一人而已，惜乎時君莫之能行也。迨本朝仁宗慶曆中，始詔諸縣皆立學。高宗中興，申命於紹興十四年之春。三代盛舉，一旦遂復。廬陵分治郡城，多士所聚，而縣庠介於官寺通衢之間，無地可展。知縣事羅烈雖竭力應詔，然規模未備，春秋僅嘗釋奠，後率附於州將六十年。今令宣教郎豫章黃疇若

懾勇懷強，容困抑姦，待人以忠，行己以潔，得子路治蒲之政。百里既安，歲事仍豐，首創祭器，躬率諸生行上丁禮，次嚴像設，葺殿廡，新桀戟，甃階渠，高其閤閼，增舊二尺。起嘉泰改元正月壬戌，告成於四月己丑，凡用工三千，靡金錢三十萬。學租舊六百斛，養士不盈四十，益以禪居院詭戶田一頃，爲租六十斛，然後歲計不乏。而又精於學問，勤於教導，禮文師範，兩得其宜。於是職事許陵等求文爲之記。按唐循吏《韋景駿傳》，神龍中嘗令肥鄉，後爲趙州長史，道出舊治，民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兒曹未生而吾去邑，何故來？」對曰：「耆老言學廬館舍皆公所治，意公古人，幸親見之。」屬聞，公府交薦。黃君即仕於朝，他日持節典藩，道或由此，父老子弟必將迎勞如景駿。僕雖耄矣，儻見之乎？是月甲午。《平園續稿》卷一九。

分寧縣學山谷祠堂記

嘉泰元年秋，奉議郎臨江徐筠孟堅宰分寧期年矣，專以儒術飾吏事，每詣校官，必進諸生以學術。顧視山谷先生祠宇在講堂之左，陋隘朽敝，亟廣而新之，傳像家廟惟肖，釋奠賸食則擇族老能文者曰滄主祀事，屬予識其成。參考圖牒，自唐貞元十五年，分武寧八鄉以名茲邑，西有幕阜山，其高千丈，廣袤百二十里，修水北來，東南經縣治，凡六百餘里，下入彭蠡，此山川之最勝者也。黃氏本金華人，先生六世祖瞻嘗爲邑宰，厥後奉親卜居，沒則就葬。歷三世家修水上，宦學有聲，而先生出

焉。此世家之可考者也。夫惟山川炳靈，世美交濟，故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又得眉山蘇文忠公而師之，陳、張、晁、秦而友之，是宜光顯於朝，共振斯道。乃或不然，初坐眉山唱酬，棲遲縣鎮；後被史禍，竄謫西川；晚以非辜長流嶺南，遂隕其命。中間翱翔館殿纔六年耳，右史之拜，復爲韓川沮止。其生不遇如此，蓋人定勝天也。高宗中興，恨不同時，追贈直龍圖閣，擢從弟叔敖爲八坐，實甥徐俯於西府，皆以先生之故。宸奎天縱，至下取其筆法，戒石刻銘，徧於守令之庭。李、杜已遠，遂主詩社，身後光榮，乃至於此，非天定勝人耶！昔孔子在魯，魯人指爲東家丘，歷聘諸侯，伐木削迹，無所不有。孰知後世郡邑通祀，南面巍然，一履之微，猶藏武庫。聖人尚爾，先生其奚憾！予既書其大略，又系以辭，使遇祀事而歌焉。其詞曰：嗟先生之致身，何艱難而險阻。猗先生之沒世，乃發揚而普詡。歸高山與景行，極幽遐而爭睹。微岌岌乎當時，詎煌煌以終古？久配祭其鄉社，俶奉嘗於新宇。釀修水以爲醪，釣鰾魚而實俎〔二〕。擷白芽於雙井，粲浮甌之花乳。尚來燕以來寧，永範模乎故土。九月十日。《平園續稿》卷一九。

〔二〕鰾：字書無此字，疑當作「鰾」，「鰾」與「鰾」同，四庫本正作「鰾」。

玉和堂記

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此格言也。今夫佳花美木在天壤間，氣和而後生。人皆知春時爲然，不知和氣所鍾，無時無花也。老叟既闢敞廬東爲平園，園西北隅隙地坦然，乃距北垣五十弓餘二肘爲堂三間，南置唐虞二典閣，背爲流盃亭，其深四丈二尺，博三丈七尺，崇二丈有奇。敞扉而涼，塞向而燠，可以納四時之和氣。散植紅梅、辛夷、桃、李、梨、杏、海棠、茶蘼、紫荊、丁香，冠以牡丹、芍藥，此春景也。前後兩沼，碧蓮叢生，東則紅芰彌望，榴花、萱草雜寘其間，此夏景也。巖桂拒霜，橘、柚、蘭、菊盛於秋，江梅、瑞香、山茶、水仙盛於冬，時花略備矣。至如佛桑、躑躅、山丹、素馨、茉莉之屬，或盆或檻，榮則列之，悴則徹之，而種植未歇也。始造於慶元庚申七月戊辰，八月丁未與客落其成。恭惟聖主在上，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遂使皤然一叟得佚老於和氣之內，故榜其堂曰「玉和」，志幸會云。時嘉泰元年也。《平園續稿》卷一九。

敬齋記

紹興庚午秋，予與永新周正寬平一同預貢籍，知其素慕王文正公之賢，植三槐於庭，築堂臨之。厥後終於迪功郎、監衡嶽廟，蓄德積善，敷遺嗣人。其子尤字才卿，即堂之陰架屋十楹，廣二十尺，榜曰「敬齋」，取《小雅》「必恭敬止」之義。自爲說數百言，大略謂：「人之事天地、事鬼神、事父兄罔不莊敬。及處閑燕，或尊臨卑，貴待賤，未免安肆。尤實懼焉，願參前以自警。」夫惟存心如此，義方之訓可知。嘉泰辛酉，仲子圭復以妙齡舉於鄉，父子過予，叙宗盟，陳世契，且求一言。予告之曰：「六經辭雖多而旨甚要，故《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漢儒所記以《曲禮》爲篇首，以『毋不敬』爲首句，此所謂禮之本也。本立則禮無不行。亦猶《詩》三百，而夫子蔽以『思無邪』之一語也，尚何隱顯高下之別哉！」請歸而刻之石。《平園續稿》卷一九。

泰和縣龍洲書院記

西昌下臨贛江，陳霸先入援梁室，駐蹕有龍躍之瑞，事見《南史》。本朝開基之明年，南唐知制誥徐鉉作《白鶴觀記》，謂「江水北湊而東匯，龍洲南峙而重複」，以是名洲，蓋亦久矣。又有天柱一

峰屹然其外，勝概殆冠茲邑。初即縣治之東築光華館以待過客，已而遷驛快閣，遂爲榷酤之地。今宰宣教郎趙汝謨決科爲政，綽有父風，至而嘆曰：「天地之氣，聚爲山川，山川之秀，人實鍾之。況父老相傳：『洲過邑，廷魁出。』豈以麴蘖之故易絃歌之樂耶？」乃起嘉泰元年七月撤而新之，疊石爲基，創屋二十楹，列左右生齋，曰褒然，曰卓爾。自堂及門，端正顯敞，下逮庖湍，各得其所。閱兩月，工以訖告，遂倣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軍之白鹿，榜曰「龍洲書院」。擇春秋補試前列者十人居之，而主以庠長。於是縣學長諭貢士陳暕、周有德、學賓陸本謁予以記。或曰：「縣有學矣，此非贅乎？」予曰：「三代盛時，自王畿達於六鄉六遂，爲學者二，爲序十二，爲庠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當半之，家塾猶未論也。泰和，子男邦也。略考圖籍，浮屠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昔歐陽文忠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二〕，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爲寺觀，何不疑於彼而反疑於此也？幸賢令爲之主盟，使諸生得藏修息游於斯。未仕則由六經而探蹟聖人之教，既仕則推所蘊以發明王者之政。復古之功權輿於茲，豈但科舉得江山之助而已？」二年六月既望。

《平園續稿》卷一九。又見乾隆《吉安府志》卷一九，道光《泰和縣志》卷三二。

〔二〕明：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吉州通判廳記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一〕，其於政事罕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創業之四年，繼五代擾攘，藩鎮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模宏遠，豈歷代明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爲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朝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二年五月，朝請大夫開封鄭臨實來，適二千石缺，併綰郡組。其家世之盛，仕學之優，施於有政，見識明敏。初升廳事，則支傾圯朽，懼將壓焉，竹木瓦甍率儲庭下。君問緩故，則曰：「卜未利也。」君曰：「覆壓之不虞，陰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亟僱工葺事，七月己巳落成。拓《題名記》示某曰：「公大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是官，嘗行州事，踰四考乃得代，士民懷德，因請家焉。舊廳載新，是宜爲記。」某追思始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側，今七十有五年，兼燕楚之城社，致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諄荒唐爲解？抑嘗讀《衛詩》美文公營宮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葺，破拘攣之議，得其時也。用成材，仍舊貫，加顯敞焉。其東故有風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其制

也。自是入儀天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修郡政，惠此千里，抑稱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立矣。因土木之工而記歲月，某請事其末云。是年十月五日。《平園續稿》卷一九。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二，《淵鑑類函》卷一一四，《古今圖書集成》官常典卷六三〇，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乾隆《吉安府志》卷六七，同治《廬陵縣志》卷四九。

〔二〕及：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汀洲長汀縣社壇記

《載芟》春祈社稷，《良耜》秋報也。由都城達於郡邑，古今一揆，故壇壝有制，牲幣有數，黼黻備物，酌獻以時，守令躬行，具存成憲。粵自釋老教行，神祠亦增，雕墻峻宇，殆徧城郭。一遇水旱，官吏奔走祈禳之不暇。於是五土五稷之壇誕寔遐僻寂寞之地，頽垣敗壁，蒹葭所聚，荒蕪蔓草，牛羊踐焉，二仲時至，昉加薙葺，例委行事於掾佐〔二〕。牲瘠酒酸，簋簠弗虔，姑應有司之文，過是蕪廢如初。承議郎天台謝周卿來治長汀，首致志焉。自邑徂壇，崎嶇沮洳，往來病之，乃爲相攸，以直易迂，甃爲通衢，二里而近。繚以長垣，總四十有三丈。東爲社壇，崇三尺五寸，廣丈有八尺，附風師壇於其傍。西爲稷壇，制與社等，雷雨二壇對峙其側。前闢門屋三間，後創齋廬亦如之。庀工以

嘉泰二年閏臘之望，閱月告成，不遠千里以記爲請。予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是固然矣，繼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亟黜其言。今君自大父以儒登科，臨民有聲，肆其先公，克紹世美，致位二府。君復傳父祖之學，爲長於斯，推仁心，濟敏政，治人事神，蓋兩得之。故書以告後之人，毋俾或壞。三年三月辛丑。《平園續稿》卷一九。

〔二〕佐：原作「作」，據明抄本、傳校本改。

終慕堂記

元祐名相忠肅劉公之曾孫諱荀，字子卿，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平居隆師親友，著書累數萬言；從宦則考古證今，見諸行事。故小試理財，錢流地上，出守邊城，南北形勝盡在目中，而於立朝事君講之尤詳。向使得位與時，庶續先烈；仕止二千石，士大夫共惜之。其子新長林簿無愧既葬君清江之新城，復取「大孝終身慕父母」之語揭名塚舍之堂，屢求一言。或疑《孟子》章指爲舜事親設，非追遠也。予謂不然。《祭義》因文王事死如事生，反覆論孝子之祭，而其末曰「立愛自親始」，又曰「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是則人子慕親何間存歿？故經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嘉泰三年三月。《平園續稿》卷一九。

全宋文卷五一五一

周必大 一三八

吉州錄參廳題名記

諸州錄事參軍於令爲從八品，掌郡獄及軍資市令之政，實曹掾之首。富沙陳希黯以名公之子繼登儒科，來官廬陵，謂職有崇卑，題名不可無記。乃起高宗中興，距今七十有八年，得姓名二十七人，求予一言，將刻之石。夫才有能否，其時之事，聲實顯晦，後乃見之，希黯用志亦遠矣。予聞曹參在齊，治道清靜，比其去，猶以「毋擾獄市」屬後人。督郵有司也，清靜何居？予請著其說。假令罪在甲乙，枝蔓丙丁，擾也；科抑賈區，強之貳價，亦擾也。惟毋縱故犯，毋妄取舍，使吏杜奸貪，人安其業，始可與言齊相之意矣。嘉泰三年四月望。《平園續稿》卷二〇。

敬思亭記

嘉泰三年三月乙酉，登仕郎泰和蕭知節母夫人詹氏以疾終，享年六十六，卜十月丙午葬本縣高行鄉龍角之原。知節泣而請曰：「先人諱遵，不幸早世。吾母素知書，既嫠，力教知節以學，劬躬立門戶，輕財重義，撫育宗族。凡知節得出入公卿之門，皆母之教也。今罔極之恩不可報矣，築亭冢舍，取《祭義》『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之訓，榜曰『敬思』，願賜語以寵綏之。」予聞夫子論要道至德一本於敬，是以孝子之祭，其立、其進、其薦、其徹悉以敬為主，反是則爲固、爲疏、爲不愛、爲敖、爲忘本，可謂詳矣。及子張乃一言以蔽之曰「祭思敬」，蓋平居得於夫子者如此，予尚何云？九月辛巳。《平園續稿》卷二〇。

筠州樂善書院記

舜命夔典樂，首教胄子。周大司樂治學政，專合國之子弟。是時公卿大夫多出宗姓，崇德象賢，率於此乎取之。本朝至道元年，以近屬繁衍，初置學官，於是教授之名立。迨咸平迄祥符，南宮北宅復置侍教，十歲已上併令肄業。治平初，增小學教授十有二員。此命名分職大略也。舊制七歲入小

學，能誦《孝經》、《論語》，升大學，又能誦兩經，善書札，宗正以聞。熙寧、元祐并敕諸院立小學，八歲至年十四者歲檢舉焉。自是厥後，其制益詳。此進德修業次序也。南渡以來，杭、越首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西外、南外并立宗學，人知爲善之樂，以蕩陵德者鮮矣。今高安郡守王淹，文正公旦六世諸孫也。追惟文正被遇章聖，徧歷要近，與聞育才之本末，思原德意，不墜先烈，乃與貳車玉牒希宰議即郡庠之側創樂善書院。外設重門，東西兩廡，廡各三齋，中爲講堂三間，列直舍於後，廩庖器用備焉。庀工嘉泰三年之季夏，訖工於孟冬。先下尊屬司選宗子幼而未命者，以二十人爲額。既望，率郡僚延處六齋，齋各有名，擇老成之士訓以經史，教官總其課。別立一齋待不率教者。市田千畝，用足歲計。屬某記之。嘗聞《關雎》基王者之化，其應見於《麟趾》。雖繫周公，實美文王。其在《大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是又盛言文王遐不作人，一視親疏，可以傳無窮、施罔極也。恭惟祖宗作成宗英，越二百年，聖皇在御，推廣家法，公族振振，髦士峨峨，將同符於文王。筠州復能助宣聖化，無愧民之師帥。是皆宜書，故樂爲之記。明年正月既望。

《平園續稿》卷二〇。

杜氏潛光堂記

《大畜》之《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洛誥》曰：「惟公德明，光於上下。」蓋德

有大小，光亦隨之，其積在身，其發在人。士固有幽潛如韓退之所云者，故四明理掾杜君諱褒字伯稱是也。世居越之上虞，以篤行著。君苦心嗜學，銳意事功。紹興末北征，條要務謁府帥湯岐公，後帥史魏公，二公大奇之〔二〕，交薦於朝，再命以官。嘗尉崇安，力變不舉子之俗，治獄至無一夫之冤，遇大利害密裨其長罷行之，陰德不可計。妻張氏，處爲孝女，嫁爲孝婦，相與力教諸子，思恭既擢第，餘皆蹈義向方，見推鄉評。厥後合葬考妣於縣之葛山鄉，寶謨閣待制陸務觀各爲之銘。思恭復即塋築堂，務觀以「潛光」名之，求記於予。往者杜正獻公越人也，歐陽子誌其墓，曰：春秋諸侯歷秦漢千有餘歲，不絕世譜，而唐盛時公卿家法，杜氏獨存。今務觀謂君本同譜牒，中間失其世次爲可惜也。雖然，《左氏》叙陳敬仲「光遠而自他有耀」，又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惟君德充而實浮，不耀其彰。幸哉有子，亶亶乎儒猷，孜孜乎吏方。是宜立身揚名，顯前人之光。何待退之而後發，亦豈必遠耀於他邦乎！茲爲肯堂也大矣。嘉泰四年二月望。《平園續稿》卷二〇。

〔二〕二公：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筠州判官廳記

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

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爲然。筠州判官玉牒彥章南夫弟兄競爽，同取科第，以嘉泰壬戌七月實來，持身正，泣事明，一郡嘉賴。官廨在麗譙內，蓋尚書郎趙不遜茂中營造於紹興之庚午。踰五十年，敝當改爲，前政周景南經始而不克，至是太守王淹伯奮既給竹木，又出羨錢四十五萬，米百斛，俾南夫易而新之。相其地形，深纔十餘丈，博則加倍。乃列堂與廳，并南向。廳爲三間，其後分東西兩齋，榜曰「壺天」者，禮部侍郎倪思正甫吏隱時所題也。堂爲五間，深明雅潔，不侈不陋。介於二者有古薌堂，茂中爲叢桂設也。稍東面西有尚絅堂，南夫所創也。九月庀工，閱月而成。予愛李觀元賓記常州判官袁師德廳，謂前軒翬飛，竹欄鳳食，蓋由郡守韋公遇袁以善，袁報韋以誠，遂躋登茲。今筠守甚賢，捐費不吝，幕下又賢，居之也安，善遇誠報，賓主兩得，惠政加乎千里豈有既乎？姑徇其請爲之記。四年甲子二月望。

《平園續稿》卷二〇。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二。

台州仙居縣學記

孔堂高弟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昔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襄（二），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爲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

皇祐中，令台州之仙居，篤意學校。首爲文勸人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詢問大義，間習程試。高不躐等，卑不流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祠今百五十餘年。嘉泰辛酉夏，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歆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庠下，遷寘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於斷碑，增寘集中。學有射圃，淪棄榛莽，亦加薙葺。別市民居創觀德亭。總爲錢二千四百緡，皆出節用。籍贓田十八畝，輟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贍給生員，請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宓、呂咸、陳穎不遠二千里，以記爲請。夫教人必以聖人爲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歟！按《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典數郡，所至必務學校，而令仙居則略之，是尤不可以不書也。四年甲子四月望。《平園續稿》卷二〇。又見《赤城集》卷七，《赤城志》卷四，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七，光緒《仙居縣志》卷六，《台州金石錄》卷七。

〔一〕襄：原作「慶」，據明抄本、傳校本改。

廣昌縣學記

盱江析臨川而爲軍，廣昌又析南豐而爲邑，其地極江西界，接於閩疆，秀民爲多。初立學在縣獄之右，紹興十七年令承敷徙寘縣南〔一〕，郡丞劉嶸爲之記。後五十餘年，當嘉泰二年四月，奉議郎曹進之來爲宰，謁先聖殿，上漏旁穿，兩廡欹側，且非其地。邑士胡巖老請改築於縣治之東止戈亭舊基，諸生相攸，僉謀爲允。於是進士揭英之、子儼、子儀三人輸財効力主其事，而黃作舟、作礪首捐錢四十萬爲之助，士胥和之。庀工癸亥之夏，甲子春新學成。培卑爲高，以避水淹，雙溪夾流，匯爲大江，面對羣峰，宛如圖畫，高明堅壯，他邑鮮儷。進之，予門生也，求記勤甚。予聞有學校之教，有學校之文。昔夫子折衷六藝，自虞至周，凡學校之教之文散於《詩》、《書》、《禮》、《樂》之中，故《論語》不復問答，惟告門弟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教在其中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在其中矣。本朝開設學校，復帝王之盛。雖碩儒名卿布於中外，而士之月書季考惟在舉業，故時文無慮三變。始因唐舊，專用詞賦；或曰雕篆無益也，於是經義行焉；專門一律，又以爲病，而《大學》、《中庸》之說出。時論愈高，行之愈難，爲師儒者既用此爲去取，士亦以此應之，殆非國家孜孜求賢之本意也。上方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士當是訓是行，一變而至於道，以副教育，則所謂文將不勝其用矣，於科舉乎何有？進之，衡州耒陽人，淳熙辛丑登科。既視事，金芝

產廨中，嘉禾生於野，爲政亦可知矣。四年五月日。《平園續稿》卷二〇。又見正德《建昌志》卷七，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

〔二〕承：原作「丞」，據四庫本改。按此縣令姓承名敷，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二有小傳。

撫州學記

晉、唐以來，撫守多名臣，至本朝則儒宗鉅公相繼而生，學校之盛固不待言。歲久或敝，敝又圖新，理也。雖然，郡守主盟爲易，教官任責也難。慶元二年，豫章胡君元衡來臨師席，文風既振，復懷永圖，乃大議葺治。適學糧贏錢百二十萬，太守陳侯研首捐千緡，常平使者王君容及後守曾侯楷各助十之三，漕憲繼之，總錢又百三十萬，米不在焉。以六月甲寅興工，明年八月訖事。凡大成殿、御書閣、講堂、倉廩皆飾其舊，內外門墻、廊廡及正錄職事之位、東西序之六齋、文昌之軒、庖湢之所，悉鼎新之。或請記其成，太守曰：「教官力也。」弗許。教官曰：「此二千石功也，當書。」會入官上庠，亦復不果。今數年矣，先日學正鄉貢進士嚴滋以書遺某：「前不求文，教官謙也。歲月雖久，公論故存，敢敬以請。」昔孟子論傳道之序，由堯、舜至湯、文皆五百餘歲，由文王至孔子適當其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自任也。惜乎無時無位，不得見諸行事，退修六藝，以

傳萬世。今學者幸居學校，讀六藝之書，旦旦而來，望數仞之墻，盍興及肩之嘆？既升其堂，盍想聞金石絲竹之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又當希顏子苦孔子之卓。夫如是晝而思之，夜復思之，則於道也其庶矣乎。墨池文祥，姑存故事足矣。嘉泰四年六月。《平園續稿》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二一，乾隆《臨川縣志》卷二一。

廬陵縣學三忠堂記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餘年〔一〕，兼是一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謚之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和，衆論詢詢，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冲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寅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謚則未聞。子瑾、孫簡，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壹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厦即縣庠立三忠祠，

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衣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天，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厦用意遠矣。嘉泰四年八月日。《平園續稿》卷二〇。又見《程史》卷一，一，《履齋示兒編》卷八，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乾隆《吉安府志》卷一三，同治《廬陵縣志》卷八，《南宋文錄錄》卷一一，《江右文鈔》卷三。

〔二〕餘年：原倒，據明抄本、四庫本乙。

永豐縣旌忠廟碑

高宗皇帝中興之二三年歲在己酉，金虜分道入寇，江浙大擾。十一月，隆祐皇太后自洪上贛，護衛將杜彥、楊皋當時誤以世雄奏，乃其字也。道叛，屠撫之崇仁縣，遂犯吉之永豐。知縣事、左承議郎宗室訓之字誨道，素懷忠憤，有爲國捐軀之志。至是率尉修職郎陳自仁拒戰境上，分民兵爲三，一繞賊後，一據地利，誘以羸卒，賊遇伏而敗。他盜蟻附鵬張，尉死之。侯力不支，轉門入鄆，罵賊遇害，年四十四。賊視防守營柵，歎服而去，邑免焚蕩，士民獲全不可計。人德侯，奉其柩葬太和縣廬源鄉，又附祠城隍，水旱疾疫禱焉。明年，詔贈朝散郎，加直秘閣，官其後兩人；自仁亦贈通直郎，官一子，同立傳《國史》。久之，二孫彥櫟、彥權皆踐世科，歷內外任使。慶元五年，彥櫟以九江郡丞

銜檄省謁祠墓，始從父老歐陽昌等得侯死所，即邑東藥師院隙地創廟三間，設侯及夫人喻氏像，尉與享焉。廊廡門闥，嚴潔相稱。以九月興工，六年二月邑官致祭落其成。郡守趙善鏐既助工費，復上其事於漕。漕雷深下樂安丞吳魯卿、新淦主簿梁季安繼來核實，俱謂侯節義顯著，禱祈輒驗，實有功於民。嘉泰元年，太常擬賜廟額旌忠，六月壬寅制曰可。彥櫛等請文刻麗牲之碑，乃爲作《迎送詞歌》，以祝焉。其詞曰：忠死爲神仙兮，前言孔彰。我侯兵解兮，上征帝傍。民懷德惠兮，姓名愈芳。天子有命兮，典祀舊疆。新宮翼翼兮，像設堂堂。帝意若曰：民不忘汝汝豈忘，往其廟食從巫陽。春秋致享禮有常，牲牢潔肥奠椒觴。坎坎伐鼓舞洋洋，神具醉止欣樂康。時節謁帝奏祺祥，雨暘以時豐稻粱，厲鬼驅除絕寇攘。恩江湯湯兮，與神之績彌遠而彌長。三年二月辛丑。

在法，神有功者初賜廟額，次加侯爵，此碑稱侯，張本也。初侯之亡，安撫使朱丞相勝非檄太和土官泗州文學蕭環集民兵來邑定亂，環因收恤侯家，葬侯盧源，以其子世崧娶侯長女。後七年喻夫人卒，遂合葬焉。侯之孫間來展墓，環姪孫登仕郎知節實爲東道主，廟成復爲刻碑，蓋其家素尚義云。某題。《平園續稿》卷二〇。又見乾隆《吉安府志》卷一五，同治《永豐縣志》卷三三，《江右

文鈔》卷三。

臨江軍閣皂山崇真宮記

慶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古者名山大川在中國者多雄尊浩蕩，頒於祠官，天子巡狩望秩，爲民祈福而已。荆之衡嶽猶以爲遠，自有熊氏已祀灋、霍，況其他乎？當是時，上既不求遠略，下亦安其常居，雖有黃老之言，何自而入？深山窮谷稀奇絕特之觀，誰實顧之？及周穆王車轍馬迹馳驚乎八荒，中天之臺（二），瑤池之宴，浸傳於世。秦皇、漢武忻然慕之，由是有爲黃老之學者轉而爲方士之術，負策抵掌，順風而至，羨門、安期之說興，徐福、少君之詐作。當是時，上雖信之，其徒未盛於下也。及乎土宇日廣，生齒日衆，遐方僻地列置郡縣，王喬、薊子訓、左慈輩又爭以神怪風動四方。於此時也，豈特人主嚮之，所謂四民往往從之者衆。衆必有所聚，既不能安處於市廛，則搜奇擇勝，梯崖架險，設壇場，立室廬，茹芝鍊丹於人迹不至之地。一崑洞之幽，一川谷之秀，殆將無所遁其形。宮觀遂徧天下，而尤盛於東南。此積習之勢然，非今昔之理異也。彼所謂清都帝居十洲三島，既茫昧不可考，而洞天福地載之傳記，有可□言者。距臨江軍四十里，山曰閣皂，蓋福地之第三十三也。自漢末張道陵、葛玄、丁令威皆有壇井，故《寰宇記》以爲神仙之館。舊隸吉州新淦縣，逮臨江析軍，乃屬清江。山形如閣，山色如皂，以是得名。初置靈山，煨於隋燼，至唐道士程信然掘地得玉石像尺餘，覆以鐵鐘，創草堂居之。先天元年，孫道冲始爲臺殿，因山名觀。咸通大火，玉像僅存，楊薦父子次第葺之。江南李氏改

名玄都，本朝避聖祖諱又改景德。天禧庚申、熙寧丙辰，再焚再葺，政和八年始賜號崇真宮。前對靈雲峰〔二〕，後倚東西兩山，皆有壇。其東葛也，其西張也。水出宮後，名葛憩源〔三〕，凡半里餘，聲響潛行石間〔四〕。大抵葛仙遺迹爲多，故崇寧間封冲應真人，告命在焉。北有令威觀〔五〕，基合而爲一久矣〔六〕。入門即御書閣十一楹，藏頤陵賜書百一十八幅，章聖封泰山芝草二本，《皇祐新樂圖》一卷，紹興宸翰十軸。閣後設傳籙壇，蓋法許授籙者惟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龍虎，與此爲三。徽宗朝給「元始萬神」銅印，至今用之。次曰金闕寥陽殿，曰昊天殿，曰正一堂，曰靖應堂。其東曰祖師殿，曰藏殿。最後玉像閣五間〔七〕，其崇五丈，雄傑冠於一宮。凡殿宇皆翼以修廊，道士數百人環居其外，爭占形勝、治廳館。總爲屋千五百間，江湖宮觀未有盛於斯者，士大夫川浮陸走，無不迂途而至。乾道癸巳，予亦至焉，讀廣明許元真、咸平張賀、熙寧雙漸、陽申、元祐張商英諸碑，雖隨事登載，辭頗異同。如以鐵鐘爲開皇舊物，視其款識則咸通十三年所鑄也。玉像有三，其一憑几而坐，二人跣足立侍，亦與所書不合。於是主者李漢清、王永成、王次鼎俱以宮記爲請，予諾之而未暇。今管轄王自正、知宮鄒時億、副劉惟允、度師陳處和懇請益堅。予謂易觀爲宮殆且百年，此而不記，闕孰甚焉，乃會萃衆說，詳考初終，使好事者知自昔道家者流凡三變而其教成，此宮因地之利歷千年而其制備，庶幾有考焉。若夫叙勝概曰靖虛，則有前代孫偓、李洞、宋齊丘、沈彬、孟賓于、徐鉉、陶弼之留題，近世道士張景先、陳孟陽、陳彥舉〔八〕、黃常吉之詩集傳於山中，此不復云。《平園續稿》卷四〇。

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道光《清江縣志》卷二三。

〔一〕中天：原倒，據傅校本乙。按中天之臺見《列子·周穆王》。

〔二〕靈：右引作「凌」。

〔三〕源：原作「涼」，據右引改。

〔四〕響潛：原缺，據右引補。

〔五〕觀：原作「而」，據右引改。

〔六〕而：原缺，據右引補。

〔七〕閣：原缺，據右引補。

〔八〕舉：原缺，據四庫本補。

麻姑山仙都觀新殿記

物生天地間，有象斯有數，成毀相尋，抑有理焉。孔子作《春秋》，既書成周宣榭火，又書晉梁山崩。夫無室曰榭，猶未免於火，山有朽壤，亦未免於崩，況夫名山勝境，道宮極土木之工，歲月侵久，非朽即燬，豈特數哉，理固然也。或葺或新，乃傳無窮。建昌軍本撫州南城縣，出南門六七里有麻姑山，予嘗游焉。自尋真亭而上，徑蹊紆峻，次以界青、雙練、枕流三亭，縣瀑對瀉，雪濺雷吼，天下奇觀也。進至龍潭，唐明皇時黃龍嘗見，奉祀至今〔一〕。自此驟得平地，是爲仙都觀，世傳蔡經

舊宅，方士號丹霞小有天。麻姑事實具載顏魯公碑。仁宗嘗賜飛白「來」字〔二〕，元豐間封清真夫人，元祐改封妙寂真人。徽宗加號真寂冲應元君，榜曰「元通之殿」，皆宣和御筆也。觀後齊雲亭，望軍城僅如聚落。其西十里別有丹霞福地〔三〕，初循稻畦，尋復陟巘。兩山之間，叻畝層出，原泉灌注，早則蓄之故不乾，澇則洩之故不溢，黃冠藉以自給。慶元六年庚申三月戊寅，融風告災，棟宇夜燼。明年改元嘉泰，知觀事李惟賓創正殿七間，博十丈，深六丈有奇，依《營造法式》。容閣帳三間，分列三清及天帝、地示九位於上，其下則元君居中。東偏奉宣和二牌、三朝內禪詔；西爲皇帝本命殿。宏壯華麗，殆過於舊。羣祠外環，三門前聳，位置先定，以漸圖之。方營求之初，故妻益國夫人王氏首施錢三十萬，於是惟賓以記爲請。案顏碑及郡人李泰伯文，觀興於天寶，至梁凡百六十年而葺焉。由梁迄本朝康定辛巳垂百四十年，敝又改爲，今復一百六十年。數雖適然，理則存乎其人。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何畏乎鬱攸？風雨攸除，鳥鼠攸去，何憂乎朽蠹？東海揚塵，猶或可待，況二百載之近乎？三年十二月旦，周某謹記。《平園續稿》卷四〇。

〔一〕奉祀：原脫，據明抄本、傳校本補。

〔二〕來：四庫本作「采」。

〔三〕十：原缺，據傳校本補。

廬山圓通寺佛殿記

四月十五日

宮室取諸大壯，貴賤可以通稱，特崇卑廣狹有別耳。秦孝公於強盛時大築冀闕，由是「天子殿中」初見《商子·定分篇》；「臣侍殿上，兵陳殿下」，復載《史記·荊軻傳》，大抵秦制也。至始皇併天下，殿屋相屬，又作甘泉前殿，前後殿之名始立^(一)。西漢黃霸丞相府計吏上殿，東漢司徒府有大會殿，蓋車駕或臨幸會議於此而有殿名，非專指屋之高嚴也。若王根、董賢，則史氏明言其僭矣。《華嚴經》云：世尊於普光明殿，坐獅子座。其他摩尼、莊嚴等名甚多^(二)，蓋胡僧入中國，知以宮殿爲貴，故譯經者方易其名^(三)，殆非竺書本語。雖曰上擬皇居，然法不禁也。江州廬山之陽，石耳峰之下，當國朝乾德、開寶間，江南李後主及昭惠周后創觀音圓通道場以奉瑞像，命道濟禪師緣德主之。今號崇勝禪寺，東坡蘇公嘗留詩額^(四)，最爲名刹。乾道丁亥，予嘗至焉。中經兵厄，惟青石架梁導溪水徧給僧舍，凡二百五十丈，儼然如故，餘非舊物矣。正殿初奉觀音，後改塑釋迦、文殊，而環以二十五圓通。紹熙壬子秋，長老師序自開先移住此山，明年十二月癸丑，回祿爲災，焚蕩無孑遺。序辛苦經營，閱二年浸還舊觀^(五)，殿猶未備。郡人劉必達以母田氏命施錢百萬，造殿五間，起慶元丙辰，迄丁巳冬落成，宏麗堅壯，實與寺稱，而像設未備。戊午歲，廬帥高司農夔唱之，楚城潘汝綱、筠州延福院僧宗禧及好事者爭和之。於是真釋迦、文殊、普賢像於前，十八羅漢分列左右，塑

觀音像於後，而圓通諸菩薩環之。庚申春畢工，遠來求記。予既推原名殿之由，知佛之尊，又諗序曰：壞於劫火，存乎定數，成以願力，則繫人焉。師之始至，適遭厄會，不憚艱勤，竟成勝事，非願力耶？昔天竺僧耆域至洛陽，望見晉宮闕，曰：「大略似忉利天，但彼道力所成，此衆生淨業之力。」師其勉率爾衆，期於見性。雖復山河變滅，而不壞者固存，此之謂道力，土木云乎哉？《平園續稿》卷四〇。

〔二〕前：原作「然」，據四庫本改。

〔三〕等：原作「寺」，據傳校本改。

〔三〕方：右引作「亦」。

〔四〕額：四庫本作「頌」。

〔五〕閱：原作「開寶」，據四庫本改。

汀州定光庵記

嘉泰三年十月

佛以慧日照三千大千世界，顧豈滯於一方？然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躔度必有所舍，其明難與他等，此定光庵所由興也。按臨汀州治子城內東北隅有卧龍山，實本朝定光圓應普通慈濟大師真身所棲之地，淨戒慈蔭靈感威濟大師附焉，殆猶日之躔度與？按定光泉州人，姓鄭，名自嚴。年

十七爲僧，以乾德二年駐錫武平縣之南安巖，禳凶產祥，鄉人信服，共創精舍，賜額「均慶」。淳化二年，距巖十里別立草庵居之。景德初，又遷南康郡之盤古山。祥符四年，汀守趙遂良機緣相契，即州宅創後庵，延師往來，至八年終於舊巖。先有寧化僧慧寬，姓葉氏，能馴暴虎，號伏虎大師，居州東五十里，庵號普護。建隆二年將入寂，定光往視之，云：「後二百年當與兄同處一庵。」至元祐中，守曾孝總始增葺後庵，正名定光。淳熙二年，守呂翼之遂迎定光真身於南安巖而爲之主，又迎伏虎真身於廣福院而爲之賓，二百年之讖果驗。自是州無水旱疾疫，號爲樂土。南安舊巖屢乞師還，守不能遏，百夫肩輿，屹然弗動，老稚悲泣而退。慶元二年，郡守陳君曄增創拜亭及應夢堂。嘉泰二年，其季映復守茲土，每集僚吏致敬，患其陜隘，乃哀施利錢二千餘緡，以明年三月十七日鳩工，爲正殿三間，博四丈二尺，深亦如之；寢殿三間，博三丈，深居其半；應夢堂三間，廊廡等總十有八間，官無一毫之費。逮六月訖工，謂予姻且舊，來求記文。予惟二君皆以才能爲二千石，政成俱擢廣東提點刑獄而去，孜孜舊治，凡可徼福加惠於汀民者無所不用其至。予故樂爲之書，以代邦人大小馮君之歌。若夫推崇之典，靈異之迹，圖牒載之，前輩書之，茲不復云。《平園續稿》卷四〇。

全宋文卷五一五二

周必大 一三九

漢未央宮記

漢高皇帝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壓秦誅項，帝業以成。惟五年既即大位，將治雒陽而都焉，用齊人婁敬之言，即日駕都關中。當戰爭之餘，城隅之觚稜莫備，屏蔽之罟罟靡設。昔之玉戶金鋪莽爲荆榛瓦礫矣，昔之綺疏青瑣轉爲頽垣敗壁矣。萬邦黎獻，將何觀焉？八年，丞相蕭何始營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武庫、大倉，則史氏書其盛；爲基二十有八里，爲殿三十有二所，則《黃圖》備其制。倘又能執簡搖毫，記事之成，豈不誇壯麗於一時，而示規模於萬世哉？敢因闕文，爲之記曰：太微天之南宮也，端門直其前，掖門列其左右，東垣設上相之衛，西垣嚴上將之居，經緯森然，人所共仰。聖王取法垂象，立極宅中，其可無宮室之制哉？昔者古公亶父至于岐下，陶復陶穴，民固未有室家也。然而聿來胥宇，爰契我龜。召司空以度營繕，命司徒以掌徒役。翼翼之廟以成，登登之築以竭。

皋門穹窿，至於有伉；應門嚴正，至於將將。是豈勞民而罔恤，懷安以自奉哉？蓋不如是不足以定民志而固邦本也。惟帝奮布衣，成漢業，豈不以大禹卑宮爲懷？惟丞相何依乘風雲，輔成大業，豈不知《夏書》峻宇之戒？然當是時天下匆匆，甫就小康，非皇居偉麗，則無以絕覬覦而重天子之威。長安之都雖立，雒陽之幸數數也，非皇居偉麗，則無以示形勢而堅定鼎之策。又況以此示民，則安土之情固；以此傳後，則萬世之基成。此丞相所以營作，而帝所以始怒終悅也。夫示民以定都，使之安堵而無患於遷徙，一宜記；規模宏遠，令後世無以加焉，一宜記。僦工於八年，而訖事於九年。鼙鼓弗勝，故棟宇之就也速；農隙則役，故落成之日也緩，是又不可以不記。宮成之日，大會諸侯羣臣，即前殿治酒，帝親奉玉卮爲太上皇壽。嗚呼！以天下之養養其親，尤不可以不記也，乃爲之記云。謹記。《詞科舊稿》卷二。

唐政事堂記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事之幾微，雖一二日之近而數已盈萬，然則代天工、爲輔相者，事固多矣。將進而決諸黼座乎，則主道治要不可以屢瀆；將退而謀諸家庭乎，則幾事不密必至於害成。此政事堂所爲設也。按唐舊制，宰相議事於門下省，而政事堂在焉。永淳二年，用裴炎之請而移於中書；開元十年，從張說之奏而改爲中書門下。雖更易者三，其爲宰相議事之所則一也。

歲月遠矣，棟宇之修廣，工役之繁省，史無傳焉，乃因李華之末緒而獻文曰〔一〕：國家以風雷之號鼓舞羣動，以臂指之勢運用郡國，其命令將安出哉？西臺以基之，東臺以審之，而中臺寔奉行之。合是三省而謀議於一堂之上，是以舉則無過，行則無僞，信國體之所繫，而具瞻之攸屬也。故夫翬飛大厦人不以為華，封爵厚祿人不以為侈。其或某利未興，某害未除，盍於此議而興除之乎？某賢也而在下位，某不肖也而為大僚，盍於此議而升黜之乎？大而制禮作樂，以導中和之化；小而明法定令，以律貪刻之吏。外而鎮撫四夷，以弭赤白之囊；內而甄別四民，以正朱紫之亂。使人主尊榮，中外稱美，膺是任者，厥惟艱哉！惟能孜孜渠渠，以公滅私，或於此善建嘉謀，或於此能斷大事，或同僚集議，叱主書以示法體〔二〕，或束帶終日，不休偃以盡恭勤，百官顙顙，莫不觀政。相臣如此，棟且隆矣，天子之望也，華夷之帡幪也。朝於斯，夕於斯，匪惟國家之榮，斯堂與有榮焉。乃若斂衽以取容，伴食以竊位，畏憚人而迎之於閣，媚中使而置榻以待，翫歲愒日，自為得計。相臣如此，棟且撓矣，天子之憂也，華夷之罪人也。朝於斯，夕於斯，匪惟國家之辱，斯堂與有辱焉。敢具列之，以詔來者。先是堂之後有門焉，宰相時至舍人院諮訪政事，用以自廣。及常衮秉政，乃塞而絕之，妄自尊大，議者不以為是云。謹記。《詞科舊稿》卷二。

〔一〕末緒：明抄本、四庫本、傅校本作「未備」。

〔二〕叱主：原缺，據右引補。

繡衣鹵簿記

臣仰惟藝祖皇帝以上聖之資受天眷命，用肇造我區夏，不諛者威，賓服者懷。武功既成，文治斯廣，躬郊禋，正會朝，侵威盛容，以次畢行。惟是承五季搶攘之後，鹵簿雖設，踳駁爲甚，易而新之，茲惟其時。於是制詔臣質、臣昭等正其謬鑿，參定典式。已而禮儀使臣穀奏言：「金吾諸衛將軍暨押仗、導駕等官服皆以紫，於禮未稱，請按《開元禮》咸用繡袍。至若執仗之士舊服五色畫衣，先後靡倫，無所準式，請以黑爲先，而青赤黃白以次分列，用協五行相生之序。」逮有司以儀注來上，帝御便殿陳而閱之。凡馬步儀仗總萬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悉以綜絲施繡文代彩畫之服，揚輝綢采，丕釐舊弊，亶亶三代兩漢之盛矣。稽諸《會要》，始造於乾德之四年，而告備於開寶之三年，越明年謁款園丘實始用之。想夫襍稍前驅，五路增副，里以鼓記，南以車指，鷄翹豹尾，夭矯婀娜。公卿執事前導後陪，細仗大角壯其容，幟蓋繖扇備其飾，耄老幼稚族觀聚嘆。向也日熟乎刀兵，今乃窺文物旂常之美；向也耳厭乎金鼓，今乃聞錫鸞和鈴之音。皇皇哉，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愚不肖，靡所知識，然竊讀《三朝寶訓》，而知藝祖恭儉之德出於天資，衣用澣濯，器御質素，齋宮無三服之獻，織室罷纂組之工，顧於羽衛乃顯設繁飾如此，得無意乎？蓋躬節儉者，帝王之盛德也；備羽衛者，國家之上儀也。在漢孝文殿設書囊之帷，身以敦樸爲先，及其詔令則曰「鸞旂在前，屬車在

後」，儀物明盛猶可想於千載之下。然則聖人所以奉己與夫華國者固自殊轍也耶！臣是以知藝祖之意有在也。列聖繼承，制作益詳，曰大駕，曰法駕，曰鸞駕，曰黃麾仗，或施之躬郊，或用之封祀，或設之朝覲，其多寡有差，其先後有序。揆厥所元，皆自繡衣啓之，貽謀垂裕，永永無極。肆皇帝陛下聰明文武，紹復祖宗之大業，偃戢干戈，蒐講縟儀，典章制度，粲然畢舉。乃紹興十有三年築壇南郊，恭祀天地，鹵簿之制，寔纂乾德；至於歲用癸亥，則視建隆初郊之歲若合符節。夙觀簡冊，未之攸聞。蓋莫啓於前，無以彰異時創業之功；莫繼於後，無以見今日中興之治，是不可以不特書也。臣既稽首拜手紀其事，謹待制旨而勒之石。謹記。《詞科舊稿》卷三。又見《玉海》卷八〇，《淵鑑類函》卷三十六七，《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一六二，《南宋文錄錄》卷一一。

選德殿記（二） 淳熙五年

皇帝踐祚以來，宮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東，名之曰選德。規模樸壯，爲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輒棲之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隱，至於中外奏報若軍國之幾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臣某俟罪禁林，間嘗奉詔獲至焉。一日命臣：「汝爲之記。」臣愚學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采《詩》《禮》古文以射觀德事，及後世得失所由，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三日，

射人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其早正素定若此。至擇士以祭，必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由是得爲諸侯卿大夫。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酬歌詠之餘，中度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休戚美刺，以爲是王公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是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卿士皆可獨將，而兵民爲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也，徒以爲威儀觀美而實不副，馳騁弋獵而政不舉，則國人爲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合。自秦漢而下，其興衰治亂鮮不以兵。一夫關弓注矢，則塗之人往往麕驚兔逸之不暇；烽燧纔舉，而見大夫至無可使，未免拔將於行伍之中。何者？其具素亡也。天錫陛下勵精百世之後，追迹太古之初。謂射本男子之事，非專於用武也，射所以觀德，非專於覲威也，故爲是殿，以延羣臣，以裁幾務，以閱圖史，而命名則主乎射焉。起居日用之間，既以默示躬行之旨，宜乎小大之臣與夫四方萬里之遠循其理，思其義，觀感而化，從上攸好。勝負之爭而揖遜之寓，勇力之尚而仁義之貴。閑邪安於真積，習慣同乎自然。可以興賢能，可以詢衆庶。合兵民於已判，同文武之異轍，將於是乎在。昔者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序之者曰：「是《小雅》廢而復古之詩也。」蓋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沉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神聖，必於此有得焉，而臣何足以知之？臣謹記。

此記淳熙戊戌閏六月十四日進呈於倚桂殿。至九月五日，上遣中使李裕文携至所居，宣旨令寫進，欲刻之石。蓋留禁中八十日，往往黏置屏間，其迹尚存。尋命修內司石工張雋刻石，十一

月十日立於殿上。臣某謹記。《玉堂類稿》卷一〇。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一。

〔二〕按陳傅良《止齋集》卷三九有《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進》一篇，文字與此大體相同，惟後半差異稍多，蓋本陳傅良起草，而經周必大改定。今仍兩存之。

太上腹疾奏事記

淳熙十四年

十月七日晚，太上腹疾過度，勢益殆。八日五更，帶御器械鄧從訓來兩廳傳旨云：駕今即過德壽宮供侍湯藥，更不還內。可一面降指揮召草澤。所有大內及行宮合差官，并差三衙兵將巡警彈壓之類，宜子細理會。因附奏：禮部太常寺申，乞置複道頻數往來。若許之，則欲令臨安府同修內司措置。此外別有三事：昨日已除葉大廉廣西漕填見闕，趙伯塲雖除提刑，尚在泉州。孫紹遠正與詹儀之交爭，忽聞衝罷，必以爲疑。又此間諸縣賑糶米恐或不繼，且未曾定價。皆目前急務，恐太上彌留中無由稟旨，乃秉燭忽遽具奏，令從訓進呈。暨至待漏院，從訓復來傳旨云：三事甚好，并已批依。丞相思慮無不當。複道事不可行。又云：上令宣諭，凡百官更賴子細理會，恐官家憂惱中多有顛錯。臣某謹記。《奉詔錄》卷五。

乞付出禮官討論服制記

是月八日未後，光堯既晏駕，上在德壽宮喪次，二府留漏舍。十四日，上令甘昺傳旨，欲用晉孝武、魏孝文故事實行三年服，自不妨聽政，可商量所降詔旨。是日未時始就素幄得對，上嗚咽流涕，因奏喪服事。上曰：「司馬光《通鑑》載此甚詳。」奏云：「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蓋謂王太后之喪，上不欲言「太后」二字，其謹如此。奏云：「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奏云：「御殿時人主縗經，臣下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奏云：「臣從君者也。若可行，祖宗行之矣。乞且令有司討論，使中外知聖意，自不必降詔。」上曰：「指揮可也。」是日有旨：「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縗經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可令有司討論以聞。」已而禮官皆謂難行，止乞如紹興七年太上服徽宗之喪，從易月之制，御殿服淡黃袍、黑帶，終二十五月。上留之弗下。至二十七日，遣御藥張安仁徧諭五府云：「逾月易服，情所未安，且欲縗服引輔臣及班次，俟過卒哭別議。」二十八日，以大祥日迫，乃與二府同入此奏，未報。二十九日奏事，面乞行禮官之言。上曰：「朕自有所見。」少間批出，奏云：「陛下聖孝通天，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臣不能成其主之美，銳意復古，非聖學高明，豈能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餘年之弊。」既退，遂有御批如右。於是禮官

折衷，乞大祥改服小祥之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至祔廟畢，改服皂幘頭、淡黃袍、黑鞵帶。遇過宮則縗經行禮，二十五月而除。十一月十一日，御批依，淡黃袍改服白袍。自是每御延和并用大祥之服，而袍以白，禁中則白巾布衫腰經，過宮縗經而杖云。臣某謹記。《奉詔錄》卷五。

起居注稿 一

六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紫宸殿設仗，閣門、御史臺集文武百僚班於殿門內，降詔書云云：「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文武百僚聽詔拜舞訖，赴殿庭立班〔二〕。皇帝自內出，至御榻側拱手立，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皇帝就坐，皇帝固辭。內侍扶掖至於七八，皇帝略就坐，復興次。宰臣率百僚稱賀，皇帝側立如初。禮畢，三省樞密院官升殿奏事，皇帝亦立聽之。班退，太上皇帝車駕如德壽宮。十二日丁丑，皇帝不視事，車駕詣德壽宮起居。先是皇帝欲以是日率百官朝太上皇帝於德壽，以大雨免。百官入見皇帝，就宮中行禮。《承明集》卷一。

〔二〕「退處」至「立班」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起居注稿 二

八月十四日戊寅，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寶儀。昧爽，文武百僚集於大慶殿門外幕次，各服朝服。儀仗鼓吹列於殿門外，禁衛等列於殿庭。樂正帥工人以次入。樂備而不作。皇帝自內服履袍入御幄，易通天冠、絳紗袍。出御幄，執大圭，詣殿上冊寶幄前褥位，西向立。有司引舉冊官跪舉太上皇帝冊，中書令奉冊，吏部侍郎押冊案〔一〕；舉寶官跪舉寶，侍中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次〔二〕。次引舉冊官舉太上皇后冊〔三〕，吏部侍郎押冊案，舉寶官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冊寶進行，皇帝步從。冊寶降自西階，至殿下褥位，東向置定。皇帝至殿下，面冊褥位立。舉冊官、舉寶官跪舉冊寶，興，至殿下當中褥位，南向置定。禮儀使奏請拜，皇帝拜。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舉冊官舉太上皇帝冊興，中書令奉冊進行，詣皇帝褥位，置冊於案。舉冊官跪舉冊，皇上搢大圭，跪捧冊授太傅，太傅受冊。皇帝執大圭俛伏，興，太傅奉冊於殿東階下。次舉寶，略如舉冊之儀。次舉太上皇后冊寶，亦如之。皇帝詣殿下當中南向褥位，少立。冊寶進行，出大慶殿正門。皇帝升自東階。釋大圭，入御幄，服履袍還內。先是陰雨連日，有旨降香祈晴，至是雨稍止，發冊寶於殿上，故不盡如初禮。冊寶既出，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乘輦出和寧門，至德壽宮大次。皇帝降輦入次。儀仗、鼓吹、儀衛等分列於德壽宮門之西外。樂正帥工人以次入。樂備而不作。文武百僚

就次，各服朝服以待。冊寶至殿西階下褥位置定。冊北寶南。侍中已下各就位次，引太傅詣本班西向立。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大次，執大圭。將至小次，釋大圭，入小次。禮儀使請皇帝躬行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冊寶之禮。皇帝出小次，執大圭，升自東階，至殿上褥位，西向立。太上皇帝自宮服履袍出，即御座。皇帝詣褥位，北向再拜，躬身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詣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在位官皆再拜。冊升，中書令跪讀訖，進於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冊匣於案；寶升，侍中跪讀訖，進於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寶匣於案。次太上皇后冊寶升，詣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於案。皇帝詣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前褥位，北向再拜，俛伏，跪，稱「嗣皇帝臣某稽首言」〔四〕。致詞稱賀訖，俛伏，興，再拜躬身。侍中詣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前，躬承旨宣答。皇帝再拜訖，詣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太傅等稱賀禮畢，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降座還宮，內侍捧冊寶入宮。次捧壽聖太上皇后冊寶進行。皇帝後從入宮，詣壽聖太上皇后座前，行禮略如上儀。太傅率在位官移班稍西，拜牋賀壽聖太上皇后，如拜表之儀，訖，退。先是六月丁亥，集侍從、臺諫、禮官議尊號於都堂。時禮官已與執政定用「光堯壽聖」之號矣。既即席，左僕射陳康伯援筆書云云，吏持白預議者。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顧豈愛此數字哉？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主之尤力。或謂此主上奉親也，不得援元豐自却不受爲比。於是簽書者半，不書者半。時議文已成，明日進呈，奉旨恭依。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瑛，權吏部侍郎凌景夏、徐度，權戶部侍郎汪應辰，殿中侍御史張震〔五〕，右正言袁孚，監察御史周操、周

某、芮燁、陳良翰〔六〕，各以狀陳所見，且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不可用。庚寅降旨云：「前日議狀已令施行，載覽金安節、張震等別議各執所見，今欲從『光堯壽聖』尊號之議，奉上太上皇帝，以『壽聖』尊號奉上太上皇后，盡所以欽崇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已。第恐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來上。」辛卯，安節等請再集官詳議。壬辰，有旨不須別議，願於都堂元集議狀內簽書姓名者聽。安節等遂奉詔。既而有欲俟欽宗服除奉上冊寶者。禮官援唐順宗故事，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禮部員外郎劉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冊寶典故，御正殿用樂，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治平以來，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亦用此禮。降詔於即位之初，檢舉於公除之後，時雖不同，事則無異。此皆搢紳先生熟復講究，盡善盡美〔七〕，可以依倣施用而無嫌疑者也。太上皇帝爲社稷大計，以天下畀付聖子，魏之明元、獻文，唐之一祖三宗，皆不足道。是以堯舜而下初無專門典故可以稽考，及受授之際，偶餘服制，亦無舉行尊號可否之文。然而治平以來記錄甚詳，情文兩盡，今日依倣斟酌，寔合《禮經》。如或畏嫌疑，失援據，於三經五常之道有所牴牾，不獨有司失職爲議者所非，亦祖宗家法所不許也。太上皇帝爲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外則用漢、魏權時之文，內則行祖宗遂服之禮。燕享不舉樂，策試不御殿，皆其事也，何獨於尊號冊寶而疑之？議者曰：『永貞禪位於元和，憲宗故事可以引用。』考之新舊《唐史》、《會要》，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所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就使可據，則即位而未改元，觀俳優於丹鳳門，觀競渡於魚藻宮，擊鞠於神策軍，

觀樂於麟德殿之類，前代亦有引用者乎？議者又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祖宗雖用唐虞三代之制，而升祔之後祠事畢行，不止天地社稷而已。尊號之禮何獨有嫌？備樂而不作可也。』是又不然。祭祀之典難於久曠，漢魏以來行之於易月之外。葬而祔廟，雖用樂可也。本朝通用古禮，謂之美事。未終制而上徽號，祖宗以爲難行。使其設而不作在禮無害，則治平之後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何爲不於即位降詔之初遽上册寶，而必待三年之後乎？慈聖光獻之於治平，宣仁聖烈之於熙、豐，母也。當熙寧、元祐之初，猶以所尊爲之厭降。主上以鴻名徽號盛禮備樂，極人子報稱之初心，不容少有闕文以貽他日之悔也。司士賁問禮於子游，子游諾之。子瑱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子游所以諾之者，以其合於禮也。不以合於禮者告人，而以意之所安者許之，猶曰不可，而況一時大典，無所依據，輕議而遽行之，恐非臣子所以愛君父惜國體之意。竊詳六月二十九日詔書，已依祖宗故事，所有條具典禮，乞俟將來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德美事超冠前古，而主上事親之禮與情實相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致厚，故不復改。《承明集》卷一。

〔一〕「舉冊」至「冊案」：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二〕明抄本無「次」字。

〔三〕后：原作「帝」，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四〕嗣：原脫，據明抄本補。

〔五〕中：原脫，據右引補。

〔六〕某：原作「謀」，據右引改。

〔七〕盡善：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振古堂記

予友才臣王子俊學博信古，聞伊洛遺論，慨然有志於先代之禮，閒以質余，亦嘗取的於誠齋、晦庵而得其要矣。惜位非其志，無所於用，乃退修以教其家，因以化其鄉之人。於是築堂南山下，以祀其先。過予平園，請題且記。予喜其如司馬氏之復見於世也，因題其堂曰「振古」，蓋取《詩》「振古如茲」之義。《詩》言周人祀先以邠以郇，以豐以鎬。其恭敬之道，振古如茲，不直洛邑爲然。王氏由太原徙臨川，望分於吉，世有聞人。其地其分固不必一一與周同，而祀先恭敬之心宜無或異。孔子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此名堂之意也。堂祀三世主，而各以其妣配。首富川令懋甫，諱端禮，其曾祖也。登元祐進士，著《論語解》、《周易解》，以羽翼聖經，國志賢之。次南賓，諱諱鴻舉，其顯祖也。鴻舉與兄弟鵬舉、鸚舉繼登解榜。南賓尤以文學名其行，有誠齋狀。次大臨，諱舜輔，其顯考也。幼有智慧，識脫父於強寇之手，孝誠夙著而晦德弗施，其墓有誠齋銘之。三公者在雩祀猶祀之，況有賢子孫如才臣，世其德，襲其慶，祀典不修，不其闕與？故堂落之日，將事惟謹。事已即具器品祭器以興嗣歲，且記其行禮之節，胥刊諸石，將以詔夫後之人，俾世守之。而尤懼夫賢

不肖之不可必，將久而忽弛也，爰循堂左右建齋居六所，招致四方俊乂，使宗族子弟日與居游，而親爲之指授。事聞，縉紳間爭歌咏以侈其盛。才臣之孝誠於是乎其有終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才臣有焉。予嘗謂故家譬之喬木，根本枝葉相爲榮辱。根本固而枝葉茂，固榮矣。使枝葉而摧落戕伐焉，則根本將亦萎焉，菑翳不幾於辱乎？祖父子孫相爲休戚，實亦類此。故永祀莫要於昌後，昌後莫要於親賢。賢人日親，則子孫有所觀望而日趨於正，祀典因益以固，此至孝之要道也。才臣築堂祀先，復闢齋延賢以昌後，其至孝信有終矣，因併記之。光緒《吉水縣志》卷八，光緒元年刻本。

全宋文卷五一五三

周必大 一四〇

親征錄

起辛巳十月庚子，止壬午六月丁丑。

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十月朔庚子，陰。手詔金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廬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之。

癸卯，雨，除三招討使。吳璘報：九月十八日，遣將彭清劫金人大寨於寶鷄橋。知均州武鉅奏：招到北界杜海、咎朝等二萬餘人，老小數萬口，獲首生擒二百餘人。池州都統李顯忠奏：與金人三戰於正陽西，敗之。此月三日也，時虜騎已縛橋踰淮。吳璘奏：九月二十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張真甫供職，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義問辟洪邁、馮方同行。時虜騎大入，諸將多敗奔也。

庚申，陰晴相半。聞王權與金人戰於和州境，人情大洶。

辛酉，午後出北關送葉樞，矜氣大言，識者憂之。行府犒軍金帛絡繹於道。邵宏淵黃旂走報，與金人戰於六合。先是諸將每遇敵輒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舞。尚書省揭黃榜於通衢，不移刻摹印徧都下，驗其地則皆自北而南，實未嘗有所獲也。

壬戌，聞虜陷真州，邵宏淵雖力戰於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

甲子，陰。聞虜陷揚州，百官宅遷徙一空。

十一月朔己巳，霜晴，人情稍舒。劉錡報皂角林大捷。先是錡提軍駐淮東清河口，與虜兵相持，而完顏亮親率大軍別從淮西入寇，李顯忠遇之即遁，遂與王權戰於廬、於和，權退舍屢敗。亮自滁入真，邵宏淵又不能當。亮兵將繞出錡後，錡知不敵，即捨清河歸維揚，焚廬舍芻糧南歸，虜遂兩道入矣。亮至皂角林，錡與戰，敗之。捷書聞，上大喜，遣中使賜予甚厚。

丙子，聞此月五日李橫敗績於瓜州。初，劉錡捷，即卧病輿歸京口，虜遂臨江。葉義問督錡進戰，錡不可，亦以病實不能行。義問乃命橫將兵過江，方交鋒，虜分兵爲左右翼，潛出橫後，夾攻我師。橫大敗，諸軍赴江死者甚衆。凡犒軍金帛盡爲虜得，橫亡失都統印，匿草間獲免。或云是日中軍將劉汜臨陳先遁，故敗。汜，錡之姪也。

庚辰，采石捷書聞。初，虜兵雖勝，視瓜州江闊難渡，而采石淺狹，且朝廷方以李顯忠代王權統金陵之師。亮意其號令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親執旗鼓督細軍臨江，而聚所掠之舟密載甲士南渡。會漁人諜知其期，走白顯忠及虞允文，亟命舟師逆之。虜舟雜以木筏，又其人不習水。我以戰艦

乘風衝擊，賊兵皆溺死，亦有數百人已登南岸者，允文激勵士卒殊死鬪，盡數殺之，不然幾殆。

辛巳，聞采石北師稍稍引去。

乙酉，聞北師聚於淮東真、揚間。

甲午，武鉅報克鄧州外城，王彥報師次長安外邑。大抵諸軍時時以小捷聞，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先是邊報稍緩，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往晚出。張真父戲云：「欲知敵情但視堂。」又軍興已來陰雨連綿，天氣愁沮，閒值晴霽，必傳捷音，同舍又戲云：「欲占吉凶請視日。」

庚子，晴。鎮江諸帥報完顏亮爲其下所戕。亮之將敗盟也，得浙匠教之航海，於是大興工役，造巨舟於膠西，刷河北丁壯，雜以金人，謂之大漢軍，命蘇尚書者爲之帥。其謀謂：「我以大兵踰淮逼江，中國必悉師來拒。錢塘禁衛空虛，則樓船可擣腹心。腹心震駭，雖抽江上援兵亦已無及，然後可以得志。」其部分計畫皆有成說，乃命張忠彥堅壁鳳翔以蔽吳璘，又命劉萼攻擾襄漢，而亮自率精銳及簽軍號數十萬由淮東、西兩道入。既未能渡江，則駐師維揚，日望海道如約。無何，朝廷遣李寶或云劉錡預謀。率防海之舟先過山東，將次膠西，禱神祠遇順風，又得諜者，用其言衝虜舟。舟既大，而簽軍及女真不習戰櫂，束手敗降。寶縱火焚數十艘而歸。亮聞大怒，暴戾益甚，殺戮無常，人人惶恐。葛王者知其可圖也，遣親信結帳下兵殺亮。會亮親兵別攻泰州，左右無助，乃以冬至夜作亂。亮驚起，爲攢箭所殺。食罷，同舍相率慶二揆楊參、黃樞，首揆有還白溝之語。夜鎖學士院，何通遠痰

眩在假，劉共甫時暫攝直。

辛丑，文德殿宣麻：李寶自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提督海船拜靖海軍節度使、充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路招討使，賞膠西之功也。聖旨已降指揮，巡幸視師可用十二月十日進發。黃樞云：今早得報，十一月晦虜兵陷泰州，剗剔老幼，俘掠少壯，極其慘酷，即亮所遣親兵也。或謂左右與葛王通謀，故說亮遣之。

壬寅，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太宗皇帝創業開基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命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國，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議移牒，牒具如前。牒宋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丁未，王彥報收復華州。

戊申，大雨，□時上披氈裘〔二〕，乘馬出北關門，宰執建王以下皆紫衫從駕至稅亭。御船進發，留司百官班辭於東倉，以泥濘免拜，隨駕官宰執皆行。後省金安節、劉珙，諫院梁仲敏，宰屬徐度，六部長貳凌景夏、張運，御史臺吳芾、陳良祐，卿監王普、史浩，郎官曾汪、余時言、薛良朋、馬騏、姚寬，一官率兼數職，餘不書。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視事於都堂，徙居於執政府，職事官皆上謁。

庚戌，午後雨稍止。王彥收復陝州。

甲寅，聞車駕十四日次平江，十五日歇泊，今日進發。

丙辰，陰。聞樞密行府限五日結局。虜兵萬餘尚留和州，李顯忠禦之。

辛酉，雨。聞車駕二十日次鎮江，未有進發之日。初，虜之殘兵屯和州鷄籠山，李顯忠攻之不克，亡失兩將，虜兵緩轡徐歸。顯忠躡其後而不敢逼，久之方出境。

丙寅，聞赦新復州軍。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正月戊辰朔，車駕在鎮江。太史局奏：未時太陽交蝕，甚於申，復於酉。雨不止，無所見。守局如式。

庚午，晴。聞歲旦鎮江日蝕五分，又聞德音赦淮南、京西殘破州軍。

壬申，陰。陳宗卿置酒省中。聞車駕此月三日發鎮江。

丁丑，吳玘等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汝州，武鉅報十四日復嵩州。

己卯，武鉅報十二月九日義兵復西京，又聞王師復壽春府，其實入空城而已，虜兵至則又棄之。

丙戌，聞有旨班進討之師，糧運不繼，且疫癘大作也。

戊子，聞有旨二月六日回蹕。

癸巳，聞北虜遣使告即位。二十三日，聖旨差洪邁、張掄充接伴使、副。邁借左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三〕。

二月癸卯，駕離金陵。

丙午，發鎮江。

丁未，太尉劉錡薨。

乙卯，五更出餘杭門五里迎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詣後殿問聖體。

乙丑，幹辦諸軍審計司嚴致明云：常歲除川陝外，諸軍支春衣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蓋自去冬用師開落三萬，而隱冒不與焉。著作佐郎張震權倉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內人月支米十四萬餘石，內外諸軍歲支米四百餘萬石。

三月庚子，聖旨：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扈從至平江府例，并特與轉一官資，餘人犒設一次。樞密行府官吏軍兵諸色人依此推賞。

癸卯，吳璘報逐金人至寶鷄，盡得關險。樞密院編修官鄭樵卒。樵字漁仲〔三〕，興化軍人，力學著書，不爲文章，不事科舉，屢至闕下，游諸公間。二十八年，講筵官王綸等薦對，特補右迪功郎，主管架閣庫。御史葉義問論其過失，改監南嶽廟，給札歸抄所撰《通志》。三十一年携其書來，得樞密院編修官，請修北虜《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至是欲進《通志》而病，病數日而卒，年五十九。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予，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壬子，北使高忠建、張景山入見。前此三節人乘馬入麗正門，至是令就門外下馬，喧爭甚久。既而使者捧國書上殿，知閣門事趙述以祖宗舊例跪受之，使者守近例不與。述老矣，相持移時，仆於地。上目二相，陳康伯進曰：「臣等位宰相，不當受其書，請用他日行禮。」又呼館伴責曰〔四〕：「前日已議定用在京禮例，今乃紊煩聖聽，何也？」徐嘉懼不能對。時北使方秉笏實書兩臂間，嘉從旁掣以進。國書略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於宋帝。粵自皇統以來，修好不絕；不意正隆之末，師出無名。」且有「歸兩淮，敦舊好」之語。

癸丑，蜀中報，閏月二十五日，姚仲、吳挺敗虜師。

乙卯，洪邁借翰苑、經筵，同張掄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副。

丁巳，北使辭，答書略曰：「淮甸侵疆，幸先期而克復；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請求。」

戊午，北使出門，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送伴成閔自淮東來朝。閔之留荆襄也，虜正窺采石、瓜州，朝廷屢以金字牌趣閔解圍。閔聲言擣陳、蔡，其實畏避。既而馳百餘里，士卒凍餒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經於樹者。虜退，方進攻宿、亳，亦復無功。至是歸闕，懼人之議己，凡郎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自解云。

己未，洪景廬出《接伴雜錄》云：「淮泗間彌望無寸木，鵲巢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被驅迫至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爲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

四月戊辰，皇孫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瘡疹，而醫者誤投藥，有旨送棘寺。

庚午，釋衆醫，朱邸奏請也。

辛未，上爲永嘉郡主輟視朝。聞泛使禮物例用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五〕，合十具，腦子、龍涎、心字香、丁香各二合之類。匹物二千。綿襪、金茸背，以上各二百；線羅、搏線、緊絲蒲綾、清絲綾，以上各四百。朝士言：「三月十七日得旨，許高麗遣使來賀恢復疆土。蓋綱首徐德榮爲鄉導，而明守韓仲通爲請於朝，衆論不以爲然。會浙東提刑樊光遠畫七不可之說，其議遂閣。洪州言：「三月二十七日，資正殿學士魏良臣卒。良臣字道弼，金陵人，登進士第，調丹徒尉，移遂昌令，召爲敕令所刪定官，擢尚書郎。北虜遣二太子將兵薄淮，韓世忠戰不利，呂頤浩薦良臣往使。時方與同舍郎觀潮，得檄納笥中，卒飲乃起。人頗危其行，良臣亦作遺令付其家，脫不幸，持以白父母。行至楚州，見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斷浮橋，命無得以一騎踰淮。良臣馳扣虜營，其副將聶耳孛堇有和意，敕吏授館待使者。無何，世忠諜知虜已弛備，輕兵渡水擊其後軍，殺傷甚衆。聶耳大怒，謂良臣賣己，麾衆猝斬之。良臣大呼曰：「某親老，妻子幼弱，誠知邊將不恤國計，僥倖一旦功，何苦蹈萬死來見將軍哉？」聶耳稍悟，命韜劍，驅良臣行數十里，抵主帥帳前，卒許和，遣良臣歸報。會頤浩罷相，趙鼎主戰。良臣請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員外郎，進檢正，擢吏部侍郎。兀朮寇邊邀結好，詔良臣與王公亮議之。虜欲斥地盡江，歲遣匹兩皆五十萬。良臣曰：「被命以淮爲界，非江也。」兀朮陽諾而簽書云：「使者許我江北矣。」良臣私發其封，大驚。明日携入詰兀朮背約，兀朮辭窮，爲取璽紙易書，

和議自此始定。俄坐臺劾與近習暱，出知廬州，徙池州。復敷文閣待制，進直學士。秦檜用事久，士大夫異己者死徙相望。良臣遺檜書曰：「天有雷霆，尚隨之以雨露，欲勝天平？願爲子孫計，毋貽後悔也。」檜死，御批召陳誠之及良臣等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參知政事，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也。良臣既驟當大任，銳意更庶事，稍裁諸將回易之弊，發三省堂厨官賈瑜罪流之，人頗畏懾。然學術空疏，舉措多輕脫，內外喧譁，不三月罷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內侍鄧友護攢官，干擾府縣，良臣摘其盜伐禁地林木，械送行在，詔貸死決配。人頗服其果。未幾提舉洞霄宮，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盜甚刻，洪州之政尤暴率。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蔡寺丞洗子平相訪。蔡乃君謨曾孫，陳亞嘗有「蔡襄無口便成衰」之戲，自是子孫立名多連口字，惟子平從水。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麗正門，宰執、親王、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并詣射殿立班。辰時八刻，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殿，奠醑顯仁皇后神御前，沾灑久之，在廷泫然。神御出麗正門，皇帝奉辭，宰執至禮官皆騎導赴景靈宮，文武百官奉迎於宮門，騎導官步導赴後殿。未時八刻，再立班行奉安禮，左僕射陳康伯充禮儀使。是日天氣甚涼，初出麗正門，細仗布列，鼓吹振作，衆馬驚跳。戶部侍郎方跨鞍而墜，腰臂皆損。

癸丑，歇泊假。欽宗小祥，前輔臣至權侍郎以上赴几筵殿行奠醑禮，以明日樞密院罷散天申節道場，故前期入奠。

甲寅，有旨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建康、鎮江府、池州軍馬。

丙辰，張子蓋、李寶連報海州圍解，虜兵敗走。國信使、副以十六日到虹縣，金國接伴使、工部侍郎龐，副使秘書少監□已先在，遣人致問云：「不須傳銜，便請過界。」

丁巳，天申節，故事當拜表賀，有旨免。百官晨赴明慶寺，望闕立班再拜賜香口宣，再拜訖，又再拜，首相以謝表授中使回奏。頃之，再追班滿散祝聖壽道場，臺史引予立香案側，謂之監香。

甲子，未後御筆手詔：「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懈，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初用煒字，或謂近唐昭宗名，有旨別擬定。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詔自內出，外廷不知也。自去歲修秦檜舊府，貴近密語人云：「上欲行唐堯故事。」尋以邊事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議藉藉。四月末，新除侍御史呂廣問以陳康伯姻嫌改除禮侍。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皇子將四十，可付社稷。」徑欲行內禪禮。他日近臣奏云：「事當有漸，無令四方或致驚駭。」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儲之詔，而意指已見。或謂此即初製傳位詔云。

六月戊辰，殿院張真甫上殿擊朱揆，仍納副本。倬自拜相即地震，且立朝專務迎合，中外雜然譏訕，臺諫欲論列，而上眷至厚，非其有大惡，勢不能去。五月間，倬聞內禪有定議，語其子端厚，端厚遽令幹辦府以狀申太府寺云：「某本國學生，去秋誤作白身奏補承事郎，乞批料錢歷爲證。」會有

密告臺諫者，以爲國學生與白身初不繫入官利害，蓋臆料將來覃恩，國學職事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倬在相位可主此議。又懼人之知也，故不於吏、禮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書照使爾。彈文專指此事，并面奏：大臣懷姦，覬幸非常，不可恕。上聞之變色。

辛未，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保明扈衛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日，奉旨諸班直等三百三十四人并諸軍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一官資，出戍暴露并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兩官資。今日報臺見之。

癸酉，侍從、臺諫、禮官就御史臺集議故宗室子偁并妻加封事。初，朝士有以子偁恩數白宰相者，宰相難之。既而冒昧進呈，上遽曰：「他日誠難處置，今了却甚善。」尋有旨皇太子所生父子偁贈秀王，追諡安僖。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疑其未安，急白宰相別取旨，改稱皇太子本生之親。俄又收回制書而降旨云：「故宗室子偁并妻合行加封，令禮部官、侍從、臺諫檢照典故討論聞奏。」於是諸公倣濮王之議，請極其官爵，使後無以加，且服屬雖絕，當從權冠以皇兄二字，庶免著姓。惟徐敦立、汪聖錫、呂仁甫堅欲稱宗室，予與辨論久之，乃肯書奏。是日奉旨子偁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諡安僖，元係左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撰。妻加封秀王夫人，而制中加「皇兄」二字。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賀立儲。翰林學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東宮告廟禮畢，同班上殿稱賀，實欲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真父、仲誠同對，促罷朱揆。上曰：「即有處分，卿等皆公論也。」

乙亥，旬假。宣麻：「朱倬罷右僕射。」時內禪日逼，宰執請止降告，上不欲廢故事，就假日。殿院張真甫之具稿也，察官周元特未知，一日云：「某昨夜夢朱相衰服還鄉，且以棺自隨，此何祥也？」真甫驚異，具言之。解之者曰：「衰服者，白身也。端厚正以白身事故爲此舉，其以棺自隨，殆能終保觀文乎。」既造廷，果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臺諫交章乞褫職，皆不報。昨日劉共父當直，以嘗爲倬薦，在假規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設仗。上坐，雨稍止，禁衛閤門三衙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執上殿奏事訖，駕興，班退。頃之，復追班序立殿門。上閤門官南鄉宣詔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云云。百官拜舞訖，入詣殿下立班。皇太子即位，流涕久之，側立拱手，羣臣拜舞稱賀。內侍固請坐御榻，不許。禮畢，宰執奏事，皇帝亦立聽。班退，雨復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逍遙車幸德壽宮，儀衛及從駕臣僚并如常制，百官就幕次起居，太上皇后相繼出。陳德召司業云：「某在宗寺，見玉牒載紹興初今上皇帝初入宮，宰執贊太上聖德真堯舜用心。太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則脫屣之意蓋素定於當日矣。」

丁丑，大雨。駕詣德壽宮，繖扇皆止宮門外。百官班迎，泥淖沒膝，不能成列。初定儀注，皇帝率百官謁太上，既而詔百官免入。俄有旨從駕臣僚亦不入，但就宮中行家人禮。昨日，上欲從太上過宮，大臣議不同而止。侍從官赴都堂議赦，初定太學止免職事人文解，御批在籍皆免，非故事也。

《雜著述》卷一。

〔一〕缺字明抄本、四庫本作「巽」。

〔二〕左：原作「佐」，據右引改。

〔三〕漁仲：原作「愚仲」，據《宋史》卷四三六《鄭樵傳》改。

〔四〕又：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五〕兩：原脫，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五一五四

周必大 一四一

龍飛錄

起紹興壬午六月戊寅，止隆興癸未四月壬戌。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六月丙寅朔。

戊寅，宣赦文德殿，首尾詞翰林學士洪遵草，其間有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蓋用御批語，人傳誦之。聖旨：「朕欲日朝德壽，太上謂恐廢萬幾，勞煩羣下，委禮官重定其期。」禮官請用漢帝故事，五日一朝。

辛巳，監察御史以上詣德壽宮起居，輔臣略至榻前。太上幞頭，寬袖赭袍，玉排方帶。中官八人分立殿下，惟施繖扇，不鳴鞭。

乙酉，祠部員外郎劉藻卒。藻字昭信，福州人，進士入官，頗窮《易》，通《禮》學。陳誠之在西府薦爲學官，改樞密院編修官，除國子博士，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教授本專用館職，王十朋既去，

朱倬以命藻，而降旨云：「教授闕，差館職、學官兼領。」俄擢祠曹郎，而兼職不改也。東宮立，宰執請遷王府官僚。太上曰：「小學何勞之有？」止遷史浩、張闡。時藻已被病，未幾卒，年六十四，贈祕閣修撰，三皇子各賻銀絹百。藻初被召，尚在選調，吏誤召嶺南人京官劉藻，久之始悟，朝廷除廣州通判遣之。至是藻卒，而劉藻適自梅州守乞致仕，異哉！

己丑，太上以車駕五日一朝爲煩，詔用朔、望、初八、二十二日詣德壽宮。

辛卯，德壽宮月進錢十萬貫，太上令止進四萬貫。

甲午，文德殿宣詔書，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太上皇后。先是禮官與執政已定此號，然後令有司集議。二十二日，侍從、臺諫、禮官會於都堂，左相援筆書云云。或謂尊號始自開元，至元豐罷之，萬世不可易也。汪聖錫持此議尤力，給舍臺諫多從其說，故不簽議狀者大半，而洪翰林已草壽聖之議矣。二十三日進呈，奉旨恭依。汪聖錫、徐敦立二侍郎及給舍臺諫各以狀申都省云：「尊號既非矣，而光堯近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且嘗名寺，不可用也。」二十五日，遂降旨謂已奏知太上，不容但已，恐數字未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奏來上。金彥亨在禁從簽書中官最長，而真父臺諫之長故也。明日彥亨、真父等請再集百官議。二十七日聖旨，不須別議，願與簽書前議者聽。諸公知不可回，皆與簽書。

七月朔丙申，先天節假。連日蜚蝗自宣、湖入臨安界，綿亘數十里，所過赭其山而不甚害稼。江浙間三十餘年前嘗有之。

丁酉，監察御史以上赴德壽宮起居。既卷班，輔臣升殿問聖躬，次從官，次楊存中、趙密、田師中、鄭藻等。太上有所獎諭，存中等曲謝三四。客云：「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事固不可忽也。」

戊戌，糧料登極赦諸軍優賞^(一)，共支銀三十八萬三千一百餘兩；殿前司捧日都虞候軍額等至諸軍長行一十九萬四千一百餘兩，馬軍司龍衛都虞候軍額等至諸軍長行五萬四千三百餘兩，諸軍司神衛都虞候軍額等至諸軍長行九萬九千七百餘兩，諸百官司等處三衛差到軍兵自都虞候軍額等至長行三萬五千餘兩。

己亥，百官受誓戒於尚書省，奉敕攝光祿丞，以此月十四日皇帝親饗太廟也。按《國朝會要》，無即位親饗故事，太常官比附郊祀定此禮。初請乘玉輅，上不許，稍令裁定。

癸卯，德壽聖旨：「前嘗止宰執等月內兩次到宮，今聞尚與前說不異。緣宮前無待漏處，緩急陰雨，使百官暴露，殊不安懷，可今後只初二日率從官同來一次^(二)。」時宣麻，張浚自特進、大觀文除少傅、江淮宣撫使、進封魏國公。昨日鎖院，劉共父當直，不召，就式假中宣史直翁^(三)。初，三省議除少保，封次國，制出乃少傅、大國。或云直翁與謀，陳揆不樂，曰：「真內相也。」

戊申，赴太廟致齋。大雨終日，夜暴風達旦，軒簸可畏，太史局奏地震。

己酉，五更，皇帝親饗太廟。初行禮大風，既而雨作。張魏公申請，內一項：除申朝廷用狀，餘皆劄子。或謂非見執政，不當如此。

癸丑，聖旨罷御前激賞庫歸左帑，謂之南庫，從袁仲誠諫疏也。自秦氏斂中外之財輸御前，雖時

有進納，而三省、密院移用爲多，有司莫得稽考。上銳意除去，士大夫以爲盛舉。又有三省、密院激賞庫，頃嘗裁定歲給十萬緡而已。汪聖錫云：「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四〕，每食折四十餘千，餘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嘗謂「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丙辰，臨安訪求岳飛墳在錢塘門外，當時私號「賈宜人墳」，今將以一品禮葬之。

癸亥，內侍李綽罷提舉軍器所。初，上以器械不犀利，工部軍器監未嘗問，故以付綽，而不令隸部監。臺諫謂建炎間太上嘗以此委中官，未幾廢罷，新政豈宜如此？上頗然之，有「只爲題目不好」之語。既而綽張大其事，日有啓請，且辟置官屬。上意於是向綽，諭真甫、仲誠云：「祖宗朝中官嘗掌兵，此亦何害？」二人論奏不已，遂降御筆云：「覽卿所奏，備見忠讜云云，已令復隸部監。」然綽猶未罷也。二人再論列，而任信孺、陳應求因內殿引對亦及之，乃令綽自請罷提舉，而改用統制官輔達等。

甲子，洪景盧、張才甫入燕〔五〕，國書略曰：「使介來庭，緘題越式。固違群議，特往報書。」又曰：「宣靖既遷，楚齊繼及。」叙海道定君臣之事〔六〕。又曰：「海陵失德，江介興師，過乃止於一身，盟固難於屢變。」亮既死，追封岐國王，後改謚海陵煬王。又曰：「尺書侮慢，既匪藩臣，寸地侵陵，又違誓表。」又曰：「殊無致賀之詞，繼有難從之請。」又有若使干戈不息，賦歛繁興，墜民塗炭，咎將誰執之意，而末句云：「尚敦舊好，勿徇羣言。」初，景盧在境上與接伴約用敵國禮，接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纔入燕京，盡却回使，邀景盧依近例易之〔七〕，景盧不可，於是扃驛門，

絕供饋。而館伴者云，嘗從景盧父尚書公學，陽吐情實，言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綫路乃佳。景盧等懼留，易表章授之。既入見，使副例不跪，至是皆跪。虜主傳令云：「國書不如式，不當受，可付有司。」其詭詐虛喝類此。

八月己巳，成閔保奏瓜州及皂角林陣亡將校長行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其實皂角林所喪甚少，而瓜州之敗恐不止此也。

戊寅，宮門早二刻開，行事官朝服入赴大慶殿，各庀其職。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發冊寶訖，還內。臣僚常服出和寧門，導冊寶詣德壽宮。有頃，駕來太上皇帝御殿。皇帝入拜殿上，奏冊寶訖，行事官歸班，百官拜舞稱賀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訖，退。昨晚詔迎天竺觀音祈晴，今日雨意垂垂，僅能成禮。有旨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上尊號，進銀五萬兩，壽聖太上皇后三萬兩。八月二十一日生辰進銀三萬兩。先是有司引唐順宗故事，雖在欽宗服制，不妨上册寶，但欲設樂而不作。禮部郎官劉儀鳳以唐實行易月之制，與本朝不同，著議甚典麗，然卒從有司所請。

丁亥，除起居郎。

己丑，後殿侍立，退詣文德殿拜表，請以會慶名聖節，殿門待班幕次，臺諫皆設倚，近臣則各以交床自隨。徐敦立相戲云：「罰却倚子矣。」

癸巳，拜第二表請聖節名。是月九日，奉旨：吳拱保奏，今年二月五日，西京差金人攻汝州〔八〕，我兵追趕過河〔九〕；又二月二十四日直來城下，掩擊敗走，及發兵深入，收復永安軍并永寧、福昌、

長水等縣；并金人攻打蔡州，遂發統制王宣等前去確山縣解圍等事。保明實立功官兵二萬五千五十四人，奇功一千四十八人，各特轉兩官資。第一等三千二百六十八人，第二等八千九百八十七人，第三等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七人，各特轉一官資。

九月朔甲午，駕詣德壽宮。上御內殿，即講殿。輔臣奏事畢，自祥曦殿登輦。祥曦舊殿名，今面西，常日但爲行廊。凡駕出，輔臣若無奏事，則徑於祥曦設御座，鳴鞭山呼如儀。左右史例隨應奉官兩拜起居，次宰執、從官、親王、使相等兩拜起居，班退而輦升。左藏庫冊寶支賜銀八千兩、絹九千疋。

乙未，早赴德壽宮起居，退詣文德殿聽批答，「所請十月二十二日爲會慶節，宜允敦義」云。魏申謂漢宣帝、光武、唐肅宗皆亥生。更檢《光武紀》中元二年注，云是歲在丁巳，則光武乃生於丙辰。范曄論曰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

丁未，敕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右正言袁孚知温州。孚論德壽宮中官梁康民欲就宮側開酤事，上批其章云：「覽卿所奏及德壽宮，朕令詢問，即無此事，朕心悚然。今後論事，毋或如此。」尋批出除孚吏部郎官，大臣以爲不可。孚請去，故有是命。尋又除直秘閣，丁巳兼權中書舍人。

十月辛巳，聞吳璘捨德順歸秦州。

癸未，旬假。宣麻：張子蓋以海州解圍立功，加檢校少保。十餘年來，武臣節度使一轉即拜真太尉，臣僚論其太驟，乞復檢校官，遂自子蓋始。

十一月甲午，早赴德壽宮起居。韓知閣恕云：紹興七八年間，同莫將使金國，不許至其都，止燕山以待。久之報虜主來，將等亦不得見，但呼至都堂。其宰相等五人設榻坐堂上，將等立白事，屢被詬辱，幾不可堪。既留國書，即徙將等於涿州驛中，伺守頗嚴。遇太守來招議事，將、恕以下皆朝服步往，未嘗給車馬也。

乙未，以內教權罷講筵。是日當末講，舊例臨安具酒饌，比亦廢此禮，學士院設食三品而已。時洪翰林兼侍讀。

丙申，鎮江張子蓋遣契丹歸正人蕭鷓巴來。譯者謂契丹爲金人所敗，此曹遁以來，然未可信。

戊戌，講筵所例賜冬至節儀：講讀官錢五十千，酒六斗；修注官錢三十千，酒四斗。

己亥，就都亭驛賜蕭鷓巴等四十五人御筵，酒七盞。初議遣從官押宴，予與給舍白宰執止之。

庚子，日南至，稍晴。早入麗正門，赴文德殿拜表稱賀，過祥曦殿起居。從駕詣德壽宮，皇帝入大次，百官班殿下，皇帝步入小次。太上皇帝御殿，應奉官、禮官導皇帝自東階升，北面四拜訖，西向立，百官拜舞如儀。禮畢，皇帝從太上皇帝還內，班退歸幕次。未後從駕回。是日，太上宣蕭鷓巴等入宮擊毬，賜銀碗有差。

戊申，詔改來年正月一日爲隆興元年，曾子宣日記有此號。

壬子，旬假。雨中訪務觀，務觀約韶美、少稷、至能共飯。務觀云：「嘗記先人說紅鞵飾帶，始唐莊宗施之優人。」程俱致道云：「邇來龐元英《文昌雜錄》云：滑臺賈昌朝畫像猶是黑鞵金玉帶，

不知紅鞵果起於何時。」

丙辰，張震除中書舍人。或謂廟堂有所疑，故峻遷，使去風憲。上諭三省云：「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遂諭當制舍人載之訓詞。真甫辭免云：「自太上中興，殿中侍御史凡五十二人，未有徑除三字者。」

十二月戊辰，省劄坐同知樞密院事張燾所奏，并降御札召侍從兩省臺諫赴尚書省，拜受訖，就都堂給筆札，令條具時弊，仍各論其官屬次第以聞。衆議乞許三日內條對，逐具奏聞。

己巳，景靈宮行香。御筆督條對，史參乞少寬之，務令詳盡。上親批數十語，大略謂：「近臣非若疏遠之士不知時務，今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若徇人情，朕所不取。」史參又奏：「陛下固欲知時弊，非掩士大夫不備而窮其所短也。」并繳洪翰林以下所援仁宗給札故事，退而條具。上乃從之。

乙酉，微雪。越人以欲雪而日光穿漏爲雪眼。

己丑，百官赴太廟門外班迎安穆皇后神主，退入幕次，俟丁時祔神主於別廟。禮官初欲依薦享例用樂，予奏云：「薦享爲祖宗，故不以欽宗餘服而廢樂，雖別廟亦可就用。今安穆乃欽宗姪婦，不可用樂。」周元特亦論之，詔可。

庚寅，秘書少監陳棠卒。棠字德邵，常州人，年六十二。近秘閣柱裂有大聲，人以爲長貳不祥之應。

隆興元年，歲在癸未，正月癸巳，晴。虜人陷水洛城，城在德順軍、秦州之間。虜先以兵與吳挺相持於德順，一旦焚寨引去。挺不疑其僞遁也，不爲備。虜自間道徑趨水洛，斷我師歸路，而城中兵甚少，故陷之。

丙申，盱眙報蒲察徒穆領兵據虹縣。徒穆故泗守也，自失其地，即寓宿州，睥睨故疆而不可得。既陷虹縣，遂稱泗州居之。

庚子，宣麻：史浩拜右僕射，兼樞密使；張浚拜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昨日擬定魏公除目，上以筆圈去樞密使三字，止升都督。今早執政奏事聞之，請如初議，而制已付閣門，遂用舊文首尾詞告廷，而令直學士院劉珙歸改其詞行下。是日鎖禮部貢院，敕差翰林承旨洪遵知舉，兵部侍郎周葵、中書舍人張震同知。以免解就試人衆，增參詳官二人，點檢官四人。國子司業王十朋爲別院考試官。

戊午，貢院言：「承指揮，比前舉取過人數共添取一百人。檢照前舉凡三千五百四十四人，終場取過二百五十四人，今合取三百五十四人。而去年覃恩免解，徐、鼎、劍州不曾申到數目外，國學一千三百四人，建寧府一千八十九人，洪州二百三十八人，宣州二百七人，已上共二千八百三十八人，內有八百六十五人未來就試。今乞於增添一百人額內措留三十人，充未到合取之數。」從之。貢院言：「常舉共得錢一萬二千貫，酒二百石，今官吏增多，乞增錢六千貫，酒一百八十石。」詔給半。

二月甲子，蜀中正月探報虜人據水洛城，吳挺棄德順間道歸。

丁卯，徐稚山侍郎論秋菊落英事。予謂有二說：一則爲花落色衰之落；一則落訓初，如所謂「訪

予落止」者，義見《爾雅》，蓋取菊之初英食之。

戊寅，吳拱正月二十八日軍前申狀云：向起勝軍，皆自德順援歸，勝軍頗多亡失〔一〇〕，我師焚秦州，退保皂郊。

三月壬辰朔，張魏公繳進北界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回書來上。其式云「志寧白宣撫執事」，書詞大略謂：「向者新主初立，即捨淮南地，先遣信使，而宋國襲我歸師，稍侵吾疆。今得來書，以天時人事逆順爲言，固爭舊禮，不議他事。且陝西所失地近已克復，將士或執或死，其數甚多。此由宋國貪土地之故，不順天意，不惜人命，以致此也。志寧材雖不武，被命分閫，師之進止得以專之。倘能先歸侵地以示誠款，則復往之禮乃可徐議。今則按兵不動，以俟來音。宜深思熟慮，毋貽後悔。」初，魏公以其拒我使者，邀索舊禮，嘗移書開諭之，故復用此意來答。

甲寅，夜與共甫宿省中，來日覆試權要親族過省者。

乙卯，雨作，寒。引試七人《禮義積而民和親論》。初，秦氏以子姪竊高科，而諸將亦行賂效之。檜死，議者請按乾德、咸平故事，凡兩省臺諫侍從以上謂之權要，其有服親登第，皆令覆試。雖有旨依而未嘗舉行。今歲趙密之子右承事郎賡過省，衆疑其假手也，欲驗之，而賡果託疾不來。

四月壬戌，奉祠出都。《雜著述》卷二。

〔一〕糧：四庫本作「量」，均不可通，疑有脫誤。

〔三〕同來一次：原作「同一次來」，據明抄本、四庫本乙。明抄本「官」下有「等」字。

〔三〕式假：四庫本作「給假」。

〔四〕會：原作「檜」，據明抄本改，此稱秦檜字。當國：四庫本作「堂厨」。

〔五〕燕：原作「門」，據四庫本改。

〔六〕「叙海道定君臣之事」八字，四庫本無。疑此當爲小字夾注而誤作正文。

〔七〕邀：原脫，據四庫本補。

〔八〕西京差：右引無此三字。

〔九〕我兵：原脫，據右引補。

〔一〇〕「援歸勝軍」四字，右引作「拔近」。

全宋文卷五一五五

周必大 一四二

歸廬陵日記

起隆興癸未三月甲辰，止是年六月壬午。

紹興壬午，壽皇初政，予自御史擢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聖政所詳定官。明年癸未改元隆興，時隨龍人龍大淵、曾覲頗用事。予因進故事每以爲言，尋繳其知閣之命，坐是請祠而去。以三月庚申出關，六月壬午歸至廬陵之永和鎮，此當時行記也。越八年，迨乾道庚寅始還朝云。三月甲辰，晴。同金給事彥亨繳駁龍大淵、曾覲除知閣指揮。近臺諫文章論列二人怙寵妄作，既而止罷大淵副都承旨，而覲自帶御器械并有此遷，又中書舍人張真父之出頗涉大淵，外議紛然，故論之。

乙巳，二相呼召都堂宣示御札，大略謂給舍論大淵等，蓋爲人鼓惑，議論群起，在太上時小事豈敢如此。同彥亨歸家待罪。

丁未，被旨無罪可待。

己酉，再同彥亨入奏乞罷。

庚戌，再被旨不允，仍令宰執諭旨早參假。

壬子，同彥亨參假，講筵留身謝。上曰：「朕察卿務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卿第安心。」

甲寅，二相道上意已再除兩知閣，且云給舍想已無他。予曰：「前降指揮大淵別與差遣，覲依舊帶御器械。今遽申命，豈敢但已？」遂留除命不下。

乙卯，左揆奏後省不書二知閣錄黃，上令龍大淵與在京宮觀。既批旨，御筆令且止。

丙辰，三省再奏龍大淵既未與宮觀，欲且用朝命止差權閣門，凡百與正除無異，但不繇後省爾。上再三不可，云且待。

戊午，常朝退，欲就講筵納劄子乞祠，會有旨權住講，遂入奏。

己未，御批依所乞，三省擬職名以進，御批更不除職名。龍大淵改幹辦皇城司。

庚申，受敕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狀申尚書省乞免謝辭。

四月朔辛酉，輜重登舟。

壬戌，出暗門，寓寶成寺。予以庚辰歲三月二十八日到闕，今以是日離後省。四月二日供職太學，今以是日出門，適三年矣。

癸亥，至廣茲，別姚媼墳。

甲子，雨，旋霽。骨肉登舟出城，予循城過北關就之。李平叔大監、陸務觀編修、鄒德章監丞、王致君判院、范至能省幹携詩相送。解舟至閘下，遇修梁而止。

乙丑，晴，復陰。甥尚貢之告别，遂行，夜距長安閘十餘里止。

丙寅，大風雨。過崇德縣不留，夜宿福嚴渡口。

丁卯，大風雨不止。早，樞密使張魏公入奏事，舟過謁之，并見其子欽夫及屬官馮圓仲。携兒上福嚴寺，屋宇皆新，惟佛殿天禧舊物也。昔有真覺大師志添歸老此寺。志添即泉州南安巖主之門人，能持胎藏咒爲人却鬼魅不祥，自宮禁妃嬪皆尊信之。仁宗賜御書「戒定慧」及梵書兩軸，皆金字也。元祐中，陳才人爲遂寧郡王施高麗磨衲袈裟一副，上有金環銅，勒郡王所題二十三字。才人即欽慈皇后，王蓋徽宗也。又有南安巖主墨蹟數字，皆藏寺中。黃魯直嘗作《蓮花巖銘》，今刻於泉州，蓋志添自京師歸時送之。風稍定，解舟，晚距秀州三十五里止。

戊辰，晴。過秀州不留，晚宿施涇。

己巳，過平望，少留。未後抵吳江縣，登塔四層。携家遊臞庵，名園也。主人王氏，名份。申後移舟過垂虹，泊縣北。

庚午，乘順風而行，過平江府，不留，夜宿無錫縣。

辛未，早雨，旋止。過洛社，少留。携兒登開利寺。寺有十數小院。夜宿常州門外。

壬申，自城中過，晚泊沙子口。

癸酉，早過沙子，風大作，白濤淺澀，舟人束手，強之使行，而風亦止。晚至計亭，船尾高，不能度橋，遂止。王仲賢來迓。

甲戌，早入荆溪，次宜興縣。舟過長橋，水極清駛，篙師幾不能制。午後乃至外舅宅，相別四年矣。

乙亥，邑宰姜敷言詔以下及莊氏諸親往復，不盡記。

丁丑，早出南門，度銀樹嶺，至臺莊拜外祖給事墳。守者盛四七，死已二年，惟一女在，破屋半間而已。相去里許有毛百一、毛百二，呼來共治祭奠。

己卯，赴寺觀開啓天申節。

庚辰，天氣清和，同莊德邁出南門，約行四十里，遊洞靈觀，閱長慶四年楊漢公題名碑、保大九年韓熙載記文、本朝蔡肇詩。主者應若谷出天禧金寶牌，其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慈聖光獻皇后玉袞校，上上大吉，中平不利。又指望聖母殿小池云：「京師醴泉觀水也。」飯罷登山，入張公洞。初至燒香臺頗平廣，自此下臨棧道，篝火以入，怪石錯立，如真武像，如人形，如狻猊，如耐重蹲踞，不可殫名。道士指一穴曰：「此天師煉丹竈也，穴中土黃而細，可治瘡壓驚，取之不竭。」又指石上獸跡曰：「此天師繫驢處也。」宜興人至今諱驢，其說頗不經。路窮，攀緣而上，有穴達山背，謂之風洞穴。口甚隘，匍匐乃可出。遊洞宜冬，冬則氣溫，且不蒸潤，今日挾纈猶凜凜也。此去金沙

寺、頤山陸希聲講易臺皆不遠，日已斜，不果往。與德邁對飲洞口之石巖，流水平布，頗類水洞。久之遂過湖洑鎮，山色如畫，溪水紺綠，所謂罨畫也。陸希聲《君陽山居記》東谿注云：「谿兩岸多朱藤花映谿，遠望如畫，好事者因目之為罨畫谿。」又云：「君山之陽，水貫太湖，山勢盤曲，湖水回洑，因名洑渚。」惠氏南園葺治極有法，溪流正貫園中，隔街即大第。吾方倦遊，不無慕焉，歸縣一更後矣。舊讀《陳子高詩集》載善權景物奇絕，當卜後期。

乙酉，報謁郭提舉知訓。字宅心，樞密三益之子。宅在觀巷，自謂東坡舊居。門外數步即通真觀，造於陳大建三年，初名宏道，唐改興道，本朝賜今名。殿宇摧敗，過者懼壓焉。觀中有雙栢院，紹興二十八年大風拔一栢去，其存者甚大。有丹井，道士相傳呂洞賓屢至此，以爲有丹也。唐人嘗作觀記，南唐徐鍇亦爲之，鉉篆其額。是日外舅置酒相餞。初夜起視，雲氣甚異。

丙戌，留妻孥外舅家，單舸發宜興，溪流清快，不移時至定誇，蓋太湖口也。

丁亥，舟人言風作，予乘輜陸去，崎嶇三十餘里方至荻浦，而舟自湖中來。今日風本不高，而波浪汹涌，聲如萬木，況風饕乎？晚泊獨木山下葉家團，去湖州十八里。

戊子，早過湖州，望城中樓觀縹緲，環以溪山，宜晉唐以爲名郡也。申時過德清縣，溪橋頗壯麗，有左顧亭，謂放龜也。二更宿鳳口。

己丑，早過安溪，午後至餘杭縣。艤舟稅亭下，溪流即茗水也，自天目山出，注於湖。過寶輪寺，祭程氏亡妹一娘。寺興於齊之永明，真廟時賜今額，經兵火，惟存鐘樓。晚宿沈監稅宅，尚貢之

婦家也，貢之在城中。

庚寅，早同祝升卿秀才遊洞霄宮，去縣約二十里。青山九鎖，溪流不斷。道傍有仙人迹，相傳秦始皇移山，仙人拒之，其說荒唐難據。衆山之中一峰稍高者，天柱也。宮門立錢鏐大碑，頗叙興廢，餘皆無所考。招知宮監義陳希聲飯，觀撫掌泉，泉水常瀆溢而不加多。徧游五洞，惟大滌可觀，頂如砥平，入至龍井而止。栖真洞去宮稍遠，山極高，可望府城。洞中有石乳，下覆如寶蓋。石室洞甚平凡，道士云：「以吳天師藏書劍得名。」龍洞、風洞不可入，強名耳。未時還縣，貢之自府中來，置酒待諸沈。

五月辛卯朔。早，同貢之甥游徑山，道過無相院、普淨院，皇祐間陳述古嘗留題。約四十五里至山下。雨作，飯於廨院。院後有玉乳泉，白稱其名。肩輿上山，少休半山亭，彌望皆大杉，風雨過之，龍虎吟嘯，令人聳然。自山脚至寺僅十里地，本龍湫，唐國一禪師化而居之，形勢峻窄，屋宇層出，不足以容衆。今大慧禪師宗杲爲長老時用意創千僧閣，遂爲巨剎。舊無常住，云龍自打供，不許置田，其奉事龍神甚嚴。井在祠前，相傳水通天目山。東坡所謂乞歸洗眼者，此水也。齋粥不敢擊木魚，往嘗悞擊，地裂魚湧，以魚龍爲同類也。山多兩足小蛇，不傷人，背有金縷，自腰以下純青，云龍神眷屬也。蔡君謨集中有遊山記。長老蘊衷來迓，同訪黃世永文昌從政，遂見杲禪師於明月堂。

壬辰，黎明同世永至含暉亭候日出，陰翳無所見，下視羣山皆培塿也。食罷，乘山輜游白雲庵、菖蒲田、喝石巖。又有凌霄亭，峻甚，不果遊，此寺之後山也。歸歷僧寮作坊，軒窗欄檻間雲氣可

掬。昨日自邑中來，望叢林在山半，即寺場也。若其山之最尊者，必能極目萬里。

癸巳，同世永出寺門，步至南塔峰，眼界可亞含暉。連日冒嵐氣，又陪杲禪師蔬食，遂作脾寒，薄暮大嘔乃定。是夜施主作水陸道場，二更就含暉請聖，衷老請觀。聖燈閃爍，合離如曳，螢燭上下衆峰之間，云龍神所化也。頃有人掩得之，蓋木葉耳。請聖畢，迎入寺中，饒鉞旗旛，鼓吹俳優，紛然前導，聾瞽俗士如此。昨日衷老以新到，具飯待杲，予亦在坐，每食必獻藝，支利物如州郡體，亦可笑也。

甲午，別杲老下山。杲令侍者了賢同世永送別無相院。未時抵餘杭，小酌沈家遂行，貢之甥送至嶽廟前。晚宿彭塢口柴店，離縣十五里。

乙未，欲便道趨桐廬，故由桐嶺入長福院午飯。值盛暑，雇夫懦弱，數步一息，急改塗之富陽縣，少休於接待院，爲舟行計。既得舟，即解去。偶遇上水風，夜半至桐廬縣。是日路中見村夫戴艾葉，方記端五，市十數糴，均及僕隸。

丙申，早發桐廬，雨作，風猶順。泊七里灘，登嚴先生祠堂，今謂之九壠院。有三僧主香火，先生塑像居中，以方處士、范文正公配。方干舊居在對岸鷓鴣白雲原，至今方族甚盛。堂中有唐崔儒所作記，而李宗諤修《圖經》，誤書作碑人姓名，前郡守董弁辨證詳明，刻於碑陰。釣臺高峻，雨滑不可上，解舟回望而已。晚次嚴州，泊安流亭下。

丁酉，吳守槩、倅司馬伋、潘昌期及州官相訪。司馬即文正公曾孫。潘，大主之孫。建德令趙

芟，清獻家也。晚赴州會於高風堂，借八兵。

戊戌，早行，諸公送別放生池上，《圖經》謂之西湖。山郡殊無陂澤，故貴之。連雨，小溪暴漲，徒涉頗艱。晚過白沙渡，宿葉家店。

己亥，早過壽昌縣，飯於廣安寺。晚至烏石山，衢州龍游縣界。山如削鐵，懸瀑十仞。其上有幽巖精舍，今爲宗室儀恭孝王功德寺。意欲一游，而從者終日冒大雨，皆告憊，遂呼山輜而上。路極峻狹，約三里乃至，樓閣層出，極目千里。舊巖在山之頂，以形勢迫窄徙焉。紹興甲寅，張魏公題字案間，僧就刻之。忽忽下山，籠篋皆遠去，日暮泥濘，崎嶇奔走，一更後及於大樓，亦好奇之過也。

庚子，雨行極勞。過順溪，市井頗盛。食時至蓮花寺，溪漲橋斷，遂宿。

辛丑，早行二三里，過趙清獻公神道，不果入。至溪邊僅得小舟，爭濟者紛然。既渡溪，地勢平衍，山遠而秀，非嚴陵比也。午後抵衢州，沈守度、任倅昌照、潘倅齡、李教授知己、新邵守李大夫元老、肇慶守王大夫衣、筠守曾朝散遂相見。入城，泊如歸館，易八兵。大雨終夕。

壬寅，雨。毛平仲开提幹自欄柯石橋相訪，赴州會於思政堂。堂頗宏麗，張嶠巨山所造。未後發衢州，聞常山道中溪漲無舟，遂行江山路，宿新礪，去城三十里。

癸卯，過江山縣，避雨海會寺。梁天監中，某甲捨宅造。雨不止，復行。途中邸店頗多，望見江郎石三株拔起平地。晚抵禮賢鎮，投宿太平寺。寺極破敝，長老善參來謁。自衢州至此凡一百一十里。

甲辰，入信州界，邸店稀矣。晚投宿靈鷲寺之駐麾堂。寺宇幽潔，山勢環抱，貫休嘗留詩。同長

老智源至光相洞口，將仕郎李叔度、龍舉並自臨安來，共宿。叔度，辰州溆浦人。舉，潭州人。雨晝夜不止。

乙巳，早冒雨行，已而少霽。自昨日路已礪确，今日尤崎嶇也。食時次廣豐縣，縣官相見。同年涂文伯爲丞，致羊麵酒，報謁即行。過唐校書郎有道先生墓。申後至中團，有報恩寺，粗雅潔，欲宿不果。行至信州之水南，日已落矣，遂入太霞宮。寓客充滿，無所容膝，排道士之闥宿焉。是日行八十里，里堠又遠，故費力如此。

丙午，早至江邊，濁流渾渾，上浸民居，呼小舟過渡甚危。繞城詣廣教展墓，館於藏殿。長老懷璧、閩士劉大方相訪，陳守扃、蘇倅楷、田提幹興宗、湯教授衡、沈上饒作式、前興化呂守大舉繼來。蘇、沈、呂皆金陵僚舊，湯，同年也。是日纔晴，夜復大風雨。

丁未，晴。設僧供，招璧老、劉生飯。鄒延昌山人參，自云爲先妣卜地者。訪陳學正充舊名抃。及其姪惇。予頃在此從陳彥國先生學，抃其弟，惇其子也，請奉米遺之。過廿姪、廿八姪宅，又過四一監家廟，哭廿九舅。四一名湘，字南仲。報謁沈上饒，縣治極宏壯，前令周闕爲之。闕有吏才，侍郎綱之子。其子權，今爲此州司戶。

戊申，焚黃畢，赴州會於面山堂後圃，宛然記舊游，二十八年矣。時章思召爲郡守，外家猶盛，今惟敗其室者與孟女存耳。予既久失慈訓，而妣之乳母孟，亡弟子柔，予之乳母姚婢永壽，無一在者，誦「無人論舊事」之句，墮淚久之。上饒五伯祝文來，其居與先大人墳相直，勞以緡錢。

己酉，早至陳先生宅，拜其夫人詹氏，年七十，聰敏過人，正言公之女也。其子惇言，其舅詹房州堯可幹人朱姓者有子年二十，貌甚肖通判。舅氏婢望兒有孕而逃，爲朱氏所得，此子疑吾舅子也。望兒今復嫁一朱秀才，而二朱皆在玉山。予驚喜，徐詰其名。惇懼紛紜，不復肯言，姑志之。申後登舟，溪漲艫鳴，岸如奔馬。夜泊唐羅步。後十二年，歲在乙未，三月七日，被召過玉山，陳君相送於此。因呼朱氏子來，其名曰遂，不能辨其是否。蓋望兒初入汪聖錫家，旋歸詹氏而生此子。詹以畀其幹人朱慶，遂冒其姓云。

庚戌，早過汭口鎮、弋陽縣，皆不泊。終朝望見龜峰，如行南康江中對五老峰，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者，甚欲一至其下，而溪湍不能艫岸。午後強舟人使泊，得步曰桃花，上有步口市，雇二夫前導，約十餘里抵瑞相院。今爲陳丞相功德院。長老慧光來謁。院前皆逼山，而其前列三十二峰，大抵皆石崖也。地勢峻迫，以無水爲患，門外有觀音泉可汲。予初謂山勢昂首俯背，故以龜名寺，僧乃指山頂石形如龜云。回至渡口，入桃花臺之妙音院，頗有前輩題詠，元絳厚之參政之父守文亦有詩，厚之爲刻碑。臺乃臨溪盤石耳，未嘗種桃，惟石上窠臼十數，覆以孤松。相傳道士於此鍊丹，或云葛洪，非也。申時解去，晚抵貴溪縣，泊三山堂下。三山對溪石山也，粗惡無足觀。是日，舟中望遠，山極秀傑，舟人云靈山也，跨饒、信二州界云。知縣、右通直郎談莊來，捨舟館於縣驛。此去上清宮龍虎山不遠，暑甚，僕疲，且聞泛舟詰曲方見形勢，不果游。

辛亥，天申節。訪十八外祖宅，見四二舅筌字得可。及其所生養娘。四十舅籥字同可。侍叔外祖母攝官靜江，未歸。叔外祖二女：其長再嫁田昭，次嫁徐兢明叔之子。其老僕李安，相州人，識先父

云。食罷發貴溪，陸行四十五里，宿香爐源，途迂阻如八九十里。

壬子，欽宗大祥。過仙巖，望衆峰聯屬，俗呼排衙山。曾宣教烹遣人致書。晚宿大嶺。距金谿十餘里。是日涉安仁，入金谿界，路稍平易。道中見撫守張安國榜示民戶：凡奇零稅絹別差官受納，隨給戶鈔。其法可取。

癸丑，早至金谿。乙卯歲嘗過此，值大水留數日。知縣、右通直郎李煒，邢州人，宣和二年御史中丞森之子。煒言其父在臺時，待制鄧之綱進狀，訴太傅王甫強娶其愛妾阿馬於別館，經宿乃遣。事下臺治，如所訴。甫乞移獄，御批改送開封府。府尹王鼎攝之綱訊杖二百，遂承誣告，森坐此罷。與元符以來詔旨所載略同。尉曾大鼎，字國器，永和人，來致家釀。少留縣駟。易轎夫而行。至耿源市，有新興寺，天尚早，不宿。過清江，渡甚狹，而水可造紙。晚下路里許，投宿靈巖寺，雅潔可愛。篋簪軒，大竹成林。離金谿已四十里。

甲寅，早入南城界，過章山寺，少休。午後抵軍城，軍本撫之南城縣。水號盱江，張天覺爲江西漕，窮其源出血木嶺，留五言詩一首。新守趙子禴將至，郡官皆不在，惟通判龔朝奉鑄、教授劉修職溥德廣相見。德廣就驛置酒，復以郡釀鳳山泉遺之。熱甚。

乙卯，早出西門，行十餘里，游麻源第三谷。未至數里，石嶺盤互，水行其間，略類洞霄。訪卷石巖，入雲門寺。鄉人南安太守陳杭父子殯寺側，爲之悽然。寺前有靈豐廟，正臨溪流，顏魯公所謂源口有神，祈雨輒應者也。地出二石笋，就塑神及夫人像。遇科舉歲，士人競乞夢占得失，他祈禱亦

驗，崇寧中封善應真人。廟中刻謝靈運《三谷詩》。三谷：麻姑第一，桃花坪第二，此爲第三。桃花坪今不可考，華子岡翻經臺、銅陵石磴，但存髣髴耳。郡人王三錫嘗讀書山中，鑿石治亭榭，種木爲園，規模可嘉，近不復來，山房亦廢。飯罷步入大霄觀，聞近處有九井，或云無足觀。別由小路過麻姑山。約行十里，至山脚尋真亭，遇筍輿來迎，遂上山，其紆峻亦略類徑山。中路有界青亭，次雙練亭，懸瀑對瀉，雪濺雷吼，天下奇觀也。進至龍王祠，其下有潭，天寶中黃龍見於此。自此始得平地而爲仙都觀，相傳即蔡經宅，方士謂之丹霞小有天。觀宇雖古而道士星居，無復清高氣象。主者胥景常具飯五峰堂。五峰謂葛仙、朝真、望仙、拜仙、秦人，皆強名也。元豐間封麻姑爲清真夫人，元祐改封妙寂真人，宣和加上真寂冲應元君，徽宗御書「元君之殿」四字，仁宗亦嘗賜飛白，餘見魯公碑。魯公塑像在祠堂中，近有蔡藁參議繪十賢以配之。十賢皆本土人：參政陳彭年永年、直講王無咎補之、賢良李觀泰伯、少卿蔡冠卿元輔、左丞鄧溫伯聖求、灌園先生呂南公次儒、侍郎朱彥世英及三曾兄弟也。呂有孫，已廢其業。泰伯無後，學中諸生歲時祀其家。觀後有星杉亭、齊雲亭。齊雲望軍城如一聚落，景常云觀之極西乃丹霞福地，欣然往游。初循田塍，僅能容足。既而復登山，兩山之間泉流不絕，良田疊出幾萬畝，未嘗旱澇，皆觀中常住也。山行十餘里，極麻姑之巔，自山缺過丹霞界，入祥符觀。乾德二年，南唐臨川牧齊王李景達與開山道士黃道英相善，爲造此觀。初名真皇，章聖朝改今名。三清以下七像皆鐵鑄，并其棟宇扁榜多國初舊物。老道士鄧師善出畫像，意其即齊王者，後人妄加赭袍爾。齊王與道英三帖，每帖冠以「周旋」二字，如答賀正便云「周旋」，以新正特辱

示賀」之類。紙尾題銜云節度、兵馬元帥、太師、尚書令、臨川牧、齊王押書，送某人。用天策上將軍印，亦其官也。日斜急歸，景常送顏碑二本。下山由大路，自尉司出，行十五里，宿遶池鋪。

丙辰，晚至南豐縣，知縣不在，丞張承事耀卿及同官相訪。極暑，疲憊，幾不能出語，亦坐昨日游山之勞也。自出南城門，望諸山迤邐，而軍山傑出數百丈，其左四小峰尤秀拔。人物炳靈，有自來矣。

丁巳，早，黃元授鉞通判相訪，世永之父也。出西門謁之不遇，遂過石仙觀，去縣十餘里，敕額曰沖寂。漢張道陵天師十八代孫開山，因巖爲屋，冷氣逼人。真宗朝有冷道者，蟬蛻大樹中，王博文嘗祭以文，久之樹合，人遂以爲僞。元祐中，邑令關視之，形狀宛然。張天覺賦詩實其事，曾子宣、子開皆有詩。又聞道士藏王介甫墨蹟，并觀側有棲真巖，張仙師葬焉。病倦，不暇詢訪而歸。道過福勝院，俗呼箍籃寺。是行望軍山尤近，相傳吳芮嘗駐軍於此，故曰軍山。按圖牒在縣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三里二步，第二峰有龍穴，旱澇祈求皆驗。《寰宇記》云山下有神，能興雲雨，山頂有王、郭二仙聖迹。黃元授自言歲九月率一至山背，登三仙壇。山峻不通車馬，往往攀援而上。三仙謂王與郭及其師浮丘伯云。山下有護國、清涼等寺，王介甫、三曾皆嘗留詩。曾子固與其父不疑、名易占。祖正臣名致堯。皆葬縣之世賢鄉昌後耆，地名龍池洞；子開葬世賢鄉塘源耆，地名獅子岡；惟子宣葬京口。張丞携其祖右丞澂明達文集來，集中論畫甚精詳，蓋李伯時自出也。

戊午，早發南豐，過溪橋，頗壯麗。寧都遣人來迎。未後至松石鋪，畏暑而止。

己未，昧爽，有星大如月，燭地有光，流向東南沒。巳時至廣昌，縣令亦不在，主簿張從政瑀及同官相訪。縣置未久，褊陋殊甚。

六月庚申朔。早發廣昌，以驛路無人煙，出西門入小路，多行崖腹及野狖。約二十里至郎君潭，始遇村店，四十里達驛路，遂入寧都界。午後抵吳池鋪，獻之甥及邑丞林梓、巡尉等、慶雲文公長老皆來迎。病暑氣羸卧，與公老道舊，夜宿鋪中。

辛酉，巳時至寧都縣，與大姊別十年矣，追懷子柔，相向而慟。晚，長道置酒。初，歸途當出臨川清江，急欲至姊家，故由貴溪至金谿一百二十里，金谿至南城八十里，南城至南豐一百二十里，其實止八九十里。南豐至廣昌一百二十里，廣昌至寧都一百二十里。

甲子，東尉王覺民迪功投書。

丁卯，早，約孫宣季札、慶雲公老、東山慶傳及獻之甥出郭二十里游桃林。長老宗暉葺治寺宇頗備，堂下有泉，歲八月常竭，春末漸歸，故號結夏泉。孫宣季年八十三，所居名延春谷，可以爲對。宣季諸父志康、志舉皆名士，見東坡集中，今皆無後矣。去寺數里有七佛巖，南唐嘗捨金銀字經，寺宇今廢。飯罷，游金精山陽靈觀。山如削成，蔽虧險怪，其色赤黑，乏秀潤。相傳漢初吳芮過山下，聞張氏女有殊色，欲聘之。女誘芮鑿山爲洞乃可相從。洞成，女飛空降語曰：「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豈若偶耶？」芮惶懼而退。今被髮、石鼓諸峰皆傳會之說也。自觀中穿石穴，過三清殿，望羣山周圍無缺，獨左崖微罅，水涓涓下滴，貯以方斛，注爲流盃池，前邑丞姜覺所造也。天大暑，而

崖下凜然。日落乃歸，道傍有東陽巖，一黃冠居之，庭宇頗幽靜。望見木鐘、杵臼棲巖間，唐人鍊丹遺迹也。

庚午，初伏，雨涼。洪州劄探都督府五月出師，收符離，獲蕭琦、蒲察徒穆等。史直翁以是月十五日罷相。

壬申，過惠政橋，游東山。

癸酉，晚別長道、大姊，登舟行數里止。

甲戌，早至唐步虛，令七四及寧都寨巡檢邢寶歸縣。午後至河東虛，尔、傳二長老相別。申時過石城江口，舟人上廟。夜宿白頭翁。

乙亥，早入石，水既澀，而舟人不熟河道，衝撞傾側，欲碎者數矣。午間惡熱，未後暴風異常，正觸亂石，危不可言，急令諸僕入水持舟。久之，風定方能去。夜宿白田。

丙子，風雨。巳時至雩都縣，不泊。過大灘一名梁面。亦險，而招灘者熟知河道，捩舵有方，賴以安然。夜略繫纜，乘月復行。

丁丑，早過七里鎮，一名東江務。抵贛州，泊唐步門。權州任提刑文薦希純來，假大舟以居。入壽量寺訪舊居，惟盧光稠鑄鐵佛及羅漢在耳。自癸酉歲到此，今復十一年矣。是日江水暴漲，昨夜浮橋斷裂。任希純云：傳聞南安軍發洪，浮沫蔽虧。

戊寅，早約李及之飯，不至，與陳老、高行二甥及李儀之綦共食。食罷，過水東奠李氏妹墳，問

途於華嚴堂，披荆棘至墓下。歸同汪強中提幹澹游鬱孤臺，面對崆峒，俯視章貢城壁僅如繞帶，蓋登臨之勝地也。強中言頃侍其父彥章南遷，以事至廣西靈川界灘水上，見秦時壘大石以殺水勢，謂之鑄觜，水觸石分流，故其字從離，有碑記其事。又云鑄觜有二，其一在古北口。小酌臺上，循城過庾江樓，訪八境臺，不復見矣。後得桂管觀察使孟威《重修靈渠記》云：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灘水。舊說秦命史祿吞越嶠而首鑿之，漢伏波征徵側而繼疏之，所以導三江貫五嶺。其後隄防盡壞。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重爲疏引，尋又堙圯。咸通中爲用五萬三千餘工，費五百三十餘萬，起九年九月，而以十年十月畢工。詔書嘉獎云：「省所奏新添嶺首運糧路鑄觜堰、靈渠、斗門事，具悉」云云。

己卯，極暑。早，謁客慈雲寺，遇長老妙應，同過報恩，酌廉泉，入景德寺而歸。李均秀才携長書相訪，養素處士珙之子。予幼從養素學。齊述之亂，父子死於兵，族人以均爲其後。李儀之、馬君壽永之、胡從周鎬皆致來禽，其致羊酒者皆却之。巳時赴州會，退而解舟。聶贛縣詔寬之及丞簿尉送別數里外，丞即從周，簿姓曾，名三復，皆吉州人。至儲潭上廟，廟有唐刺史裴諝詩石。晚泊橫弦上。

庚辰，午後至萬安縣。知縣左承議郎程九萬相訪。申後得水手即行，江漲，十八灘皆平。

辛巳，早至泰和縣。知縣右奉議郎張之德、簿右迪功郎晏滋訪快閣，有過客不可登，頗以爲恨。巳時得水手即行。七兄自永和來，一別復五年。未後遇大風雨，趨岸以避之。晚泊白沙。

壬午，早移舟東岸，登鳳山拜墳，遂過方廣與呂氏姊及兄弟會，哭子柔攢堂。飯罷歸永和本覺寓。

居。《雜著述》卷三。

〔一〕公：原作「宮」，據明抄本及《宋史》卷四四四《呂南公傳》改。

〔二〕字：原脫，據明抄本及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五一五六

周必大 一四三

閒居錄

起隆興癸未七月庚寅，止乾道丙戌九月己酉。

隆興元年，歲在癸未，七月庚寅朔。

甲午，早泛舟入城赴州會。會散，過隆慶寺。通判黃朝散檉相訪，給事中廉之孫，尚書叔敖之子，魯直猶子也。雙井茶乃其祖塋所產，歲終收數斤，嘗其味絕不類草茶，向來所得皆贗耳。雙井在大溪中，即修水也。上井可深四丈，下井深六丈，沙石過而不入。晚，長老了達具蔬食。初，閑禪師造此寺，往乞某家林木，其人不可，妄云：「待樹上生葫蘆當奉施。」未幾，閑扣門曰：「葫蘆生矣。」視之果然，削樹而跡愈明，遂捨之。今法堂皆徧柱而葫蘆形如刻云。

九月己丑朔，游清都觀。觀興於南唐保大中，舊號西臺，治平改今名。是歲創清都臺，下臨荷池，遠眺諸山，蘇翰林爲題其榜，仍留詩，見集中。舊有逍遙堂，黃大臨元明賦絕句云：「心遊魏闕

魚千里，夢覺邯鄲黍一炊。蔬食菜羹吾亦飽，逍遙堂下葉辭枝。」或謂魯直所作。

庚寅，早謁輔順廟威遠侯，俗呼王仙廟。廟有南唐匡甫所撰碑銘，後題顯德五年十一月八日，蓋是年五月李璟始用正朔，故稱顯德。其叙立廟大略云：太和縣江東有王嶺，相傳王子喬憩鶴於此。唐貞觀間，匡和先生年六十，棄家入山學道，興臺院云云。至天寶中，封山爲王，謂子喬也；而封和爲匡山王，且立廟焉。後因敕使詣廟祈禱，至瓷窯小吾團若有影響，遂創此以爲別廟，瓷窯團即今之鎮也。又云：匡氏之祖以晉永嘉二年渡江來江西。其文詞甚凡下，不足考信。然士人轉匡爲王者，豈以避太祖諱故耶？大抵廬陵言王仙事跡甚多，如永興嘉福之觀、值夏之市、大皋之渡皆是也。嘉福觀在郡城南三里，俗直以王仙名之。崇寧中，郡人葛敏修聖功作觀記云：故老傳仙諱子繇，字大皋，東漢喬之弟。晉永嘉中得道，所過皆以其姓目之。山曰王山，村曰王田，廬陵爲觀亦曰王仙。《太和縣圖經》乃云王喬嘗控鶴此山，其舄墮焉，血食山中。按東漢葉令王喬至晉永嘉蓋三百年，不應與子繇爲兄弟，疑子繇當晉之亂隱居，得道山中，世俗因以喬事附著之爾。觀聖功此記與廟碑殊不合，未知孰是。按梁湘東王《古今同姓名錄》凡六王喬：一周太子字開山，一晉廬陵太守，一漢葉令，一古仙人，一河東人，一魏人。而杜光庭《王氏神仙傳》亦載王喬有三：一子晉，一葉令，一蜀中食肉芝者。則聖功所謂訛繇爲喬尚可疑也。夫事至於千百年固多差謬，況雜以神仙渺茫之說乎？大皋渡去永和七八里，安福永新之水至此入於江，其名略見《南史·陳紀》，而土人妄呼大篙，以爲王仙嘗擲篙渡此水，尤爲荒唐。值夏在永和之上二十里小江中，云王仙至此值盛夏，因以得名。永興觀去永和五六

里。

十月戊午朔。

丙寅，游青原山靖居寺，七祖大師行思道場也。自鎮渡江行六七里，岡巒環擁，逼山門方見屋瓦，其寺頗迫窄。塔在山之巔，躡階上下。塔左有三泉，號錫杖、虎跑、雷泉。唐顏魯公題名及元豐六年黃魯直二詩并刻泉側。魯直碑，先祖貳郡時嘗跋其後。飯罷，南過釣臺，面對太山，下臨清溪，氣象幽深，可以隱居。溪淺而源遠，其支流循寺而出。按唐大中五年四月，前刺史段成式等記云：景龍三年爲蘭若，天寶十載爲寺。所載亭臺頗多，今皆不可考。甚重顏碑，亦叙三泉，所可見者此爾。成式文務奇澀，或不能句。午後由小徑過龍集院，歸訪彭子從墳庵，逼暮到家。

己巳，早，同子澄、季懷游洞巖，去鎮七八里，過白沙渡，又五六里至朱陵觀，知觀朱守常及識王父云。按南唐徐鍇開寶四年所作觀記，載舊止名洞巖，隸吉水縣。傳者云昔天師嘗再定天下名山三百六十五以應天度，此居其三百三十六。又云峰有雲嵐、元秀之名，洞有青帝、西靈之精（一），又有對敷峰、徊嵐亭。又云故老傳先天中謝行仙於此學道，貞元中刺史閻案請立觀。其大略具此。飯罷登白雨巖，即東洞也。徐鍇所謂青帝洞者。四顧川原衍沃，心目開明。泉自巖而下，點滴如簷溜水，積而不溢。道士云下爲伏流出廟前，理或然也。東南望赤嶺，橫亘十餘里，而不甚高，或云其上多高塚，故名大墓嶺，或曰敗墓嶺。蓋舊傳此地有王氣，南唐時白氏居其傍，時以狂僭事覺，名捕，發其祖塋以厭之。故此外大山蒼鬱，諸峰皆聳秀。其坳一峰劍立者，香城山也。頃之，過西洞。鍇所謂西靈之精

者。季懷祖墳在路傍山上，往觀焉。下山日已過午，杖履行谷中，荆棘翳路，命從者剷除以進。小溪曲折，凡十七渡，乃望見山尾相銜，一居中如屏障。水自兩山出，是爲雙澗之源，而山後之泉流爲青原水矣。此去水源極近，而樵蘇路絕不可往。回至觀中少休，命道士取琴彈《清溪操》，曲終上馬如值夏。值夏距洞巖七八里，中路過白竹院、前遂渡，入市。民居數百家，聞承平時甚盛，今稍衰矣。游胡氏舊宅，上月臺，登南樓，望香城山纔十五里，不若遠望之蒼翠也。步至大霄觀，治平間重修，已復破敝。自此登舟，水甚淺盪，而後行過鹿渡石^(二)，徐鐹碑亦及此。或云盧渡。十里出白沙江口，乘月放溜而歸。

庚午，陰。早同子澄、季懷飯訖，泛舟送子澄於神岡。岡去州十里，突然而起，高數十丈，其形如龜，俯首伸頸而隆背。神祠在項背間，號惠佑廟，封嘉應侯。按重刊咸通中廟碑及熙寧乙卯修廟記，并云神姓劉，名竺，字世泊，陳鳴鳳中爲廬陵太守，卒官而廟食焉。其傍有西臺精舍，可以登覽。子澄既別去，予與季懷登山陬訪舊廟基，盡見近城諸山，其後巍然而大者龍西也。江流橫陳，小江右出，勢如磬折，帆檣來往，煙樹掩靄。農事既畢，牛馬散布於平原曠野之間^(三)。若即其地築臺以盡臨觀之美，當爲此邦之絕景。

十一月戊子朔。

乙未，游西峰寺。寺在柵門外，南安巖主得法於此。門外松徑蕭森。寺後有三秀亭在松林間，舊名秀野，以芝生改今名，黃魯直作記。

十二月丁巳朔。

戊寅，董參薨，德元字體仁，吉之永豐人。靖康元年鄉舉第一，後以恩科入官，待道州營道簿缺，石塘劉氏延教諸子。紹興十七年與之，應轉運司試，非其志也。既而復高中，宗族強之赴省比，殿試遂爲第一，以有官降第二，特補左承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爲校書郎。二十四年三月除監察御史，六月遷殿中，兼崇政殿說書，與右正言王岷并特升侍講。明年三月進侍御史，六月擢吏部侍郎，超拜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十月秦檜薨，而德元以十二月罷爲資政殿學士。臺官湯鵬舉論列不已，遂以本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八年卒，年六十八。德元循謹自守，不事矯飾，此其所長也。爲臺察時病傷寒甚困，夜夢碧衣童語之曰：「無憂，君上世有陰功，雖數百年其籍故在，且爲天官矣。」次夕，又夢至一亭，望耕農滿野，前童子亦在，語德元曰：「此皆君所食祿也。」覺而病良愈。歲中典吏銓，自以爲應天官之夢，未幾至參大政，值乙亥南郊，相位方虛，德元實爲大禮使行太宰事者兩月。既歸，第宅田園日盛，悉與夢合。

隆興二年，歲在甲申，二月丙辰朔。

辛酉，同七兄鷄鳴登舟，至乾明寺前出，陸行二十五里，飯秀元注：奴梗反。岡鋪，又二十里過東界渡，入小路，數里至善生寺。寺本渡頭廢刹，今主僧宗式買地於此而興之，蓋四十二年矣。內外嚴好，竹樹掩映，爲留移時。宗式姓朱氏，東界大族。戊申、己酉間予家避虜於其室，頗遭剽掠，宗式猶記祖母先夫人，其他良賤皆能言之。寺有破藤牀，云予家物也。自此多行田間，乃借僧驛以代

輿。過上邳市，居民稍多。北行望一山團巒，與衆峰不同，土人謂之聖嶺，嘗有頭陀居之，今禱雨輒應。自善生約十里至吉祥山寶巖院。按記，南唐保大十五年，將仕郎、知彭澤縣鎮薛良撰。創於蕭梁。至唐天寶中，僧利涉居之，日誦觀世音號，懇求聰明，果得辨才無礙，有言論，載《傳燈錄》。嘗鑿泉於山脇，號聰明泉，泓澄澹足，至今不竭。院初名吉祥，德宗加咸通二字。五季分蕩，屋宇遷徙，僞吳順義中有歐陽郴者募衆力新之，今又經改造矣。郴仕南唐爲武昌宰，即文忠公曾祖也。郴墓東去院十里，地名桐木官山。晚宿上方，其下砌石五級，列植山茶。方盛開，捧檻如紅雲。登閣四望，翠嶂環密，獨缺其西南，七兄云極類南嶽之雙峰院。去城六十里。

壬戌，早，七兄題壁而行。約十五里，至龍須山法雲禪院。昔曹溪六祖大弟子曰法登，吉之安福人，青原思大師兄弟也，徧得六祖之道^四，唐大曆中來隱此山。有地人龍須盡以山林田宅施之，故號龍須山。代宗賜額爲長興寺。德宗時登卒，創塔於院西三百餘步，高二丈四尺。武宗毀浮屠，至其石函，遇風電雷電，有群虎來衛，不果毀。泰和三年，改爲長興禪院。明年，又改宣化。本朝開寶三年易號妙峰，取登所用錫杖、衲衣入內，未幾復歸之，賜諡博濟禪師，塔名法雨。大中祥符二年改今名。衲、錫皆在，取而觀之。院記云：唐大中十二年，賊竊衲衣，取其巾幘，棄衣草中，野火焚山，獨衣傍丈餘草木如故，微光發徹，遂求得之。又古碑云：長慶年間登禪師開山，中廢。天祐中，道殷禪師姜姓。重葺治之，天聖以前猶曰妙峰。與僧德宗所記異同。寺有僞吳順義七年所給戶帖，用尚書工部之印，其末署右司郎中判押。故人將仕郎李孝基嗣卿自勞村來，遂同長老師古步至法雨塔及巢雲

庵。飯訖，嗣卿先去，與師古坐覽翠閣甚久。寺宇幽邃，老宿所聚，門外絕無居民。舊藏辟支佛頂骨，近爲人竊去。申後出山約十餘里，至勞村訪嗣卿。其傍有小寺，亦往遊焉。

辛巳，陰。早，挈家遊青原，招長老以宣飯。去寺百步有山孤立如覆鐘，號石軍山。王贇侍郎及其子億職方葬其上，半山有二碑。贇碑張方平撰，億碑王安國撰。

四月乙卯朔。

甲申，雨。陳立夫云：四月、十月雨甲申，其兆爲旱。農夫之占如此，亦難據也。

五月乙酉朔。

戊申，夏至。土人是日五更占風，北風爲豐年，人皆開倉，南風則閉糴。大槩類甲申占也。在四月。

九月癸未朔。

丙申，監鎮秉義郎陳士章歿。士章雜流出身，或云東坡遺腹子也，其狀亦仿佛，而兩子皆登科。

戊申，早，七兄往靈泉寺訪尚五夫人墳。予與二兄、季懷泛舟繼往，泊梅林渡龍王祠前，登岸二里至其寺。劉子澄先在，遂共飯。寺倚螺子山，按圖經，山在廬陵縣東北一十里，周回十八里，高五十丈。昔有漁人至此得五色螺，因以爲名，而寺僧又訛而爲驪，以爲仙人自此乘白驪飛昇，總其實皆非也。山無林木，其形盤互如螺蚌形爾。州城以是爲主山，故其名特著。下有螺湖，其流淺狹，入於江，故州之別名曰螺川焉。山頂舊有小亭，遺址猶在，往年太守勸農於此。衆客頗憚登涉，惟七兄

褰裳而上。頃之歸，云四望平遠，有足觀者。問寺僧，靈泉在門外數十步，得小井，無他異也。由別徑步過珠林，入護國院。門術幽深，面對黃原、白玉諸山，本與靈泉皆爲邦人游賞之地，今轉而爲北邱矣。子澄自此入螺岡門先歸。予與兩兄、季懷復行二三里，入北庵招義寺。按慶曆間朱處約記文云：祥符中僧守至首創精舍，後三十餘年而成，景物幽寂，近城不易得也。門有水松二株，可愛。自此度雲騰嶺，觀沸塘。塘可半畝，潯沸如魚沫。傍有小亭，上直雲騰廟。雲騰蓋玉笥山九峰之支嶺也。初有吳史君隱居得道，天寶中見夢明皇云：「吾今爲金天神」。有詔即宅立廟。土人呼爲南祠，水旱祈禱甚驗。此其別祠也，故其嶺亦號雲騰云。謁廟畢，日已晚，繞城問歸路至南柵門，暮色蒼然，復登舟小酌。是日，舟車所歷殆徧四郊，到家將二鼓矣。

十月癸丑朔。土人是日以青箬裹餐飼牛，而取其餘塗牛角，使鸛鵒食之，欲其爲牛嘍蚤蝨云。甲子，食罷，同七兄至方廣，遂約文山人過鳳山。以筍輿登其巔，去平地約五里，眺望甚遠，州城塔寺歷歷可數。江流曲折，遠者接天，近者如半沼。山之陰即青原也，惟其左爲群山擁蔽，無所觀覽。是日天氣陰寒，既登山而晴和，移時乃去。久聞百步間有界岡廟，亦一訪之，神像皆唐裝，其來遠矣。

戊寅，同子中游廬岡，去鎮約四五里，相傳陳霸先嘗駐師，尚存壁壘，故往訪焉。以竹輿周其頂，茅岡中時有疆礫而已。

十一月壬午朔。

癸巳，早入城游太玄觀，有泉頗佳，故俗呼三泉。

乾道二年，歲在丙戌，五月癸卯朔。

壬子，聞南山地陷，圍數十丈，深倍之，下濁水，四傍之田皆僨裂，水泉涌出，他山亦然。其地在永和南五里。父老云：山側往有尼寺，號本覺，百餘年陷而爲塘，泥中猶存柱石，距今所陷纔百丈許，殆潛蛟所爲也。或謂鎮之本覺亦號南山，即尼寺舊額。按太平興國四年記文，此寺自號報恩禪院，未知孰是。

七月壬寅朔。

戊午，五鼓約胡季懷蓐食訖，乘月過聳福院，去鎮十二三里。下車方辨色，乘涼易山輜又行二里許，登娑羅嶺。嶺高而路峻，廟在山崦，殊草草。土人率以月日祭賽，遇大旱，州官或來迎請，而不載祀典。前後列四松，遠望而見者，此樹也。日色已高，而雲氣崩騰，不容極目，頗以爲恨。歸飯寺中。

庚申，早過方廣，回入落塘源，觀歐陽氏陰地。遂上鷄岡，永和之朝山也。窯泥皆仰給於此，遇地脉可鑿，躡階以入，深至數十丈。初取皆細泥，見風乃凝如白石。一穴盡，即他之山爲之突〔五〕，蓋不知幾百年，或云隨取隨生，恐無是理。徧觀山頂，其高稍亞金鳳而相聯屬。

九月辛丑朔。

己酉，骨肉過神岡登高，飯於西臺。日午復登舟，上東岸行二里許入洞元觀小酌。竹軒道士出大

中祥符間州牒，本以永興爲名，疑南唐或國初所創，治平中改洞元。今大皋渡之南復有永興觀，當考。酒散，至江邊得小寺曰寶僊，明爽頗類浙寺。《雜著述》卷四。

〔一〕靈：原作「臺」，據明抄本、四庫本及下文改。

〔二〕石：四庫本作「口」。

〔三〕曠：原作「易」，據右引改。

〔四〕徧：原作「偏」，據右引改。

〔五〕突：右引無此字。

全宋文卷五一五七

周必大 一四四

泛舟遊山錄 一起乾道丁亥三月，止是年六月。

乾道丁亥三月丙申朔，招陳允中爲成媪診脉。

丁酉初報謁。

戊戌佚。

己亥佚。

庚子佚。

辛丑佚。

壬寅佚。

癸卯佚。

甲辰佚。

乙巳，晴，北風微作。申時過隆興府，遣人致問帥、漕，有餽皆却之。晚泊鰕魚潭夾中。丙午，無風。以從者有潛入隆興城中者，候至巳時方行。晚泊吳城山廟下，登望湖亭，春水未生，涯渚歷歷。松門巡檢詹億之、保義巡捕某至此來謁。億之嚴州人，頃在贛識諸父。

丁未，舟人賽廟畢解去。自此入湖，掠珠溪、神岡、左里廟，皆不泊。癸酉歲避風左里廟數日。湖中多沙山，望之如雲，廬阜青蒼，真欲招隱耶。未後次南康軍，簽判趙無悔相訪，別適周歲矣。借虞兵陳宣前導出西門，諸峰橫陳，瀑布中瀉，寒食節遊人布路。約十餘里至開先寺。長老不在，同西堂元湛上漱玉亭，觀石柱間東坡辛巳四月題名。開先舊屋惟有此亭，其上即石橋，又其上瀑水落焉，瀦爲龍潭，早歲祈禱頗應。回觀僧堂，即南唐元宗少年書堂也。古碑一空，魯直院記偶存耳。寺之東山別有小瀑，號馬尾泉。其餘境物之勝，僧徒皆不能言，要當按陳令舉之記，以浹旬搜訪，或可得其四五耳。飯罷，日已落，急命車南訪歸宗寺。由簡寂觀路口，以迂僻不果入。行官道約十里，將至寺，先渡鸞溪橋，酌一滴泉，躡支徑，過水磴，循溪源，有大池縱廣十丈，甃護皆以石。又其上則石鏡溪，聞刻魯直三大字，曠黑不能視，獨題歲月於王龜齡待制詩碑後。谿上直紫霄峰，鐵塔在焉，村民以二三月一往採茶，約十里云。自此即架石渠導水，長至二百丈，最爲奇特。此外舊物稀矣。秉燭入寺，寺在金輪峰上，霄峰之下。上霄者，秦始皇、漢武帝所登也。長老名樅，閩人。同謁王右軍塑像，觀墨池。又有鵝池，恐僞。南山至此已十八九里，尚有康王觀、谷簾泉，在一二十里間，遂轉山

北入江州界矣。隔路別峰號黃龍，是爲湯泉，有寺幾廢云。樅作果供，二鼓就寢。今日之遊雖忽忽，而籃輿中徧觀山面，所得爲多，恨不能詩以識之。

戊申，聞五更鐘即蓐食，以火炬夾車而行。初甚雨，無從假蓋，已而稍止。至萬杉院天始明，頃經焚蕩尤貧乏。同長老上散珠亭，即舊滴翠亭也。觀仁宗飛白「清淨和尚」等字及敕劄數通，錢易、王隨、王欽若、王曙、章得象諸朝士送僧太超詩。太超乃天聖中開山者，內侍羅崇勳主之。太守史奉直俟致問。雨復作，亟過棲賢，路稍崎嶇，然不妨觀山也。約十餘里至三峽橋，蘇黃門所記殆非夸詞，恨不遇積雨怒漲時耳。下視橋柱，余靖、元絳皆刻姓名。自此行石衢至玉淵亭，澗水披石陡落，匯爲龍湫，雪濺雷吼，不減三峽。又數十步乃至寺，山林陰翳，棟宇零落，如蹈無人之境。升其堂，長老妙徽方出，嘉州人也。同至五老亭，古碑多燼於火，而祖無擇《愛堂銘》獨存。堂在今菜圃後，僅存階梯。按記文，唐寶曆初李渤捨宅爲寺云。聞數里有楞伽、折桂諸小院，乃舊屋。楞伽即李常公擇山房，有其妹墨竹，迫歸不能往。出棲賢行十里得官道，入羅漢院。雖免火厄，而主者非其人，坐觀摧敗，略不支補。惟藏殿尚如舊，內外皆石柱，刻龍繞之。承平時民財既富，濟以國力，固應如此。又十里，入北門，謁太守而歸。星子令鄧從政思問相候，并致谷簾泉酒，無悔送《廬山前後集》、《江行圖》。欲登落星寺，而衆客在岸，應酬移時，日已過未，遂解去。癸酉冬嘗遊此寺，今以其咫尺反忽之，不無遺恨。晚泊女兒港。是日清明，以卮酒勞從者。

己酉，早昏霧，辰後方解，而北風作。過大孤，泊黃泥湫。登岸，沿港入飯籬山民居。風不止，

退泊樟汊港口。林江州栗遣人致問。頃之風稍息，行數里浪勢未平，家人輩驚怖，復掛颿回樟汊。昨日若遇此天氣，則少留落星，再遊廬山矣。

庚戌，風浪不可行，坐巖石間觀劉賢與舟人弈。

辛亥，雨作，風稍緩。行至湖口縣，江湖合流，浪勢甚大。縣在上下鍾石之間，不暇爲蘇仙之遊也。過里許，攔頭一葉舟趨白浪〔二〕，襲稅方與從者鬩，而江州使者再至乃去。進至交石夾上口，有人烟。登岸望桑落洲，步上夾石。監廟邵迪功端、程部信綱相訪。故戶部侍郎與可大受之子，戊戌年家也，以南康谷簾泉酒遺之。未後風止，舟人云西江浪未平，不果行。有欲烹河魴者，買而縱之。夜，月極佳。

壬子，鷄鳴解纜，風復作。巳時過彭澤縣。縣在南岸，亂山連延不斷，而北岸惟小孤山突起。雖有水，非江中央也。馬當遠望如馬，亦在南岸。上元水府廟樓閣華煥，不能謁款。未後入望江夾。望江，舒州縣也。舟人云前無住口岸，遂止。

癸丑，未時次雁汊鎮。隸池州。風色既逆，檢稅者又不至，遂宿焉。携兒遊東山禪院，長老惠日。

甲寅，風益高，入長風夾，遇淺回旋久之。未後過羅刹石，浪轉高，挂颿回泊李王河口。李王謂元宗也。登洲上閑步，有民居及巡檢司。

乙卯，早昏霧，辰後方行。未時次池口，去州數里，舟師以幹乞留。風忽轉南，得未曾有，張颿行僅二十里，雨作，復轉北風。乙夜疊棹入梅根港，百家之聚也。大風。

丙辰，大風雨。登岸謁昭明太子行宮。步至市尾，有梁逵，字通卿，教材童，携酒與之飲，頗能道九華勝概。漁舟數百，出沒大浪中，皆捕河魴者。

丁巳，霧散而晴。掠銅陵縣，入丁家夾，以風逆，命挽而進。晚未出夾數里止。官軍數十輩駐泊岸上。金陵軍。有老黥謝鎬，字子京，亦聚教材童，携酒飲之。

戊午，早掠繁昌縣，以風靜不入夾，中流而下。未過蕪湖縣，望礪磯在江心，雇小舟登寧淵觀，寂無一人，屋皆朽敗。圖經作礪磯，政和中觀額。癸酉冬，予欲遊不果。前對三山，左即邑屋，青墩夾出焉。觀張安國舍人題字而回。過西采石，數舟簸旗鳴鼓而至，皆和州截稅者，郡守胡昉聚財甚急。久之方去。晚過西梁山，泊大信口，二百餘戶。夜扣萬壽禪院。

己未，早行夾中，欲入太平州，以水澀復出江。已初過采石鎮，己卯秋嘗登牛渚磯，今不暇。晚泊鵝項。

庚申，早，以夾中水澀轉江而入，未後泊新河口。此行日日北風，今日泝流趨新河便值南風，所向背馳類此。折簡韓无咎運使。雇舟載行李入鎮江間。

辛酉，南風益熟。方帥滋務德、葉總領衡夢錫、韓无咎及莊德全、權貨蘇常山玘訓直并相訪^(二)，辭以徑過，不果報謁，有餽皆卻之。常山，仁仲之子，務德甥也。行李易舟，挈家繞城過天禧寺，治陸行計。漕司急足持先牌與召客趙倅善仁紛爭甚久，趙故人也，以醉之故。新太平州推官趙儒林不沒、長老智勤并相訪。都統劉侯源致餽，亦卻之。

壬戌，早發天禧，行十里，田間有南唐追封慶王李宏茂字子松神道碑，韓熙載奉敕撰。飯隨車鄉之上店。午飯後至秣陵鎮謁嶽廟，有道士主之。晚宿方墟，訪陳特立秀才。

癸亥，早飯畢至溧水縣。知縣王彥平及主簿張修職思新、主簿王迪功尚之、尉張迪功南仲相候於門。入泊中山驛，紹興戊午李朝政修，魯訥爲之記。趙倅分路赴闕，殊愧前失，而僕未嘗過之也。晚赴王彥平飲，後圃有池，周美成作邑時長短句云「新綠小池塘」謂此。園無花而多古木，有連理者。甲子，女兒小祥，就驛設祭而行。飯官塘。晡時至黃連步，登秦氏小舫。是日天氣頗蒸鬱。晚雨作，中夜大雷。遇客舟橫港，衝破籃輿，紛競不已，遂泊。

乙丑，大雨，午後止。昨日道中苦旱，得雨良幸。過溧陽縣，宰陳朋元通直蒼舒、尉時迪功作父相訪。乘便風度湖渰達宜興，婦家來迎，方知外舅以二月十九日不祿。魯子師之子相訪。

丙寅，晴。遣賴昌如臨安問兩兄動靜。

丁卯，新浙東安撫司機宜汪端中恪、新鎮江分差糧料院強中愴（三）、新監左藏西庫剛中懍、將仕郎張仲益并相訪。三汪皆彥章子。將仕君，寺丞元覽觀復子，侍郎滌之孫。

四月戊辰朔，雨，聞日當蝕。至吳墟謁周敦義參政，已拜泉州。

庚午，宜興丞葉宣義節、新監通州鹽場俞秉義仁仲相訪。宣義，少蘊之孫，永州太守程之子。秉義君，莊氏甥也。

辛未，謁同年莊伯威知錄及其父德成玘監廟。新主管臨安城北右廂邵宣教輶華甫相訪。

癸酉，賴昌持兩兄書歸，再遣行。程君曄及地理僧真鑑大師淨如來。

甲戌，顯親長老全顯招飯，辭之。再至吳墟。

乙亥，邑中迎社頗盛，云周孝侯生日也。聞孫仲益尚書艤舟北郭，謁之。年八十七矣，精明如六七十人，詩文不減少作，談舊事纚纚不勒，可謂異稟。

丙子，外舅終七。

丁丑，客云：汪彥章與王甫太學同舍。甫貌美中空，彥章戲之爲花木瓜。及彥章罷符寶郎，甫正當國，以宣倅處之，宣州產花木瓜故也。

戊寅，復至吳墟別泉州。

己卯，新國子監主簿沈德文相訪。

庚辰，早詣臺莊祭奠外祖墳。守者已改用毛百一，稍禁樵蘇。通判舅氏墳在其西二三十步間，植兩石楠以爲識。禮畢，與仲賢、淨如會於莊子平資福庵，遂拜其墓。相去半里有蘇子修秀才墳庵，又一里有孫觀復庵，極潔雅。回視莊德邁及蔣氏所出陰地，道過莊德固墳庵，德固癸未歲死。自此問歸路。去縣數里有余公度、邵知縣、胡省幹三庵相望，又落路觀慕容彥逢尚書家諸墳，稍已廢圯，有尼庵主之，敲其門不應。從者頗聞虎嘯，回趨孫端朝汝翼安撫墳庵少休，其規模如小寺。歸憩宋氏店。黃昏到家，雨作。

辛巳，莊支使璵相訪。飯罷，因謁郭宅心寺丞，遂遊通真觀，比癸未歲益不振，向餘一柏又復不

存。庭下有虞察院詩刻，云：「此樹已三百年，而數歲間俱失之，庸道士之罪也。」聞是日乃呂洞賓生日。

癸未，早，仲寧、仲賢過，善權設水陸齋，約同登舟，風水俱逆，其行甚緩。晡時掠桐渚。晚望楊氏墳，庵頗壯麗，由小港登焉。方墳闕角，僭侈非度。自此至寺纔數里，乃肩輿以行。過離墨，山最高，或謂與善權通號離墨云。稍前即董山，圉碑在焉，欲上而日已落。徑入善權，敕額曰「廣教」。初，龍圖閣待制傅楫，興化人，嘗爲徽宗端邸宮僚。既死，援王陶例，未至執政，特賜功德院，而不改廣教之額。楫墓在寺側，其群從亦有依寺而居者。按舊碑，寺本齊武帝贖祝英臺莊所置。山東北有石壇，號九斗壇，世傳梁武帝禱雨於此。會昌廢寺，田產歸鍾離氏。咸通八年，鳳翔節度使李蠙奏云：「臣太和中嘗肄業此寺，巖洞有白龍之異，願以己俸贖田復舊。」詔可之。其碑并蠙詩尚存，仍畫像以祀。南唐時嘗爲道觀，後主復爲寺。宣政間傅氏子徇時又請爲崇道觀，建炎間復舊。單氏《圖經》云：「殿屋乃廬州刺史張崇造，寺多唐人題名，今獨乾符以來塑匠役人姓名班班可見。殿柱上有雷部鬼書，曰「駱審火」者一，「謝鈞火」者二，字皆倒書。予往視之，不見所謂唐匠姓名及「駱審火」字，其「謝鈞火」入木寸餘，又有「詩米」等字皆遒勁可愛。客館巖石奇秀，瀦水爲池，頗立亭宇於其上。壁間有元豐甲子秋九月彭城劉彝執中《夜宿寺中追懷陳襄述古詩》云：「精識世所稀，友道古難有〔四〕。伊人雖云亡，遺德不可朽。嘗厭石渠遊，是邦爰出守。浚河納湖波，股派活畎畝。學宮起城隅，塗人或薪樵。既富而教之，薄俗適忠厚。矧予平生時，昏弱賴磨揉。共躋姬孔微，肯出皋稷

後。醇源浩罔涯，實行靡容苟。猶期老巖阿，寂寞待同扣。天乎奪大成，旅葬宜興阜。我來薙荆榛，雨淚滴杯酒。慟哭起秋風，落葉紛林藪。永懷三益恩，語報乏瓊玖。願子生人間，世世爲親友。」古人於交遊情誼蓋如此。述古墓去寺十餘里，州博士歲遣生員祭奠。

甲申，晴。宜興人謂堯時夏雨甲申而致九年之水，故甚畏之。早同仲寧及地理僧淨如過丁墅卜地，去寺約二十里。飯於吳寺承庵，回至懷相塢，入吳秀才庵少休。天氣驟熱。將至善權，由傅公神道繞寺後訪二洞，約行里餘，度小嶺乃至焉。乾洞在上，有大石當戶，其四周彷彿類疊牆，寶蓋下垂，鵝管懸綴，有鹽堆米堆惟肖，視張公洞差小，然亦可容千人。水洞在乾洞之下，水自山出，未至洞口，披石斗瀉匯而爲湫，細流入洞。洞中石田皆成疆畔，每坵纔盈尺，高高下下，水滿其中，石文蹙成，花草如雕鏤者。陳述古詩云：「陰陽融結此山川，便有鹽堆與石田。風俗每來占水旱，卻疑乾洞有神仙。」注謂乾洞中有鹽米堆、石田數坵，鄉人歲時祈禱，以占水旱。若田中有水，即爲豐年之兆。又詩云：「水洞深無百尺泉，白龍騰蟄已多年。誰知此物能雲雨，常濟山南萬頃田。」注謂《圖經》云：水洞中有泉，大旱不竭，常有雲氣升騰。太和中白龍出於洞中。予觀石田在水洞，而述古乃言於乾洞，不知何故。白龍即李贛所見者。水既入洞，即伏流達寺中，昨日所謂巖石亭宇正臨其上。時有四足鮎魚出遊，村夫或擊而食之，今日童僕輩亦有見之者。水由寺而出，灌溉之利遠矣。遊洞畢，回視傅公家乃歸。是日茶毗長老正祥，其死方數日，病後端坐書偈而逝云。寺在宜興西南，陸行四十里，舟行六七十里。張舜民《南遷錄》：過黃州，聞東坡云，近獲一魚，似鮎而有四足，能履地

而行，或曰鯢魚也。

乙酉，早，肩輿二三里至董山。按《三國志》、《金陵實錄》，孫皓因國山有石自立，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封禪刻石，埋銀龍銅馬於其下。其石如圉，故俗呼圉碑。山高數十丈，與徐宗策杖同登。碑字三面可辨，惟東向剥裂模糊，蓋無屋以庇之也。俗呼董山，謂董朝也。碑詞載所遣官姓名而無周處，史氏誤矣。長老法濟參齋罷，登舟歸邑。初行十里，四望塵沙漲天。既入湖滄，西北風大作，浪涌舟駛，逼暮到家。賴昌等報七兄銓試中第二。

丙戌，開啓天申節。

丁亥，宜興尉趙修職希仁、新鎮江簽判胡通直諱審言相訪。再遣賴昌、傅勝如臨安。連日雨寒。戊子，赴莊德邁飯。

己丑，報謁數客皆不值，獨遊會真庵而歸。

庚寅，大風而晴。早同仲寧、仲賢、如師再出南門卜地。一里許曰畫店，二三里曰山門，蓋自此入山地。南來諸山聚於陽羨，界太湖而止。對縣治號銅棺山，一曰君山。尤雄拔，故此邑多富貴之家。是日飯莊氏資福庵，晚飯莊子權雨華庵。其間歷陽埭邵氏之淨觀庵、莊子和霜露庵、蔣子禮祖母沈夫人靜照庵、言村王朝奉庵，惟霜露庵草草，餘皆雅潔閎敞。新丹陽丞沈從政宗契、王仁傑秀才相訪。

辛卯，王德華藻自崑山過溧水，經由相見。

壬辰，早約莊德邁飯訖，泛舟數里至言村，訪胡茂老松年樞密舊居。堂榜曰「萬幅平遠」，邑人

第呼橫山堂。堂去湖渰纔百餘步，湖外峰巒橫陳，又其外遠山如屏。方茂老卜築時，陸藝花木，水植荷蓮，死纔二十一年，皆堙廢不治，而第宅浸壞。予甲戌歲嘗與外舅具舟欲來，大風而止，今日亦遇風雨。

癸巳，新烏程丞祝宣教溥相訪。飯罷入縣學，學逼南門，對湖山。按碑記，真廟朝縣宰李若谷立廟，仁宗朝鄭民彝修學，紹興十六年又修。今浸敝，無一青衿，其傍即社壇。韓无咎寄龐元英《文昌雜錄》。

甲午，早同仲寧、仲賢、淨如出南門，過橫澗，入袁氏庵觀地，投宿洞靈觀。知觀邵惟道字集虛，極有幹才，支傾補敝，觀遂復興。登張公洞，中路回望太湖，宜築小亭焉。山非甚大，而洞極廣，蓋一山皆空耳。其間肖像不一，而數柱若擎之者。

乙未，早過湖洑鎮，跨溪有橋，號侍郎橋，或曰謂陸希聲，而圖志頗疑其稱呼不相應也。飯於金沙寺，登頤山，訪講易臺，酌潛虬泉，皆希聲遺跡也。寺有岳飛己酉歲留題刻石，詞甚壯。遊李福墳庵，即李顯忠斬之者。入鎮中觀潛虬泉。仲寧兄弟同淨如過山中觀地，予乃與道士王見志字全隱者遊惠氏南園，久之過北園。仲寧兄弟至，遂買舟泛湖洑而歸。兩岸多朱藤，故號罨畫溪。歷唐貢山，淨如云唐貢茶之舍也。又過豕山、蠡湖。甲夜抵邑中。

五月戊戌朔，姚媼忌日，過顯親設供。仲寧招胡審言素飯。寄孫暫從慕容邦瑞學。己亥，赴汪強中會於莊氏萬頃樓。

庚子，新靜江倅鮑夢符、新宜春丞王從政渙、新廣德司法趙修職公鑑、新會稽主簿趙修職公植并

相訪。趙氏兄弟，充之之子。是日借汪氏舟如平江省從母，而東南風大作，不可過溪橋，宿於岸，步出小蓮。

辛丑，早行，風不止，微雨。過沙子，爲前舟阻滯踰兩時，橫拖而進。晚宿塘楊坊。

壬寅，端午節，早雨。午後次常州，泊州橋，過章茂之知錄廳，留連至夜。同坐乃其宗人興祖，字慶善。明脉州碑，徐鉉書，甚奇。

癸卯，早移舟過東門，登嶽廟，入薦福禪院，陳瑩中作記，偶免兵火。觀音堂極高爽，或云東坡賦紅梅閣即此也。邂逅白沙蕭岳英，在此權攝，同觀錢俶開寶九年五月金書《法華經》。當時共捨二十通，今僅存五卷，光明如新。鄉貢進士蕭鴻、武進丞李德明紹來謁。蕭生，奔牛人，與岳英同寓寺中。又同岳英過天慶觀，修廊頗嚴整，殿背有李某畫雙龍，歲月浸久，勢欲騰拏，蓋名筆也。道正房植虞美人，花狀類雙魚，色如金鳳，其葉與牡丹無異。又過太平寺之彌陀院，觀徐陟水壁，波濤隱起，毗陵所工之藝也。老僧守稠云：東坡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過寺，賦詩云：「醉中眼纈白爛斑，天雨曼陀照玉槃。一朵官黃微拂掠，鞞紅魏紫不須看。」右淨土院牡丹。六花薺匐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何似東坡鐵柱杖，一時驚散野狐禪。」其碑近爲何提幹者取去。晚赴茂之飯，遂宿其廳，復移舟泊州橋。

甲辰，早撐舟至大喜橋，肩輿入勝業寺。三門有唐碑，叙寺本陳果仁宅。西廊已壞，東廊僅存。又東入觀音講院，僧云陳祠甚邇，遂同往。門列三碑：其一唐天寶中記文，元和間立；其一刻大業十

一年果仁告身并其妻捨宅疏；其一近世太常博士夏之文，爲太守周杞修新廟作記。廟廊數十間，周杞毀貢院而爲之。按果仁字世威，本州人。隋朝屢平劇盜，唐武德三年爲降將所毒，妻軫氏以宅爲寺。而廟食自唐已盛，屢加封爵，南唐保大間冊爲武烈帝，俗傳五月十八日生。新廟之後有真武殿，又其後乃神之舊殿，像爲方面，不甚大，或曰真身也。殿前檜樹殆數百年之物。歸舟少休，復度橋訪胡武平功德院。乃武平創造，治平元年七月請額曰「感慈報恩」，遺令不許子孫祔享，止祀其三代，故群從不得擾之。堂有二板壁，東坡草書倅杭和陳述古二詩：其一自有美堂乘月夜歸，所謂「娟娟雲月稍侵軒」者；其一過周長官夜飲，所謂「二更鐃鼓動諸鄰」者。經崇、觀磨洗，今粗可辨。初在門廡，近徙置堂上，蔣燦題其後。對壁又刻元豐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東平孟震遊寺留題，復刻頌云：「碧玉盤盛紅瑪瑙，今印本作瑪瑙。井花水養石菖蒲。批風抹月晨齋罷，試問禪師得飽無？」其上別刻二頌：一與上同，而改後一聯云「也知法供無窮盡，只問禪師得飽無？」今印本又改「只問」作「試問」。一同集本，只改「請師」爲「憑師」。觀前輩於小詩猶潤色不一，愈改愈勝，故私記於此。長老名無礙，而集中不書。堂上及僧堂皆畫水，活勢不減彌陀院者。頃之，出廣化門里許，觀武平墓庵，中有歐陽公所撰神道碑，宣和間諸孫集褚書而成之，其額則集顏書。完夫右丞父塋相去不遠。初，武平聞其弟死，自京師貽書族長云：「某處地葬後出兩府，吾弟有子，可當之。」謂完夫也，其後果驗。此帖今藏胡氏。武平於天文地理無所不通，而其父子及完夫父子塚兆相望，皆葬平地。凡俗所謂來山去水皆不可攷，而武平復先視其子貴賤而後與地。諺有山頭堂上之說，信不誣也。今胡氏子孫祿仕數十人，

中間世將、交修又亞政塗，與蔣穎叔家并爲此邦甲族，何其盛哉！午間赴葛家之會，其居鄒志完諸子之居，近買之。晡後出門，中夜抵無錫縣。

乙巳，午後至許市登法華庵，望陽山在數里間，其下有澄照寺，今爲朱諤右丞功德院。其旁龍母廟頗靈異，頃歲嘗至焉。晚抵平江，入閶門，泊北寺，尋徙承天能仁寺。觀銅佛，《圖經》云：梁陸僧瓚捨宅爲寺，中有聖姑廟，蓋陸氏女，今號惠感夫人，郡人祈子頗驗。頃之，章濟之運幹來，同過從母宅，戊寅之別今十年矣。章氏甥楊昉叔明同宿。

丙午，唐致遠判院來，友婿也。

丁未，赴范至能吏部會。李全自廬陵來，永和諸位、武義、臨安諸兄皆有書。

己酉，早同濟之、叔明、致遠遊虎丘。《圖經》云：山在長洲縣西北九里，一名海湧山。上有雲巖寺、真娘墓、劍池。飯罷，謁陳省華、王禹偁、葉參、蔣堂畫像，歷東西庵。歸過半塘寺，朱長文《續圖經》云：虎丘寺即晉東亭，獻穆公王珣及其弟珉之宅。寺前有高僧竺道生講堂（五），生公立片石以作聽徒，折松枝而爲談柄。其虎跑泉、陸羽井見存。

庚戌，王仲謨、仲告、仲顯自崑山來，至普門禪院謁之。景德中，日本僧寂照嘗居此，舊刻朝宰諸公送行詩，今亡。長老師璨約唐致遠及仲謨昆仲過萬壽禪院素飯，并招范至能。長老蘊衷，癸未歲住徑山識之，諸君欲與劉賡談命，私使來，蓋孟浪人也。萬壽本丁晉公祖守節造，今號報恩光孝寺，平江望刹也。

辛亥，林修之藥局拯相訪。

壬子，仲謨兄弟歸崑山。謁張漢卿推官、顏休文省幹，獨遊北禪院。主者惠深，住數十年，一力新之，十六觀甚嚴潔。《圖經》：本戴顒宅。

甲寅，赴張漢卿會，約爲天池之遊。

乙卯，早別從母，登舟同濟之至崇真宮，相別於閭門，范至能、顏休文相別於門外。致遠聯舟繞城，望姑蘇館而過，八里至橫塘，入般若寺。又數里至黃山，入法雲寺。陳國長公主及石駙馬葬堂上。寺之軒窗皆可眺望。登塔一級，以窄峻而止。諸峰高下相連如筆格，俗號筆格山。又數里過木瀆鎮，舊至蔣氏園極佳〔六〕，今稍廢。至靈巖廨院。村民磔蝦蟆可閔，以錢二千市千二百縱之。呼筍輿上山，山半有憩亭。由支徑訪西施洞，今爲石龕，塑佛像，回視已見太湖。按吳越僧智賢乾德三年所作《智積記》云：「圖志言闔閭城西硯石山高三百六十丈，在吳縣西三十里。闔閭宮院、琴臺、響屨廊、館娃宮，復有硯池、玩花池、明月池，山前十里採香徑。梁天監二年置寺，十五年有僧自畫梵相於佛殿壁間，後有西天僧見之云：此智積菩薩也。」餘文不錄。舊號靈巖秀峰院，今韓世忠請爲功德院。長老善卿來迓，同自響屨廊過草堂，上琴臺，下視川原華麗，太湖數百里在眼中。致遠置酒勝集堂，旁有圓照禪師塔。小說所謂浙本嘗乘遞馬赴闕者。塔臨石池，即硯池也，故此山號硯石山。近地別有磴村，其石可作硯及器用。堂上望湖邊兩山相對，東曰胥山，西曰香山，其中曰胥口，故老言香山產香。堂下平田之中有徑直達山頭，西施自此採香，故一名採香徑，今《圖經》採香與此地里不同。亦云箭

徑，言其直也。或曰由此投伍員尸，故有胥山、胥口之名。香山西北連穹窿山。湖中山之大者有東西二山，皆號洞庭山，餘多島嶼云。夜待月望湖光，然後就枕。頃年嘗同章茂之兄弟劇飲於草堂，濯足偃松間，中夜方寢。今日之樂又過昔遊，所惜偃松一枝已瘁。至能走介送熏香、松黃、新茶，其簡云：「來日登天平，須攀援至遠公亭及諸石屏處。白雲泉名在《水晶》，其色凝白，蓋鄆泉也。張又新以虎丘石井在第三，松江在第六，而此泉未知如何，試一別之。向壽老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而范氏媼居寺中擾之，遂止〔七〕。寺右上山路旁有石龜，極形似，向亦有名，近無知者。忠烈廟具有文正公以下畫像，宜挂壁謁之。」

丙辰，早以香茶供智積殿，周行寺宇，惟倦於登塔。塔乃吳越平江節度使承祐爲光國妃所造，成於太平興國二年丁丑歲，猶未納土，今一百九十一年矣。卿老具飯，人力輩能鼓笛，用徑山例呼而奏之。登諸天閣，烹至能雪液。步至後門觀大井，其徑丈餘。正東望崑山縣百里皆平田，惟一山突起，蓋縣郭之馬鞍山，山寺在焉。東北連山甚長，常熟縣之虞山也。自此升小車，過天平下嶺，甚峻。約數里至白雲寺，《圖經》云唐寶曆二年置，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本遠公道場，今爲范文正公功德院，義倉在其中。文正父祖葬山下，故范氏多寓旁近，或居寺廊，不振。寺有白樂天、蘇子美、王君玉、蔣希魯詩刻。久闕主僧，庶事不治。欲同致遠登山，而脚力頓疲，頗難之。然思至能簡中語，恐遺恨他年，遂奮衣右轉而上酌白雲泉，甚白而甘。躡石磴至卓筆峰，峰高數丈，截然立雙石之上，附着甚隄隄，疑其將墜。餘如屏如矗，或插或倚，備極奇怪。行十之七，石愈衆而力愈憊，乃循左徑訪石

屋。三壁立，覆以二大石，少休其中。下至小石屋，一石覆之。又下至飛來峰，高二丈，上銳下侈，微附磐石，前臨崖谷，茲其異也。又東下遠公庵，一名望湖臺，正值寺後，今廢。又下至五丈石，亦名閣石。上至次頭陀巖，有蓋斜蔽之。次至龜石，脊勢隱起，名不虛得。此山大抵皆石也，環形詭狀，可喜可愕。今日適疲倦，又當暑，不能窮其巔。然郡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況遊客乎？歸寺欲拜文正公及四子像，坐待魚鱸，移時乃至。明日蓋文正忌辰云。寺右有明因塔院，詰曲隨山，殊迫窄。初，僧智華與蔡京善，政和間爲乞此額，且立碑焉。茶罷即行，過晨臺山，大石特立。進至羊腸嶺，道旁有曾改彥和父墓碑，未百年已荒敗。又度賀家嶺，大石如橫案，上立兩石，俗云嶺北有新婦石，此其箱篋也。午飯王份知縣墳庵。份，吳江隴庵主人也。未時至張漢卿天池庵，漢卿相待久矣。按《圖經》：吳縣西六十里曰華山，由絕頂而上有大池，晉太康中嘗產十葉蓮花。今池在山半，未知是否。漢卿於此營墓就隱，負崖爲屋，鑿徑穿洞，疏水四達，其間種梅藝菊，以待遊人，費蓋不貲。然山石粗礪，殊乏秀潤。晚置酒更好亭，亭在池上。酒闌，肩輿過燕窠山觀魏氏山地，入魏奉議志庵。右過北峰禪院，其實魏侍郎憲之庵，規模倣寺，而爲移廢額於此。入門久之，一僧方出。侍郎公死纔三十年，其後浸衰矣。歸宿天池。

丁巳，早飯罷，同漢卿、致遠行三里至張唐卿排岸庵。庵後大石間有輓雲亭，皆人力也。自此度廟嶺并華山，凡數里至朱右丞諤永慕庵。塋域頗侈，蓋蔡京當國與諤善，敕葬故也。又數里至陽山，下望田間二辟邪甚古，不知何人墳。耕夫云近之輒有蜂螫人。陽山，吳郡之主山也。有元居實者，紹

興間掌市骨董於榷場，坐致高貲，今爲平江總管。陽山既橫驚，乃大興工築支壠爲生墳，其旁起塚舍，雖溷軒亦極甃砌之功，門外栽花木數千株，屈折以勢，不知靡金錢幾萬緡矣。又二三里度老鼠嶺，入張齊賢承節庵，與漢卿小飲而別。同致遠扣魏迪功庵，過黃峴嶺，遂至白馬澗。舟人已來，與致遠酌一盃，各解維去，以陸務觀所送車渠環遺漢卿。吳郡惟城西多山，起黃山盡陽山，兩日幾徧歷。夜宿望亭。

戊午，天申節。食時回次無錫縣，登崇安寺。古碑云東晉安帝時立，近歲經兵火，方造三門、佛殿、羅漢殿。有僧義深善醫多貲，造五輪藏甚華，太守髮之矣。又過南禪寺，泗州大聖嘗留錫杖，有碑記其事。比創五百羅漢閣，謂之泛海羅漢，蓋閩人爲之，航海而來也。張婺州元亮相訪。

己未，早訪劉醫，即義深也。元亮約飯，目疾大作，不能赴，遂同過慧山具蒲饌。慧山乃寺之主山，而錫山在寺前，不甚高。摹陸鴻漸碑，汲泉烹茶。佛殿下古松可愛，太上辛巳冬過此，敕匠寫真，尋即枯瘁。晚去縣四十餘里宿。

庚申，早遇常州蕭岳英，立談而別。目痛益甚，正坐從母宅劇飲過量，且冒暑遊山故也。晚宿沙子口。

辛酉，食後抵宜興，目痛不能出，客至亦不能見。

丙寅，平江守姚令則直閣憲遣使致洞庭春泠泉酒，書籍十餘種。是月六日，國史院進呈《哲宗寶訓》一百門，六十卷，并目錄二卷，有旨經修而在外者減二年磨勘，而予預焉。

六月丁卯朔，外舅卒哭祭。

己卯，莊德邁送溪鱗，此日目赤稍退，而脾胃性弱，百物皆忌，偃卧榻上，無聊可知。興國梅山福盛長老大悅至自無錫，仲寧招之卜地也。舶趁風大作。

戊子，邵至卿運使相訪，自閩改湖南而歸也。目赤雖去而翳暈生。

己丑，新吳江宰邵宣教輓及其弟新秀州司理輶相訪，皆至卿之子。

庚寅，初伏便覺酷暑，聞吳璘以四月十七日上遺表，有旨汪應辰升寶文閣學士，權節制兵馬。興州制置司分興元、利州作兩路，以吳勝、任天錫總其軍，晁公武除待制、知興元府。應辰疾速前去，以漕臣權成都。已而除虞允文大資政充宣撫使，未幾允文依舊知樞密院再押治事，仍爲宣撫使。二十日出門。《雜著述》卷五。

〔一〕一：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二〕直：原作「值」。按蘇軾字訓直，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九《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據改。

〔三〕憺：原缺，據本集卷一六五《歸廬陵日記》補。

〔四〕友：原作「及」，據宛委山堂《說郭》本《汎舟錄》改。

〔五〕「生」字原脫，據《吳郡圖經續記》卷中補。

〔六〕至：疑當作「志」。

〔七〕止：原作「退」，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一五八

周 必 大 一四五

泛舟遊山錄 二 起乾道丁亥七月，止是年九月。

乾道丁亥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爲大行皇后姓夏氏，袁州人。六月二十五日上仙，行在進奏院坐省劄牒諸路云：「禮部、太常寺參照顯恭皇后故事，皇帝成服七日而除，百官三日而除，諸道州軍計詔到日長吏率文武官舉哀成服，三日而除。又禮例，諸路監司、州軍縣長吏以下合服四脚、係幘頭，頭冠亦布。直領襴衫、上領不盤。腰經。以麻。又士庶各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除服後不禁。行在自成服日爲始，諸州軍候指揮到日爲始。又邊州縣軍鎮並不舉哀。又諸路州軍并所屬縣鎮候指揮到日下管內寺觀修建道場三晝夜，并禁樂三日，及禁屠宰一日。」又《小貼子》：「士庶素服，依禮例係去顏色〔一〕，止服淺淡裏青皂頭巾。」又省劄：「檢準懿節皇后典禮參酌討論，外路駐劄諸軍去處，依禮例合就所屯軍處候報到〔二〕，自副將而上成服。其餘部隊管隊使臣并散隊使臣升朝官以上，及將副指揮

使以上，並常服哭於本營廳事，三日而止。今欲依上件禮例施行，內沿邊州軍駐劄去處，依例更不舉哀。」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

辛丑，晚，臨訖釋服而歸，邂逅新太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潁昌陷虜，尚書符奉侍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迨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簿，今代太府闕。連日大雨。

壬寅，五更大雨，黎明晴。欲追涼顯親，而新司農簿張朝奉觀頤、新廣德尉虞迪功松、新上元宰吳景先及數客踵至。觀頤，侍郎滂之子。松，尚書策之孫。吳宰，給事中拭之孫。報謁皆不值。至周孝侯廟，遂過顯親。顯老相飯，招莊德邁、汪端中共坐，彊中送瓜。術人朱曉偶至，二公欲問命，因試之。逼晚歸，以酒飲從者，作七夕。

甲辰，婦家爲老妻開葷。

丙午，新豐城李令愿及其堂弟新武寧丞恕、新奉新丞愈、將仕郎慙並相訪。

丁未，大赦到邑，其詞略曰：「陰雨作難，允賴元良之本；陽淫熱疾，適罹無妄之災。」尾詞云：「康樂安平，受祉莫先於長子；淵泉溥博，推恩豈限於彝章。」初，皇太子因赴長秋臨而中暑，醫誤投補藥，疾遂亟，尋聞初九日夜薨。

庚戌，早過棲真尼庵，設考妣以次神位，行中元薦享之禮。新監錢清鹽場吳迪功守相訪，湖州人。

辛亥，雨中訪莊德邁，弈棋，烹鰻粥調，剪筍。

壬子，洞靈邵道士送山藥薦新。新善權長老道林相訪。夜，大風雨達旦。

癸丑，旬日來東南風大作，未嘗間斷，或以爲異。

甲寅，雨稍止。過顯親，邂逅鮑夢符通判，薦相僧正顯。

乙卯，武義專人來書，中云江西一月之間再有水患。

丁巳，復熱。

庚申，新大廬山禪林禪院長老慧畸相訪。

癸亥，早約莊德邁、德政點心罷，同登舟爲保安之遊。保安，寺名，在縣北二十五里，今爲周敦義參政功德院。午後到寺，殊不稱所聞。長老祖廓晚置酒待二客，遂宿。

甲子，點心罷，肩輿里餘，入胡發運白雲庵，大觀中造。有蓮池，花面盈尺。又半里入胡參議老壽庵。貓兒竹甚大且成林，有江湖氣象，浙中不易得也。此方大抵皆諸胡之產地，多紫薇花，聞如楊柳、芙蕖，可插而成。又數里至李山，遊禪寂禪院，未有主者，尤荒涼不振。按至和中寺記云創於梁朝，今佛殿造於祥符間。邑人以爲唐殿，非也。門外乃常州官道。自李山南行四里，得周氏衍度庵，甚閎麗。又里餘至虞山福聖寺。寺有彌勒殿，南唐保大中造，甃磚，皆隱起毬路，越二百年堅緻如新。唐人龍朔中作才法師碑尚存。地理僧淨如居寺之瑞像院，飯於其房。東西二周氏富蓋此鄉。東周有園，今不治，惟環秀亭在池心，環以荷花。坐賞移時，登舟而歸。過溪順風，晡後至邑場。致遠樞

密之孫、主簿君邦彥遣使通問，其居號小墟，去金壇八里。

乙丑，吳迪功淵相訪。其父寺丞君，不主岳飛獄者。得平江書，洵洵傳時巡，蓋虜遣兵部尚書烏論三合駐泗州，取索歸正人甚衆，且聚兵積糧，故蘇、秀頗繕葺公宇耳。

閏七月丙寅朔，宜興宰王奉議際、法藏寺首坐祖印大師道堅相訪。

丁卯，莊文太子以是日敕葬寶林寺。

戊辰，安術者孫晉臣論予命有透關之語，竊取之。

庚午，大雷雨。連日秋雨，暑不可當，今日稍涼。

癸酉，安恭后攢修吉寺。

乙亥，新青陽主簿陳朝立紀相訪。其兄朝舉，同年也，已死。

丙子，邵氏淨觀庵僧契彬相訪。

丁丑，仲寧、仲賢定用香山地，是日斬草。

己卯，携棋具過莊德邁。晚月色清甚，同德政泛舟出溪口。

庚辰，新監雜賣場門范從事華相訪，淳夫曾孫、元長之孫、趙元鎮外孫。留汪強中午飲。強中謂酒有五品：苦、淡、酸、臭、甜。其貶甜乃在臭之下，今日特以醇厚極甘之酒沃之，甚有難色，聊爲一笑。湯朝美邦彥及其堂弟士美國彥自金壇相訪。夜月愈佳常年之中秋也，已治具約德政過邵園，因爲泛舟之役。臨出而其主人辭以家集，獨與德政乘小舟入湖渚，風露浩然，亦樂也。

辛巳，早，就顯親具蒲饌待二湯。新句容宰田奉議偉相訪。是日再欲過邵園，會風雨不果，移具過莊德政宅，招德邁，而莊德器支使璵適至，遂同集飲。韓无咎所送金陵經武堂酒，客愛其醇美，乃以遺之。夜御夾衾。

壬午，留二湯飯。

癸未，再留二湯飯。邵軫方遠相訪，德政之妹夫。

甲申，二湯訪別，具飯待之，仍和其二詩。

乙酉，早同莊德邁泛舟至其曾祖通議公墳，有庵曰揚名，山勢如城而葬其中，蓋程惟象所卜。惟象見趙清獻公彈陳恭公文，其術甚精。通議公本維揚人，占籍宜興。既葬而子微登第，官至待制。今子孫甚衆，祿仕不絕，亦多富者。其側乃蔣隸叔墳庵（三），曰慶裕，規模不爲近世之侈。王介甫《贈三

靈山人程惟象詩》，見集中。

丙戌，食後泛舟度長橋至邵園，邀方遠小酌天遠堂，荷花盛開，其旁即吳師尹宮教之園。初，任昉釣臺在水涯，師尹夷之，別築臺於旁。師尹近死，園已荒而古跡湮爲茭葑矣。

丁亥，拂旦同仲寧、邵方遠過香山觀外舅塋地。歸，飯厚山莊氏永思庵，主僧覺了。回縣，雨作。長道賴寬恩，向來寧都事全釋，追念女兒悒悒以沒，痛心而已。遣李全歸報。

庚寅，湯朝美兄弟遣使送金壇許知觀院道士周汝昭眼藥，云此觀累世傳此藥矣。

辛卯，新監文思院上界門余迪功汶相訪，狀元中之曾孫。狀元仕止朝奉郎、知兗州云。食後同莊

德邁步至通真觀，知觀李守寧留飯。又步過周孝侯廟，觀父子敕告。廟後有大墩，古木森然，號周墓墩，相傳孝侯塋也。穿墩過田氏廢園，今屬莊氏。連日陰雨，御夾衣。今日晴，復揮扇。

壬辰，至棲真庵燒香，爲道者坐化也。道者乃張惟濟提舉之妻，與其女皆爲比丘尼。操行堅固，生而體出舍利，臨死書偈，有僧家所難者。其子解官持服。

癸巳，夜，吳景先知縣家遭劫，凡二十餘人持弓矢刀戟而入，其所居在婦家東百餘步。

甲午，拂旦，同邵方遠出南門，過王進修道人，獻石棋一副，張公洞泥所造也。至香山，與仲賢、大悅飯芟舍，遂過湖湫，西行三里至孫仲益墳庵。修竹流水，門徑幽深，自其胸次丘壑也。龜潭形如龜，闊不盈丈。有亭曰酌潦，而庵名千息。對祠堂創一龕，華甚，設四几案，爲其二室一妾，且留自待也。又西南行二里訪玉女潭，雖有茅亭，而路皆榛翳，賴扶欄夾之。潭在四山中，三面皆石崖，有竇上達，水浮墨色可畏，投以物則盤旋而下。單氏《風土志》云：深踰百尺。經云：在張公洞西南三里，面闊十丈。朱冠卿《續圖經》：女在□成道〔四〕，今潭上深闊皆逾百尺。相傳玉女竇穴若穿透然。唐權德輿、李幼卿、獨孤及皆有詩。自此東行里餘，呼堯兒導至佛窟巖。巖高一丈五尺，闊數倍，水出其左，或云自玉女潭來，流而爲澗，石佛數身，皆斷軀幹。或云像出巖中，土人神之，多求嗣焉，其毀之必以不驗也。又西南二三里，由王直中知軍家墓道出支徑訪龍潭，單氏《風土志》：山頂有龍潭，縣東南五里，非此也。伐篠荆棘，望石崖而進。有蔣天成者得其地，樊以竹木，路不可行，易樵叟乃能至。石壁四插，其高十丈，潭在其中，長六丈，闊五之一，真龍湫也。窺觀毛髮森竦，回顧蔣庵不遠。會日仄，歸飯。

千息庵，投宿洞靈。知觀邵惟道置酒。秉燭過聖堂，觀元豐間劉宜夫誼及元祐辛未五月僧仲殊留題，然後寢。

八月乙未朔，早至前知觀應若谷房賞秋香，又訪道士李繼彭問眼藥。觀中有仁廟時賜《度人經》一藏，今漸散失。歸至香山少休，遂入莊僖簡公神道，長松夾路殆五六里。由徑過單時中主簿墳庵，訪白鶴洞，水自中出。令從者側入以望，云相去二三丈復有洞口，闊數尺。聞過此則平廣，道人輩採石脂於中云。復出舊路行里餘，乃至僖簡追遠庵，主僧淨照來迎。飯罷，留題而出。亭午至橫澗，折而東二里許抵川步，訪所謂洞山者，則高二十餘丈，周圍三里，形如張弓，其上皆叢篠，無他異。洞口流水清澈，覓輕舸匍匐其中，夾以炬火棹而入。巖石色正白，中爲裂罅，謂之石脊、石岸，如削玉，如砥平，如刊刻，詭異不一。鵝管鍾乳往往可取，石燕遇火驚飛撲人。行數十丈，頂稍高而洞寬。俄值深潭，邵生懼甚，趣歸。或云，自此而進可陸行半里，有石橋、石磬之屬，唐人刻姓名在焉。此洞惟冬涸可窮覽，若積雨，則水與洞平，不可入，今日僅能入也。晡時過長峴嶺，入莊刑曹報慈庵賞木犀，遂歸。是役也，巖洞在邑南鄙者十得五六，道士輩且不知所在，況遊客乎？尚有大成君陽洞，期異日訪之。

丙申，郡守錢立道監丞送磨勘文字來，并致書籍及凝露惠泉酒。

丁酉，早，訪客不遇，謁果利廟。土人謂之西廟。廟神乃後漢袁令玘，今封嘉應字人侯，廟碑殊可觀。正祠本在邑南銅棺山，初曰荆南山。謂荆谿之南。相傳袁令將死，天下銅棺，如王喬玉棺然，故

曰銅棺，又名君山，亦謂袁也。有林養素者，以失音自號不語先生。有問災福，但使咒筆書姓氏甲子，即一再嗅之，信筆書偈頌。今日相訪，其語頗文，而主於修養，至於災福則未必驗也。

戊戌，社日〔五〕。微雨連日，蒸渠故也。夜，西鄰莊氏遭暴客。

己亥，早，有懷子中，以《周易》筮之，遇《无妄》之《益》。林養素傳咒云：「靈寶藏經載汝之名，有五鬼名曰攝精。吾知汝的，速離吾身。太上律令，汝化爲塵。急急如太上帝君律令敕。臨睡時面北叩齒，念七遍就寢，乃無失。」王仲謨至自崑山。

庚子，早過香山，以酒饌犒匠人及役夫。飯罷，同仲謨自橫澗西行四五里訪靜樂寺。荆溪尊者湛然，此地人，後傳天台教，建中三年沒。唐翰林學士梁肅撰碑。是日冒雨行小徑，意寺可宿，而破落不堪其憂，留題而去。常日在邑中望銅棺山甚遠，今寺後一峰正倚山脚，非好事不能至也。里餘至莊子，上知府庵，欲循舊路復出橫澗，會日向晚，問土人得捷徑號使嶺。既登，峻甚，仲謨窘於躋攀，從者又畏斑寅，予不恤也。一上約二三里乃得平頂，俯視縣郭僅成聚落，隔湖及衆澮一一可指，眼界廓然。雨後下嶺尤險，幾不能容足。過西石亭，梅樹滿林，邑人游賞處也。至山門始出大路，暮夜抵郭內。

辛丑，唐致遠、百二姨自平江來。

壬寅，命通真道士爲外舅作緣事。

癸卯，王仲告及其姪榮仲樞邦美季子。自崑山來。

甲辰，晴，便覺微暑。郁舜舉、王仲顯、李良佐皆至。新海陵簿尉蔣迪功方慶相訪，舜容提刑之子。未後約致遠過莊德政同度周橋，訪後漢許太尉冢墓。道中有翁仲龜趺，披荆莽至其下，大墩相連，漸爲邑人斲掘。有碑側立，字多磨滅，惟其前十餘字粗可讀，大略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蓋太尉之婦也。「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之碑十年前猶在，今爲邵氏取去。邑人張駒考證頗詳。是日，仲寧兄弟會予，客三盃後出雙縑，謂之表坐，浙俗也。

乙巳，婦家會親姻，謂之宿集，表坐如初。

丙午，鼓外舅之柩登舟〔六〕，未時至川步登陸。雨驟作，申後至塋所。

丁未，大雨。大悅開穴，深丈有五尺，積雨泉涓涓。茆舍上漏下泥，不可居，同范至能、魯子師、李良佐投宿洞靈觀，簷溜通夕如灘聲。

戊申，昧爽至香山，送葬者畢集，而地已不用矣。雨晝夜不止。

己酉，仲謨從諸人議徙柩暫寓洞靈，既至而晴，遂爲佳中秋。至能過溧陽。

庚戌，婦女歸邑。觀側百餘步一峰壁立，狀若鐫刻，紹聖四年有人遁形而入，故號會仙巖。巖下流水可浮盃，今有小亭。午後同致遠西南行里餘訪白馬洞。將至，澗水淙淙有聲，其源出洞中。入洞，頂如砥平，鞠躬而進，觀沈遼刻字。歸訪道士朱有中，生於元祐辛未，年七十七矣。夜月蝕。

辛亥，早同致遠、道正應德愚若谷肩輿西南行，過黃家橋，此可登舟入邑。入湖湫，度侍郎橋，再遊惠園。其眷眷於此者，以古澗碧流也。又行十餘里，登王總管墳，纔二十年，已復荒蕪。進遊大城

洞，俗號蒿猪。單氏《風土志》謂洞門狹隘，止容一人行，內頗寬曠，有鹽米堆，白石高峙如雪山狀，洞中有四際水流。今殊不然，入洞纔十步，爲村民以土室之。前日遣人關治，僅高二三尺，以草爲茵，魚跳而進。又行十餘步，大石相倚，中有深谷，寸步滑磴，且視且恐。已而稍寬廣，石乳如寶蓋垂於其上。旁又有一谷，然不若前谷之險。稍前即大坑窞，乃近歲崩陷者，所謂鹽米堆、雪山不可至矣。炬火欲盡，遂出憇，村民吳氏以茶果交相遺。歸入饒州太守蔣天祐垂裕庵，半里至君陽洞，陸希聲云在君山之陽，故以爲名。洞去龍潭甚邇，水自洞出行兩崖間，甚清駛可愛。天日下照，不必秉燭，視他洞爲勝。惜乎天祐之兄營墳其上，不復爲遊觀之地矣。歸過金沙，致遠獨游，停車以待，同飯洞靈，抵暮還邑。凡宜興南鄙巖洞搜索殆遍，惟圖志中載武陵洞在龍山，去湖洑渚南十里，中若張公洞石乳凝結，有幢幡羽蓋之狀，又有瀑布逆流，但榛蔓蒙密，人跡罕至，不能一往。而南嶽山稠錫禪師道場古跡頗多，且鄒志完所樂，去縣二十里而近，反未至焉。既迫南歸，須俟他年矣。夜，雨復作。

壬子，范至能自溧陽來。

癸丑，以卮酒餞至能，送之北門。

甲寅，裝船。

乙卯，仲賢護外舅之柩歸崑山卜葬〔七〕，仲謨、仲告、榮仲偕去，同安人送至溪口。

丙辰，陳尉愉相訪，即永和故監鎮之子。

丁巳，數日晝夜雨，渰田已十分熟，今遂敗之。婦家置酒相餞。

戊午，早發宜興，纔數十步，大風雨不可開，轉溪復回。唐致遠小舟先去。

己未，風雨不已，泝湖渰甚遲滯，入夜僅行六十餘里，泊楊家舍。

庚申，雨止。早至溧陽縣，泊金淵亭。事見《吳越春秋》。宰陳朋元、丞趙宣義師旦、簿錢迪功聞

詩、尉時迪功作父〔八〕，新辰倅秦奉議煇羣用相訪。秦惠長書及文編，楚材大資政之子也。劉季高侍郎至此方數日，年八十一，近卧病，而精明如故。謁閻德夫、郎彥昭，留致遠飯。

辛酉，晴。彭慶携磨勘朝奉郎告身來至縣治。登綠净亭，可望湖山，視田疇。劉季高三子右通直郎瀾、右修職郎治、司屬官泌相訪，求季高作罔極庵額。季高云：靖康間錢益以雜學士爲陝西五路制置使調兵勤王，而置司長安。既次陝府，太守不以節制待之。益詰責，則云五路自謂涇原、環慶、秦鳳、熙河、鄜延，初不與永興軍路也。益乃具奏，詔改鑄陝西五路及永興軍路制置使印，其迂如此。時范致虛左丞守長安，初亦尊王人，用申狀，而益用劄子如他路。致虛大怒，奏乞本路自勤王，不隸益，後卒無功。或謂舊有從官使河北，徐處仁亦以前執政尹大名用申狀，使者戒吏云：大名府回牒，餘則劄子。人以爲兩知體焉。顧綱獻筆，季高甚賞其藝，數爲作詩帖。綱求跋，與之。以思堂春飲羣用、致遠。

壬戌，早，諸公相別即行。致遠送數里，羣用追路送集字《周易碑》。縣四十里有貞義女廟，女姓史。李太白作記，題云「瀨水上古貞義女碑銘并序，前翰林院內供奉學士隴西李白述」。其末有跋。

「瀨北四十里，太白斯文，《遺集》闕載，故世以石李為異。昔寘縣，縣之明府夏侯戡以俸金刊石〔九〕，移置子胥投金之渚。卑庠翳薈，訪問攸艱。進士董行叙。」旁刻劉誼、毛果、李璵、元宮之。右淳化甲午十一月。當淳化時，白集未備，故有闕載之語，今已見集中。紹興八年立春後十日〔一〇〕，觀年，溧陽令周淙重立廟於此，而徙碑還舊，此蓋故縣也。故陸龜蒙《書李賀小傳》云：「東野以貞元中為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在句容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謂此。晚抵黃連步，遣江陰坐船歸。

癸亥，蓐食治裝，凡九轎五車十擔，已初方能行，前日在溧陽以輜重寄魏聰之舟者猶不與焉。行十五里，飯分界潘氏。午飯官塘，薄暮次溧水。彥平與邑丞朱文林致知、尉郭迪功永華相候。尉廳有後漢校官碑尚完，李野夫、公擇兄弟嘗讀書於此。有亭，今廢。投宿中山驛，赴彥平會，夜分歸始飲酒。

甲子，雨。昨日若爾，狼狽甚矣。陳德新教授及常熟丞秦焞耀元相訪。焞，棣之子。晚赴彥平會，甚勸。

九月乙丑朔，陰。早招陳德新教授飯。晚赴秦耀元會，飲木犀酒。庭下有雁來紅，即藿也，丹紅可愛。夜雨。

丙寅，早雨止，挈家游茅山。出東門二十里，飯張野坊。又二十里，少休天王院，微見日色。又二十餘里至茅山鎮，又里許入崇禧觀。句容尉郭彥和、官告院吏出身。都道正知觀事兼管轄本山諸宮觀謝元真、山門道正同知觀事吳守卿、山門副道正簽書觀事卜誠全相候。嘉祐中知句容縣陳倩校修《句

《曲山記》云：觀對華姥山，《記》云吳大帝孫女升仙於此，故以名山。本陶宏景華陽之下館，唐貞觀九年立觀，本朝改今名。兵火焚蕩，秦會之家復修之。晚置酒三行，山中宮觀所入豐厚，遊人至，例接待云。按《記》言大茅山在崇壽觀北獨高處，今崇禧甚近。中茅在積金峰北獨高處，小茅在中茅山北。大茅君諱盈，即《史記》所載。中茅君諱固，小茅君諱衷。是日行道中，望岡阜西南來，勢若連環，既赴三茅，而尾北擲。馬上口占云：「千峰溧陽來，勢若西南奔。遙拱三茅峰，不敢迫至尊。近三茅無山。三茅如軒縣，次序儼弟昆。正西關夷塗，群仙之所門。至今下泊宮，往往弭旗旛。」此山之大槩也，須徧游。

丁卯，夜聞雨聲，平明遽止。挈家遊山北，五里，入新創白雲崇福觀。紹興壬午太上賜額，道士王景溫主之。山勢環抱，右倚白雲峰，自此登中峰。左帶龍山及石培峰，山多石得名。前對赤山，望之如以巾冪覆冠冕，其內即湖也。又二三里至三茅祠宇宮。按《記》云：在中茅峰西側，天寶七載立精舍。今之觀宇甚平常，頗有宣、政士大夫如李彌大輩題字。知宮黃見正，濮州人。次上昇元觀，本在山頂，建炎間移此，望大茅峰在東南。次上昇元頂，謁白鶴廟。按《記》云：漢永平二年立殿，下有壇，即三茅君飛昇處。壇松已半枯。右廡有小軒，望川原甚廣。自廟下嶺，至大羅源。按《記》云，在中茅峰之西。若自正路來則稍迂二三里。此處有清真觀，每歲觀會（一一），必設御齋，上登極罷之。諸觀皆有茅君像，而此觀獨異，棟宇亦敝陋，惟新創元武殿甚偉。酌丹砂泉，《記》有玉祠宇宮、砂泉，在中茅後，疑即此。出門踏叢篠訪卧龍松，根盤如龍，枝如覆屋，嘗有道人庵其下，時睹巨蛇出沒，遂去。

之。又入山一二里，入張椿齡凝神庵。庵坐中峰殿，亦對赤山湖而稍偏，其左即白雲峰，隔峰即崇福觀，白雲峰與中峰相連。其右即小茅峰也。椿齡字達道，太上數召見，賜御書、衣服、白羽扇。天鵝翎爲羽，沉香柄，茶磨，色正紫而底青漆，其外如椰子，刻御製銘云：「截漢玉，琢蒼筠。鉛運頂，汞成塵。」後有「損齋」二字。今上亦賜御詩扇面。樓閣華煥，酒味清佳。時椿齡傷足不能行，戲作小詩云：「仙師足厭踏京洛，亦復懶控茅峰鶴。遺形聊示德充符，閉目定從陳鐵脚。」事見《山記》、《朱自英傳》。次入黑虎谷訪劉簑衣庵，坐小峰，對中峰。簑衣，恩州人。與語，正而不夸。太上嘗召對賜賚，皆不受。冠履質樸，異乎張君。自此復出官道，歸飯崇禧，日已過午，往復約二十里。飯罷，東行過西楚王澗，又有東楚王澗，《記》云楚王立寨得名。入五雲觀。《記》云在華陽洞西門，本王欽若置道館。欽若死，其妻請立觀，景祐元年賜額，晏殊撰記。便道至玉柱洞。洞深數丈，中有石柱，篝火一遊而出。數十步間即華陽洞，《道書》華陽第八洞天。張方平諸名人刻石洞門。其穴縈紆，側身膝行乃可進。纔二十步，水自中來，伏流出外爲澗。遣從者踏水行百餘步，得受籙人所投竹簡而回，其源未易窮也。由小路上元符宮。宮依積金峰，《記》引《真誥》論立名之由。對大茅峰稍偏，而以五雲峰爲案。《記》云茅君乘五色雲現此峰。昔王略、劉混康相繼居此。落成於崇寧，凡數百間，地勢極高，未至四十里已望見其室宇。兵火無孑遺，楊在中妻趙氏復葺之，視山後堦城殆未及其半，然壯麗已甲宮觀矣。都轄徐知宮賀從道置酒，不暇留，相導西過天聖觀。觀在積金峰之上，正對大茅峰。《記》云：梁天監初，陶宏景遷龍子於此豢養，本朝祥符三年迎入內，尋歸之。池在殿下，深數尺，其水湛

然，旱歲輒請禱。予己卯春任教官時，張子公迎至祈雨甚驗。今有一二在盆中，以示遊人云。復回元符宮，下華陽橋，觀陶隱居丹井，政和初得之。其下泉流鬐沸，是爲楚王東澗。度橋陟華陽宮，亦對大茅峰。《記》云在積金峰南，華陽洞西，本陶弘景之上館，天寶七載立。知觀李友文，澗之西岡人，出自唐景皇帝，其族頗盛，譜牒不絕，收唐告尚多。往時搜訪江南李氏之後，而州縣屢以友文族人應詔，久久不報，豈以知誥妄引李氏譜耶？次入棲真觀，《記》名玉霄庵，弘景華陽之中館，本朝賜今名，弊陋之甚。日已晚，由小徑歷酆都山，山骨皆石。或云舊有太乙救苦天尊殿，博州人王若寧守之。又數十步至余都正庵，死十餘年，亭館摧毀，廢沼殘花而已。此崇禧之便門也。自五雲觀至棲真相去甚邇，日短道險，故忽忽耳。夜，大雨竟夕。

戊辰，拂旦乘筍輿登大茅峰，凡十八盤乃至其巔。北望中峰，西北望句容，西南望溧水，正東望金壇，惟正西皆平原，予詩所謂羣仙之所門也。上有太玄殿，以丫頭爲外案，方山爲內案。殿前有小池，殿後有石壇，嘉祐以來張環諸名士皆刻姓名。雲飛氣欲雨，忽忽下山。入太玄庵，登八仙殿。殿下池號喜客泉，鬐沸殊甚，水流爲澗，入崇禧，給烹煮灌溉。歸崇禧方辰巳間，乃挈家再過山北。約十里許，路傍有塼堠，刻云「崇玄翊教真人陶隱居瘞劍之地。」其後十餘步，田間有石獸二，即隱居墓，文隱起，銘云云。稍前即玉晨觀，本許長史沙館，梁爲□館，唐太宗改爲華陽宅中起辰觀，元宗再造紫陽觀，本朝改今名。東對雷平山，《真誥》云因雷氏得名。前有大池，《真誥》云郭四朝所造，今俗謂之郭真人養龍池。中有駝龍，長三四尺而四足，或見之云。及許長史丹井。徐鉉銘并書。入門有二壇。其左即長史壇，刻

云「貞白先生立」，其右云是隱居埋劍壇也。東廊長史手植檜，其圍丈餘，西廊左紐檜圍八尺。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觀後有鳳門泉。《華陽頌》云「井列鳳門泉」。舊記謂觀前丹井正與長安丹鳳門水同味。今別號此泉為鳳門，恐誤。近歲士人曾恂重述山記，比陳倩所校舊記頗詳。觀有其板并古碑十餘，最佳者隱居所帖《長史舊壇館碑》，隱居撰并自書數十字。又玄靜先生碑，柳識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號為三絕。又顏魯公書。又唐太和七年十月四日禁山敕，署敕使相七人：一曰太傅兼侍中，一曰太保平章事，一曰司徒兼侍中，並不著姓，餘四人劉、段、牛、李也。秉政者三人：右僕射、平章事，不著姓，赴太清宮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門下侍郎、平章事路隋，並書名而不押字。謾記舊制，其無姓名者，唐表可考也。呼匠摹一二碑及三茅君像，償以千錢。自觀西靈寶院陶隱居所居，或云即昭真臺。有瑞像老君殿，興於開元，殿前有周真人養龍池。道士王宣言，字子誼，號王自在，年七十，汴人。徽宗屢授道官，不就。壁間掛歐公小草《秋聲賦》、《歸雁亭詩》。知予居吉，欣然見畀，以茶答之。其徒陳姓者饋眼藥。飯罷，東南行二三里，入燕洞宮。《記》云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得道於此，至今女冠居之。洞在宮南半里，大石錯立，一石橫壓洞口。窺其兩旁，蓋深窅也，或云道人有縋而入者。又稍南即錢真人誦經巖。巖在平地，三面如圍屏，西南其嚮，真人誦《黃庭經》於此，石文略類所倚之迹云。知宮吳至道言茅山多盜，親嘗被劫，道人輩有遭屠剥者。尚有抱元觀、隱居帖所謂抑沂水、陽谷川也。乾元觀、《真誥》：定錄言大橫山而升元洲，隱居創鬱岡齋室。下有泉水，李明合丹即此地。其西又有方隅山洞。丹砂泓，今有田先生庵，洗出山石甚佳。遠者四五里，近纔一二里，而雨大作，從者咨怨，

遂回崇禧，獨登華姥山，謁孫仙姑廟。《記》謂仙姑名寒華，孫權孫女。按政和戊戌歲王汝民記，云權之從姪孫也。村民祈祀多驗。歸閱《真誥》，仙姑祖名貴，汝民蓋據此。是行也，山之東周覽無餘，山之北再至而遇雨。山之南自崇禧五里至分陰泉，大茅君洞二里至八卦臺，陳待制插庵在焉。又二里至慶雲洞，又二里至潑墨池，復回四里至金牛洞，次一里至南華陽洞及崇壽觀，有撫掌泉、九錫碑，次出大路至南華陽觀。道士所言如此，既未暇往，不復考證。夜，道正吳守卿置酒雨中，爇黃連香，命卜處中鼓琴。黃連香、青精飯，山中絕品也〔二三〕。

己巳，挈家冒雨發崇禧，飯天王院。晡時復至溧水，別邑官登舟，而天氣稍晴。溧水發原東廬峰，約去縣十餘里。迂曲淺狹，冬涸不可行。舟凡八十四盤，至烏拆橋乃深闊，入金陵城，是爲秦淮。

庚午，晴。早，周旋方山者幾百里，晚距府城二三里止。夜，雨。

辛未，陰。入上水門，泊天津橋。時方務德被召去，史志道未上。謁韓无咎運判、葉夢錫總領、周仲應福通判。拜三十姨，襁褓中相別於九江，四十餘年矣，留飯而歸。移舟折柳亭下，徙寓大舫中。

壬申，雨霽。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武功張大夫榮、府倅嚴承義煥文子、袁奉義惟一、教授何承議作哲、簽判魯通直璆、察推丘文林密、左司理孫迪功革、右司理林修職宗文、上元宰魏宣教楫、江寧宰陳宣教昂、主簿錢迪功永存、威武軍承宣使張淵、軍器監丞翁子功、新南城主簿陳大明、府學正夏融、學諭蔡瑀，士人張光祖朱符、鍾大聲經緯、古安世讜說相候。同家人赴周姨夫飯。飯罷，報謁衆

客。過戒壇院，上廬舍那閣，其高九丈五尺，中山僧初政所造。次至保寧，上覽輝亭，觀諸軍呈馬。晚赴府會。

癸酉，方懋秀才來求捕鹽牒於倅廳，廬陵人也。早府會，登高於雨華臺，癸未歲，陳阜卿一新之，榜曰總秀。韓、葉、張侯與予凡四十客。酒闌月出，臨臺奏軍中樂，命妓李素胡舞，坐客皆引滿，歸而大吐。

甲戌，赴葉總領會。池有雙雁、一鶴、一鵝。莊德全約飯，不果赴。郭輔世推官，即明叔內翰孫也，來謁索，以五千乘壺遺之。

乙亥，諸軍大閱，辭張侯之會，與翁子功過蔣山，禮寶公，酌八功德水，訪定林。在鍾山、蔣山之間，有陸務觀乙酉七月四日題字，爲續其後云：「丁亥九月十一日，務觀之友周子充陪翁子功來遊。」子功蓋往時扶病招務觀者，怯雨留塔下，今復爲東道主，但恨欠此佳客耳。蔣山長老正恩法嗣杲，恩禪風孤硬，號恩鐵脚，有功於葺寺。而向所謂楊善友者，今披剃，名法才，其妻已死，獨哀數十萬緡再造三門云。飯罷，由山路訪草堂，即北山移文者，蓋蔣山之尾也。舊有寶成寺、婁約法師講經臺、大井及他遺跡尚多，近爲楊存中毀去，別築其大父宗閔墳，寺額曰隆報，又立廟於寺側，亦賜敕額。殿宇極侈，營造猶未已，古跡爲之一空，太息而歸。循履舟山，過行宮養種園，望屋瓦鱗鱗。子功欲同遊閣上。遊止，遂復入東門。子功有會，不果赴，同周姨夫赴張晞顏太尉晚集。年七十三，尚蓄十姬。有秋香者，府中號雪婆婆，善酒戲。四鼓後歸。

丙子，晴。漕司主管文字趙承議不怯，同年也，幹辦公事范宣義同密之子、主管帳司趙文林師炳、保寧長老行舒、天禧長老智勤及蔣山恩老並相候。兩司已供張賞心亭餞別，俄報敕使王官來閱軍實，遂散，携家登覽而歸。人事擾擾，解舟已申時，便颿行夾中，宿板橋。

丁丑，風正，揚颿甚駛。晚泊采石夾中。

戊寅，午時入姑熟。溪水色紺碧，與河流不相雜。泊舟閱武亭下，太守吳明可給事、通判朝奉任大夫望之〔二四〕、教授沈迪功瀛、判官施文林堅、錄參趙從政伯弼、司理蕭從事利用、司法陳迪功邦度、司戶呂從政濱、知當塗縣王宣義、權丞任文林三傑、尉楊迪功鉞、知繁昌縣陳宣義文、寧國軍簽判王承議杞並往復。沈教授、任丞出北門五里餘登凌歊臺。臺在黃山上，本不高，而望甚遠。西南即青山，却顧采石、天門及溧陽、和州諸山皆在目中。楊次公詩云：「大明七年暮冬月，宋武南巡立雙闕。鑾輿先幸凌歊臺，雲中簫鼓奏春雷。六龍一去晚無跡，山花野鳥空相憶。翠羽鳴鞭來不來，景陵芳草年年碧。」許渾集亦有詩。臺後本有精舍，近歲太守周敦義移於山下，尚有塔存焉。與二君小酌，會日暮下至寺中。其鄰即東嶽宮，頗嚴峻，門立元符間石刻。出，還舟，盛秀才旦携詩相訪。

己卯，赴州會於涼堂，酒名「宴堂」并「姑熟春」。羣妓凡陋，不稱歐梅風月也。城上有亭，西南望龍山，去城十餘里，相傳孟嘉落帽處。明可云嘗訪山，無誨客之基，况非江陵乎？又云辛巳采石之戰，水軍統領盛新最有功而人不知，今死矣。

庚辰，人事擾擾，已時方能行，未後至大信港，東風作，遂步登東梁山，峻甚。

辛巳，未後過下驛磯，舟人放簟稍緩，幾觸石觜，賴永新客舟艤岸，以篙拒之而過，其勢甚危，聞泝流最畏此磯。夜來似夢許誦《金剛經》百卷，設陸水一會者。晨起於神佛像前許之，果獲祐云。晚泊蕪湖縣吳波亭，宰沈約之相候。戊寅秋嘗會于金陵。按《圖經》，縣即《春秋左氏傳》楚子伐吳克鳩兹，今謂之皋兹，亦曰皋夾，《輿地志》云縣東五十里曰皋兹是也。宋、齊《志》淮南郡有湖縣，故通號于湖，去太平州六十里。

壬午，尉趙修職不疚相訪，同年不病之弟也。過張大王廟，入西能仁院，破敗無足觀。又過東能仁院，亦破敗。《圖經》云本名古城院，即古宜春縣城。《晉書》王敦屯兵湖陰，夢日遶城，即此地也。去縣十五里，有玩鞭亭。寺後有墩，褰裳踐荆棘而游焉。飯罷，出土門東北行九里，訪赤鑄山，高十丈，周回七里，舊經云楚干將鑄劍之地。干將被誅後葬古宜春縣，即此地，其墳見在。《吳郡圖經》將門，門外六里有干將墓，俗訛為匠，與此異同。《寰宇記》云復父讐三人，以三人頭共葬。今村民指其旁一山號神山，山塚多石，有泓坎，相傳為淬劍之所，又有足迹如進步登山者，他無所考。北行過赭山，有舍利塔四級，登其半而歸。道游吉祥院及寧淵下觀，十五年前皆嘗至焉，是時未爲觀。道士二人植花木於小軒，榜曰壺春。近歲礪磯之觀不可居，始以此爲下觀，棟宇日葺而壺春廢矣。晚赴沈約之會。聞荆山在縣東南十五里，高二十五丈，周圍九里。舊經云卞和得玉之所，今出寒水石，隔江而遠，不果遊。淮南亦有荆山。

癸未，早，沈約之携詩編來別，遂行。晡時過三山磯，亦險。晚泊月子港。連日無風，行甚緩。

甲申，早，北風作。午至繁昌縣，陳宰及太平州推官慕容從政邦孚、主簿劉迪功孝稱、尉丁迪功轉並相候。登岸報謁，草廬葦舍僅數百家。道游寶山寺，破屋殘僧無足觀。聞縣後有縹眇亭，景物似凌歊，江行望見之，會掛颿不果往。又去縣六十里有隱靜寺，梁杯渡禪師道場，計三日方可往復，亦不果遊。《蕪湖圖經》：魯明江水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舊經云晉人魯仲明立寺，感江神送木，惟聞鳴櫓，因以為名。按繁昌縣有魯鳴水，以梁杯渡禪師居於隱靜山之上，因此著名。未知孰是。乘風過返秦磯，入丁家夾宿，三月十九日嘗泊此，正七月矣。再呼謝鎬，飲以酒。

乙酉，子後乘月揚颿出夾，過銅陵縣不泊。未後拋北岸，避陽山磯，晚復過南岸，日落泊梅根港。前時順流自此至丁家夾，今者泝流而水程無差，賴風力也。《池陽記》云羅隱初居此，後徙九華。是日舟中有三樂：遇順風、望九華、讀《笠澤叢書》。

丙戌，風力稍緩。午入清溪，溪水碧色，泊弄水亭。亭逼城臨溪，與杜牧詩不同。入門即池州州治，謁太守同年趙朝散彥博富文、提舉常平李承議庚子長、通判陳朝散璘，同年湯平甫知縣適在此。

丁亥，都統制、寧國軍承宣使時四廂俊及其子閣門祗候政、貴池宰趙宣教芹、芹，清獻公之後。癸未夏予過上饒，芹為錄參。司戶袁迪功祖嚴、趙修武公頤並相候。約湯平甫共飯，同度陳公橋，今日清溪橋，即唐李景業所謂通遠橋。洩水橋、秀鮮橋，遂至齊山。嘉祐中，太守王皙字微之嘗作《齊山記》云：山東西廣三里，袤半之。其西直郡之譙門，距城千餘步。上有十餘峰，其高等，故曰齊山。或謂高四十尋，周回殆十里。此山因唐刺史齊映有善政，故名焉。山脚插入清溪，石色青蒼可畫。洞穴半出水中，泛舟扣其戶而返。步登

延慶院，以舊僧慶先爲指南。環寺巖洞可見者：羅漢殿後曰妙空巖，在大石中。次曰丹砂巖，俯僂乃可入，片石斜出，叩之聲硃硃然，四旁屈曲，皆奇石也。法堂之下曰蕉筆巖，亦名唐公巖，張環字唐公，嘉祐三年任記注，以蕉為筆書巖旁，故云。有黃大臨諸人題字。山之上曰春流泉，進窺無底。同歷武功巖，近歲都統王進名。遂至觀音巖。巖本名上清，兩岸對起，三面環抱，有程正輔、蔣穎叔題字。右轉登寄隱亭，太守吳中復名。四面皆翠石，有小巖刻「寄隱巖」三字石上，其前有熙寧甲寅重陽日太守劉敦思甫題名。東北乃紫薇亭故基，謂杜牧之。面淮南諸山，下臨秋浦、清溪，直接大江，眼界豁然。又其旁拔起數峰，奇甚，謂之小九華，蓋與上清巖皆齊山最勝處也。崎嶇行硤中，僅可通人。稍前曰大石谷，又稍前曰定力窟，深不可測。又其上即翠微亭，是爲山巔。杜牧之云「江澄秋影雁初飛」，此地此時也。東望碧峰劍立於遠山之坳者，九華也。南望大山橫陳者，太婆嶺綠峰也。北眺州城，邑屋可數。大槩主山自紫巖蜿蜒西來，其左即貴池口，《輿地志》所謂梁昭明太子食貴池湖魚而美者。其右即清溪、秋浦，望之全類臨安之西湖，而一堤隱然屬城，亦類蘇公堤，此又登覽最勝處也。予賦小詩云：「地占齊山最上頭，州城宛在水中洲。蜿蜒正作長虹墮，吸住江河萬里流。」又云：「天遣江山助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池陽記》載牧守郡時，妾有娠，出嫁州民杜筠，生杜荀鶴。久之由別徑下九頂洞，上有九頂圓如盆覆，中頗平廣，有磐石可坐。嘉祐中，因太守王皙易名集仙洞。皙與王介甫唱酬甚多，即撰《齊山記》者，集仙以其所帶職耶？洞後有穴，側身可過，一小洞也。竇穴上穿，頗類月巖，而其山上乃唐觀郡樓基，王皙易名青霄亭，今亦廢。其下曰獨

秀巖，翠壁橫峙可愛。訪左史洞，爲馬軍寨所限，出寺行里許乃至焉，實寺之後山也。其深數丈，可達於外。左史謂李方元景業也。杜牧之代景業來守，故爲立名，而張祐書之。又有石燕洞，大抵皆石也。游已還寺，再登翠微亭置酒，時趙守致饋，平甫賦二詩，予次韻云：「上清別殿舊通明，仙聖飛騰戶不扃。出郭尚疑窗列岫，絕堤始露嶽真形。堤盡循水，而觀石骨層出，山形在此。奇奇怪怪無非洞，下下高高總可亭。但把醺酣酬絕景，天風吹面徑須醒。」相君早日翼天飛，晚落江湖罪以微。好事一時開翠壁，佳名千古記黃扉。舊記映罷相後嘗歷江西觀察使。池舊隸江西，則此山因以得名不爲無據，但不當言刺史耳。朝遊要及鴉翻樹，夕返何妨螢濕衣。更得湯休奇絕句，後來誰憶謝元暉。」訪沈遼雲巢，人無知者。甲夜歸。

戊子，早至郡齋中和堂，登蕭丞相樓，復遊景德禪寺，訪見山堂，爲添差路鈴王宗所占，排闥造焉，見山而已。次過天慶觀，讀徐鉉碑，李煜紫極觀也。已後赴提舉司會，荷池中有秋浦堂，頗幽爽。會散，出北門二里登貴池亭，俗呼望江亭，以其見大江可望淮南也，亦見九華諸峰。亭久廢，今方重立。歸上南樓，南門城樓也，正對齊山。循城而東有拱翠樓亭，隸邑廳（二五），又稍前即九華樓，三者相望，皆下臨清溪，遙見九華，大抵爲大婆嶺所障，不能盡見諸峰。大婆山極高，而其名不典，圖志亦不及之。富文送菊酒，與骨肉小酌於南樓。夜歸弄水亭，易提舉司坐船至隆興。《江上錄》自金陵至蕪湖二百三十里，蕪湖至池州三百九十里，池州至湖口六百五十里，湖口至南康軍一百里，南康軍至隆興三百二十里。

己丑，教授陳文林師正、總領趙承事自量子書之子。相訪。赴州會，坐中見梅花，賦小詞云：「白白江梅，大都玉斲酥凝就。雨肥霜逗，癡了閨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嫌

伊瘦，仍怕伊僝僽。」營妓曹昉頗潔白淳靜，或病其訥而不顧，戲以況之。乙夜，富文出家姬小瓊，舞袖翩翩。往聞范至能云，頃朝士姝麗有三傑，謂韓无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又作小詞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孫處。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都無悞。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富文近再醮，有所競而設榻於外，時方爲兩解，故戲之如此。

庚寅，早，欲如九華，而雲夢宋宰肱及歸州助教張蒙正相候，過午乃能上馬。時候差忠訓郎趙良弼等同行，辭之不可。五十里至鐵券山，投宿葉蒼秀才家，華屋修椽藏四山中。蒼有子楠，登進士第，新鄱陽尉。山深，夜甚寒。

辛卯，早，再赴葉君飯，乃行〔一六〕，尉亦並轡。二十餘里至青陽縣，令成文林雱、丞熊從政實褒、主簿陳朝立、巡檢程大夫名同先祖。來迓，館於驛中。尉廨即宋齊丘宅，其傍對九華，《池陽記》云：尉廨即唐費冠卿舊居，然則齊丘後復居此耳。而丘之墓在牛心山下，去縣東五里。赴陳朝立會，以能仁院爲廨，一名羅漢院。旁有妙音院。同至縣學，登經史閣，望九華紫翠千仞，造物融結奇巧，真尤物也。前青陽令、右奉議郎楊元稟者極有吏才，學舍乃其所葺。朝立云：舟泊大通鎮，陸至青陽纔五十里。又云：縣東二十里有潮，其大如卓面，而石穴極深。日三潮，每潮魚蝦輒先出。

壬辰，早同陳簿、葉尉、趙忠訓出郭十餘里，登雙練亭，兩瀑披崖，故以名亭。度西洪嶺，入龍安

院。自此徐行，歷永安塔、虎跑泉，過石龍口、虎跑嶺。此兩處地勢稍高，望雙峰、九子甚奇。遂入廣修院，去縣已二十五里。院宇頗雅潔，寢堂望雙峰、遠望如雙劍者，此二峰也，聞最高云。幘峰、真人峰、蓮花峰，是爲五老峰。步至上雪潭，源高而遠，仰視蓮花峰，正如所倚之屏，其前即石門水所注也。峭壁削成，懸瀑十丈，怒濤駭浪不減三峽，或渚爲深淵，或散爲奔湍，雷轟電掣。約二百餘步爲下雪潭，其間多大石，水平布者數丈。潭中產石斑魚，不常流〔一七〕。有瓔珞泉，水跳石上如貫珠，尤爲奇絕，而土人不貴也。食罷轉山而行，終日觀山而殊不厭。約十餘里入無相院，有觀音閣對峰巒數重，留題而去。又二三里至協濟廟，廟神兄弟二人。日方晡，或謂化城遠不可到，遂止。陳朝立置酒中坐，帥諸人下九華溪，踏石涉水以爲戲。葉尉體肥甚，獨墮水中。溪自龍池來，欲訪其源，或云去路太遠，惟禱雨乃至，今蕪穢不治，不果行。終夜溪聲如大雨，可聽。

癸巳，早，循溪而入，至亂山環合處登化城嶺。嶺峻窄，時時回望，諸峰層出，殊快心目。少休半霄亭，已時至化城寺。寺宇甚佳，唐時新羅王子金地藏修行之地。手植松兩株，根株亦不甚大，但共結子耳，數年前一株方枯。有王健知縣者，文正公旦之後，作普同塔，具誓他日歸骨於此，亦篤信釋氏者也。飯罷謁金地藏塔，又在寺後突然一山上，常時可望大江，是日適爲晴嵐所蒙。僧祖瑛獨居塔院，獻土產茶，味敵北苑。陳朝立以翰先歸邑，乃同葉、趙行二里訪龍女泉，其旁乃李太白書堂基，今爲張氏墳地。或謂書堂在半霄亭旁者非。自此下嶺，過苦竹坑，俯視群山，左右對列，中有平田，氣象極好。稍前即寨頭，蓋建炎間張遇寇青陽，縣官移治於此，真關隘也。行近懸橋，雙瀑自石山對

瀉，未經名人題品，故無聞焉。又行至蜃盤嶺，而化城峰盡矣。化城，九華最高處，蔣穎叔嘗有悔游之語，俗傳十里，殆不止此。賦小詩云：「攀蘿度險捷猱猿，石角鈎衣屨盡穿。莫訝遠尋金地藏，也曾徐步玉階前。」又數里至龜山，一上復數里，尤爲險峻，有崇壽寺、慈民閣，對雙劍峰也〔一八〕。又賦詩云：「注坡緣壁化城中，客愠奴嗔我亦慵。及至龜山還一上，爲憐高閣對雙峰。」寺僧善修年八十六，贈以詩云：「老僧九十視耽耽，二十年來不下山。我得九華充法供，亦能禁足老山間。」日尚早，愛其景物，遂宿焉。

甲午，早，下龜山，行十餘里入聖泉院。泉在院側石巖下，號無底泉，試之僅二丈，蓋游者未嘗測其淺深耳。水自巖出，甚清駛，中有五色石。飯罷即行，過慕善鎮，回望九華，橫側高低無一同者。又五里至曹溪寺，又五里至覺安寺，五溪合流於此，故又名五溪寺〔一九〕，有王子尚樞密紹興六年赴湖北帥所題詩。主僧自全善課，令占二兄綱運，約八日有信。又五里入大路，過鐵券，葉元質別去。又二十五里投宿馬牙酒坊，二三里有常安寺，夜不果往。陳朝立自青陽致饋。是行自西洪嶺入山，蓋西南也。終日觀山面，既至聖泉，蓋自西北而出，所謂山之東乃山背。聞有廣福等僧院甚佳，而從者猥衆，頗不自由，不無遺恨〔二〇〕。《雜著述》卷六。

〔二〕顏色：原倒，據四庫本乙。

〔三〕報到：此上原衍一「服」字，據明抄本、四庫本刪。

〔三〕隸叔：疑當作「穎叔」，即蔣之奇，之奇正爲宜興人。

〔四〕缺字明抄本作「例」。

〔五〕日：原無，據四庫本補。

〔六〕鼓：原校云「後有『護外舅之柩』之語，或此『鼓』字亦『護』字之訛。」

〔七〕仲賢：原作「仲夏」，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八〕父：原脫，右引作「人」。按當作「父」，上卷八月己未條云「時迪功作父」是也，據補。

〔九〕縣：原脫，據文意補。

〔一〇〕「紹興」下原有「元豐」，按後文所云「周淙」乃高、孝朝人，據刪。

〔一一〕觀：原作「鶴」，據四庫本改。

〔一二〕楊在中：疑當作「楊存中」。楊存中妻趙氏，《鴻慶居士集》卷四一有墓表。

〔一三〕絕品：原作「詩材」，據四庫本改。

〔一四〕朝奉：原作「朝秦」，據文意改。

〔一五〕邑：原缺，據宛委山堂《說郛》卷六四下《九華山錄》補。

〔一六〕乃：原作「仍」，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一七〕流：原缺，據右引補。

〔一八〕自「手植松兩株」至「對雙劍峰也」一大段，原在下文「所謂山之東乃山背」一句之後。原刊本校者已發現此文有錯簡，注云「賦小詩」以下八十一字當在「又賦詩云」之前。按此說亦不確。宛委本《說

郭《卷六四下有周必大《九華山錄》一篇，實即節自本集《泛舟遊山錄》，該文此段於「唐時新羅王子金地藏修行之地」一句下直接「飯罷謁金地藏塔」至「對雙劍峰」一段，然後接「又賦詩云」。至於「手植松兩株」至「亦篤信釋氏者也」五十四字，《說郭》本刪去，然細察此文文意，此五十四字亦在錯簡之列，所謂「手植松兩株」乃指金地藏手植，非周必大手植，否則文意不通。今據以移正。

〔二九〕又：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〇〕「聞有」以下二十二字，原校謂亦當移于前，非是，《說郭》所錄仍在此處。